禮記恆解

晩年定本

禮記惐解

甲子夏六月
致福樓重刊

四川總督[illegible]跪

奏爲故紳學行可風懇

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四川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伍肇齡胡峻庶吉士

顏楷等呈稱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四川雙流縣人生秉異姿

幼承禮訓蜚聲黌序早登拔萃之科振藻藝林旋列賢書之薦

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廉

退本於性成孝行孚於鄉里裁成後進親炙者數千人箸作等

身手訂者百餘卷優游沐德純固葆眞念懿行之宜彰懼遺書

之就失謹呈該故紳所箸易書詩三禮春秋恆解暨四書恆解

孝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書共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

卷並開具事實清摺呈請具
奏前來臣覆查該故紳劉沅至性純厚內行篤誠編纂羣經歷
耄年而不倦楷模多士育英俊以成材允足標示夫儒風宜荷
褒揚之令典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遺書事實
宣付史館立傳以勵潛修出自
鴻施逾格除將該故紳遺書事實清冊咨送
國史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無欲且能知行合一以身教人故師取者多此理其解經盡
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乃至語氣抑揚之閒
必悉脗合論史事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爲一國不過以小
事大並非以臣伐君夷齊叩馬不見經傳史記但因宋軼詩
而記之然謂當取信於六藝則史公固不信此事故引孔子
求仁無怨之言以駁之其他所發明多類此又以老子書每
多誤解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謂學者但學孔氏而釋道之眞
者卽不能出此範圍僞託者不得藉口以爲世害成都南郭
外漢昭烈祠墓傾圮沉鳩率修治因撰明良志畧闡蜀漢討
賊之義以正三國志之誤平日裁成後進循循善誘箸弟子
籍者前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三百

餘人薰沐善良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咸
豐中侯官林鴻年爲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
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內閣中書劉芬盡購其書去
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沅爲川西夫子云所
箸書有周易恆解六卷詩經恆解六卷書經恆解六卷周官
恆解四卷儀禮恆解四卷禮記恆解十卷春秋恆解八卷四
書恆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
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一卷拾餘四種二卷又有
蒙訓豫誠堂家訓保身立命要言下學梯航子問又問俗言
等篇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咸豐五年卒年八十有八沅先
無子六十後連舉八男皆能傳其學長子崧雲咸豐二年舉

人沅是科重宴鹿鳴儒者榮之椅文拔貢小京官同治庚午
舉人桂文光緒丁丑進士歴官編修御史梧州府知府棟文
順慶府訓導棖文檍文生員孫咸榮拔貢咸焌舉人咸燿咸
燡俱生員

國史館本傳

劉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兄瀶嘉慶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屢書趣其北上沅曰顯揚之事兄已遂矣犬馬之養願得身任之母向氏遘疾困瘁沅求索醫藥不遠千里齋戒請禱朝夕弗遑母病尋愈其事親敬養兼隆克諭於道兄弟之閒力行仁讓兄沒撫猶子如己出姪婦孀居無子急爲立嗣飲食教誨勞怨不辭宗族鄰里助其婚嫁喪葬者不一而足先是沅幼羸善病父汝欽精易學洞澈性理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天資天啟聖人以明道化不僅在數術也伏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離南坎北卽先天後天所由分且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艮止坤藏之義卽大學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沅因仰承庭訓更求存養之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强仁者壽大德必壽聖人窮理盡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世之談也讀左氏傳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稱其言至爲精粹於四子書中極爲發明如以集義爲養氣之原斥修士爲襲取以反身而誠欲仁仁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等語爲治心之本殊釋子之頑空又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積中以求和則可寡尤悔以底於純粹而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中書科中書臣劉楨文敬刊

禮記恆解序

天以一元生化而品物流形各得其所自然之秩叙即禮之原也人秉五行之秀而其性則太極之靈太極之在天地者播而爲五行著而爲萬物人性之秉太極者分而爲五常著而爲倫紀其理一則其所以順其自然盡其當然者無不一也第人汨於物欲喪其本來則以禮爲苦人之具而不知吾性中之本然必如是而後安不如是則不安也自羲農以來代有制作至唐虞而成功文章乃煥然其可觀然世變所趨人情所向既踵事而增華必多方而補救故三代聖王忠質文互用而其禮乃詳周之興也蓋出於播遷流離而數聖人以忠厚承之以至德承之觀於詩書所載孔孟所言文武周公實能以天地育物之心

爲心故其禮亦能以天地生成之道爲道傳世久遠上旣無聖天子持其綱下亦無賢公卿維其緒及春秋而事雜言龐有莫知禮之所以爲禮者矣夫子聖德天縱尤嚴矩規凡禮之可以宜古而宜今者蓋靡不身體之而其或有當變通者則有志而未見諸施行也當時諸賢習聞其說而不盡得其指歸一二好學深思之士裒輯羣言彙爲此書雖其分編纂敘出於戴鄭之徒未必遂得聖人精意而其文存卽其義存不得謂折衷時中不藉此而彰也先儒以周官儀禮爲經此經爲註又因其列學取士始於荆公矣多訾議之者然嘗考其所言無非採葺賢聖雜書見聞意其精者出於七十子之徒而其淺者亦秦漢篤學之士非於道概未有聞而能剽襲爲之者也書中如月令王制

作者顯有姓名其他前人所疑多由未達文義而遽相詬疵我

朝禮教昌明

欽定義疏廣大精微無美不備於前儒之是非判然劃然蓋

聖人建中和而修百度不似書生空談曲學也沅謭陋於禮意毫末未窺而幸沐休明積久微覺有得竊慮承學者或苦於繁否則拘晦其旨爰於誦習之時隨文詁義以便參稽閱年忽已成帙以愚困之留未忍捐棄也敘而存之後有作者其或弗嗤爲妄誕也夫

道光八年初夏日雙流劉沅識

禮記恆解凡例

一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閒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然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孔疏於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

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非馬融所增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玄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馬融所增豈容不知何仍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是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

一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玄盧植今其說多不傳惟鄭註行世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玄註爲之疏義者皇侃熊安生二家最著貞觀中孔穎達奉敕修正義以皇熊二家參補之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註改用陳澔集說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澔以考亭餘蔭得傳其書然其中徵引多

誤有不可不辨正者今皆採諸家之說而折衷之期於合理其合解者亦未嘗盡沒之也

一周禮儀禮禮記三代上禮制賴以考證然其得失不可不辨周禮雖晚出實周之史官所紀其宏綱大旨非聖人不能作即時勢遞降治法無能出其範圍禮記雖有殘闕然亦孔孟餘裔傳授之言居多蓋周公之法至周末已多不可行故孔子思夏殷之禮欲損益其制以爲世法柰不克見諸施行惟與門人講習之故此書所記孔門弟子之事多不盡周制且於他人之行禮亦多以理斷其是非先儒未通其義於記中言禮不合周制者便以爲夏禮殷禮或牽引周官儀禮疑此記所言不確不知其爲孔孟緒論門人互相傳述者也儀禮

一書可信者僅數篇其餘皆周末文勝支離穿鑿之言先儒誤信反以禮記爲儀禮註疏愚另有儀禮註詳閱自知

一秦漢而降禮制漸湮並記禮之書亦紊三禮賴漢儒綴輯而存雖不盡合然先王之政猶賴以知大凡特說禮者多不本聖人之心理以折衷而牽合彼此議論淆亂是非故禮書幾如畫餅今悉就本文以自然當然之禮衷之不敢盡廢諸儒之說亦未嘗盡取其說至大戴記雖與小戴記並傳然今已不全且其佳者小戴已採入此書餘實不足耐觀矣

一前人論說一字一句閒動輒千言誠以毫釐千里不可不慎也然愚謂必得聖人之意而後可定作書者之是非其非者不可不辨其是者安可以私意非之也此書所載若郊禘等

大事爭訟尤多愚於四子書已多言之今只各就本文章句訓詁不暇反復詳辨以本文自明無庸別生支節且尺幅所隘亦不能廣爲辨說也

一禮者理也本天理而布之自天時人事以暨萬有不齊莫不有自然當然之理聖人隨時處中由其得天之道合天之心故能經緯萬物而各協其宜後世禮法日多或有聖人所未及者可謂至詳密矣然誠正修齊之道弗次第踐行則區區法制必不能束人心而化偏雜說禮者拘文牽義非是是非紛然爭論甚必以古禮行之而不審乎天時人事之宜徒使人視禮爲畏途噫何益也觀子路爲季氏宰與祭一事可知夫子若爲東周必不定循周公之舊故此書不尚煩文期於

明白易曉而已天下之大民俗固不一途古今之蹟事勢尤須變通使孔子生今其尙從周制乎

一解經非徒爲誦記固將通其義而力行之窮以修身達以治世後世宮室衣服飲食等事多與古異矣而猶拘拘曰古禮云云是爲不達此書所記名言至義詳究而身體之不容忽也至於古禮古樂考其制得其意而變通之始可以善世宜民切不可拘泥以致誤己誤人愚於前人章句必細究其義之安否未嘗盡反前人亦不敢曲徇前人識者詳之

一此書雖係漢儒採葺然多孔孟之徒知道者所存故其文義簡奥亦不類魏晉以下之習向來解者或於義理欠明輒斥爲妄愚詳加考辨非者隨文正之亦有本是而人以爲非者

不敢避違衆之嫌而曲從前人也
一禮記自漢以來爲之註解者鄭康成皇侃熊安生孔穎達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周元達趙君贊王士雄邱光庭成伯璵張幼倫王安石劉彝李格非張橫渠馬晞孟戴溪周諝項安世陸佃方慤呂大臨陳祥道胡銓葉夢得葉模朱子郭忠孝游桂石憝應鏞輔廣邵淵張虙吳澄陳澔明胡廣黃道周等　國朝黃宗羲納喇性德李光坡方苞邵泰衢江永可考者數十家大都各有見解然多零星解說或一二篇或數十篇惟鄭孔之說依文立義字櫛句疏實費苦心其非者汰之其是者或時節其字句及凡前儒之說亦然不能皆標其爲某某曰以文義相承薈諸說而爲之且尺

幅貴簡非沒人之善也識者鑒之

一此書小戴當時彙集序次以其本屬雜舉禮意標題章篇初無深意後儒患其龐雜多以意更其篇次疑其錯簡如吳草廬纂言黄道周集傳之類別立名義强爲割裂竊謂先聖緒言賴經以存然朝廷制作以及士民凡禮樂法度必因時制宜不泥古而亦不失中況儒生講求原以爲黼黻休明之用王度所在固不可或違即尋常日用因其地因其人因其時與俗而酌之麻冕可從拜下不可從期於不失乎中正至經文所言信者亦必折衷疑者何必强解此書本係殘書尤不必拘不必鑿也前人或彷古爲曲禮少儀冠昏喪祭等儀會纂成書然一家私授以正童蒙可也若顯違王制所爲反古

有裁況己意造作割裂經文淺學者效尤其勢必至六經皆爲顚倒故愚於此書祗就本文詁釋不敢妄有更定

一大學中庸原在是書本不可別出但今
功令以之命題取士士子童而習之章句皆曉愚旣有別本自可無庸贅說非鈌之也

一三禮圖自古有之葢言禮必徵實非可以空言了我
朝
欽定禮記義疏禮記解義美善畢兼又有圖說實爲精當茲編因集隘不能繪圖亦以學者恭誦
義疏必皆通解不煩贅也

雙流劉　沅識

禮記恆解卷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曲禮上

按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言瑣細之禮約其大數有三千耳無容泥也周之盛時禮教修明人多束身規矩及其衰也大綱且紊曲禮亦復淪亾此篇乃好禮之儒隨所見聞錄之以存後曲有偏曲一端細微曲折二義因簡策重大分爲上下二篇漢儒因篇首有毋不敬三字可以該禮之全故特以此篇冠全書中有譌誤隨文正之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陸德明曰女內一畫禁止意儼魚檢反

曲禮非可以言盡故要以毋不敬三字端儼如有所思安和審定其辭貌言肅靜也以入德言則制於外可以養其中以

成德言則有諸內而後形諸外故推廣歎美其可以安民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敖五報反長上聲從縱通樂音洛狎戶甲反

傲長則賈禍欲從則蔑理志滿則傾危樂極則生悲皆當有禮以節之而又必敬愛賢者乃可潛化其氣質而歸於善狎熟習畏嚴憚也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又言愛憎眾人皆當公理虛心勿徇愛憎積富於財散賙人安安敬靜自適遷徙義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難乃旦反狠胡懇反分去聲

貪得而畏死者人情也然有義焉審乎義則不苟得苟免而後廉恥綱常可立人爭狠而我必求勝之則隘當得而不求其多則平質正也直申也面斥正之與人共為之事有疑固當正之但不可面斥其非徐以理正之及其義已申謙退勿

自有其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夫音扶齊側皆反

此節有闕文劉原父謂記者節取大戴禮文未删若夫二字亦近之尸象神必矜莊齊事神必肅敬坐立如之内外飭矣適乎中而不膠於一是從宜也使人不必遽矯其俗而裁之以義如孔子獵較是也蓋聖人因時立法通變宜民皆如此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說音悅好如字行下孟反

上文由變化氣質而言及禮此乃提絜禮字以起下文葉氏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是非理也故言別言明陳氏祥道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不當說而說之曰妄辭達而信故不費節中正之則侵侮好狎不敬讓矣申之曰修身而能踐其言方為善行行修而所言合道乃為禮之本恐人務於華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上文皆言成己此又約言成物之道取於人爲人所仰給取人取人以自利來學則求道誠而後教可入往教則褻尊而亦無以成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辯音徧撙尊上聲

道理之總名德則理得於身仁慈愛義裁制四者一理而異名各隨其所偏重爲稱無禮以節文之則所施不當發身爲法以教人訓詞示而已鄭康成曰分辨皆別也呂氏大臨曰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上下所包者廣恩義有厚薄輕重必得理以定之宦學事師或學仕宦之事或學六藝皆有師有禮然後其情益親鄭康成曰班次涖臨也呂氏大臨曰正朝位齊軍政行法令三者皆所以治衆禮以節文其閒威威嚴畏憚意敬畏而後從命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吳氏澄曰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禮以將其誠而肅其事恭敬一也分言之則恭在貌而

敬在心撙節亦一也撙有裁抑意裁抑而後爲節退讓亦一也乃謙退安能讓葢約略言禮之意如此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陳氏澔曰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出交趾封谿等處禽鳥之總名孔氏穎達曰鳥亦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鄭康成曰聚猶共也麀牝曰麀作爲始爲也生民之初人與物無分聖人爲理明倫飭己使人皆知自貴而承天地恩按極言無禮之弊而曰聚麀然語傷厚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以豉反

太上全德之人其次概凡爲人也言惟上等之人貴德成物乃其本心施而不復望報其次則必往來酬酢以洽其情焉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

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夫音扶販方萬反好呼報反懾之涉反

禮行於人己之間而達乎尊卑各如其分以洽其情故有則安無則危自卑而尊人禮之體也卽負販以明禮之出於天性驕淫者無禮而淩人志懾者無禮而失己懾鄭康成曰怯惑也

人生十年曰幼 句 學二十曰弱 句 冠三十曰壯 句 有室四十曰强 句 而仕五十曰艾 句 服官政六十曰耆 句 指使七十曰老 句 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冠去聲艾五蓋反耆渠夷反耄音冒期讀如字幼弱至老七字句斷從鄭康成如字

幼年少學可學也弱血氣未充且當冠也壯則血氣足而可有妻室强壯之盛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以道明德立必俟此時艾治服事也習於治政可以專事官政也耆至也漸至老境指使指事使人傳家事任子孫也耄衰困意爾雅髮白髦髦然也悼無知可憐愛尊老慈幼故雖有罪可議贖也期頤期於頤養而已百年志慮皆盡惟期飲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致事致其職事於君而歸老謝辭謝不得謝君不許其致事也几憑之以安其體杖持之以助其力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欲其在外猶在內也安車一馬小車適四方勞事也而以安車欲其逸也在他國稱老夫寵異之意本國則名不敢以老自居也越國而問陳氏櫟曰苟他國越疆而問老者以事則必告老者以其國之制度詳其本末始可為之謀亦以老而免其反覆辨難之勞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鄭康成曰就也事長當謙讓故雖有知不敢遽對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凊士正反

凊寒也醜類夷平等也冬寒則思致其溫夏熱則思致其涼定安也定省互文昏必致其安而旦又省之也愛敬之心熟

則於人無爭在醜夷尚然則他可知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古者車馬之賜必有勳庸三賜弗及蓋功應得而辭讓弗受者讓善君親有美弗居故遠近稱之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孝善事父母親戚姻黨族屬慈愛也同官爲僚弟敬長之名執友陳氏澔曰同師之友仁仁厚交遊孔氏穎達曰泛交也本資信合故稱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鄭康成曰敬父同志如事父蓋孝於親者無時或忘父母況見父之執友乎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夫音扶告古毒反

鄭康成曰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不貽親憂也不稱老不特已不自稱其老卽尋常言語亦避老字恐觸親之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泛言敬長之道蓋所以廣孝也父事隨行兄事雁行肩隨不相踰謂同行而非親友者羣居謂飲食講說時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古者席容四人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則推長者別一席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居平居也古者五祀皆祭於奧父在主奧祭子不得爲主不主奧猶言不得主家而借主奧以言主家事若謂不處奧奧本空虛之地祀神之坐父亦不處也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男女各有路路各有中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立人子無在不有敬親之心故不敢同於尊者如此

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 食音嗣

鄭康成曰概量也張子曰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爲概量尸神像也古者宗廟之尸用同姓適子之無父者不特主人之子不爲尸即其父在與祭之列者其子亦不爲尸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康成曰視聽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蓋其念念不忘父母故誠意積久而純也服事也呂氏大臨曰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諂　御案曰不登危較不登高臨深有進高深有形之危也行險儌倖無形之高深也行未光明皆屬闇昧居非坦易卽涉險危愚案懼辱其親必謹其行舉數者以明視聽無形聲之意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朋友義合無許以死之理此言父母在始不許友以死林氏光朝謂戰國閒傳習之語不可爲訓是也不私財絲粒皆親之有也而何私乎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之準反下同

鄭康成曰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穎達曰冠純謂冠飾衣純謂深衣領緣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誑九況反衣去聲

視示同常視之以正毋或欺誑則習於誠矣陳氏澔曰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正方不傾聽所以習之於正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長知良反奉芳勇反辟匹亦反咡如至反

鄭康成曰提攜謂牽將行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辟偏咡口旁也長者從背後俯與童子語若負劍然非眞負劍也長者親愛童子從後俯其口旁而語則掩口而對恐氣觸長者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才用反拱俱勇反

先生父兄師長皆先我而生者鄭康成曰不越路與人言尊不二也拱手爲有教使趨退爲其不欲與己竝行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去聲

長者凡尊長也陳氏澔曰高而有向背者爲丘平而人可陵者爲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可即所見以對無故而指與呼則駭聞見方氏慤曰言城者士民所會聞見者衆也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上聲扃古螢反

適舍行就人館固求而必得聲必揚使內人知也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惟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戶外有二屨而不聞其言恐有私議故不入鄭康成曰言聞則入視必下不干掩人之私孔氏穎達曰扃所以關鼎者關戶之木亦得稱扃兩手當心若奉扃然敬也回回轉廣有瞻視也陳氏澔曰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遂闔之盡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踖在亦反摳苦侯反趨七俱反

毋踐屨後來者不可躡先入者所脫之屨踖躐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前下也登席當由下也孔氏穎達曰摳提也趨向也隅角也從席之下角而升已位唯諾應對也坐定又謹於應對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闑魚列反 閾音域

鄭康成曰闑門橛閾門限也門中有闑兩旁有棖古人常掩左扉惟客至乃啟謂之賓門君臣出入皆於東君由闑之中臣由右之東西不敢同於君也孔氏穎達曰踐閾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拾音涉 上上上聲

此大夫士相為賓客之禮也呂氏大臨曰每門者門不一也有大門寢門若行禮於廟則有廟門敵者迎於大門之外敵

以下迎於大門之內肅客俯手以揖之所謂肅拜也愚案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明不敢褻尊之意客固辭則遂肅以入也降等卑下之客也主客至階又各讓不先升也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鄭康成曰級等也拾級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足相隨不相過重蹉跌也先右先左近於相鄉敬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孔氏穎達曰帷幔薄簾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鄭康成曰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帷薄之外不見尊者不爲容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武迹也陳氏祥道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綏在冠下亦曰武武中人之迹尺二寸接武每移足半躡之布武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地尤迫故不特不趨亦不翔也陳氏澔曰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爲去聲糞古本作擹拘古侯反扱音吸

為長者掃除糞穢初往時必加帚於箕上兩手奉箕以致其
恭掬擁也掃時以衣袂障帚之前且掃且退令其塵不及長
者將斂糞必以箕自鄉而扱取之張子曰古者比是子弟事
父母故至於糞除皆有禮呂氏大臨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
者也令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役而不辭是所
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德是也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奉芳勇反橋音嶠鄉去聲下並同

鄭康成曰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
有首尾然孔疏曰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席舒則有首
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何鄉何趾設坐席
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皆從所安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
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鄭康成曰上謂席端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尙右西鄉北
鄉之席皆尙左　御案曰此尋常主客會集之席而飲食亦
在其中西鄉北鄉主家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異姓之席非
飲食鄭康成曰謂講問之客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
指畫孔氏穎達曰席之制三尺三
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容無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重平聲摳苦侯反齊音咨

跪而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之席以多爲貴客不敢當重席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客踐席主人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不先舉言尊主人也怍愧赧不安之貌摳提挈衣謂裳也以兩手挈裳令裳下緝去地尺恐衣長躡之也撥舒張蹶匆遽衣毋撥收斂之使不旁有所觸足毋蹶不匆遽使之蹎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在前在有爲防礙之地坐跪也　御案曰越播散意坐而遷之必有次序不得瀆亂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盡津忍反儳音讒勦初交反

孔氏穎達曰虛空也謂非飲食坐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古者地鋪席俎豆陳於席前之地坐近

後則濺汙席玉藻云食齊豆去席尺是也安鎭靜執持守意
儳非類而儳雜以言正容指一身而言聽必恭敬信意勦說
抄取人之說爲已說雷同不辨是非而附和之如
雷之發聲物同應也惟則古稱先則無二者之弊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

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唯上聲

陳氏澔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
之言也請業求常習之事請益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
也唯諾皆應辭諾緩而唯速事父事師其道同也無餘席孔
氏穎達曰必坐於近尊者之端親近先生若扶持然又備先
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闕在下
空處以待之同等不起專所敬於先生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 見賢遍反 跋蒲末反

主人留客繼之以燭則情隆故起食至敬其禮上客敬尊者
跋本也古無蠟燭呼火炬爲燭火燭者童子所執燭盡則更
之不以殘本示
人使客不安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唾湯卧反

凡客之前皆當肅容柔聲況尊容乎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讓食不唾主人以食讓客而唾嫌有厭棄意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莫暮同

孔氏穎達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猶轉也禮卑賤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四者皆倦怠之容故請出恐妨尊者就安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閒音閑屏音丙

更端別事言畢而各安坐尊者又問別事也閒閒隙不敢遽去故答告者以少閒尚未白尊長也復白也屏退也或尊者未令去則左右屏而待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噭古弔反倨音據

聽必恭應必柔聲噭高急也淫視流動邪盼也怠荒容止惰慢徐氏曰遊閒行倨傲慢意立而兩足整齊不偏任一足箕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伏覆也髢髲也御案曰女人以髮多為美故加髢而後以纚韜之男子但一收斂不得加髢嫌為

婦飾也免去也袒露體非當免袒之時不袒裳揭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長上聲上時掌反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長者在堂故屨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解屨綦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鄭康成曰就猶著也獨退著屨屏於側亦不敢當階也若鄉長者而屨則將屨之時就階跪取稍移近前欲便於著方屨之時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也此蓋退而長者送之故有鄉長者時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

離兩竝也出中閒亦參也人竝坐立而我往參之非謙敬之道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

器而食父子不同席椸羊支反枷與架同漱悉侯反

鄭康成曰此以下皆爲重別防淫亂也不雜坐男子在堂女子在室椸衣架也古文無枷字椸枷連文漢語也陳氏澔曰巾以況潔櫛以理髮嫂叔通問不以理而私相問遺諸母庶母伯叔母皆是裳賤服不漱不敢褻尊推敬父母之心以敬之也梱中門限內言外言尋常言語之週分內外者非謂夫婦職業不相謀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示有繫屬劉氏彝曰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陳氏櫟曰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兄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兄弟至親且弟同席同器則他可知父子不同席尊者必異席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側皆反

行媒往來傳言幣玄纁束帛不相知名以遠嫌受幣以致敬日月告君有位者固然士庶則告於官即告於君矣禮凡嫁女逆女必先告於祖廟方氏慤曰鄉黨在私而同國者僚友在公而同官者爲酒食以召之以見合乎公私之議也厚別重愼以明男女之別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娶通下同）

取同姓瀆倫矣古者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必命於諸侯惟貴族則姓與氏並著故取妻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或不知必卜以決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賢遍反）

鄭康成曰有見奇才卓然衆人所知孔氏穎達曰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往來則於寡婦有嫌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羞進也郊特牲曰昏禮不賀而云賀者爲酒食以召鄕黨僚友當問遺之若賀也使人問遺而曰某使某進其具之費以待鄕黨僚友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禮有物以將敬而不責人以所不能貨財筋力貧老所絀其心誠敬財力不足無傷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名用常語則以避諱為難隱疾暗疾等語避不祥也然名子之禮左傳申繻之言乃備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長知兩反冠去聲

異長各自為伯季不相干雜冠則成人矣故字以敬其名君父至尊故臣子皆稱名至於他人則稱字所謂敬其名也女子之笄亦猶男子之冠不言許嫁之年不可豫定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殽戶交反胾側吏反食音嗣渫以至反朐音劬

孔氏穎達曰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骨陽故在左肉陰故在右鄭康成曰殽在俎胾在豆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內外殽胾之外內陳氏澔曰飯左羹右分燥溼也膾炙異饌故在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內蔥渫蒸蔥亦俎類加豆也故處末酒漿或酒或漿也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漿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

之乃成溥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服脩鄭康成曰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食音嗣飯扶晚反辯音便下同

陳氏澔曰降等爵齒卑於主人不敢當賓主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主人亦起而致辭客乃復就其坐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客不降等則先祭此降等故必主人導客祭始祭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殽之次序而徧祭之三飯三餐也禮三餐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主人導客食胾然後徧食殽虛口食竟而以漿蕩口曰漱以酒曰酳俟主人以明敬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饋羣媿反

上文言降等之客此言侍食則侍者非客長者亦未嘗客之主人即長者也饋進饌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扶晩反

共食同器食也非禮食則同器不飽留有餘以示謙飯食飯也古人飯皆以手惟飯黍用匕澤挼莎也不臨食始挼莎其手恐為人所穢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摶徒端反上飯如字下飯音反咤陟嫁反齧五結反嚃他答反刺七亦反濡仁朱反乾音干嘬初怪反

摶飯取飯作摶嫌貪多不讓放粗肆意流歠大歠如水之流咤食當食而叱咤齧骨意近貪而聲形亦可憎反魚肉以食之餘反於器與狗骨嫌賤主人之物且恐致犬之爭狺也固獲固求必得揚飯欲其速冷亦躁而貪黍易粘本不用箸用之則嫌以主人為不熟嚃羹不用挾而嚼菜欲速不恭也絮就器中調和是嫌主人味惡也刺齒取齒閒之餘也醢之味厚非可歠而歠之是薄主人之味也濡溼決斷也用齒不用齒各因其物之宜嘬不細齧一舉而竝食之也辭不能烹辭

以寠則絜歠者之失禮可知馬氏晞孟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閒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卒子卹反齊將兮反相去聲

卒食食畢也齊醬屬相者助主人進食者跪徹以授答主人之饋孔氏曰此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興辭於客不聽親徹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少去聲釂子妙反

進酒初進也尊所置尊之所孔氏穎達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尊面有鼻鼻向尊者示尊有此惠也因尊鄉長者故往尊所鄉長者而拜鄭康成曰盡爵曰釂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陳氏澔曰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長貴之道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漑古愛反

不敢棄核敬君物也御侍而勸侑也餘所食之餘漑陶梓之器可洗滌者寫傳己器中而食之不漑萑竹之器不可洗滌者戴氏溪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餕子閏反

食之餘曰餕祭之餘亦曰餕凡餕餘皆不以祭雖尊者亦不以祭卑者極言其不可祭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梜古協反

鄭康成曰御同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重殽膳也饌爲長者設而辭之嫌於當尊爲客設饌而已偶其食禮非在己亦不辭

梜猶箸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者

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爲去聲副逼備反華胡瓜反累力累反疐音帝齕恨沒反

孔氏穎達曰削刊也絺細葛綌麤葛瓜必用巾不敢褻也以絺綌當暑以涼爲貴也爲天子既削而又四析之橫斷之以絺覆之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如祼裎之祼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以手齕之而同半破卽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矧本作哂詈黎志反

方氏慤曰言冠者以別於童子不櫛不翔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也不惰憂勤而不敢惰琴瑟常御之樂且不御則憂親至矣食肉多品則味變飲酒過量則貌變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詈怒罵也復故如常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有憂親疾或尊親有憂患側席不居正面與人接對非謂斜席也專單席不重席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

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佛扶弗反

契古計反量音亮齊子奚反

水潦降魚鼈長養之時故不獻佛捩轉其首恐其啄害人以畜禽獻人則不佛佛之則疑其本啄害人而已故獻之也策馬杖綏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進尊者之前但呈策綏則知有車馬也甲鎧也冑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末拄地頭也不淨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兩書一札而各藏之以先書者爲尊右先書者也量斗斛之名石四爲鼓孔氏穎達曰米可卽食爲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獻者執契孰食醯醢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者可知書致圖書於版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已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言書又言致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

與客並然後受遺云季反弛式旨反辟上扶亦反下音避弣音撫鄉音向

陳氏澔曰弓之體角內而筋外尙之使在上也皆取其勢之順簫稍末剡之差斜似簫故名弣中央把處帨佩巾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罄折故見其帨之垂也此時弓尙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逡巡遷延以辟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也由客之左吉事尙右以尊賓也接下承弣者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侯客放手而後承弣亦以右手執簫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接弓之時賓主俱卻既拜客竟還前立處賓主俱鄉南面而立乃受弓成拜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鐏在困反鐓徒對反

孔氏穎達曰進亦遺也首劍拊環也左首尊其首也劍首在左則主人右手受劍爲便銳底曰鐏戈鉤孑戟也刃當頭而

利鐏在尾而鈍故不持向人也矛如鋋而三廉戟今之戟也鐵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拂拭去塵也馬羊豢畜而易馴故右手牽之犬防齧人故左牽之執禽御案曰此以禽作摯與前獻鳥不同士相見禮云左頭奉之即左首之謂也飾以繢覆以布而繢畫之也兩手曰掬重寶故愼之以袂不露手取之蓋兼受弓劍故與前專受弓者不同也陳氏櫟曰洗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玉爵不然玉器宜愼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苴子餘反簞音單笥思嗣反操平聲使色吏反 孔氏穎達曰苞者以草包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簞圓笥方皆竹器問人者因問而有物遺之也使者操持諸物受尊者命時先習其威儀進退如至所使之國之儀容也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爲于僞反使者之使色吏反使人如字朝音潮

命命之行言則所使之事也不循受命即行君言至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使人於君所謂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己使卑於君使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行下孟反

博聞強識則義理日富而不敢自是且其所聞者皆實踐敦其善行久而不怠則德成矣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朋友以先施為貴人盡歡竭忠於我宜自感愧若必盡竭之則人必厭倦難繼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禮舊禮經君子謂知禮者古人重尸必取孫行之同姓者或孫行別無成人僅有幼者則使人抱之必不可以子行為尸故曰抱孫不抱子也非謂子幼而父不抱古者致齋於家散齋猶出故得見君尸此所謂尸蓋祭之二日以內已成其爲

尸者尸必式二句又明尸所以自處之禮非謂君下尸而尸但式也式車前橫木尸自敬其事故式乘必以几所以尊而安之然尸禮已不可行無庸泥古禮而復之

齊者不樂不弔齊側皆反樂如字

齊者所以專致其精誠樂與哀則心分於物而不專誠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衰所追反隧音遂

毀瘠羸瘦不形不自露其狀形則有心為之而不誠視聽不衰亦自晦其衰毀也隧道也不由不當不敢為主之意居喪亦然不忍遽忘親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創平聲瘍音羊勝平聲衰倉回反處上聲

不沐浴酒肉常也因創瘍有疾而然權也下不足以傳後上不足以奉先然本心實非不孝故言比致極也不極毀而滅性六十衰甚患案五十以上則哀禮有殺葢所以體父母愛子之心而欲全其慈孝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與交與知交深而相知者生者相知冀其將來死者相知念其平日葢交情記其善不記其惡弔喪之禮生者相知弔其死者與死者本無交誼則但弔慰生者而已或死者本相知而生者無交誼則傷悼死者而已古人凡弔必哭傷哭之慟也鄭氏舊解太强古者臨喪皆哭弔亦哭但不過傷慟耳方氏慤曰不知生而弔之近諂不知死而傷之近僞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陳氏澔曰以貨財助喪事曰賻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愧也賜者君子與者小人不曰來取不問所欲爲人養廉也賜上予下與平交也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壟冢也墓塋域登壟不敬紼引車索臨喪宜有哀色違位禮以變爲敬望柩入臨皆哀傷之時食或以樂非歎所相送杵聲不相不巷歌助哀也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由徑苟取其速避泥潦嫌於憚勞臨喪及下介胄諸色皆宜與事相配戒慎不失色總結上文惟戒慎則不貽失禮之譏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據也乘車必正立據式小俛以示敬尊者敬則卑者愈加敬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上時掌反

庶人非可無禮也禮行必自貴者始正己而後可以正人大
大非遂無刑也身爲民表何至犯刑此二句責成在上之辭
俾率庶人以禮而
自貴毋犯刑也

刑人不在君側

君側惟宜賢者輔德性刑餘之人未必
能革面洗心且慮其報怨而生變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兵車武車皆革車也建戈刃曰兵威猛曰武旌車上旗旛也
尚威武故舒散旗旛若垂緌然德車玉金象木四路也德以
謙約爲主不尚飾
故纏結其旌於竿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載如字騎其寄反摯音至貔
婢支反貅許求反繕如字

呂氏大臨曰史國史上史之有司也國史載筆以書君言動有司載言以備君討論君行不必盡煩號令故以物示之使知戒易聞者莫如金鼓易見者莫如旌旗木色青青雀水之所生鳶鳴則將風鴻飛有行列士師兵衆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摯獸一名豹虎類爾雅云白狐也蓋皆畫其形以示人行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四方皆各有是象王者奉天故行則旌旗各象其方之宿招搖北斗第七星搖光也獨舉招搖以該七星急迫疾意繕治之工也怒威猛意言上五者皆須以迫切意畫之爲其威猛之狀度步武整齊之法局部分也有司各主之不淆列也　此大概言出行旌旗部伍之法非必行軍始然而行軍亦不外此行字在中倒裝文法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凡言讎者皆謂本無罪而被毒害者也凡言復讎者皆謂死者無辜而君上不能行其討孝子仁人於心不安必報之而後已也後世王章不立私怨相讎援禮經以爲辭是爲長亂弗與共戴天必殺乃已兄弟胞兄弟也不反兵不俟反取兵刃言忿怒生於至性也交遊朋友相交深而共遊習者不同國惡其人而遠避之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力軌反

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士邑宰也明食祿宜任其事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必敬惰則慢神焚之埋之皆不敢褻之也助祭於君必自徹其俎以出不敢自居於賓客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臣子於君父生亦諱之卒哭乃諱謂衆諱之也嫌名音聲相近者不偏諱可單舉一字也逮及也王父母祖父母也庶人無廟尋常言語及事父母者則諱王父母幸親之存而體親之孝以敬祖也不及事父母者則不諱王父母哀親之歿而

不敢謂己能繼父母以養也若適士以上有廟者則不然鄭康成曰無私諱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大夫之所則避君諱詩書古人所以紀實諱則失實臨文所以明理諱則悖義廟中不諱鄭康成曰事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上也於下則諱上質猶對也夫人義屈於君婦人異於丈夫故君前不諱不出門也大功小功親殺則諱可略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孔氏穎達曰竟界首禁政教所忌國國門門主人之門

愚案上言諸諱此復廣其義明致敬非一端可拘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甲丙戊庚壬爲陽日剛日乙丁己辛癸爲陰日柔日外內猶陽陰也凡吉禮近於陽凶禮近於陰用剛用柔日不同以順陰陽之義也先儒紛紛異說皆非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此言主人將卜筮告卜筮者之辭十日以外爲遠內爲近喪事先卜其遠日不忍迫也吉事先卜其近日不敢緩也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此卜筮者告龜著之辭假托也泰尊之之辭龜著何知所以托龜著而靈者神明也故言神實愛人假爾龜著示人常理有定而不爽今故請之也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或卜或筮三次則吉凶已決過三則瀆而神不告矣不相襲者三卜竝吉則不復筮三筮竝吉亦不復卜也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與音預 踐如字

卜以龜筮以蓍謂蓍爲筴者筴謀策之義言用此物以謀於神也天人同一理也理不決而以卜筮求諸神所以使人信天理而稟神明自能恪守禮法故曰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嫌疑謂理介於疑似之閒而不能決者猶與二獸名多疑故人多疑者以是稱之故曰以下引古言以結之弗非無失也疑而筮之則得其理而無失卜日而行事既吉則必

踐行不可復疑蓋理之是而信之確者無庸卜筮惟恐謬於理而後卜筮既得其兆而復不從則信理不眞且慢神矣故戒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幷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軨歷丁反上時掌反攘以羊反辟音避騶如字

君僕用士大夫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執杖立馬前恐馬奔逸也軨轄頭轊也任重之要故周視駕竟而後入白君白君竟先出就車於車後振衣去塵從右邊升上以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也綏登車索有二正綏曰良綏君執以升貳綏曰散綏僕執以升跪乘敬也轡御馬索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夾轅兩馬曰服馬兩邊曰驂馬每馬四轡其八轡以驂馬內二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並兩服之轡分置兩手故曰六轡在手今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三轡置於手中故曰執策分轡跪而驅馬以行調試之五步即止倚立以待君出君出就車則僕幷六轡及策於右手左手取正綏轉

身向後引君上君已上車侍從諸臣皆遷御避君使不妨車之行也騶從車也大門君之外門古車右置勇力之士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頭令車右上車必步車右必下車步行也君過門閭式則臣當下溝渠恐有傾覆亦須扶持僕不下者下則車無御者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拘古侯反

凡僕人爲一切僕也授綏於所升之人以鳴敬主人必謙不敢受若僕卑降則受也然雖受之而亦必撫其手小止之以示謙若非降等不受其綏彼亦必授則從其手下拘取之示不敢當其授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康成曰不入大門謙也不立乘異於男犬馬非贄幣也君子謂人君黃髮老之尤者卿位路門外正朝之位君出過此乃升車入至此卽下不馳恐蹦人也十室必有忠信故式之言人君敬老尊賢敬人民皆致敬於車中如此而他可知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讀為迓

鄭康成曰御迎也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也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為去聲蓌子臥反

陳氏澔曰介甲也蓌拜有所枝柱而不利屈伸明不拜非不敬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車葬之乘車曠空也祥車空左以礙神位乘君之乘車而亦空其左惡其近於凶車也古乘車之禮君居左僕居中車右居右惟兵戎革路則君在中而御者居左雖居左必憑式為敬不敢安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孔氏穎達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以遠嫌也御國君則禮以相鄉為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恆式故但俯俛而為敬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

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奇居宜反欬開代反彗嵩恵圭反彗宜遂反卹如字

古者車有定法考工記甚詳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大欬則聲容駭聽妄指則手容駭目立立於車上巂猶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前所視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前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視馬尾轂車轂轉頭不得過轂論語云不內顧是也策彗朱子曰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吳氏澄曰彗卹謂拂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兩轅中間相去之度爲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

國中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齊側皆反

下下車齊牛祭牲孔疏引熊氏云此文有誤當以鄭註周官下宗廟式齊牛爲正路大也路馬君馬鄭康成曰皆廣敬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孔氏穎達曰乘路馬謂臣習儀獨行時也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敢執杖杖馬但載鞭策以行不敢授綏者若在則僕人授綏習儀者自御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已左必式者既不曠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陳氏澔曰步行而調習之也蹙與蹴同孔氏穎達曰必中道正路爲敬也芻食馬草鄭康成曰齒數年也誅罰也

禮記恆解卷一終

雙流劉　沅輯註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奉亦作捧芳勇反綏音妥

陳氏澔曰物有宜奉持者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帶深衣之帶也孔氏曰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脇鄭康成曰衡與心平上衡高於心綏之下於心提又下於綏孔氏曰即上提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孔氏穎達曰禮大夫稱主此通上下言之如不克如重而不勝尚向上也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方氏愨曰左手不如右強尚

左所以爲容尙右所以致力陳氏澔曰執器而行但起其前
而曳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孔氏穎達曰磬折身僂折如磬
之背身既僂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君若直立
而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君若折身而佩垂則
臣身當彌曲故佩垂委於地有藉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無藉
圭璋特達不加束帛也古人衣夏葛冬裘其上有裼衣裼之
上則有上服皮弁祭服之屬見裼衣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
之美以爲敬襲則掩覆之也有藉者禮隆故裼無藉者否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長丁丈反

名以名呼之鄭康成曰卿老上卿世臣父時老臣孔氏穎達
曰世婦謂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大夫不世爵而有世
臣子賢襲父爵也姪妻兄弟之女娣妻之弟家相助知家政
者長妾妾之有子者應氏鏞曰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內外之
各有所統也敬之而受其敬者莫不竭忠盡心覩其敬者莫
不知所畏而稟命然後國家政事有所統壹而緩急有所倚
重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

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康成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余小子天子未除喪之名嗣子某諸侯未除喪之名不與世子同名避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孔氏穎達曰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男子之事可以疾辭而不可以不能辭負薪賤役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顧視後望瞻前從容詳審察言觀色而後對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禮本人情而為之節文故君子不遽求變俗卽祀喪大事亦從其俗而裁制之但期於不違其法曰謹脩審行則所以權其是非去取不戾俗而亦不背禮者在焉夫子獵較而正簿書鄉儺必以朝服是其義也此節尤要可以正拘泥之弊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有列於朝已雖去而故君尚官其族人也詔於國故國卿大夫吉凶往來尚相赴告兄弟宗族亦故國之親也宗後宗子反告雙承上文而言君有恩則吉凶事當反告即無列於朝而已親屬猶存亦當反告也若去國已久而君恩已絕則以起家爲卿大夫日即從新國之法而不反告可知矣古人臣無外交既不反告於君則兄弟宗族亦可知矣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爲去聲謚音示

名命於父孤而更之則忘親不爲父作謚不敢以己貴加於親若他人謚之則可矣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喪祭之禮人子不忍預爲精究也臨境而更講求期於不貽隕越祭不盡禮恐無以格復常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非但

以理性情亦亨親之用故皆以時讀之不言樂哀
不暇及不言凶爛瀆神明不言婦女戒狎褻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鄭康成曰振去塵端正也倒顛倒側反側也孔氏穎達曰書
簿領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人臣當豫修其職臨時而始振
端之及倒側者皆
爲不敬故有罰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
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重平聲扱初洽反厭於涉反衰七雷反

鄭康成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
者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苞屨陳氏澔曰苞讀爲藨
以藨蒯之草爲齊衰喪屨扱衽以深衣前衽扱之於帶蓋親
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履踐爲嫌故扱之也厭冠喪冠也吉冠
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
方板之上衰五服之衰凶器若棺槨牆翣明器之屬呂氏大
臨曰臣妾有死於宮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
得入也馬氏晞孟曰入公門之禁多此特其大略而已

公事不私議

公事必集衆論而取其衷私議非擅則姦矣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去聲

宗廟所以奉先故首重之而廐庫居室之自奉者在後家造士大夫家造作器物犧賦斂民使供牲牢養器自養之器不設祭器先爲祭服呂氏曰器可假而衣不可假也不粥不衣不斬皆所以致敬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祭器君祿所作去國者必有故既不食其祿則亦不以祭器行矣寄於爵等之同者所以使其可用不遂置爲無用厚之至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

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
而復服鄉去聲鞮都兮反簚亦作幭髦音毛蚤音爪鬋子淺反

大夫士有不得已而去其邱墓桑梓必以喪禮自處爲壇位除地爲壇哭者致其不忍別之心也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吉時用采凶故徹緣而純素鞮屨無絇以飾屨簚車覆闌也素簚以白狗皮爲飾髦馬者吉則翦馬尾爲飾凶則不翦蚤治手足爪鬋剃治鬚髮祭祭先也不說人以無罪不向人說己無罪當御接見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復服復還吉禮之事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勞他國勞其來聘還辟身旋轉而逡讓也呂氏大臨曰還辟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他國之君迎拜則還辟君接以賓主之禮而已不敢亢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

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禮者自卑而尊人故賓主相見不計貴賤敬之則先拜下復推言之孔氏穎達曰弔喪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而來見本國之君尊卑逾濶故不答拜餘則無不答拜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此言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圍圍繞取之掩羣因其羣聚而掩取麛鹿子凡獸子亦通稱方氏慤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特以春言之者方孕乳之時尤在所禁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鄭康成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自爲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則不殺也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粱加食也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後乃設稻粱不樂去琴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康成曰故謂災患疾病玉縣琴瑟上下之所通用也此特隨其輕重而互言之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安取彼何處得所獻之物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己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問之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康成曰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士言告者不必有獻告反而已君勞問必拜敬也問行問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

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鄭康成曰柰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殷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制君敎令所使爲之者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以其代天而足以主治天下故天下尊之曰天子其自稱則謙曰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也朝諸侯諸侯來朝分職各命以職授政授以禮樂之成法任功興功立事踐阼以下則祝辭也踐履阼主階祭祀履主階而行事也父死三年喪畢子始得由阼階宗廟內事事親主於孝故曰孝王某某天子名也郊社外事繼前人而奉天故曰嗣臨諸侯巡狩至諸侯之國畛致也方氏慤曰畛田閒道望秩之禮必於郊故以畛言之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呂氏大臨曰鬼神

之在諸侯境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甫父同男子美稱天王崩史書策之辭王者死如自天墜下故曰崩復始死持死者之衣升屋招呼死者之魂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冀其復生故曰復王者不呼名字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告喪遣使報天下萬國登假升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措置也始死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葬虞祭後卒哭爲桑主以祔廟埋重於廟門左期年乃爲栗主埋桑主於埋重處所謂立之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帝王本生死同稱廟主曰帝專以主宰之神言之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居喪不忍遽言嗣父故稱予小子如父存也生從父而名之在喪而死亦名之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于未逾年入於王城曰王猛崩曰王子猛卒是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孔氏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廣後嗣也夫扶也言扶持於王婦服也言其服事君子以其猶貴故以世言之亦廣世嗣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有妻有妾二句總承上四項人言四項人內有妻有妾言不得以寵亂正蓋惟后

得爲妻餘皆妾耳妻齊也與夫敵體妾接也得接見君子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大音泰

建天官統下四節而言天子代天理物臣下寅亮天工故皆曰天官六大皆奉天事神之事重於他職故先之太宰即冢宰於職無所不統太宗即宗伯典禮大史掌六典六法八則及天日月星辰之行太祝掌六祝六祈以接神太士周禮無之而此在卜祝之間故鄭康成疑爲以神仕者太卜掌三易三兆以占吉凶六典奉天之常法也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

司徒掌邦教眾則六鄉六遂之屬司馬掌邦政眾則六軍之屬司空掌邦士眾則百工也司士掌邦禮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所統者眾與四官略等故並列爲五司寇掌邦禁眾則士師司隸之屬上文天事尊故曰典此民事繁故曰眾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康成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物器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司貨受之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孔氏穎達曰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爲器物工能也能作器物者陸氏佃曰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云云土工蓋摶埴之工金工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木工攻木之工獸工攻皮之工草工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䓞爲紫以蒨爲紅以棻爲黃之類是也

五官致貢曰享

承上言六府六工皆由五官致貢於天子而曰享享獻也言獻之自下而非天子有所私取也不言冢宰統攝五官故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古三公即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即三公之分職就五官中命二人爲二伯分主畿內諸侯是爲五官之長曰伯伯尊之也職主也各主其所治之方其或擯者稱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某名天子稱之則以同異姓分稱伯父伯舅從其始封之稱稱之也自稱於諸侯曰老蓋必先朝重望始爲之天子許以尊而自生嚴憚也於外曰公諸侯之國稱之於其國曰君其臣民稱之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鄭康成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牧尊於大國之君而曰叔父辟二伯也牧養也爲天子牧養下民於外曰侯國外臣民稱之國內者則稱曰君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康成曰九州之外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長子者子民而養教之大地廣大也天子欲其養教斯民則爵之

曰子自謙不善則曰不穀外夷狄之地曰王老稱天子以威遠國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方氏慤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則曰某人不以爵稱賤而略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入內則屈出外則伸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概之陳氏澔曰孤特立無德之義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本作扆見賢遍反

按今惟存覲禮一篇朝宗遇禮俱亾諸儒牽引聚訟不知此乃以當依當宁別朝覲之地而明天子爲諸侯大夫士表率故下結之以天子穆穆云云也依狀如屏風有築土爲之者如今照牆有刻木爲之者如今罘罳諸侯分東西面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旣朝天子乃入廟受覲廟在應門之外雉門之內朝亦兼覲覲亦兼朝特春以朝爲重秋以覲爲重耳依晝斧文故亦曰斧依宁則門屏之閒人君視外朝宁立處在臯門內孔氏穎達曰春朝陽氣交舒布散故分兩處地道尊右

故諸公在西秋覲陰氣質斂
故并於一處受之不布散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鄭康成曰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亾孔氏穎達曰未至前所期之日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禮從略曰遇既及期則其禮閒暇曰會聘使人以禮相存問以言詞相約束曰誓坎用牲加書插血曰盟古盟誓蓋用之於軍旅事變故周官有司盟之官而書存六篇之誓春秋概用盟誓故孔子譏之不得執以疑此也

諸侯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臣某侯某擯者將命之辭方氏慤曰某侯所以別其國繼某侯而又曰某所以別其人也在凶服未除喪適子猶言嗣子孤無父之稱自此句以下皆擯者及策書之辭內祭祀從繼父以爲稱曰孝子外祭祀從祖德以爲稱曰曾孫薨之言奄

也言奄然亾也某字也呂氏大臨曰不稱爵與諸侯異不稱名與卿大夫士異孔氏穎達曰春秋之義三年除喪後乃見而此云既葬者天子巡守至竟亦得見言謚請謚也非常禮故曰類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鄭康成曰此諸侯之卿上大夫是也呂氏大臨曰老長稱比於家臣之長亦謙辭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此節上文之意明天子至士與庶人異履其位則當備其德而飭其容也穆穆深遠之意皇皇光大貌濟濟莊容寅恭貌蹌蹌趨公節度貌僬僬徑直少文貌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孔氏穎達曰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后君也配至尊爲海內小君鄭康成曰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然此亦大槩別其貴賤言之其實婦人妻亦上下之通稱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

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申言公侯有夫人亦有世婦二者有妻妾之分焉夫人妻而世婦妾也自稱於天子鄭康成謂畿內之諸侯助祭若時事見是也老更事之意婦謙言服事其夫耳自稱於諸侯已國臣民稱於外國也小童幼無知意自世婦以下皆妾故稱婢子婢之言卑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名父母所賜子通男女言之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大夫卿大夫通稱曰某士如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陪重也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謂使人於諸侯某名也寡君之老見前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君子謂作史者若孔子是不親惡以其惡而絕之諸侯以保國安民爲職故失地滅同姓而名之也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顯明言其罪惡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禮必誠身幾諫而感動之此事君親之常法若孔子去魯比干死殷又審乎事勢之宜而然不可概論也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子事君父一也必嘗而後服之愛敬愼重三世則其業精然亦言其概而已若有十全者不在此類

儗人必於其倫

儗比也倫類也類或以德或以
才以位比儗不以其類則褻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鄭康成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所能則長幼可知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約其數故曰若陳氏澔曰宗廟社稷國君事無有先於此者御者六藝之一謁請也典謁主賓客告請之事負薪庶人力役之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不問天子率土莫非王有也數地言其廣狹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有宰明有釆地食力食下民租稅之力不假不藉人士有地不多無邑宰故以車數對畜雞豚之屬

按周制非貴不富君子不以富取人此言問富蓋周末之事

記者沿襲記之耳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天子代天地而主民神故祭天地以報本祭四方以迎氣祭山川以分報神功五祀戶竈門行中霤日用之所屬也歲徧專承五祀而言月令所分春夏秋冬者是諸侯各有其方則各祭其山川及五祀自大夫以下皆得祭五祀與其先此互文言之以該其餘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此言祭宜慎重也有其廢舉之必聖人所制祭禮得禮樂之精意者非可妄為舉廢淫祀不特神鬼之非正者凡非所當祭而祭皆是福由人作而神司之非禮則瀆神矣何以有福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索音色

鄭康成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按此以分之尊卑大概言惟貴者得全其精潔下不得僭上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此以有爵位者言宗子兼大宗小宗祖廟在大宗之家惟大宗得祭之禰廟在小宗之家惟小宗得祭之若宗子有疾則必告而後祭蓋周家重嫡故然後世不可泥矣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鬣力輙反腯音突薌音香萁音姬韭音久鹺才何反

祭物必美其名者時物順成皆有陰相故為之名以報享也元頭武迹也牛肥則足迹大豕肥則毛鬣剛豚小豕肥盛曰腯羊肥則毛柔細雞鳴必振翼故曰翰音凡鳥皆棲樹雉不樹宿而趾特疏故名兔肥則目明脯肉乾非一時之物故言

尹祭尹主也言本爲祭而作槀亦乾者商祭言商酌而以爲
薦脡脯長尺有二寸之名言魚之大清滌清可以滌清酌清
可以酌供神食用之意黍卽今之小米黍粒圓而大色黃性
最粘故曰薌合薌香也稷似黍粒大性硬色白鑿之深白故
曰明粢粱幹高於黍味最美氣最香故曰薌萁粱陸稻稻水
稻嘉蔬陳氏曰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惟善也
古葱韭皆曰本豐厚也鹹鹽味之厚陳氏滌
曰嘉玉無瑕之玉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生時尊卑易識死嫌輕褻故爲制尊卑之名崩薨見前卒終
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尸陳也言形體
在也柩久也冀其久而不滅降下墜也漬浸漬鳥
死乃墜獸死則腐如浸漬而腐敗兵死於兵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皇大也又美美大之名考成也言其德行已成妣媲也媲於考
也辟法也妻所取法嬪婦人之美稱壽考曰卒言能終其德

業短折夭也此與大夫曰卒之文異者彼論其爵此論其德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上聲綏音妥敖去聲

人之神棲於目故正心者先正其視自天子而下位愈卑其視愈謹袷交領也天子之視端正平直上不上於人之袷下不下於人之帶諸侯較天子爲俯大夫衡視不敢及遠直視人也衡橫也士更加謹止視五步之內要之凡視皆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上有敖心下有憂心傾則心不正之人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肄以二反

肄習也官卿大夫治事之所府庫皆藏器物之名而此分言則府指六府之類庫則藏貨幣之所也朝公廷君有所命而大夫士預習其事隨其所在謀議之不敢侵越所以專其事也

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

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不及犬馬懼褻也在朝一於敬君輟朝而顧爲異事異慮所紛亂則不敬矣固不達於禮也又申言在朝言禮明乎無所不用禮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大饗王饗諸侯也享於太廟禮隆物備不問卜者交神則卜以祈適交人不必然也饒過豐之意以訓恭儉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摯與贄同鄭康成曰天子無客禮而以鬯者用告神也孔氏穎達曰鬯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謂爲鬯諸侯公侯伯子男用璧而此不言璧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雁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性耿介惟敵是赴羔雁以生雉以死者卿大夫以道去就士以死服事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童子未成人不敢抗禮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野外軍中非爲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拾射韝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婦人惟

初嫁有摯以見舅姑椇枳椇子一名木蜜一名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榛實似栗而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孔氏穎達曰所以用此六物者榛至也脯始脩治棗早栗肅也婦人初至脩身早起肅敬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

備備其乏以廣子姓故曰備百姓嫁女之家謙辭備百姓以嗣續爲重酒漿以祭祀爲重埽灑以賓客爲重也

附解天地定位一元之氣彌綸布濩於六合間而成象成形者各安其生各得其所此禮之原也聖人本天立教以範圍斯民爰自上逵下皆有制度以齊一之洪荒以來開天明道者皆有制作至唐虞而已畧備矣堯舜相承羣賢襄贊成功文章巍乎煥乎則天之業於斯而昭然世運遞降人事日臻非拘泥成跡而無化裁可以致治也三代遞嬗尙忠尙質尙文之不同豈非因革損益隨時處中順其自然且不得不然者

哉周家培植至厚元公監二代而立制又至詳明然數傳而
後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師儒禮崩樂壞遂有不齒
人倫之輩夫子欲爲東周歎文獻之不足徵急思救時欲綜
前代而損益之耳而托諸空言僅明其事於春秋門弟子習
聞其說秦漢而下猶有抱殘守闕之士漢求遺經諸書始出
然非能有深造聖人之室者特嗜古而掇拾舊聞未克綜其
始終條理秩然故多隨意編輯是書爲小戴所傳而以曲禮
爲首亦知禮毋不敬矣然禮者所以節文天理天理之實必
本於存心養性漸次以幾大成故文王內之德緝熙敬止斯
外而仁敬孝慈著乎外者本乎中盡其性者盡人物非第講
於儀文度數即臻聖賢也第典禮淪亡賴此以知先王之遺

意誠不可廢焉讀是篇者當師其毋不敬之言而内求諸盡性外求諸敦倫克己復禮人紀肇修則不必拘拘於其文而變通化裁以協時中庶不泥古而亦不戾古爲先王之功臣不然時勢日殊法古而苦其難從俗而病其陋兩無所依說禮竟成畫餅非禮之不可興而禮之原失也舊解繁多約之而辨其可否非好爲立異葢欲人讀之而可以見諸行焉耳君子鑒之

禮記恆解卷二終

禮記恊解

禮記恆解卷三　晩年定本

雙流劉

檀弓上

陸德明以檀弓爲魯人不知何據此篇多言孔門弟子葢亦孔門遺裔所集摘篇首檀弓名篇非必以其知禮而稱之亦非檀弓所記也中有譌誤隨文正之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腯徒本反

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往弔公儀始知舍孫之事故趨而就主位以問子服伯子所以免者酌弔朋友之禮從厚耳其制以麻布廣一寸爲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史記不載伯邑考逸周書有之微子世家亦無膹名按文王必無廢長立幼之事伯子爲仲子諱
誣稱古人不足信也伯邑考蓋早卒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父子主恩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主義有匡救而無阿諛師生恩義兼有而以道合有疑而諫問師必不拒不必犯亦不必隱也有有方有定方惟臣事君各有職守故有方父師則否致極其哀禮方比也比比於親喪心喪哀戚如父而無服所以然者師非一槪各以其道德恩義
而喪之若槪爲之服反無等級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

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季武子季孫夙季孫行父之子合葬父母合也劉氏彝曰成寢而夷人之墓處其家於人之墓上杜氏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大謂合葬細謂哭按古者墓而不墳或不知而爲宮室有之豈有明知而成寢於其間者乎故張子疑之蓋不足信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周櫟園曰出母生母也左傳呂相絕秦云康公我之自出子上子思之妾所生父母俱在故不得以衰麻事親如居喪之禮先君子指伯魚伯魚以衰麻侍孔子孔子嘗示之子思不敢斥其非故云然喪之謂常服衰麻汙猶殺也蓋父母在恐

傷父母之心故哀切雖至而不敢服衰麻非謂竝不哀慕也此禮之常記者謂自子思始非也爲伋妻自之嫡母不言己在自當殺服而言其母非嫡欉詞也避伯魚喪母之事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顙素黨反頹徒回反頎音懇又音饑

孔氏穎達曰拜主人孝子拜賓顙順也頎惻隱貌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後復引首叩地此從容拜賓之常稽顙而后拜先以手叩地卻交手如常則哀遽不暇爲容故曰至也至謂哀戚之至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識音志泫胡犬反

封土爲壟曰墳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以己將從事四方故封之易於識別先反而修虞事門人葺其餘功適逢驟雨新土

潰崩門人比卽脩完而後反故來遲孔子問其崩待三而後應流涕言之者不以所毀之故自寬其罪因言古人謹於封築不俟再脩所以教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康成曰寢中庭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問死之意象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按子路於衛爲父母之邦家貧而仕如委吏乘田之流本無可議者孔悝之難旣爲其臣聞難自當往視蒯聵疑其爲劫孔悝來者遂以石乞盂黶敵之子路倉猝不知所以遂被害非初志卽欲死之也夫子聞其死而深痛未嘗以爲非義後儒不知蒯輒當日情事並疑子路愚於論語夫子爲衞君詳辨之玆不贅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康成曰宿草謂陳根方氏慤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以喪父之義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喪朋友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亾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樂音洛

鄭康成曰言三日三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衣衾之屬附於棺明器宅兆之屬愼終尤爲大事故必竭誠信而勿貽悔下又申言終身不忘親之故喪禮限於三年而人子之心實不止此親而忘矣何時可忘故君子終身憂念其親而不敢遺行以招患忌日不樂又其顯而易見者也不樂無可樂之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父音甫愼依張子讀如字郰鄹同曼音萬

少孤孔子三歲喪父也不知其墓謂父方卒時古者墓而不墳魯地葬深至丈顏母以孔子年幼未能記憶墓處暫殯於五父之衢埋棺於坎曰殯殯淺而葬深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實則顏母愼重而未葬也至母卒孔子欲以合葬雖知是

殯尤必詳問殯時淺深明器等物不致毀傷故又愼重而問乃合葬焉聊曼氏之母蓋當日與殯事者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三十里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陳氏澔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曰緌不緌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堲古作郎子栗反翣所甲反長丁丈反殤式羊反

鄭康成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或謂之土周殷人上梓椁廓也以木爲之言大於棺牆柳衣也以柳帷柩周圍如牆翣如扇之狀所以飾柩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日不爲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

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驪力知反翰平仄兩音騵音原

鄭康成曰夏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喪事昏時亦黑戎兵也驪黑色玄黑類殷建丑之月爲正物芽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周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騮馬白腹此槪論三代所尚之色戎事亦有不盡拘者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衞也縿幕魯也齊音咨本又作齋饘本又作飦之然反粥之六反幕本又作冪音莫徐音覓縿音綃徐音蕭

申曾子之子有聲曰哭無聲曰泣齊爲母斬爲父情同故云情厚曰饘稀曰粥朝夕食一溢米故曰食幕所以覆棺縿綃也言子於父母所以自致者貴賤無殊至禮文之末則擇其當用者可也蓋舉一二以槪其餘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

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重平聲蓋作盍共音恭

獻公寵驪姬殺申生事具見左傳言子之志自己無不孝事安驪姬左傳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是也傷公之心公無姬不歡也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伯氏鄭康成曰狐突別氏也子驪姬之子奚齊卓子出而圖吾君時狐突杜門不出也乃卒縊於新城也諡法敬順事上曰共按驪姬害申生不過欲其子嗣位耳申生既爲姬所阻不能自明且本心不以嗣位爲念讓國而逃爲吳泰伯未嘗不可必死之以陷父於不義非中正之道也特其純愛於親死而不怨謚之曰共名稱其實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

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已夫音扶絕句

朝祥且行祥祭之禮也時行三年之喪者希子故抑子路以勸善然朝祥暮歌實非禮也故俟子路出而復正言以明禮夫人子之思親終身無可釋也三年之喪所以約太過不及者於中道朝祥暮歌其思親者幾何哉然聖人不深責者亦哀世之意爾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乘去聲縣音玄賁音奔父音甫

按左傳魯莊公十年魯敗宋師於乘丘無敗績之事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從之縣卜皆氏也鄭康成曰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公隊而卜國不能禦之故公斥其無勇末微弱意縣賁父以馬驚由己致故自任無勇而死於敵及圉人

浴馬而見流矢乃知馬因中矢而驚非賁父不善御之罪也故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言非禮之常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睆華飯反簀音責與音餘瞿紀具反革音急斃音弊

病疾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申皆曾子之子隅坐遜於成人也華睆繪畫美好簀簟席之類止戒童子勿言瞿然曰呼覺而倦於言但聲呼也革急也彼謂童子以德相助以成德姑息苟安也斃仆也曾子未嘗為大夫而季孫賜以簀故違其意姑受之可也受之而寢之則或其子弟所為非曾子本意但以寢疾故未之能易耳聞童子之言雖疾革必易之而後

安造次不離於正故朱子亟稱之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音句

充充哀懣氣結如窮極無歸也瞿瞿驚顧如親之猶存求之又弗得也皇皇猶棲棲望而弗至痛可知矣慨歎去日之速廓然益覺親之去遠蓋言孝子未嘗一日忘親之概也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婁力俱反陘音形髽側瓜反臺音胡鮐音台

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魯僖公二十二年邾人與魯戰於升陘敗魯師時師雖勝而亦有殺傷魯襄公四年邾人伐鄫魯救鄫侵邾敗於狐臺去纚而紒曰髽復者哀死而招其魂也禮當用衣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妻服禮無明文鄭康成謂當是疑衰此記二國失禮之始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

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縚吐刀反毋音無從音總扈音戶長直亮反

南宮縚即南容其妻孔子兄女其姑死夫子敎以髽之制鄭康成曰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爾語助辭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穎達曰吉笄長尺二寸此榛笄長尺蓋降吉笄二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大感反縣音玄比必例反

孟獻子仲孫蔑禫大祥祭名比及也喪除矣而但縣而不樂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此禮之常而人不能爲故夫子賢之加猶過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組音祖

鄭康成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孔氏穎達曰凶事用遠日故鄭氏謂踰月異旬愚按笙歌己笙而人歌也琴由己調歌由己樂今自彈不成聲而與人笙歌則成明乎聖人哀禮適中之意孔氏穎達曰絲屨白屨以素絲爲

飾既祥素紕當用素爲纓末用組今用素組爲纓二者皆變吉之速陳氏澔曰蓋者疑辭記者亦得之傳聞故疑其辭是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于甲反

明先王制禮以勵行之意見禮不明畏懼而自經於溝瀆輕身履危以致厭溺而死此皆非正命故禮不當弔然此因死者以戒夫生者非爲有倫誼者禁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厚於出嫁之姊夫子欲其抑情以歸於中道行道之人弗忍言人人有此情所以約於中者爲其無太過不及也

大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大音泰上樂音岳下音洛首手

又反

孔氏穎達曰營邱臨淄縣以水營繞故曰營邱太公冢在咸陽文武成成康陵附近五世反葬其子孫有附太公冢者而非嗣位之人五世則親盡矣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後以鐘鼓管絃宣之禮以達人心之敬言禮樂皆有其本太公本以輔周成王業而封死傍先王其子孫亦傍先王得禮樂之意古人言狐死首必向邱邱者其窟藏之處不忘本者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母亓官氏也凡子爲母服父在降服期而練不常以衰麻侍父恐傷父心也禮祥外無哭者既期猶哭故夫子歎其甚而伯魚聞之遂不哭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前人謂鳴條有蒼梧山非今南越之蒼梧也舜巡方而死歸葬鳴條其後世傳零陵有舜塚者郭璞以爲聖人仁化廣及殊俗皆起土爲冢是也三妃娥皇女英登比也登比一作癸比均見山海經祔合葬也此言合葬之

禮自古所無季武子則言起於周公耳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此記曾元等之失禮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陳氏澔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口所習稍暫為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終終成人之事死澌滅無餘之謂子張以道修身至是而自信其全歸故召申祥而語之使自勵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其餘奠之餘物閣庋置也始死猶有冀幸其生之意故以所奠之餘閣而俟之不忍遽以死待之也與歎美而疑其辭言

豈徒閤也與先王蓋明詔人子以毋忘親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委巷猶曲巷野陋無禮之人也記者因言子思爲哭嫂也爲位婦人先踊而已乃哭以別嫌得禮之意蓋兄弟之妻得相爲服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其妻亦爲位以哭倡踊而申祥隨之蓋子思與申祥皆無服而其妻皆有服故其爲位也皆妻爲之主而哭踊皆自妻倡之也又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子思無兄弟此云嫂故皇氏以子思爲原憲當存疑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縫音逢

縮縱也衡讀爲橫古制吉凶冠皆順經而直縫之周末吉冠多辟積而橫縫至喪冠反如古之吉冠縮縫故記者以爲非古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

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自述居喪事以語子思而子思據禮答之葢聖人不爲過中之行使人可法而可傳也事師無犯無隱此爲得之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他外反

鄭康成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稅遠兄弟謂相離遠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情而爲之節文小功疎於大功以上則不必稅然祖免哭踊不廢也春秋禮衰時人薄於兄弟而執禮不稅之文以爲辭曾子故矯禮之言以明兄弟之不可不親聖賢因時而爲之補救有如此此非果曾子不達禮意而爲之說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吏反乘去聲

鄭康成曰使者謂賻賵者攝猶貸也孔氏穎達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也若重遣人更弔彌爲不可故歎之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

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赴計同惡音烏夫音扶爲去聲

赴告也吳氏澄曰兄弟之喪周禮哭諸寢師喪哭諸廟門外而此不然蓋孔子所定也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蓋稍遠於寢門外非郊野無室屋處是也陳氏祥道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禮之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循義則於禮之所未有者皆可適於人情而制之伯高見由賜故哭諸賜氏爲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故拜之知死者喪而不弔故勿拜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滋味也因有疾故不得已而飲酒食肉其於酒肉也必有草木之味焉以爲有疾不甘於食得酒食則如有薑桂耳非遂忘哀而以酒肉爲美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

明目精也疑女於夫子疑其道不似夫子也未有聞無至孝之稱王充論衡辨子夏無喪明事鍾惺亦謂辭氣不似曾子此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第以事論曾子有責善之美子夏有受益之誠亦非後人所及也索猶散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孔氏穎達曰言君子居處當合於禮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賢遍反

子皋孔子弟子名柴居喪守禮曰執涕淚由悲聲而出血出則無聲悲無聲而淚亦出曰泣血孔氏穎達曰大笑露齒本中笑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未嘗微笑是其泣血三年之實也難難能而可貴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衰七雷反

當去聲

孔氏穎達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不當物則亂禮無衰而禮猶存也邊坐與人鑲坐不邊坐張子厚曰專席而坐也卽大功亦不當以衰服勤此明衰之重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說音脫驂七南反鄉去聲涕音體

舊館人舊時置館舍己者駕車者中馬爲服旁兩馬爲驂哀孔子哀過於一哀主人哀也遇見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易使遂以往也愚按夫子哀主人亦哀其交誼必有深者若徒哀而而無厚贈則哀爲虛禮故曰惡夫涕之無從非果無端而涕出以此文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式志反

慕哀慕隨親而不忍離疑者疑親之在彼而已不欲還子貢以爲不若速反而虞祭以安神夫子善其哀切之誠而不以爲易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饋共位反

祥大祥也孔子感顏子之沒已久不能無感然禮所以節情也故彈琴散哀而後食之夫三年之喪大祥則已節哀矣況

師弟乎彈琴而后食記者記孔子厚於顏子之意而非以爲禮當然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拱恭勇反嗜市志反

拱而尚右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凡拜凶喪尚右手吉喪尚左手凶喪大功以上吉喪小功以下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故門人學孔子之尚右而子正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蚤音早消搖一作逍遙萎紆危反放方兩反楹音盈

作起也負手曳杖於後示不復用逍遙寬舒自適放依也萎病也聖人心與天通天命將盡而自覺之形諸夢寐亦理所常有猶在阼親猶在阼階爲主不忍遽死其親也猶賓之則以神道事之而待如賓客與賓主夾之介乎不生不死之間蓋三王制禮皆有深意而孔子殷後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既知其命又言道不果行蓋至死而不忘救世也前人或疑此事非眞然生死大事聖人德合神明無不可預知而歌辭盡屬比體不嫌淺露臨死而示弟子以全歸未爲不可也若負手曳杖逍遙吳氏澄謂非動容周旋中禮豈不知居不容乎申申夭夭豈必如泥塑木雕此後人學聖人而誤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疑所服愛敬夫子疑不當以尋常喪師之禮也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但身無衰麻其哀戚起居飲食

變常皆與
喪父母同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披彼義反

鄭康成曰志謂章識牆柳衣也牆之障柩猶垣牆之障家翣以布衣木如襵披柩行夾引棺者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以上諸物大夫士皆得用之門弟子採三代而用之蓋亦體夫子平日損益三代之意而記者記以爲法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褚張呂反 幕音莫蟻魚綺反

鄭氏康成曰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交錯蟻結似今蛇文畫殷時士禮公明儀亦賢者夙聞孔子之教文質得中不拘時俗故如此儀子張弟子亦曾子弟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仇音求苫始占反枕去聲朝直遙反銜音咸使去聲從如字

凡言仇者必倫紀所關無辜被害而有司又不爲理者也市朝非執兵之處不反兵謂不反取兵仗銜君命則恐廢君命而不鬬魁首也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蓋先王慮刑罰或有不中而死者銜寃則有調人以司其事期於生死不負後世刑罰失中乃多仇恨之事而報怨者衆若論其常則惟君父之仇爲重而已他不可例昆弟從父昆弟之仇若己有父母豈可從以復仇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先王於師不制服者以師弟道義相親隆殺不齊也若其恩誼隆而德行備則喪之從厚固所宜然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其羣居之友則絰出而他適不羣居者則否此孔門以意制爲此禮而可爲後世師友之法也

易墓非古也易以豉反

御案易脩治也卽古不脩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所以將其哀敬也時人或無其本而徒文故夫子言此以明哀敬之宜自盡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句予出祖者從去聲與音餘夫音扶且音直飯煩晚反牖羊久反塡池

如字

鄭康成曰負夏衛地祖喪行辭祖而祭之池陸氏佃曰殯坎也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主人既祖已塡池矣因曾子來弔故處而受弔云塡池以明柩無可反之理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故婦人復辟之升堂弔竟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從者問曾子不便直斥主人失禮而權辭以答且同趄易曰其行次且且也謂柩行而祖原有次且不忍捨祖之意何不可反而且止宿止也從者未釋然又問於子游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口中時尸在室中牖下南首也小斂在戶內大斂出在東階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掘坎於西階之上曰肂置棺於肂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啟而將遷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故曰有進而無退豈可推柩而反之即就也多稱美之予曾子自謂曾子美子游之言而言我曾告祖者遂出勿復反而主人不聽也蓋使從者知前言特爲主人諱過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夫音扶下如字

方氏慤曰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而裼衣謂之裼裘以裘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裘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尚從吉故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張子疑曾子于子游賢者失禮必面相告無私指示人而不告之者然此必曾子已弔而出子游適來不及告耳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音現予上聲上和去聲下和如字

鄭康成曰見見於孔子記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先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各寸之琴而二人各損益其性情而順於禮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適嫡同爲去聲

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木字彌牟蘭卽惠子虎惠子之子也爲司寇氏惠子死彌牟廢嫡子虎而立庶子子游往弔故爲不如禮之服以諷其無禮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矣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文子初不知其意而辭其重服及子游就諸臣之位猶不悟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始覺之乃扶嫡子虎而辭謝子游乃就客位子游以知禮聞而爲不合禮之服與位故文子因而悟己之非禮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

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亾無通中去聲

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深衣既祥之麻衣制如深衣練冠未祥之練冠非既祥之縞冠以死者遷入於廟故待弔於廟自目日涕自鼻曰洟禮之所無而能折衷於吉凶之間以盡己哀以全弔者之情故子游善之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冠去聲綴音拙

幼名生三月而名二十而冠有成人之道故加字五十年尊故以伯仲別之死而加謚孔氏穎達曰士冠禮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此皆周道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實明哀戚之實非徒文也中霤室中古者覆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溜焉故名霤室中地作坎置牀坎上浴尸牀上令水入坎毀竈示不復用且以竈甓連綴死人之足令直可著屨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

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出仍當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行也學者行之記者記當時學者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旣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碩音石粥又作鬻音育

子柳疑卽泄柳鄭康成曰具葬之器用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則嫁之爲粥布錢也古謂錢爲泉布言其如泉水通流偏布天下也家於喪藉喪以成家班猶分也此善子柳之安貧守禮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

亾亦死也承邦邑危亾言故曰亾君子不輕身枉道非自高也道存而後可以相濟輕於爲人謀迨危敗而復遯其難則非臣節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樂音洛瑗于願切

鄭康成曰文子獻公之孫名拔請前請前行而歸諷其樂此不須去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卞同孺去聲

弁魯卞邑孺子泣一於哀泣而無節也喪父母固宜哀而哀毀之過反比於不孝子故以禮節之可傳可繼約之於中道而人皆可行也哭踊有節正爲此過哀而毀不勝喪者設

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古本兩出戶當從之

鄭康成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髽括髮袒奉尸侇於堂今舉尸者出戶武叔猶冠而隨以出戶因欲括髮急投其冠匆遽失節之甚子游因其平日好臧否人故反言知禮以譏之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鄭康成曰扶君謂君疾時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歸長也游氏桂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人君不薨於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其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從去聲上夫如字下音扶爲去聲

母黨之服由母而推故從母與舅有服而從母之夫及舅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人君子知禮之人或曰同爨則爲之緦麻服以其有恩而報服之也記此見禮由義起苟當於義理雖先王所未有可以無譏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音總折音提

御案喪事迫易至陵節吉事舒故易怠緩縱縱則直而密折折則曲而當是也縱縱折折即有猶猶意緩急適中也騷騷鼎鼎又即失中者反形之騷騷粗率鼎鼎怠弛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鄭康成曰喪具棺衣之屬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陳氏澔曰恥於早爲之畢具嫌其不以久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此釋儀禮經文之意兄弟之子猶己子也故爲服期以其親故引而進之也嫂叔無服因嫂叔不通問故避嫌推而遠之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期既嫁則降服大功以既嫁有夫夫爲妻服齊衰杖期是受而厚之矣既有厚之者則在我降服大功而從薄蓋欲其脩婦道不得不節情殺禮也按古叔嫂不通問故無服後世不然韓退之爲嫂服蓋禮以義起天理人情酌而行之非可以一槪論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鏞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是也若以爲古禮有是而夫子行之未嘗字殊欠分曉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康成曰徒謂客之旅是也其徒以館非己一人故欲出哭於巷次徒所寓之室哭於己之室則不嫌矣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面曾子蓋以同國賓禮弔之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知去聲味鄭康成作沫竽音于和去聲簨音筍簴音巨

劉氏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於死者死而即以死者待之㤪然爲不仁死而猶以生者待之昧禮爲不知先王爲明器以

送死者竹器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樸而不成雕斲之文琴瑟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無縣挂之簨簴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以有知無知之間待之神明之者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鄭康成曰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之言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

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喪爲竝去聲朝平聲

喪謂失位有子問曾子曾問失位之事於夫子乎曾子述己所聞而有子不信以必求貧朽則非人情也子游美有子能知聖人之意因述所以爲此言之故乃爲桓魋敬叔言耳非謂喪死以貧朽爲快也敬叔嘗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中都魯邑名後人於齊爲平陸侯國司空兼司寇夫子攝行相事爲司寇事也將之荆當時有此志耳非失司寇卽之楚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者聖人不苟於托足之意雖非爲慮其貧而然然必輕於所適不能行道而且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亦非聖人所出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

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繆音木縣音玄竟音境焉於虔反

鄭康成曰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大夫死有訃於他國之君之禮而無哭之之禮陳氏專齊之權故縣子言古今事勢不同今日之哭有不得已者哭諸異姓之廟方氏慤曰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仲憲仲氏而名憲非原思也示民無知者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殷不別作明器而卽用祭祀之器示民有知爲其有知故以可用之器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然三代制禮文質各因其時以適於中非謂無知有知與疑故曾子不然其說人鬼既殊器自不侔則所謂明器者固神明之之謂而非死視其親謂爲無知也然則殷純用祭

器之說憲言蓋亦無稽而所謂均不然可知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木依鄭康成作朱古本齊衰下有三月字

鄭康成曰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其大功乎疑辭也按家語郈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孔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况其子乎是則同居繼父服期而其子可服緦麻不同居則無服矣游夏蓋偶未之聞故此各爲之說又按公叔木之母公叔文子之妻也何至改嫁此必有誤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侍其母仕於衛而母卒栁若衛人意葢欲子思豐於禮而子思曉之時居喪多違禮從奢故子思言有禮無財固弗行即有禮有財而時不得爲亦弗行也子思位卑祿薄葢有不能備禮之處故云然先儒以子思母爲嫁於衛妾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爲去聲

鄭康成曰古謂殷時伯文殷時滕爵爲伯名文孔氏穎達曰瑣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嫡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族之親輕重而服之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音異

鄭康成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之時當令內外精好平易此孝子當爲之事而木囑其子記者葢譏之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始死未斂設帷於堂不欲人褻之故小斂畢乃徹帷而仲梁子謂夫婦之哭位未定故帷堂失禮意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按禮小斂畢奉尸侇於堂乃奠於尸當尸右手如其能食者然不欲遽死其親也將大斂乃徹小斂奠設於序西南於西漸神之矣大斂既殯乃設席於奧而奠則直神事之矣曾子謂於西方且言既小斂即可設席以奠非也故記以為魯末俗之失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綌音隙 繐音歲

陸德明曰綌粗葛布細而疏曰繐孔氏穎達曰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康成曰滅蓋子蒲名惟復呼名
子皋孔子弟子高柴野哉非之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鄭康成曰沽猶畧也孔氏穎達曰孝子親死悲迷不
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相導而此不然故以爲粗畧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易音亦

羔裘玄冠朝服也養疾者著之死則易之小斂之前主人
未成服弔者猶可服小斂後則不可以弔故夫子有然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亾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
有毋過禮苟亾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稱去聲亾音無惡音烏
還音旋縣音玄封作窆

喪具送終之儀物惡乎齊以何爲劑量毋過禮不以當而厚
喪還葬斂畢卽葬不待三月之期縣棺鄭康成曰不設碑繂

不備禮也封當爲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人豈有非之不責以所不能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音奔　汰音泰

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蓋始死置尸於地迨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時相沿襲於地司士賁請於牀子游不稱禮而諾之故縣子譏其汰

汰矜大也賁司士名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醯呼兮反醢音海　甕烏弄反

孔氏穎達曰夏專用明器分半以實之殷全用祭器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實人器而空鬼器襄公百甕旣實祭器幷明器俱實之故曾子追論而譏之又按宋襄夫人王姬卒在襄公之後而此云葬其夫人豈夫人先卒而後又立王姬夫人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康成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故夫子善其能廉熊氏曰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車馬助葬曰賵主人受賵而書其人名與物於方盡已告神矣及柩將行又於柩前東西面讀之故曾子以爲再告非古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遺去聲革音亟入聲

鄭康成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詞不食謂不墾耕吳氏澄曰其意慊然不足其言謙儉可謂賢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苦旦反

家語居處上有如之何子曰五字衎爾下有在喪所則稱其服而已九字當從之衎爾和適之貌按古重別男女以諸侯各君其國臣民屬焉卽天子亦但治其畿內後世天下一家則君之母太后君之妻后也論語已言君夫人之稱漢以後禮制益嚴無輕視其喪之禮此節所言不可泥也故小戴採家語而畧之若但以爲子夏之言者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家語無所館下有死無所殯四字當從之賓客朋友也以其至自遠曰賓客生死皆當全其義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卽成子高成謚也壤封土爲墳樹種樹爲表古聖人制棺椁以全孝子之心周制冢人以爵等爲之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蓋表其賢以爲後識子高殆因時尙奢而言此非中論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燕平聲與平聲坊音防鬣力輙反

燕人自遠來觀子夏謙言非聖人葬人乃人葬聖人耳未必有合於禮也因述夫子言而從其儉者封築土爲墳堂形四方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夏屋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若斧者上狹如刃蔽上三者易爲功馬鬣馬鬃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板廣二尺長六尺築墳之法側板於坎之兩旁繩以約板納土板中築之令土與板平斬所約繩更升板如前築之凡三斬其繩而墳即成行夫子之志儉約之志也

婦人不葛帶有薦新如朔奠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霤

陳氏澔曰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

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此斬衰之服也大功以下則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士喪禮有朝夕奠朔奠月半奠朔奠用特豚三鼎視朝夕奠爲盛朔望有定期薦新無定期然孝子以時申怵愴之懷故重其禮如朔奠自天子至於士庶既奠各以其服除衰麻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池梛車之池也重霤以木爲之承屋水而瀉於地孝子不忍死其親故喪器以生時之具奉之帷荒既象屋亦設池以象重霤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椑蒲歷反

椑鄭康成曰椑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不令人見虛其棺而不蓋合其上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楔音屑綴音輟亦音輟

復招魂也楔柱也以角爲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柱亾人之齒令齒開易含用燕几綴亾人之足令直易著屨飯含也設飾尸襲斂也士喪禮始死設奠卽帷堂不待小斂六事一時並作始死孝子悲迷故諸父諸兄代爲命赴告者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小寢大寢燕寢正寢也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太祖之廟諸侯庫門卽皐門由近及遠君尊故求之地備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音駁與平聲

剝體解之名詩曰或剝或亨祭必剝居喪而奠不死其親亦當剝時或不剝而奠故記者言喪不可剝奠也與其必祭肉而後然與疑其詞以明不然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陳氏澔曰布分列而曝乾之也材爲椁之木殯後旬日卽治此事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人死處於陰奠則以生者待之故朝奠在日出時夕奠及日未沒時哭無時孺慕之忱也或練後奉君命使不得已而出使必告於親使知其反期皆事死如事生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縓音倩緣音願要平聲絇音劬瑱吐練反衡作橫袪音胠

孔氏穎達曰練小祥也小祥著練冠練中衣黃爲中衣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爲之黃裏縓淺絳色緣中衣領及褎緣也領緣用縓明其外除故飾見外葛要絰者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葛繩屨者父母喪菅屨卒哭蒯藨屨小祥繩麻屨也絇屨頭飾也瑱所以充耳以角爲之微飾也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故更橫廣又長之且爲袪袪袖口也裼裘上加衣也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不弔外人也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必往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所交知之人所知者死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所以全恩舊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重平聲

水牛兕牛之皮耐溼爲彼體親身之棺厚三寸二者合爲三寸杝棺卽椑也亦耐溼故次於革杝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有大棺屬棺大棺並用梓四者皆周四垂之棺上下悉周帀也古棺木無釘惟用皮條束之直束者二道橫束者三道陳氏澔曰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端猶頭也椁以柏木之頭爲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紂一作緇一作純

御案紂服卽緦衰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則天子爲諸侯緦衰以居出亦如之矣特當事弁經不當事弁而不經春秋王室卑時有弁經而哭者故記者因記之或曰記者之詞言或使人哭之不親其食不以樂則同愚按君臣恩誼不一此特言其槪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菆才官反輴音春

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曰龍輴菆叢也叢木以周龍輴而四面塗之如椁之形斧黼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木周棺如椁形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上然後盡塗之而四注爲屋以覆之此惟天子然也

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御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哭同姓先異姓後庶姓尤後若諸侯則子入卿大夫序而哭不分同異姓矣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相去聲父音甫

稱美死者之行曰誄稱孔丘者君臣之辭相助也父字也丈夫之美稱尼父因其字而尊之

國亾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于葉反大音泰

國亾軍敗失地也厭冠喪冠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應氏鏞曰哭於太廟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傷土地之朘削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惡去聲

孔子言哭所知於野葢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或郊野之際道塗之際哭非其地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古人四十日强仕未仕者槪言爲人子弟者稅遺於人人子不專家財卽不得已而遺人必稱父兄之命以將之仕則或爲君國事不以此槪也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備盡若喪羣臣朝夕哭踊雖嗣君先入哭必待諸臣皆入乃俱踊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節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樂音岳

祥大祥也縞冠素紕大祥後著之除服而祭曰禫是月祥之月徙月下月除服必祭者思親之意無窮而禮有限故必告於親也然哀心未亡故必踰月而後可爲樂

君於士有賜帟 帟音亦

天子之喪帷幕帟俱供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帟在幕及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士則第有帷君賜而後有帟大夫以上則幕人供之矣

禮記愜解卷三終

禮記恆解卷四 [illegible]年定本

檀弓下

雙流劉　沅輯註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適下歷反長乘並去聲

君公一也因適長君之繼體故言君庶長皆公子故泛言公遣車者柩將行遣奠取牲體臂臑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亾者如墓置於椁中之四隅其數貴賤不同殤不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以與其子也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長上聲

達官尊顯而名達於上也其長受君恩厚故杖餘則不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出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直遥反

宮殯宮也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不親執故命人代爲之也出殯宮門也君三命引車以致其隆誼而後退或君弔而當柩朝廟之時亦如是或已出大門至哀次亦如之哀次者死者平生待賓次舍之處孝子至此而哀暫停柩車故曰哀次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以筋力爲禮越疆道遠弔人哀戚恐增哀惡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亾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蟜音矯說音脫

鄭康成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强且專政蟜固能守禮不畏之武子無若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晳曾參父

御案季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曾晳少於孔子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倚門而歌事此傳聞之誤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大小斂及殯之事辭擯者以主人當事辭其入事畢乃入此明當事之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樂音岳壙音曠紼音弗

不樂不飲酒食肉不以哀弔爲虛文也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車索曰引棺索曰紼孔氏穎達曰執紼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羸餘之人散行從柩及壙下窆之時則不限人數皆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拜往謝君也或無主後者則朋友州里舍人可代往承事言爲執事而來稱寡君弔異國臣之辭臨謝君辱臨其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遇不期而遇之也必使弔之仁也若有爵之喪則當弔於其家庶子不受弔爲有適子者言之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哭妻哭之哭之適室以其承父也子死者之子云子爲主明父不爲主也婦人出嫁父母兄弟俱降服此記夫婦同弔妻昆弟之禮也言妻之昆弟爲父後者妻往弔則哭之適室昆弟之子袒免哭踊以女兄弟本有服也至其夫往弔則人立門外使門外告擯者以來弔之意而後入門右蓋已與死者無服不同於妻也若平日與死者狎熟則不必先告而後入卽入哭蓋狎則情厚也其死者之父若在則哭於妻未嫁時之室明已因妻而及其昆弟且不使其父聞哭增哀慼也若死者非爲父後者亦哭諸異室不必妻室不使其父動哀舊解穿鑿甚矣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鄭康成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同國往哭親親也異國則否以己有喪殯不得往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御案曾子於子張誼若兄弟不容不往哭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哭以傷之非弔也故曰我弔也與哉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哀公之子君弔於臣升降皆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也擯為主人導君以入由左自阼階也臣不敢為君賓故導君由阼階入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音告

鄭康成曰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卒而赴告於魯其初由魯嫁故莊公為之服禮為嫁姊妹服大功或人之言是也而或又以為外祖母則非蓋王姬莊公舅之妻也記此見當時禮衰議者各為之說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

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亾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重平聲喪去聲與音預稽音啟顯當作𦕼夫音扶遠去聲

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喪謂失位孺稺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說猶解也他志私心子顯公子縶也孔氏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今不成拜不私與使者言無利國之心也陳氏曰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愛父哀痛

其父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康成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張氏逸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雖非古而實有合於禮故記之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自此以下至孔子善殷總論孝子遭喪所爲而此則論哭踊有節也言喪乃哀戚之至情而先王制禮以節其哀順其至情而漸變之使輕如三月變食粥爲疏食期年又變爲菜果大祥而食鹽醬之類君子念始制禮者思慮周至如下文所云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父母有疾必禱祠求愈死而復以招魂冀其或生猶是禱祀之心鬼神處于幽復者升屋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稽顙以顙觸地隱痛也就二事中稽顙尤爲痛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上聲

實米與貝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焉非果能食故但用美潔之物實之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識音志

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銘曰某氏某之柩末爲重時設之蓋孝子不忍一日死其親爲此表之而此云愛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其詞甚輕又似別人表死者之詞則儀禮不足信矣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平聲

始死既斂以木爲重似主以依神死者依之故名曰重既虞後乃立主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而懸於廟不忍棄之周既作主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

始死至葬之祭通名曰奠哀素哀而不暇飾也囫推論凡祭祀之禮不必神定饗之亦主人自盡其哀敬故必然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

辟撫心踊跳踊算數也孝子哀親之至辟踊本無肅算先王恐過哀而毀故爲之算以節其過文其不及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孔氏穎達曰袒衣括髮形貎之變悲哀慍恚哀情之變去吉時服飾之美袒括髮尤爲甚哀袒襲有時以節其哀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居喪冠絰衰純凶至葬時則素弁首絰用葛而要帶仍用麻葢以骨肉將歸復於土魄棲於地魂升於天既不以死者爲

腐形則必冀其與山川之靈並壽故曰與神交之道而敬焉不然葬而虞始爲吉祭未葬而爲吉服不已戾乎故記者特明之也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則同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爲去聲　食音嗣）

歠粥也主人亾者之子主婦亾者之妻室老家長按親喪三日之後此三人皆不應食粥而君命食疏食爲其病也此大夫之禮凡居喪可類推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養去聲）

堂與室皆謂廟中卒窆而歸反哭於祖廟必升堂作始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亾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當爲窆）

反哭有弔禮爲主人哀極之時故弔之葬反而痛親亾無可復得其哀爲尤甚弔者弔其哀而已既窆之而卽弔在墓所不能行禮故孔子以爲太慤質而從周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埜地北首柩也三代同此葬法以人死之幽冥北幽陰鬼之地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時不忍遽以死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封讀窆舍音釋

贈送也主人孝子既窆主人埋遣車所載之物以送死者而祝先歸預戒虞虞不筮尸宿先戒之也主人葬而反哭乃省視虞牲言與有司明有司先具牲而主人更省視也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告死者欲其隨孝子而反當在未反前此倒文也

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反主人反也承上言主人遄反日中而虞所以必於葬日虞者弗忍一日離親故祭以安其魂氣使有所歸也喪禮有奠無尸虞爲尸以祭不徒奠薦既葬以神禮事之不純用喪禮既虞後卒哭謂爲成喪葬之事卒哭不朝夕哭耳非竟無哭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承上言所以易喪爲吉者以將祔主於廟以神道事之其變喪禮而至吉祭也葬日卽虞再虞三虞比至於祔必從虞日接連行之不忍死者一日無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殷期年服練乃祔周人葬卒哭卽祔孔子善殷者以期年之內哀思未忘時有哭奠必期後始祔主於廟爲得情理之中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辟鬼茢萑苕作掃周末尊君而抑臣君臨臣喪若先掃除不祥而後入記者誤以爲禮之當然而曰惡之異於生時且云喪有死之道非也君臣同體生死何分或謂非惡死者惡其因而死者然德可化凶正可卻邪畏死懼鬼常人而非君子聖人必不爲此無禮之制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直遙反

朝將葬以柩朝廟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卽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殷人以死則爲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人親沒不忍卽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遂葬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記者引孔子言古之爲明器者知喪道也雖備物而不可用若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也哀哉後世竟以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幾於用人以殉之哉夫古稱明器所以神明之明死者異於生人以泥爲車以草爲人自古有之畧似而已

若以木為人設關而能踊跳名之曰俑則太似人形矣故孔
子亦嘗謂其不仁而以為幾疑用人以徇哀哉以下皆記者
之
言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為舊君為去聲與音
餘膝音悉隊又作墜

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名顯古有為舊君反服之禮蓋諸侯之
臣因事羈留他國君嘗有恩則必為之服非謂天子及天下
一家之時也戰國君勢日尊多虐其臣故子思孟子皆言君
有禮之事以警時君為臣者不得以此藉口戎首寇亂之首
也人臣擇主而事不可苟
進以受祿則不可悖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
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

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康成曰昭子季康子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敬子言我三家不能以臣禮事君四方皆知勉強食粥爲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眞情毀瘠乎不若違禮食食也應氏鏞曰季孫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無忌憚矣

衞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爲氏也士喪禮主人小斂改服弔者乃改服子夏未知而子游述夫子以告之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乘去聲焉知焉於虔反曾子以晏子恭儉爲知禮而有若非之遣車之數各如其命數晏子上卿而用一乘太儉矣及墓而反卽窆之卽歸不拜賓送賓个遣奠牲醴之數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有子言其經曾子言其權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鄉竝去聲毋音無斯去聲沾覘同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東鄉西鄉夾羨道爲位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法其所爲專主也方氏慤曰禮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亦莫不各正其位故自始死至葬男子西鄉而位乎東婦人東鄉而位乎西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禮已甚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以爲賢人平日亦有才藝就公室與到公室而察其行內人妻妾也

夫音扶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鄭康成曰敬姜康子從祖母　御案士喪禮襲斂陳衣襚衣散衣俱非上服此褻衣當在襚衣散衣之外禮所不當陳者故敬姜斥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

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去上聲猶音搖辟婢亦切樂音洛惡去聲絞音交蔞音柳爲去聲遣去聲食去聲舍上聲訾音疵劉氏敞曰舞斯二之脫蹈矣人悲則五字當從之

孺子慕哀慕而無禮節壹與一同語辭也有子言欲去踊之節如此孺子慕者哀情在此卽是子游備舉制禮之意以曉之微殺也賢者恐其太過制禮節以殺其情不肖者恐其不及以喪故興起禮物以動其哀若直情而徑行乃夷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陶喜於心而未發猶身體動搖舞蹈則樂之極矣慍含怒戚則憂深歎形於口辟拊心踊跳躍人之喜慍

情本如是因而品節之以成禮人死易起人惡無能易怠倍聖人制禮絞衾以飾尸蔞翣以飾棺使人勿惡始死設脯醢之奠葬將行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虞祭以食之雖未見死者親饗之然自古如此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者不足爲禮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還音旋大音泰使去聲夫夫差夫音扶是夫夫夫如字與音餘洪氏邁云大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從之

吳侵陳在魯哀公元年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欲求其師有美名獲虜之二毛鬒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子所獲臣民夫差行惡事而欲得善名陳行人斥以殺厲

之師吳大宰因欲反地歸子行人遂爲甘言以誘之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如求物而不得望望如逐人後行而不及如不及其反而息遲遲而歸如望親之偕反而不及欲息以待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不言命令不自爲之非絕口不言也讙當乎理而人心喜悅古者德脩而委任大賢故居喪委政冢宰己得盡其哀禮之誠天下亦享太平之福後世不可行以無其本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去聲調如字蕢音快飲去聲樂如字共音供與去聲觶音志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晉侯彪也飲酒偶然飲酒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亾謂之疾日君不舉樂以自戒懼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人臣喪重於疾日太師典奏樂詔告也褻嬖也近臣當規君疾憂爲一飲一食言調貪飲食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而服毋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揚觶洗爵而揚之以致潔杜舉言昔者杜蕢所舉也春秋左傳

昭公九年文與此小異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子衛獻公孫名拔有時言時近君靈公也衛國有難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尊卑之差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按文子以死衛君事不可考而春秋時尚無以二字謚者北宮喜衛衛君君謚之曰貞子豈記者傳聞之誤歟然文子與僎同升夫子許之則不得以他書所載非之亦不必定以貞惠爲貴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駘音苔適音的

鄭康成曰駘仲衞大夫石碏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玉則兆繇辭也五人皆沐浴佩玉而石祁子獨否以是知祁子之賢而立之故衞人以龜爲有知也謚法治典不殺曰祁

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徇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徇葬子亢曰以徇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亢音剛養去聲

鄭康成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子亢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巳猶止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養去聲還音旋稱去聲

還葬葬速不必及日月啜菽以菽爲粥而啜之所飲僅水然父母安而歡之則必有深愛矣斂首足形而無椁稱其財財實乏也貧而養志不失親歡非賢者不能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用反羈音基靮音的

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衛欲專賞從者柳莊言從守一也有私則生怨靮紲也方氏愨曰羈以絡馬靮以控馬從君而奔故以執羈靮言之愚按從者守者亦各有忠勤不同之事各即其最上者賞之乃安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

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大音泰革本又作急襚音遂縣音玄

以衣服贈死者曰襚裘縣潘二邑名莊疾公命其家若當疾革我雖在祭祀必告及其死也果當公祭時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襚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劵而納諸棺皆非禮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乾音干屬音燭

鄭康成曰婢子妾也尊己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繹音亦去上聲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也垂魯地名祭之明日復祭而賓尸曰繹以志不忍遽忘之意仲遂爲魯卿適値辛巳日正

祭卒禮不當繹而猶爲之第於萬入之時去籥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萬樂舞之總名按仲遂魯之罪人此事在孔子前蓋門人追問其事夫子答以卿卒不繹之禮非爲遂一人言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般音班封音窆

鄭康成曰公輸若名般若蓋其字方小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欲從般說初謂故事豐碑斵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繞繂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諸侯四繂二碑斵木如楹雙植之曰桓大夫二繂二碑時魯僭禮公室亦擬天子三家亦擬公室嘗試也公肩假言魯有舊禮如此人母亦如己母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可以其母而嘗其巧乎則大害禮乎病害也又歎息之於是弗果從之按嘗巧固非而僭禮尤非似反不如般之善也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

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重通童踦音紀

鄭康成曰郞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也禺人昭公之子公叔務人卽公爲也禺人遇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負其杖而息於途乃歎之曰使民甚病任民甚重然素無德惠君子不能爲之謀士不能爲之死此理之甚不可者然我既言人不能死則我當自盡於是與其鄰童汪踦往鬬而皆死焉魯人以踦能死難欲以成人禮葬而孔子善之此事左氏亦載之當以此爲正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秦氏繼宗曰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所過之墓祀則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及國家之正祀子路衛人而仕於魯

顏子述哭墓展墓之禮以慰其歸顏子魯人子路述式墓下祀之禮以廣其敬方氏慤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射音石韔音暢朝音潮與去聲

鄭康成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魯昭公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等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商陽仁不忍殺人弃疾以王事勸之斃仆韔韜也韔弓不忍復射揜其目不忍視之也不坐不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曰有禮善之也按家語亦載此事子路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曰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於荊康王

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舍强並去聲

鄭康成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朝荆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請襲時楚子已大斂入棺楚人以襲禮最賤故使魯君行襲禮魯人遂以君臨臣喪禮行之蓋欺其無禮而報之也楚人既而知之悔反爲所辱巫祝桃茢君臨臣喪禮楚本號荆魯僖公元年始稱楚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服敬叔魯宣公弟叔肹之曾孫叔弓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元孫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叔父忌忌日懿伯敬叔從祖及滕郊而遇此日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曉之以公事言有公利則無私忌而叔弓亦遂入焉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尙

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辟音避畫音獲奪當作隧肆音四朝音潮

哀公魯君辟於路畫宮闢除道路畫宮室之位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弔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孺子䵍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䵍吐孫反撥半末反幬音道爲去聲沈音審中去聲

鄭康成曰䵍魯哀公之少子三臣孟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況子也輴殯車也天子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

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㢡去也
揄沈以揄白漬水揄汁濃故曰揄沈撥以物澆揄汁播於道
使道滑輴車易行有輴乃用揄沈三臣僭
用撥而不知撥爲輴設是竊禮而不中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
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爲去聲齊音咨衰七回反與音餘
以妻我以爲我妻孔氏頴達曰天子諸侯絕旁期
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緦哀公失禮而文過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
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
鄭康成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季蓋以其行稱之　如子路
曰季路爲孟氏成邑宰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　御案
曰爲政在大體不在小惠若一犯禾而必償之是煦煦之仁
也且使民將責償於君亦傷忠敬之俗子路治蒲壺漿施德
夫子責之孔子之馬傷禾
使子貢辭焉亦不償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仕未有祿如客卿之類賓之故饋不言賜稱寡君以鳴謙違而君薨弗服亦爲未受爵祿之故若在國則必爲之服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舍音捨

生事未葬猶以生事之不忍死其親也故未有尸旣葬則親形已藏故立尸未葬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虞而立尸有几筵鬼事以鬼神事之已比也故死者新謂生者舍故諱新言新君更始之意卒哭諱死者之名此諱生者之名寢門庫門諸侯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陳氏澔曰二名二字爲名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櫜音高韔去聲

褒爲敵所敗也素服縞冠赴車還告於國之車櫜甲衣韔弓衣素服哭者君也赴車軍中使還告於國者也兵車有弓矢不載櫜韔示不忘復戰然亦必審其爲義戰而後可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焚室而哭之哀非哀其室思先人而慟也引魯成公三年新宮災以實之新宮宣宮正先人之室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重去聲識音志

而哀慟也夫子聞哀而戚故式而聽之壹專一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苛政嚴於猛虎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施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摯音志夫音符涖音利解佳買反

執摯請見下賢之禮已止也不再請見而但使人問之也舊居毀敗之地曰墟哀公問古之民信敬其上非有所要結而何以然周豐言民心哀敬出於自然但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臨之雖要結而不可得若殷周之末以誓會爲重而民始生疑畔正以其無本而徒事末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爲去聲

慮憂念經營廟以安親重於居室危身傷生而使親無後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

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長去聲嬴音盈深去聲封如字廣隱並去聲還與環同號平聲

吳季子名札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鄭康成曰今泰山縣也不至泉不至太深以時服不至太厚廣輪猶横縱縱横相稱揜坎而爲墳可以隱身而止不至太高也喪事袒右而袒左漸變吉也還還其封而號之者三匝欲其魂氣依已而歸也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性秉乾而命秉坤死則歸其骨肉於土命之所歸故曰命也若魂氣則受天之陽以生得其正而全歸者可以無所不之季子蓋祝其子以生之正也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又據天之所以主宰此理者言與此微異季子所爲不盡拘於禮而合禮故夫子善而歎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

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婁音閭含使竝去聲

鄭康成曰考公隱公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容居欲親含非也坐跪也徐自擬天子以邾為已之諸侯故云進侯玉也其使容居以含言專為含而使欲强自進含也易簡易于迂遠意有司不便斥其僭妄但言其托於天子為于欲自進含為易而容居不知其失猶復援其祖制謂自來如是則妄甚矣按春秋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城夷使徐子處之久已失國安得更如此僭妄故鄭康成以為考公當是定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母庶母也子思嘗仕衛而其母卒矣其庶母或本衛人留衛而卒故門人以為庶氏之母不宜哭於祖廟前人混而為一

且以其母爲嫁衞大非他室非廟也謂他人之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鄭康成曰祝佐含斂故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也愚按此亦以其遠近概言之致百祀之木不取諸民而就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非盡百祀而取之也不至者謂法當奔喪而不至者則滅其國以廢其祀並刎其人非謂不肯斬木者也然其罰太過蓋記者之誤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食之食音嗣餘並如字輯音集貿音茂奉上聲與平聲

方氏慤曰餓主歲言之餓主人言之蒙裹也左傳以幕蒙之輯當作緝字誤屨敝而緝之也言其貧且餓貿貿昏餓之貌嗟來食憫嘆呼之使來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大過故其嗟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瞿音屨斷丁玩反壞音怪洿音烏

定公貜且也民不孝由上失教故曰寡人之罪瞿然驚怪貌在官者諸臣在宮者家人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而誅之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孔氏穎達曰豬水聚之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

之善頌善禱要平聲京古原字

獻以物賀之文子趙武也發爲詞以美之輪輪囷言高大奐

同煥言煥爛歌哭聚國族於此言久居也文子申其意而自

幸無罪以承先人張老之頌無浮

諛文子自禱無奢願故曰善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

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

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畜許六切爲去聲封音窆予上聲

畜狗馴守陷沒於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

以帷蓋狗馬有功故特示恩以帷不用之敝帷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

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

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爲鄉並去聲內入聲辟音避

此記者傳聞之妄也曾子子貢始至豈不爲禮服閽人爲君在㝎內亦是及君弔已畢二人乃入亦禮也豈有因其㝎內而始修容者內霤門屋後簷君子當時所謂君子二子素有賢名君與卿大夫皆知之而閽人不知故其始入而㝎內繼則見禮貌而敬之當時君子亦不揣其本以爲盡飾之道可以行遠謬矣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說音悅扶服同匍匐

鄭康成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樂喜覘窺視也按介夫蓋有勞者故子罕哭之哀適晉人使人覘宋見其事而知其能得士心以爲不可伐孔子善之引詩言卽此哀死之念推之可以仁民不特無晉寇而已卽天下孰能當之然此事三傳諸書不載子罕時晉宋方睦故 御案以爲誤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薨世子般卽位公子慶父弑之而立閔公公時年八歲既葬卽除服故絰不入庫門庫門近外第一門也士大夫則卒哭而除麻猶絰也記慶父惡逆廢禮之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卷平聲從去聲

鄭康成曰沐治也木椁材託寄也爲弗聞也而過佯爲不知也已止也劉氏曰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卷言木文之滑膩從者疑夫子當絕交夫子言爲親故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故之情此聖人隱惡全交之意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

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處上聲幷知爲茲去聲勝平聲吶如劣切屬音燭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據韓詩外傳卽叔向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幷專植直沒終也謂專直自用後爲狐射姑所殺舅犯從文公公反國至河要文公與之盟而後入故曰見利不顧其君事茲見左傳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氏范字季有利於君而未嘗失己自謀其身而未嘗遺友晉人以文子爲能知人中身也不勝衣卑退之貌吶吶如不出諸口愼言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賤職舉舉以爲大夫士不交利屬子承上二句言於所舉之士不與之交利死屬其子言不市恩而私己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

其妻繐衰而環絰學如字衣去聲繆鄭康成作樛繐音歲喪如字

叔仲皮叔孫惠伯彭之子始爲叔仲氏子柳蓋泄柳衰齊衰繆絰首絰兩股相交也孔氏穎達曰五服之絰皆然惟弔服環絰一股不繆衍蓋皮兄弟叔仲皮學於子柳皮死其妻魯國之人亦知禮爲皮服齊衰而繆絰叔仲衍以爲子柳之教也故告於子柳請繐衰而環絰且言其昔喪姑姊妹亦如斯無人禁也子柳未許之衍退自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妻爲夫服與喪姑姊妹異而兄弟之妻爲夫兄弟服亦異今衍概以繐衰環絰悖禮殊甚記此以明禮失由狂夫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緌而追切

成魯孟氏邑匡蟹背殼似匡范蜂也績絲必盛於匡而蟹之匡則非爲蠶之績也飾冠必資於緌而蟬之緌則非爲范之冠也以喻兄死者之爲衰不爲兄而爲子皐蓋譏服衰者之不誠而賢子皐之能化民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

情實也禮不食三日子春勉至五日旣而悔其過禮之不誠反不若由禮之誠也是亦善補過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疎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旱音汗縣音懸暴步卜反尫音汪與平聲爲去聲

然禮之宜者尫鋼疾巫能接神暴之皆欲天哀之而雨也孔氏穎達曰楚語觀射父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女曰巫在男曰覡此云愚婦人據末世之巫言也鄭康成曰徙市者庶人居喪之禮行居喪之禮以自責可者僅可之辭也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

孔子曰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

祔音附夫音扶

鄭康成曰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難得大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附解此篇摘篇首檀弓二字名篇雜記諸事多記時人之事葢秦火以後鄒魯學者採之成帙小戴分編而彙載焉先儒多議之者然或誤會文義今悉隨文而辨正之讀者當類推而會通之始能卽其是非以窺古人之原不可隨矮人觀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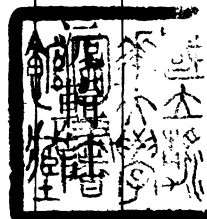
禮記恆解卷四終

禮記恊解

禮記恆解卷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

王制

盧氏植曰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其時五經未畢出而孔孟餘裔猶有存者三代之制亦散見於雜家傳記文帝令主其時去古未遠使有得孔孟之實者出而輔治廣求賢士採先王之制折衷至善垂爲典型豈非一大嘉會惜不能然名曰王制而實於本末內外功夫九經之義不全亦可慨矣然其所言猶多古制可佐參考故不可廢但古今異勢多有難行得其意而變通之不泥古亦不戾古協乎天理人心之自然宜於民生日用所當然是在善讀

是書者也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穀梁曰仁義歸往曰王鄭康成曰祿所受食爵秩次也公之爲言公也近天子而爵尊故必以無私爲德侯者候也爲天子扞衞於外伯長也其德足以長人子養也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足以荷任而安人諸侯一國之君侯國無中大夫止有下大夫五人其上大夫卽卿也大夫者能扶進人也士任事之稱孟子言天子一位而此不言者漢承秦後天子甚尊不復與公侯等竝列爲等亦尊諸侯故亦不與臣下共列爲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貢賦不能自達於天子附於大國之諸侯以達庸功也附而達其功此與孟子言合斷爲周制而非殷制又本文明言田之里其地之山林川澤原隰不計先儒拘牽言之非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朱子曰元士上士也　御案此就孟子遞減一等亦酌時宜而將以爲漢制也愚按公卿大夫士所受之地葢又在天子千里之外而非即以天子之田與之然周之盛時天子公卿往往以外侯爲之則所受之地自非畀以世守周衰葢始有據以傳世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分去聲食音嗣差楚宜反

古尺當宋鈔尺六寸四分弱周制步百爲畝漢景帝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之田周禮所謂不易之田也分之言均也約其概而均之大率農之勤惰不同有上次中下之別而要使足於食至庶人在官若府史胥徒之屬其任有大小才有優絀亦視農夫之五等以爲差葢祿皆出於民力視之以爲激勸所以重民力而儆素餐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徐氏曰下士田百畝可食九人中士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上士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大國卿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三萬二千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次國卿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小國卿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君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庶人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康成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會盟之序也方氏慤曰上大夫卽卿矣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葢下大夫之上者也同爲卿則小國在大國之下若大國大夫小國卿則卿必位於大國大夫之上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其或卿大夫出聘而有中士下士爲介者禮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上謂卿大夫爲賓者三分十分而減其七謙不敢僭匹賓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閒音閑

此概言畿外建國之數也古有國之君地之廣狹爵之崇卑不必一轍或仍前代或建新封或各就其地之君長令自爲治約言有二百一十國耳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公利亦以險遠有不盡可封者也其餘謂非名山大澤可封而不以封人但屬之附庸爲閒田以待有功而封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

閒田頒 音盼

此概言畿內建國之數也凡九十三國考之三代經無明文蓋漢儒擬爲此數云名山大澤不以盼則畿內侯國所受之地皆歸天子而特食其賦入非同畿外諸侯世守也祿士謂拔自草茅者取其地之賦以祿之無專屬故曰閒田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總名畿內畿外之數陳氏澔曰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按古諸侯之國其地或不及今一縣之廣則千七百餘國非誣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音恭

葉氏夢得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共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方氏慤曰以近者與人欲其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己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共御以共官爲主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以共御爲主耳御者以尊御卑之稱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

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長上聲帥色類反卒音萃

孔氏穎達曰屬繫屬連連接卒卒伍州州聚居皆有聚意長諸侯者非賢不可故因其州內賢侯爲之非州外別取賢牧也鄭康成曰伯帥正亦長也彭氏汝礪曰千里之外以下以國之體統言八州以下以國之名數言伯即取諸正正即取諸帥帥即取諸長之中八伯各有所統而又上屬於天子之老老謂二伯愚按二伯或即以三公爲之如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或以外諸侯爲之如太公得征五侯九伯魯公統徐奄諸國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甸治田賦之意采采邑所需流流移不一意方氏慤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方氏慤曰三公取陽數也卿倍公而三之大夫又三之元士又三之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衆焉彭氏汝礪曰此漢儒斟酌建官之法欲以爲定制耳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彭氏汝礪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陳氏祥道曰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合治大夫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爲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有中下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伯統屬一方諸侯有不順者得奉王命以討之使監必與聞恐其挾私專擅也蓋自古有此制孟子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武王封武庚以紂之故都而命三叔爲監皆此制先儒不得其意疑竇所由起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天子之公卿大夫亦稱諸侯受田視外諸侯且尊之也天子地方千里選賢其治但祿其人賢則世守不賢則去之無世官之之法亦不概爲世祿外諸侯則世繼然苟非其人亦必選賢更之此但言其概耳若春秋世官世祿諸人皆非古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音袞

制命服之制卷繪袞龍於服也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三公爵至隆再加一命然後服袞若後再有加恩則賜他物而不更加衣極言袞之重也下文又推言之凡天子恩賜於臣不過九命次國不過七命小國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此又明大夫命數孔氏穎達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小國次卿一命至大夫則大國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康成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考問得其定也論而辨矣然後使之使之而果足任事然後爵之爵之而位適與才稱矣然後祿之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共之衆著其賢於市衆著其惡皆本公理而示無私也畜養皆謂使近左右若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皆憫其廢而使得以其能効職不畜養之以爲僕從也遇塗弗言屛之弗近所以戒將來之爲惡者弗及以政其尤要者示弗故生非故欲其生猶望其人之自新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音潮

鄭康成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

天子五年一巡狩

周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而此云五年蓋酌遵虞書所言孟子曰巡狩者巡所守也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大音泰賈價同好去聲辟僻同

岱宗東嶽也五嶽之長故稱宗柴鄭康成曰祭天告至是也地統於天故柴後乃於山川之當祭者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諸侯存問百年者老有事則就見諸之詩以言志民情風俗政治得失皆可以徵故命太師陳之物聚於市好尚者則價昂故納之以觀好惡得失若志淫好辟則必在上者之禮樂教化不正也則命典禮考其國所用時月日憲天之治何如又同其律呂以期無失中和之意至禮樂制度衣服皆民生日用服習好尚所由得失者故皆正之陰陽和而風雨時

性情正而百爲昌志淫好辟者寡矣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不舉不順皆不祭也外神故曰舉內神故曰順土地司於神祇不敬則不能守土故削地爵位傳自先君不孝則不能承先故絀爵禮樂天子所制不從則有違悖之漸故流竄其君若居然革制度衣服則畔矣則討而戮之有功德於民謂守典奉法而能實惠及民者律爵命之等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音格

鄭康成曰假至也特特牛也自祖及禰皆一牛按天子奉天以理民巡守以正諸侯而察民隱每至必柴以祀天示不敢

尊也望祀以恭神祇欲其體天意以衛民也歸用特敬承先烈也自陋儒創為封禪之説而秦皇漢武輩不務勵治安民矯誣瀆祭其失甚矣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造七報反

類宜造皆祭名類者本非常祭類其禮而為之宜者求其無所不宜造至也凡祖禰皆告反也禰卑舉禰則凡為祖可知天子將出謂出巡諸侯出朝覲會同之事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陳氏澔曰無事無死喪冠戎之事也考禮考正使無違僭正刑公正使無偏枉一德無二心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陳氏澔曰柷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敔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孔氏穎達曰柷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命敔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命圭瓚以大圭爲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鼻勺爲龍口有流前注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御案諸侯能和民人則賜樂能征不服則賜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鬱鬯

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璧同頖泮同

命之敎然後爲學言所以有學之義非諸侯或有學或否也小學以敎未成人者郊近郊朱氏申曰小學在內大學在外由內升外以達於天子也天子小學在外大學在內由外升內以達於朝也鄭康成曰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故曰璧雍泮宮半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

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禡音罵訊音信馘古獲反

禡為兵禱受命於祖示不敢專受成于學定謀于講禮之所示文德修而不服者為逆也釋奠即舍采用幣事神也孔氏穎達曰訊生獲而可言問者馘已死而截耳者必於學者武功亦歸於文德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乾音干

陳氏澔曰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為下文乾豆三者而田也孔氏穎達曰非腊而云乾者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愚按先王蒐苗獮狩皆為衛民田而獵故因田而講武祭物藉此以脩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所言是也暴天物暴害天所生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綏如字

圍而不合猶得逸也羣雖多而不盡取不欲盡其類也諸侯畿內諸侯綏旌旃之章未殺時抗綏既殺而下之然後尊卑

以犬獵也佐車驅
出禽獸使就禽者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尉音尉麛音迷殀於表切夭烏老切覆音福

孔氏穎達曰獺一歲兩祭魚正月十月此謂十月也梁堰也豺祭獸九月末十月初鳩化爲鷹八月時尉小網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春去草燒薙以利耕秋乃及山林也麛鹿子亦凡獸子之通稱不覆巢惡傷其字乳及盡取之也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杪音眇量音亮

杪末也歲杪萬物皆成九賦皆入故周官以九式均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以地之小大年之豐耗計算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孔氏穎達曰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有九年之蓄愚按此亦大槪言之量

入以爲出
其要也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仂音勒

仂數之餘總算今年一歲之用而用其什一　御案越紼與大輅越席之越同謂輅車之索不用絲而用苧麻也三年不祭謂六宗及山川之等命冢宰攝之而不親祭也若祖先之祭則既葬即可祭但不用盛服祭罷仍反喪服暴慢肆意浩奢濫意不奢不儉中而可久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溢音亦

御案九年之蓄九年耕之所蓄食僅支三年無六年所耕之蓄則是國無二年之食故曰急無三年所耕之蓄則國且無

一年之食故曰國非其國以三十年之通而有九年之食雖有旱潦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而可舉樂極言其難也陳氏澔曰饑而食菜則色病故曰菜色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康成曰尊者舒卑者速按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惟殯葬之期臣讓於君以明尊卑大夫士皆臣也故同爲三月左傳所云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言赴弔者耳非謂士祇踰月而葬也先儒多誤會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縣懸同封窆同爲去聲

縣窆無碑繂縣繩下棺古中原今北五省地土厚葬者穴土丈餘故有縣窆之法不可以例天下也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按葬爲雨止非古也此云庶人乃不爲雨止蓋漢儒沿後世以定制如此不貳事　御案謂一志於親天子諒陰不言諸侯居廬未有命戒大夫亦致其事於君士三年廢業也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從死從生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也支子不祭解見曲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太祖始祖諸侯則始封之君大夫祀始爵者士一廟諸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同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按此文明言昭穆與太祖爲七爲五爲三而先儒拘牽衆説云止祀及高祖紛紛辨論不亦傎乎且此止言廟制非謂祭止於一二代禁人以追遠之孝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禴同

此時祭之名礿一作禴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帝也夏時帝德盛明故因以名嘗嘗也秋成薦新穀而嘗之烝衆也冬時庶物咸備故名四時之祭三代所共第其名或異而其實則同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錯舉言之天

保詩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亦爲錯舉以成文不得牽引以疑此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一作眡

天子代天地司化諸侯爲天子守土養民故其祭不同五祀春戶木夏竈火夏季中霤土秋門金冬行水也鄭康成曰視視其牲器之數在其地若齊祭泰山晉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天子所都諸侯所封其先所因之國無子孫主其後者則祭之仁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犆音特祫音合

鄭康成曰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惟犆礿各於其廟祀之禘嘗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大廟若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與此不同諸侯礿則不禘以四方諸侯各以一時朝王則必廢一時之祭也下又言諸侯礿祫與天子不同諸侯如同

犆則惟行夏之禘祭大抵一歲之中一犆一祫非如天子三時皆祫也如犆礿矣而不及禘則嘗祫烝祫若禘則必不可祫以盛夏帝旺之時惟天子可備物以合享其犆則天子諸侯皆爲春礿可詩曰礿祀烝嘗雖錯文亦以其禮然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大如字又音泰少去聲

賈氏公彥曰羊豕曰少牢牛羊豕三牲具爲大牢陳氏祥道曰天子社稷福被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一國故用少牢而宗廟亦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有所辨故亞於天子庶人則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鄭康成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繭一作蠒

陳氏澔曰如繭如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爲膚四指也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鄭康成曰故謂祭享羞祭牲愚按無故不殺禮有節而仁存乎其中矣庶羞燕衣及寢不踰牲與祭服廟敬有加而義在其內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山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夫音扶粥音育

古者二字貫全節蓋由秦漢以溯三代而言藉借也借民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鄭康成曰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異言征亦稅也麓山足也以時入而不禁與民公利夫語助辭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不征其稅所以厚賢也承上不征不稅而並及之故用夫字用民力用以供當爲之役孔氏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雖豐不得過三日田里墓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粥賣請求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度上如字下待洛切量去聲

司空冬官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地居民規畫經界也下申言之方氏慤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相其高卑燥溼察其四時物候因以得其沃瘠之狀乃量地遠近興其事而事與地相宜任其力而力有所成就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食音嗣

陳氏澔曰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寛厚之至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異齊齊去聲和去聲

材謂民之才技藝能也天地生人理同而氣化各異故必因之下文申言其義寒煖天氣燥溼地氣廣谷大川舉其顯然者鄭康成曰異制異其形象俗所好惡齊謂性情緩急異和香臭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愚謂俗有美惡不易以俗之可因者言宜宜於日用者蓋聖人以三綱五常立教而政令以一之其習尙之可

從土宜之所便者則不必盡革所以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性謂氣習之性總冒下文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衣和竝去聲趾音止粒音立鞮音低譯音亦

被髮斷髮而被之不火食生啖也雕刻題額也刻其額以丹涅之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卧則僢不火食者地氣煖不粒食者地氣寒有者其事雖異各自足也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南方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西方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北方父子嫂叔同穴無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劉氏曰寄者寓也其言

難通寄托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彷像其形似而通之狄猶近也鞮屨名履其事而知其思之所在譯釋也轉相釋而知之愚按此亦大概言之其實外域袤延風土民俗甚繁名稱非中國所知中國僅如彈丸特禮教勝之惟聖王能達其志通其欲不遽革其俗而能使之服教畏神漸次歸於治化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度待洛切樂音洛

邑即今之村堡量地勢之大小以制邑度地之肥瘠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參互相宜以便民是故邑之大小無定也無曠土地利闢也無游民職業修也食節而用有餘事時而力有餘民咸安居樂其日用之事勸於當爲之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養立而後教可行以上皆司空得人之效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

肖以絀惡

鄭康成曰司徒地官掌邦教者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徐氏師曾曰此承上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修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始知禁戒而不敢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術歸一而不敢歧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爲教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爲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推極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爲慈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使民不倍也身教至矣又恐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深淺不可無勸懲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德叛教者簡去之以黜惡詳見下文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帥音率朝

音潮與音
預屏音丙

孔氏穎達曰此論絀惡之事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六鄉皆統於司徒元日善日鄭康成曰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庠謂鄉學鄉謂飲酒也孔氏穎達曰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飲則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敎之人觀其上功而自勵功觀其上齒而知敬長俊士與之以爲榮使惡者慕之而自勵鄭康成曰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鄉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始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又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徐氏師曾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論選並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此論崇德之事論量考校也鄭康成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升之學則

身入大學矣不征不給徭役造成也使習禮則爲成士董氏師讓曰不征卽周禮施舍施舍施弛也舍無所取也司徒掌敎亦掌役故施舍屬焉周人役法凡七曰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施舍則七事皆免其施舍凡六曰貴賢能服公事老疾

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音泰適音嫡造七到反

鄭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敎虞書命夔典樂敎胄子術者道路之名學道如適道道路也詩書禮樂四時皆習而分言之者　御案曰春秋節候平調人之氣體皆舒習禮樂者有揖讓之容舞蹈之節故於春秋敎之爲宜詩書須講貫誦數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爲時久而功可專故於冬夏敎之爲宜是也順遵其成法而不違乎中正也鄭康成曰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古人之學六德六行六藝由比閭師長敎之入於小學洊升大學入大學者皆成德才矣猶恐其性情之未中和故以神瞽爲師察其隱微之疵而化之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敎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屏音丙棘如字

鄭康成曰出學九年大成學止也大胥小胥皆學官屬益中道而廢者入學亦習禮以化之王親視學恐有司化導未眞也又申敎之而不變則安於自棄故屏之遠方陳氏曰棘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雖屏之終身不齒猶爲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二不變遂屏之貴者異於賤且大學爲風敎之本故法倍嚴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大樂正即前樂正升諸司馬移其名於司馬進於朝也司馬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平聲其論如字

辨論官材核其材與官稱進士已無不賢而云賢者其材更優者也官試之以職任官則能其職矣然後爵之以位位定然後祿之葢古者鄉學敎庶人國學敎國子而鄉學所升俊選之士亦與國子同用特其材能或比堪用於鄉遂或自願試用者則司徒遂選用之而非限以一致也劉氏彝謂編氓與世族異殊誤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古以德任官爲大夫則前此非不賢矣而廢事是中敗者故生黜之而死亦貶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軍旅發卒也軍旅司馬之事而司徒敎士車甲者古者士即農農即兵平日敎養皆屬司徒至出兵則更申令以授司馬所以無不敎而用之者也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

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論去聲臝力果反

此因上文論士及有發而推及之技力執技他無長而但有技也凡執技以論力者必其實有可見之技如適四方而健於行臝股肱而能舉重汲射御而穿札輦重是也若不論力而亦有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覆舉射御者上言論力之射御此則以巧法言不貳事欲其專不移官以其他無所長不與士齒賤之恐人務末而忘本也鄉黨論齒出鄉乃不然仕於家執技爲家臣者按周制寓兵於農文武具足無執技論力之教此蓋以秦漢時民風作周制實非先王之典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辟婢亦反刺音次

司寇秋官掌刑者正不偏濫辟法也刺深察也如刀入肉周禮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旨意簡核實也有其意而無其實跡者不罪附附而入之赦寬而免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郵與尤同

鄭康成曰制斷即就也郵過也麗附也愚按必即天論必就天理而折衷以求中即過罰之微亦必與其事相麗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論量並去聲汜又作汎比音俾

君父大倫忠孝至行或事涉君父之獄必原其親義而權其至當意論己意細爲辨論不露其迹慎測謹慎揣測陳氏祥道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悉聰明致忠愛則明察與哀矜交至而民無寃濫矣若有可疑必汎與衆議衆人皆以爲枉則赦之不任己見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又總言聽訟之法比例也謂舊案輕重之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又作宥

獄辭獄吏初訊之辭成已定也鄭康成曰史司寇吏也正蓋周鄉師之屬司寇聽於王之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參聽之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又當作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愚按如上文所云獄成必無寃濫矣然王必三宥者盡其哀矜猶恐或有可宥仁之至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同刑

此言制刑之法古無刑書以義斷之作猶爲也凡作刑罰雖輕不赦欲人雖小必愼也刑之爲言侀也侀成也法一定則不可變故作刑者必盡心酌理求其至當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行去聲

析亦破也言謂法令律則成法亂名變亂名義改作改造法度左道非正道淫聲如鄭衛之音異服非禮之服奇技奇幻惑人之術奇器新異而亂正者僞而堅虛詐自是僞而辯巧佞亂德非學之正而博以濟之則人不覺其非順非而澤文

過無迹鬼神時日卜筮皆聖王所不廢而假之以疑衆則必令人惶惑而不守其正道聽風聞也此四誅者非顯有悖亂干罰之迹而實爲民心大蠹特誅之者必得其實不可以聞聽所及遽加誅戮也舊以聽爲聽訟之聽聖人於民豈有不察情僞而妄加刑殺者乎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粥同鬻中去聲孰同熟

禁戒止也理法不當爲者示禁之過可赦而此不赦者恕一人則衆效尤令不行矣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

有戎器軍器粥賣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之器度丈尺數升縷多少用器不中度至姦色以其不可用也錦文珠玉成器向奢麗也衣服飲食古農圖蠶桑比戶自具若粥於市則多曠土游民矣按聖王道以德齊以禮皆本諸躬行而法制又備則貴賤不相干巧僞亦不作奢靡無所用之亦何待一一而爲之禁此漢儒因後世之弊而竊取先王之意言之者也不時未熟則或傷人不中伐不中殺徒暴殄而無益於用譏察也異言異服恐屬姦民闌所禁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音泰惡去聲齊音齋

典禮主禮籍簡記策書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執簡而直記天子之行以示規戒諱惡忌諱之事凡天子違禮言行所當諱當惡者天子齋戒受諫誠重以自謹惕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冡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歲之成一歲政治所就即周禮天官所謂日正月要歲會也質平也奏上聽天子平量之冢宰貳王故亦齋戒贊王受質其王論定市司市從從於司會三官司徒司馬司空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休老勞農即蜡祭飲酒勞農也成歲事制國用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莫不齊戒者重天工天職也大司徒大司馬司空漢時以此爲三公此亦漢儒以意竊取舊制而言故與周禮不盡合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食音嗣

養老有三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也燕禮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屨升堂坐飲以至醉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數數畢而止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先儒謂燕禮有二饗禮有四食禮有二其儀略分隆殺此養老之燕饗食特用其名而儀不盡同　御案曰凡肅賓客祀鬼神曰享敬老如賓與神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周人修而兼用之則皇氏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爲勝蓋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

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始有醉飽之樂愚案此特言國家有時養老之禮其實王政使民孝養在於平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專恃在上養之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鄉鄉學國國中小學學大學就學中行養老禮所以教孝達於諸侯天子養老之禮諸侯得通行之無降殺也人臣拜受君命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瞽者爲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九十則不必親拜矣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粻音張 離去聲

此乃記凡優養老者之禮粻糧也異粻與少壯者殊宿肉先日而備之貳膳食之膳者爲之副貳毋使缺常珍常有珍味不離寢爲其急求易得或有所遊備膳飲以從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

制絞音爻紟音禁

制制棺也歲制歲中修而備之年愈老則制愈切所以預爲愼終之具也絞紟而用以束衣令堅者紟舉尸之單被衾則覆尸者也冒帽也古不剃髮冠制最重貴賤各別死者裁纚爲帽以覆其首後世生者亦多用帽但無頂圈後乃高其屋焉先儒誤解程子爲溫公制帽如直囊囊尸蘇子瞻譏之非過也四物易成故死而後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從去聲

杖所以扶衰五十始衰故杖雖得人不煖則衰之極養之宜無不至就其室以珍從蓋世事增華政治宜隨時損益以歸至中耆年之人所閱歷多就問以爲變通盡利之資故敬禮之如是也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孔氏穎達曰此謂年老而聽致仕者不俟朝朝君之時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畢告存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日有秩

日使人以常膳致之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與音

預齊音齋衰音催

五十始衰不任力役之政六十更衰不習兵戎之事從謂行其事與則與與之而已及則旁及之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而事固不當及之矣爵爵命賢而功懋者特賜之爵四十强仕五十乃爵必待其功德懋也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　御案曰唯衰麻所謂飲酒食肉處於內也然亦通制耳若仁人孝子豈無所以自盡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國老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東序西序以方言之右學左學以位言之國老庶老略分尊卑而

異其地不必鑿求其義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膠有糾義諸侯謂膠爲校庠序校皆鄉學天子諸侯皆有之古以德行道藝取人比閭族黨皆有師鄉三物之義幼而學之視爲固然鄉大夫以時飲射讀法董勸之有成就者入於庠序考校無差乃貢諸天子凡鄉飲讀法入學釋菜等事無不行養老之禮此言大小左右及三代不同葢採先王之制而誤會其制說者又委曲傅會向名義斤斤爭辨非也所以後世視學第爲虛文以其本原未講耳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冔火羽反

皇收冔皆冠名其制無考此言自虞至周皆以養老爲重皇冔冕皆冠之貴者言鄭重其事也知其義不必區區向冠服辨究葢古衣服制已不可行矣引年二句入下段遵 御纂爲是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

期不從政

御案引引伸之義由國之養老而推之凡國中之老亦必使之得所如八十九十及廢疾需養者皆恤之將徙來徙二者又因不從政而連類及之也方氏慤曰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王政恤之徙於諸侯自我國而往者以其將去預恤之來徙家自他國徙家於此者初來皆非素習故期不從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少去聲矜鰥同

孤顧也顧望無所瞻依獨單也又獨獸名似猨而大食猨猨性羣獨性特故惸獨取象之鰥劉熙曰愁悒不能寐目恆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寡倮也倮然單獨餼廩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瘖音音跛彼我切躃音璧斷音段侏音朱食音嗣

孔氏穎達曰瘖不能言聾不聞聲躃不能行斷肢節解絕侏儒容貌短小此等既非無告不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其器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御案曰淮南子云伊尹之興土工也修脛者使跖钁強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即各以其器食之之意愚案此亦言其概耳所以設法周全之者正不一途勿泥視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行戶剛反幷一作幷挈苦結反

鄭康成曰道有三途遠別也於途中而隨行鴈行不相踰廣敬也雜色曰斑孔氏穎達曰任有擔負者幷分老少幷輕則幷與少者老少幷重則重與少者輕與老者此亦謂北方道路不可以概天下要貴避嫌敬老可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君子以位言之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有采地者可以備器而假未成祭器而爲燕器皆慢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億於力反

御案曰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里廣十里則九千畝縱十里廣十里則九萬畝縱十里廣百里則九十萬畝縱百里廣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縱百里廣千里則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漢儒硬爲此算法是也若論其實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即可授一餘夫此方田之法所以爲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其井而方之也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

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因前九州千七百國之文而約計其地皇氏侃曰千里而近者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不滿千里千里而遥者其地稍遠不僅千里也愚按由北而南自恆山至南河至江至衡山近遥不一約計得三千里由東而西自東河至東海至西河至流沙近遥不一亦約計得三千里此皆以其邊徼言之而其中未及蓋亦各千里也故結之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境之內斷長補短東西南北各得方三千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萬億畝又一萬億畝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此則方千里者十二蓋南由衡山推及以外東由東海以推西由流沙以推皆曰千里而遥則與孟子所指當時千里之國異故廣狹不侔也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舉一大國而概言田畝之實以申上文三分去一亦大概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

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謂自昔至周今謂漢時也自黃帝至三代無不以十寸爲一尺言周尺以該前朝也步謂步田步里尺皆十寸而丈田里則古去一尺之二漢去一尺之三寸四分惟古今丈計田里不同故古者百畝百里較漢時爲多東田詩曰東南其畝順地勢及水道也此言東田葢以東方爲生物之本而名其田猶言腴田也 御案曰此申前制農田百畝之意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閒音閑

孔氏穎達曰此論畿外建國之法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方百里者三十公國也方七十里者六十侯國也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伯國也周氏諝曰所謂封國之數非實有此國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是也名山大澤廣遠不以封不專屬何國也其餘謂封國所遺之田地方氏慤曰有功者取於閒田巡守之禮有功德于民者加地是也削地者歸之閒田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御案曰此此申前州二百一十國之實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御案曰此此申前縣內九十三國之實國即公卿大夫食邑所謂祿也其餘以爲賓喪祭諸用所出愚按天子畿內千里其封國無多周時之大略猶可考此以封國多少核計畿內之地能容若干然竊意王者家天下畿內千里亦特大概言之

周末東西周分據天子猶自有地未必盛時恰止千里豈凡天下之名山大川不以封者皆天子所有也此記以開方法計而曰封方百里七十五十云云核之實不盡合是漢儒之拘且陋也必一一而求其合亦難以見諸施行存而不論可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食音嗣

御案此申前諸侯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制應氏鏞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爲之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致擁利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按此言食祿大概亦不如孟子所言之簡盡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上監如字下監平聲

篇首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者方伯即以諸侯為之方伯得專征伐恐其擅命故有三監此古制也然則使三叔監殷武庚不特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且待以方伯而前人不察以為監督之誤矣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去聲朝音潮

湯沐之邑言備其沐浴之費謙詞也視元士湯沐邑之廣狹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諸侯畿外諸侯大夫天子公卿大夫使必有德爵必有功凡諸侯之子命於天子乃稱世子不然則否君薨其子初立未奉天子命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三年喪畢天子命之爵始為公侯天子之大夫且不世爵何況侯國若其先有德則世祿而已周衰不然故亂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御案冠以昭成人昏以正男女喪以愼終祭以報本鄉飲以崇齒德相見以正交接六者所以節民性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以齊其家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則達於鄉國七者所以興民德也事爲導民以所當爲異別教民以所當辨如親疎貴賤之等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恆異別有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八者皆以防民之淫也按此亦漢儒綜括前代禮制大意而言五禮不備舉而增鄉相見五倫增長幼賓客八政亦不該括葢其於聖人本末之道未知而雜取見聞以成斯篇故當分別而觀取其是者不可斤斤拘守其說也

附解 古時藏書甚難國家典禮存於王府民間罕有成書卽諸侯之國亦少全籍惟魯備六代禮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他各國記載第記其本國之事他邦之事來告乃書或有所聞傳記不實故晚近之書今可見者往往事蹟錯出或文義

不同又王朝大經大法有妨於後世者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之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第聞大略何況秦火以後典籍淪亾一二好古之士記其聞見而小戴採爲此篇其時周官未出先王政敎之實當時不行特書其大概而先儒必一一鑿求亦見其不達矣其所記爵祿田里在後世已必不可施行即巡狩學校養老等事先王正本清源之道無有而徒踵舊文亦多窒礙如漢代臨雍講學但飾儀文何嘗實有善政第大致猶存亦有斷不可廢者要在得其大義隨時處中以善世宜民斯爲善讀是書者也

禮記恆解卷五終

禮記恆解卷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月令

王者承天理民凡事無不當法天而授時尤重周公兼三代而立法一年歲功月正歲正懸法象魏民閒當有錄記之者故遂流傳成書若夏小正王居明堂禮類是也商周建子建丑不同葢以子丑月受朝賀息農功如今年節其民事仍用夏時周禮月正卽建子月歲正卽夏正也前人不得其解遂增疑竇卽如秦以亥月爲歲首然民事亦用夏時此篇本呂氏春秋而加變易較夏小正獨詳雖其中不盡可行而後世本之以授時至今遂成典禮是此書之

爲益不少歷代治歷藍本此書參以夏小正易緯通卦驗逸周書時訓等屢有增省至我朝而其義大備此篇雜引先王政事不專紀時其中多有不可行者當分別觀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參本如字今讀作森句音勾中去聲篇內竝同蔟音湊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日月一歲十二會而周十二辰獨言日者日爲陽光統陰而成歲功也鄭康成曰孟春之月日月會於陬訾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星遶之此星昏而正中可以營建宮室故曰營室此據記者當時言之立春之後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其實以歲差之法考之隨時漸遠不常如此也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爲白虎之身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鉤爲蒼龍之身十干以配五行春於行屬木帝出乎震主於施生故其日甲乙日卽帝之意非每月紀日之日也五行之氣宰之者爲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是也分司者爲五神句芒祝

融后土蓐收元冥是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後世以五人帝配五天帝以重黎句龍該修熙五人官配五神謂其功足相埒也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東方蒼龍七宿象如龍故凡物之有鱗者屬木人聲有自然之天籟而五行應之比而和之日音節而宣之爲律五音六律廢一不能成樂而此言其音角律中太蔟者春則木旺木之聲清於土金而濁於水火律中太蔟以立春月中氣而言律呂以調陰陽之氣木氣盛則角音爲多自然之理氣也鄭康成曰太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言陽氣大湊地而出數本於河圖天三生木地八成之獨言八者舉其成數也在口爲味在鼻爲臭酸木之味羶木之氣也方氏慤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春生爲陽出之時故祀之木在臟爲肝脾屬土木盛則尅土祭之物先脾爲其木盛而養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卽物情以記時候也振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五日爲一候每月有六候此篇有止記五候者有不足五候者此書主於記古之遺制非若夏小正等書專記時候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

與羊其器疏以達

天子坐明堂南面出治此言每月所居不同謂開居以順時氣也室名靑陽取東方靑帝陽生之義左个左夾室當寅上鸞靑鳳故靑路曰鸞路載建之車上倉蒼同服冕佩飾麥金穀故金旺而生火旺而死羊兌畜亦金也金恐尅木故食以制之疏以達孔氏穎達曰刻鏤爲文使文理麄疏直而通達黃氏震曰象陽氣之射出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先去聲齊音齋帥入聲篇內並同還音旋相當並去聲

孔氏穎達曰凡言是月謂是月之節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天地之氣分布四時其始至也王者必迎之至敬各於其方以其帝在焉爲壇於其方之郊而祭之還反卽體其意以施政令賞先貴者以其有共襄德惠之責也德令無時不布不和特此時更命相申之布欲其遍和欲其洽慶吉禮惠賞賚又申之曰慶賜遂行毋有不當言不後時不濫鈌也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離如字貸忒同

典禮掌之太史至時特申命之耳典大經不易之禮法則有時變通者故守與奉不同日月星辰之行又典法中之至重者徐氏師曾曰宿守其次離去其次經紀鄭康成曰天文進退度數初謂聖王推步之舊法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參音驂帥入聲推吐回切勞去聲

元善也孔氏穎達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以上辛之時郊祭天而配以后稷以祈穀郊後擇元辰躬耕籍田陸氏佃曰參參乘保介車右保君而甲者御御者置耒耜於保介御者之閒即爲親載帝籍者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與民之公田異周禮甸師耕耨王籍即帝籍推執耒而進之以三以五以九以貴賤差勞逸也耕陽事故數奇不

及大夫以其卑不必預拘其數也旣耕而宴飲以勞羣臣大寢路寢御侍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旣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上上聲術音遂相去聲阪音反濕音習畯音俊

天地之氣無日不交也特當春而陰陽和平若和親相濟者然故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草木萌動是其兆也王者及時布令勸農田田畯農官之屬舍東郊下文所謂躬親之封疆井田之界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邅高曰丘平而可陵曰陵陂而不平曰阪水所行曰險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所宜若山林宜皁川澤宜橐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溼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必躬親之焉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然後地事成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旣飭馬氏晞孟曰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順春陽之動故命樂官之長入學教國子習羽籥之舞
樂必有舞和暢四支且習容觀必與樂相應而中節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夭烏老切　骼音格　胔音漬

祭典一歲當祭之禮皆修明之有春當祭祭者尊皆不用牝山林川澤卑故可用牝惟正月禁之以方妊也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已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獸子之通稱毋聚大眾置城郭爲妨農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此皆以順天地之仁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天以好生爲心春生之時而稱兵逆天故殃也若人伐我不得已而應之則可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彭氏廉夫曰天道即上文春氣時令之類地理即上文農田土地之類人紀即上文禮樂賞賜之類此三句總結上文方

氏慤曰此古今所同也孟春一歲之首故於此特言之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猋音標莠音有摯音至種上聲

天時人事理氣相通人君奉天出治令悖而天道應之有必然者顧其遲速大小不可必定此篇一舉其概以明其理謂爲妄者非必執一定以求之亦泥要之人君敬天履道則庶徵協矣下倣此高氏誘曰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草木槁落不待秋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木仁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總至而荒穢滋生春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孔氏穎達曰爾雅扶搖謂之猋謂風之迴轉也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種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

祭先脾

鄭康成曰仲春之月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廣十六度孔氏穎達曰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建者井三十二度斗二十六度不可的指而弧星有九近井之南十六度形如弧矢曰天弓建六星近斗之北十六度狀如連珠曰天旗故舉以定昏旦之中也鄭康成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言陽氣適中相夾而種生萬物餘見孟月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陽氣和而雨始多水倉庚郭景純曰鵹黃也鷹一名鷞鳩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爲鳩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陸氏佃曰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中央大廟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少去聲

馬氏晞孟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御案養幼少專指人對後養壯佼衰老言春養其幼夏養其長秋養其衰順時令也諸孤尤幼少中之宜恤者方氏慤曰無父何怙有亾之道故以存言之

擇元日命民社

社有大社國社侯社民社社之別此專言民社也元郊特牲言日用甲用日之始後世則避甲而用戊命民祀土神以祈年言社則該稷矣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省悉井切囹音零圄音語掠音亮

蔡氏邕曰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指出入皆罪人所舍也方氏慤曰囹圄不可去故省以察之桎梏可脫故去以除之肆掠行於吏故毋以禁之獄訟作乎下故止以息之應氏鏞曰肆掠任意督箠愚按皆以順生生之德而施仁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禖音媒韣大力

反

元鳥燕也春入巢人居而字乳故於此祈嗣高禖古媒氏之官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帶弓韣授弓矢求男之祥也後儒因此節謂元鳥生商乃簡狄從帝祠高禖不知古今有不由夫而娠者史傳可徵三代之生皆不偶神聖鍾靈亦理之常何槪以爲妄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先去聲

馬氏融曰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也古法子午時皆十刻餘皆八刻故百刻今時憲書皆八刻故晝夜共九十六刻要之分至原未嘗不同也雷出自地陽日浮盛故奮空而有聲揚光發越故激射而有電蟄蟲感陽而蘇啓戶以出陳氏澔曰不戒容止房幃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槪度音杜量音諒甬音勇槪古代反

因晝夜平而更審其所當平非前此不然也同無異鈞平也角校定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少上聲

舍居止處也出耕於野少居都邑所謂厥民析也門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闔扇所以安身寢廟所以事祖惟此恐有不修當乘閒修之其餘則否恐妨農事也大事大征役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御案流曰川瀦曰澤皆水之自然者堰曰陂鑿曰池皆水之人爲者水利便農山林育物皆須順時養之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如字平聲

陸氏佃曰言鮮者以下文言不用犧牲嫌於不殺見小祀用牲唯開冰也獻羔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寢廟乃後賦之　御案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

限有限者以祭定之無窮者以薦仲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樂正孟春已習舞而此又習之陽和盛而將釋菜先師故天子帥臣下皆往釋菜菜字說者不一愚按郎詩釆芹採蘋之意而以薦也火文明之象而丁則火之成數故用丁習舞以順陽氣既乃習樂則不止舞矣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祀如字

孔氏穎達曰此謂祈禱小祀也若大祀自依常法 御案時當生育故但用圭璧而以皮幣更犧牲蓋以用獸之皮爲用牲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高氏誘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殺戮故寒氣至而寇兵來伐冬陰縮殺陰氣乘陽陽不勝故麥不熟而民饑饑故相掠夏氣炎陽而行其令火氣勝故旱熯方氏慤曰仲春向於成矣而陽不勝故不熟螟食心夏德在火而心屬焉其害亦以類而已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戸祭先脾

鄭康成曰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胃西方土宿三星鼎足廣十五度七星南方陽宿七星如鈎其廣七度牽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腹一尾其廣亦七度河鼓三星直建牛上若牽之者故曰牽牛不言牛而言牽牛牛星稍細牽牛明大易見也鄭康成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物皆去故就新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鴽音如虹音紅見音現

桐有數種鳳棲之桐花紫而不實葉大如盤仲春乃華田鼠嗛鼠鴽一名鴾鶉雄曰虹雌曰霓映日而生朝西暮東萍有

數種大者曰蘋小者曰萍小如豆柳絮入水所化又種大而有叉缺一名荇菜又名接余四物皆陰類爲陽氣所化而華而化而見而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右个張氏慮曰當辰上三月位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如鞠之黃王后將親蠶而天子以此衣告先帝后統於君親蠶以供祭服告先帝以克勤婦職之意而祀先蠶不待言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覆音福鮪音偉爲去聲

舟牧主舟之官天子將乘舟漁以薦鮪恐有缺漏故反覆視之至于五以示愼鮪似鱣而長鼻口在頷下體無鱗甲大者

爲王鮪小者爲鮇鮪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魚以祈麥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句音勾內入聲

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不可以內當宣布恩惠以順陽氣之發越下文卽其事也方者曰倉高者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此亦大概言順時育物之意其實布德行惠恩周於百姓禮隆於賢才無時不當然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上聲行如字道去聲塞入聲

司空掌邦土故命之以預防水患下水上騰水氣上浮御案隄以蓄水防以止水溝以通水瀆以受水而溝上之路亦田畔之水所由以入溝者內而國邑外而原野皆疏通之毋有障塞所以備潦而於疏通之中寓瀦蓄之法

田獵罝罘羅綱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罘音浮翳音噎餧音偽］

［鳥獸方孕乳或傷之則逆天時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綱小而柄長曰畢翳射者所以自隱餧獸之藥毒藥也九門蓋天子城門記者以當時之制言之］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植音治籧筥同音舉齊齋同鄉觀並去聲省生上聲共供同］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桑柘蠶食也鳴鳩斑鳩是月直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戴勝鷗鳩爾雅云部生於桑織紝之鳥也降者若自天來重之此蠶將生之候曲薄也所以藉蠶植柱也所以承曲室謂之籧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葉東鄉以迎時氣后妃特親視不常蠶也常養蠶自有世婦等婦女即養蠶之人毋觀去容飾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供祭服特言郊廟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量上聲監號並平聲

工師司空之屬官方氏慤曰五庫以五材而得名金鐵之類皆不離五材也不謂之材而謂之量以材各有所受也咸理使之各治其事日號恐或惰於事工固有巧然過巧則淫故因其作而戒之孟冬又因其成而戒之鄭康成曰良善咸皆也悖逆也時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奠體之屬蕩動之使生奢泰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前既習舞習樂此又大合之以成春氣太和盈也凡聲陽也春陽之中大合樂於此中聲之所止也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累上聲

累牛父牛騰馬父馬牡本遊也遊牝以就之使其孳生駒新生馬犢新生牛犧牲體全而色純者書其數以備用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音那磔音責

鄭康成曰此難陰氣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敺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郊之神所以畢止其災愚按自子月陽生至巳月而陽亢亢則為災木火之氣淫而生癘故難以袪之裂牲曰磔祭祀曰攘畢春氣使春氣無㫄泄而生火以長養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竝起

高氏誘曰春行冬寒殺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上聳曰肅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多疾疫雨澤不降故山林所殖不收行秋金之令金者水之母故多沈陰為淫雨又金為兵故竝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中呂之中仲通

鄭康成曰孟夏日月會於實沈斗建巳之辰夏大也物盛而長大也畢西方陰宿八星狀如掩兔之畢旁一星爲耳白虎性猛故以畢制之其廣十七度翼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宿婺女呂氏作須女婺須皆女賤者之稱四星如箕廣十一度鄭康成曰丙之言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孔氏穎達曰丙炳丁成也炳明於丙大成於丁　御案炎帝天火德之帝祝融天火氣之神吳氏澄曰南方井鬼等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鄭康成曰三分宮音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之中呂者無射之所生陰律爲呂呂助也孟夏陽亢之時而火生焉火在先天爲陽後天爲陰月値純陽而陰火司長養宣助陽氣陰含陽中故曰中呂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言七舉成數孔氏穎達曰火燒物則焦焦則味苦夏陽氣盛熱於外祀竈從熱類也蔡邕獨斷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而東設主於竈陘陘竈承器之物也以土爲之祭先肺者火盛尅金金者先天元氣不可傷故祭先之以養金氣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螻螻蛄一名螻蛄聲似蚯蚓亦謂之土狗蟈蛙也王瓜鄭康成曰萆挈也方氏慤曰至陰之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感火之味而成爾雅不榮而實曰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駵音留

明堂左个說見仲春騂馬黑尾曰駵色淺曰赤深曰朱鄭康成曰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食之以安性也愚按菽豆之總名屬水食之以其制火雞巽畜食之以其助火蓋火為陽中之陰長養賴之而亦惡其太盛故調之使中和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先去聲齊同齋還音旋說音悅

不言帥諸侯三公九卿內卽有諸侯也應氏鏞曰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則封於盛夏古之

制也蓋封爵以夏時而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特其功之常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二時者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禮樂以導中和陽盛之時恐有偏駁故命習合之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去聲

陳氏澔曰太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賢良以德言遂使之得行其志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選而用之也當其位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壞音怪墮隳通許規反

孟夏爲純陽之月物之長且高者當益繼之增之以順陽氣毋使壞墮起土功發大衆皆逆天地而妨民伐大樹亦壞墮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暑之始也

絺細葛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行爲勞竝去聲

既命野虞勞勸又命司徒循勉皆欲民毋或失農時也休于都則怠廢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先王四時之獵皆爲田而然故曰田而夏時之田爲苗除害尤不可傷長養之氣也故曰毋大田獵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康成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方氏慤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藥之采不必皆在孟夏而蓄藏之時可采者爲多靡草牟不食草也生於冬死於夏百穀

各以其初生爲春成熟爲秋刑就上言罪就下言順長養之令故薄刑小罪立卽斷决之輕繫罪輕而繫以待訊者小罪薄刑原不可以久羈至此尤加意耳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長上聲

后妃親總蠶事蠶事既畢內外命婦獻繭於后妃后妃乃獻諸天子於是天子乃收繭稅葢命婦等獻繭之外餘得自入復量其受桑之多寡稅其什一以正供之繭有限不足供郊廟之服也貴賤長幼如一者皆以桑爲均齊其勤惰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直又反

鄭康成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君臣燕飲以通情而禮樂節之鹿鳴天保所以歌也亦順時慶賞之意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數音朔 蝗音皇

雨謂之苦以其太甚而爲人所苦雨以滋穀而苦則反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在內者在外入內求安象秋氣之斂藏也感肅殺之氣故蚤枯大水冬之盛德所在春木盛故蝗殘其末不實亦榮於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亢音剛一音抗蕤人誰反

鄭康成曰仲夏日月會於鶉首斗建午之辰東井一名天井南方木宿八星狀如井字故謂之井廣三十四度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彎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蕤賓陽極而陰生草木委蕤而柔陽始衰而爲賓也鄭康成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螳音堂螂音郎鵙古役反

鄭康成曰螳螂螵蛸母鵙博勞反舌百舌鳥方氏慤曰暑極於季夏此時尚小螳螂與鵙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百舌之鳴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張氏虙曰當午上午月位正南向明而治故曰明堂

養壯佼

壯形體壯盛佼美好養者愛護之意各就其材能而養之使成成以順長養之令非必他爲之加禮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

鞀鼗同鞞音禆竽音于箎音池柷音祝敔音語

孔氏穎達曰鞀或爲鼗鞀柷竝見王制鞞小鼓在大鼓旁以禆助鼓節鼓廓也張皮冒之其中空廓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謂如箎六孔簫編二十管長尺四寸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竽汙也其中汙空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也卽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廣雅云八孔先鄭云七孔箎嗁也如嬰兒嗁許氏愼曰女媧作簧隨作笙

陳氏祥道曰詩言左執簧非笙中之簧也孔氏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大者曰鏞磬聲堅罄罄然大者曰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陳氏澔曰修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學習調調和音曲飭整治之也將用盛樂雩祀故謹修之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爲去聲

鄭康成曰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自鞀鞞至柷敔皆爲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陳氏澔曰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后稷句龍之類方氏慤曰此言大雩帝後言大饗帝雩以祈饗以報也雩不必皆於帝雩於帝然後爲大雩饗不必皆於帝饗於帝然後爲大饗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許氏愼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高氏誘曰雛新雞也含桃櫻桃也黍火穀櫻桃春熟而其色先得火氣故配食之方氏慤曰必謂雛者雞以雛爲美也配菽食又曰雞者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嘗爲暫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挻重囚益其食艾刈通暴入聲灰呂氏春秋作炭

此月藍始可別而不可刈惡其傷長養也毋燒灰草木未成也毋暴布麻苧之屬方長暴之恐傷其氣門城門閭里門毋閉順陽氣布散於外也關要塞市人所聚毋索不征稅挻緩也孔氏穎達曰益其食增益囚之飯食恐瘐死傷長養之氣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成故不使同羣拘縶騰躍之駒止其踶齧班布也言駒不言犢以牛性順無事乎縶之馬政若周官趣馬簡其節巫馬治其疾校人辨其屬廋人掌其閑以及圉師所教圉人所養皆是馬政有常星馬在午故此月尤重之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齊齋同和去聲

至極也晝極長而夜極短陰生於下陽極於上陰陽交爭死生分謂其機自此分君子必齋明其心禁戒其欲掩身以敬其居體毋躁以靜其德聲色易蕩搖心志以節之毋或進毋許進御也滋味厚腸胃滯陽而助陰故薄之和即滋味濃厚之意者欲引於外心氣亂於內節之正所以定之靜事不擾毋刑不助陰而害陽也晏陰者陰所以成陽非害陽也安靜以順陰氣正欲其成陽之功故曰定晏陰之所成也此節及仲冬日短至當細玩確有至理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堇音謹）

鹿陽獸夏至感陰生而角解　御案蟬最大曰蛁青小曰蟄有文曰蜻五采曰螗楚名蜩宋名蝘陳鄭名蜋蜩齊魯名[illegible]蜺關東名蜓蚞先伏土中脫殼而出見日則鳴日陰則止半夏實圓色白性燥烈感陽盛故生木堇朝榮暮落微陰喜附盛陽故不久也方氏慤曰言木堇以別於堇草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以處臺榭

南方火旺之地火旺時用火則旺而又旺反爲災患居高明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螣音特

御案雹陰脅陽故雹中虛凍陰奪陽故凍上實不通冬閉塞也暴兵水戰火陰勝陽也五穀晚熟生氣促也螣又名蝗百言其多鄭康成曰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康成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斗建未之辰也柳南方上宿八星廣十四度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爲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爲帝座左一星爲太子右一星爲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也奎見仲春鄭康成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林大鍾衆也萬物聚盛之時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蟋音悉 蟀音率

至極也陰火長養萬物氣著於風至此而極蟋蟀蛬也生土中此月羽翼始成未能遠飛故居壁其類不一促織斯螽蜻蛚莎雞但以大小青黃為別隨時隨地而異名鷹鷙鳥以膺擊物故謂之鷹學習始搏空也螢火蟲一名即照耀夜景天熠燿丹良丹鳥夜光宵燭燐皆是木氣之餘乘火而化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當未上六月位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葦于鬼反

四者甲類秋乃堅成作記之人誤以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不言是月煩細之事且非比一月所為也說文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鼉皮可冒鼓黿可為羹言伐以其暴惡難取言登尊異之言取易而賤之也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作器物葦荻之小者可緯以為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共音供 爲去聲

四監四方主山林川澤之官言百縣則非止畿內出合收蓄之草木方盛恐民務薪燎而輕斬艾故令四監飭民上供堪給養犧牲者下申言以祠以祈爲民而然則不藉以擾民可知旣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神佑民而靈言神尊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宗廟社稷內事故言靈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貸音二 等給呂氏春秋作等級

鄭康成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良善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爲宜也方氏慤曰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兩相雜貸兩相貸五色不及白以所受者爲本

也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王建太常諸侯建旂所以別旌旗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斬絕之伐傷之傷長養之氣是月中央土孕養秋金以禦火氣故不可興土功以耗土氣合諸侯以下皆安靜以養之也發令而待發令使民待命農事恃長養以成功不養土氣則農事將敗曰神農者以火德長壽炎帝主之也違天長養之意故有天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溽音辱薙音替疆其兩切

陰火盛故土潤而蒸熱爲溽暑溽溼意薙芟草也燒所薙之草而行水以漬之利以殺草以下復申明燒薙之事熱蒸水草可以糞田使肥蔡氏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陸氏佃曰糞能厚其力美能善其性鄭康成曰土疆强㯺之地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欬苦代反隼息允反鷙音至

季夏穀垂成矣春氣反發之故方鮮而落春木主風風火相摶故民多欬疾遷徙亦風火相煽不寧之意盛夏水漲金生水者也又助之故丘隰皆水潦金氣殺禾稼故不熟兌金爲女金被火剋故女疾冬陰閉故風寒不節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文王八卦方位坤在西南土雖運於四時而夏秋之間實爲戊己中土遞運及金故於此時陳之自天地定位郎有五行

五行之精是爲五帝黄帝卽所謂黄老也精在天而質在地后土則司氣質之神土乃先天虛無一氣凝而爲塊者土之質非土之神也神藏於質質不足以囿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卽得眞土之靈以爲性命其義甚微仲尼下襲水土卽此前人多未見及今略言之人爲倮蟲之長天地之心秉土德也黄鍾之宫陽生於土而成於土一陽在子老於乾八十一之數含元氣於方生土爲中氣渾厚而音濁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甘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復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穴皆開其土以取明雨霤之謂之霤後世開牖則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爲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火也用所由生金木水火之祭皆用其所勝而土獨否者土以生爲本祭其所由生養土之義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黄駵載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圜音圓 閎音宏

高氏誘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室季夏居明堂右个矣而此又云然者應中央土之義鄭康成曰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黄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謂中寛象土含物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蓐音辱

鄭康成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斗建申之辰翼畢見孟夏建見仲春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肅然改更秀實新成 御案少皞天金德之帝蓐收天金氣之神金天與該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吳氏澄曰西方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夷則者大呂之所生夷平則法也萬物既成可法也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以成為功也金在氣則腥在日則辛也張氏虙曰塞向墐戸至春而出戸祀其出也萬寶告成至秋而入門祀其入也金尅木故祭以養之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至來也金氣寒凝故風涼而雨漸凝為露白金色也蟬類甚多蝤蠐所化小而色紫者春鳴胡蟬也首方廣有角如花冠五月鳴聲清越馬蜩也又鳴聲雄狀始終一聲蠽也蜩也小而青赤七八月鳴寒蟬啞蟬也末得秋風不鳴其聲淒急又有大而有文額廣且方曰蜇小而有文曰蜻蛚似蝗而小黑色有角翅善跳者其名稱不一此言啞蟬始鳴也鷹殺鳥於

大澤之中四面陳之謂之祭鳥馬氏晞
孟曰鷹至不仁猶祭然後食而況人乎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駱音洛

總章秋成萬物章明化工故名西室爲總章室鄭康成曰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木穀而實於秋金尅木實所以成之食麻取斯義也犬艮畜金非土不能生土非金亦不能成相需爲義故食之也廉利也金斷制之義深象天地之氣得金而深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康成曰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

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將好惡竝去聲

才足以將物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簡擇士中之俊桀者而使練習之有功可必其成功者不義虐民悖上者暴殘虐慢傲肆秋令肅殺然殺之乃所以生之王者之好惡亦然順遠方順其所好而去其所惡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繕市戰反搏音博創平聲折音舌審斷之斷音段嚴斷之斷音鍛

法制隨時脩正豈必斯日下各事亦然此特言順時更加意耳治獄之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繕囹圄以防湫隘姦狡詐邪不正搏擊之執拘之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瞻察視審之欲療而生之也端端心無私徇平刑無反側惟戮有罪而已嚴者愼重之意贏餘也天地之氣肅殺然殺者所以生之故不可使肅殺之氣有餘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穀稷也獨於稷言穀以稷爲五穀之長言嘗新而不云牲貴穀也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坏音培

秋而萬寶告成故始收斂完脩補之謹疏通之備水潦或漲溢爲災坏猶培也皆順秋成之意使完固耳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去聲

此亦概言順金氣收藏之義耳若有大功當封大事當遣則亦不拘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水王於冬金所生也行冬令則子洩母氣陰不能成物當云陰氣不勝而云大勝謬矣介蟲冬元武之屬戎兵 御案兵戎亥中北落師門主非常兵寇也鄭康成曰旱雲雨以風除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瘧疾寒熱所爲者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觽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觜音慈觿音攜

鄭康成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斗建酉之辰也角二星爲蒼龍之角十一度七度入辰八度入卯占兩宮之界牽牛見季春觜觿三星如蘂其度最狹漢魏猶二度至明止半度今時憲書乃十度者葢觜在上參在下二星同體古法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參足更展觜已無度而二十八宿不可缺其一故先參後觜則以參度屬觜其實一也鄭康成曰南呂者太蔟之所生南任也陰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方氏愨曰盲者閉暗之稱酉闔戶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陳氏澔曰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此言來自北而來南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方氏愨曰羞謂所美之食養之以備冬夏小正作丹鳥羞白鳥則言飛螢食蚊不必牽混可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

與大其器廉以深

張氏虙曰當酉上八月位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

此等事王者早有養老定制至此日感天地衰謝之意而思及衰貧之人更申明布令也几杖以安之麋粥以養之授特授之行徧行之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此亦本有定制特更申明之恐有不循其故者將近授衣之時須預飭之文繡祭服文畫也祭服畫衣而繡裳衣服則謂朝燕及他服具飭句領下文命服重故先舉小大長短各隨其人以爲量而有定式故舊制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當去聲橈女教切

金旺於酉斬殺之時而或不當則傷天地成物之意故有殃申命鄭重之意百刑非特斷獄恐枉橈凡斬殺皆留有餘之恩枉不直謂屈其直者橈挫折謂以刑恐而挫之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行中當並去聲

於鳥獸肥充之時省牲以致其敬宰太宰祝太祝主祭祀之官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視全具恐毀傷也察肥瘠恐失養也物色騂黝之別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方之色比類比附其色之類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言上帝以該百神其饗庶幾其饗敬慎之辭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難儺同

此難難陰㷉之氣也秋金實爲乾光此月已四陰矣而暑熱之氣不除乃陰火邪㷉害將及人故難以達秋氣鄭康成謂此月斗建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者亦一義也麻始熟故薦之其義見前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竇音豆窖音敎

周制冬起土功此乃記者以秦地言云可以者農事
初畢亦可爲也竇地圓曰竇方曰窖圓曰囷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趣音促畜音蓄積音恣

趣民急趣之也孟秋命始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既成而收斂不可緩菜以佐穀故畜之凡物皆多積聚以備歲用北方以麥爲常食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坏步回反涸戶角反

日夜分如仲春雷乃陽威故陽壯而發聲陰壯而收聲坏益也益其蟄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乃墐塞之始涸漸涸非盡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方氏慤曰鈞三十斤石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之

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知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此亦舊有定制特更申正之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去聲

易不重征以難之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賄由商旅而致民便於財則上用足而百事可成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此因上文言衣服城郭宮室財貨等事而總言以戒人也秋成之時大事可興然必毋逆一定之數不可逾制必順其時不可違天必因其類不可侵越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陰所以成陽也秋雨不降宜枯而反榮則物不成矣有恐方氏愨謂少陽之所動是也陽亢故旱當藏不藏不當生而生

皆陽不收斂之故水泄金氣故風厲而爲災雷激而先行草木感而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射音亦

鄭康成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斗建戌之辰也房東方陽宿四星直下微曲廣六度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柳見季夏鄭康成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射厭也九月爲剝卦陽益消陰益盛然窮上返下一元未嘗稍息故無厭斁也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蛤古答反華音花

鴈本北方之鳥生於陰而能從陽故此書重之而屢記之八月來始向南未全至也至此則全來如賓之集爵飛陽物也蛤無陰陽牝牡而能生珠一於陰也陰須陽化故爵入海爲蛤也陳氏澔曰鞠色不一而言黃者秋令在金金有五以黃爲貴故鞠以黃爲正也禽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 御案祭仁者之事也豺獺鷹不仁之物其言祭貴仁也獺言祭不言戮春生仁也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戮於是始可用也於鷹言戮猶不言禽豺乃明言戮禽於殺不忍遽

盡其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康成曰西堂北偏張氏慮曰當戌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內納通務內收斂財貨蓋天地成物之候內之正以爲將來發之之地非務殖也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宣出任其宣露而不收藏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備猶盡也冢宰命民盡收斂無有宣出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周知歲收豐歉乃可以制國用帝籍藉田所收以供

祭祀重其所入故名倉

日神祇敬也飭正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

皆入室

秋成天氣寒凝王者命有司示百工休以恤之

百工休亦大概言其有不可休者固聽之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去聲

凡竹聲爲吹金旺剋木之時恐管籥

不諧故令習吹以諧聲而將行饗也

是月也大饗帝 句 嘗 句 犧牲告備於天子

嘗秋祭之名大饗帝以報成功而因命概舉秋祭告備先期

告而始行祭也嘗祭於季秋葢記者據秦禮言之非古也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

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古無此制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此月爲歲終故制此法合

諸侯制百縣令諸侯同飭百縣葢彷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於邦國都鄙之意以行於十月來歲受朔日及諸侯稅民輕重之法皆自此月爲之以待至貢職之數則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可以給郊廟之事而已天子無有所私時井田已開貢賦非古故如此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周制寓兵於農四時田獵兼習武事此亦秦法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亦不必秋時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此亦據秦法而采古制以文之不可以周禮證也僕戎僕及馭夫七騶趣馬也七騶亦秦制駕馬而載旌旗若司馬職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等而旌旐不盡如古制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誓衆以軍法并夏楚也搢之於帶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必北面田主殺陰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厲飾謂戎服以示威武此亦秦法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明日獵順肅殺之令先報祭百神以示敬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方氏慤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伐薪爲炭以禦冬寒所謂斧斤以時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戸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音促當去聲

孔氏穎達曰前月但藏而坏戸至此既寒垂頭向下以隨陽氣又塗塞其戸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獄刑原不宜留滯至此更趣之早決祿秩供養亦本有常制恐有逾制至此更察而收之非至此始收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民氣解惰師興

不居鼽音求嚏音帝竟音境解懈同

夏水漲之時秋金爲水母水盛漬物必敝故大水冬藏之物殃敗火尅金故鼽嚏鼽鼻塞也冬水金之子也盜母氣而恣行土不能制故盜賊邊境土地等應之金不足以制木且木性疏散故焱風至而民氣惰師興不居木不受金之制而妄動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康成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斗建亥之辰也尾見孟春危見仲夏七星見季春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歸也純陽閉藏貿所以孕養陽氣如懷妊然爲其養陽故曰壬言能任養元氣也歸亦謂元氣歸復於土也歸藏以固陽氣 御案顓頊天水德之帝元冥天水氣之神高陽與修熙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吳氏澄曰北方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鄭康成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陽施而陰生十月卦値坤中土含養元氣無爲而實生生之木地應乎天

而鍾聚生氣日應鍾水生數一成數六但以六言舉其成數陳氏澔曰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　御案揚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行即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與祭先腎與中央先心同蓋水火者陰陽之主而人所以生成即以其所藏祀之貴之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見音現

方氏慤曰冰即水也以陽釋以陰凝凍氣閉而陽不能熙也馬氏晞孟曰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並與遷焉虹以陰干陽則見此時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康成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張氏虙曰當亥上十月位鐵驪色如鐵孔氏穎達曰黑深而玄淺旂色淺衣色深玉亦用自然之色　御案黍南方之穀而宜黑墳從其宜也彘坎畜文王八卦方位坎居北取河圖之象也陽在內故器中寬陰在外故上下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死於王事孤寡謂凡孤寡者賞賞恤之所以救殺氣也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筴初革反

先王以龜筮教人欲人審理而宜於事吉凶由善惡而分神司善者也故卜筮決之周禮上春釁龜以歲審卜兆以定一歲所行之事秦以亥月爲歲首故於是月行之筮著也占兆審卦詳之也吉凶是察察其果當理否也阿黨不由理而曲從上意者則罪之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自上掩之蔽從旁蔽之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康成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天地無日不交也特陰壯之時陽含陰中陽氣之在上者微陰氣之在下者盛有似上騰下降故云然不通謂其不交融舒散也天地之氣閉塞所以養陽而爲來歲發育之地蓋藏積聚人事之儲蓄亦所以爲將來施散之地其理一也故命之如此　御案蓋藏積倉府庫之在官者故命有司謹之積聚囷倉窖竇之在民者故命司徒循行之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鍵音蹇下塞入聲塋呂氏春秋作營

鄭康成曰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氏穎達曰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搏鍵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鏁内搏取其鍵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御姦非故云謹蹊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所以順閉塞

之時令也方氏慤曰喪在人而我以禮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以下皆其事也陳氏澔曰上衰下裳以布之精粗爲親疎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 御案棺天子厚二尺四寸槨厚一尺遞降至庶人棺厚四寸槨五寸衣裳天子百二十稱遞降至三十稱邱壟天子高一丈至士四尺凡禮之厚薄皆以其人之貴賤爲等級所當飭正之者也馬氏晞孟曰喪人之終事冬歲之終時故於此時飭之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致音緻當去聲

工師工官之長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尤重者祭器度謂制大小程謂器之所容淫巧奢僞怪好蕩動搖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上以察其功致與否功不當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是月也大飲烝

鄭康成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烝謂有牲體爲俎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勞去聲

禮有蜡祭亦有臘祭左傳虞不臘矣但當在丑月此蓋秦法天宗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臘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行中霤竈戶天施地生以成有年祈即祠祠即祈互文耳大割大殺牲體社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公社以王社國社言勞其勤息其力天子所以張弛之道門閭蓋非止一家之門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將去聲

此亦秦法方氏慤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角則相抵而已然豈平日不然而至此始爾耶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文王澤梁無禁而周禮有禁禁其過取若數罟不入之意非必收其賦以自贍也此亦秦法蓋既收其賦而戒毋侵削衆庶勢必不能也水虞即澤虞漁師即𩵋人自此犯彼曰侵減彼益此曰削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高氏誘曰春陽散越故凍不密而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象陽布散也愚按夏陽與重陰相干故暴風不寒而蟄蟲復出秋金凝聚故霜雪不以時降小兵削地亦金氣之應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辟必亦反

鄭康成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斗建子之辰也斗北方木宿六星形如北斗故亦謂之斗廣二十五度東壁西方水宿二星廣七度軫南方水宿四星似張廣十七度黃鍾律長九寸黃者中土之色鍾種也陽氣始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之元天道止一陽布化而地承之有動必有靜靜者動之本故陰陽各六而成歲十月陽養於陰子月陽始生於卦爲

復而易以爲見天地之心黃鍾之數始於子而爲萬事根本此理數之原其實備於人身八卦足盡其義揚子雲見一班演爲太玄自若奇特而實未窺全體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鶡戸割反

孟冬水始冰地始凍至此益壯凍盛而坼鶡旦名不一號寒蟲也似雞而小四足肉翅不能遠飛仲春不鳴夏月毛生五色則鳴曰鳳凰不如我冬月毛落如雛則鳴曰得過且過冬至陽生則不甚鳴其矢臊惡大如豆爲五靈脂虎陰物大寒而交或月暈而交生不再交一交一乳乳必成雙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張氏虙曰當子上十一月位玄堂卽明堂正位在北故曰玄

飭死事

死事喪葬等事承孟冬飭喪紀來孟冬飭此又飭之人死形復歸土而魂氣或不盡亾是月陰中之陽實象其義故飭死

事者使仁人孝子安其親以養其陽光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沮上聲

是月至陽凝於至陰之下養其生機不可宣洩故毋作土事以固閉陽氣爲來年生生之本蓋葢藏之物秪陽方生故不可沮遏發洩之人所次舍曰房元氣靜養於中若房也蟄蟲賴靜陽以養而發之故死陽不能堅固而輕洩陰挾陽以播虐故疾疫喪不勝其病而死也暢月者固閉以養陽氣令其暢生也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康成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淫謂女工奢僞怪巧物也貴戚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宮中之令固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郝氏敬謂

以奄爲尹内宮之事毋不禁其權太重此秦作法之弊趙高所以專制也詳考此書所言多合先王之禮意不應奄尹郎是以奄爲之故從鄭氏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酋音揫齊上如字下去聲湛音尖監平聲貸音二忒通

鄭康成曰大酋酒官之長於周爲酒人黍全黏曰秫而稻粱之黏者亦曰秫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必時制造及時湛漬而滌之熾蒸炊也必潔無所汙必香無穢惡之氣必良無罅漏之失必得得生熟之宜六物必齊以上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孔氏穎達曰於此時始爲春酒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康成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董氏師讓曰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江源岷山河源崑崙淮源桐柏濟源沇水淵澤水所鍾井泉人所汲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不詰官不問其罪也前此已命謹蓋藏積聚至此猶不收斂而放逸是游惰之民不聽令者也故不詰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道音導

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於農隙時可取野物以資用但必教道之若侵奪人之所有則強暴之徒也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齊齋同

短至短從此極陽從此始也故今以此爲長至受朝賀蕩動搖之意陰陽迭爲消長非果有爭也特以彼方盛而此已將衰故以爭狀其機齊戒掩身與夏至同稱陽不可不善養故寧其身而絕聲色耆欲以安形性形安而動無非禮性安而內無欲陽且凡事皆欲靜以待陰退陽充如天地之和而不忒也當與夏日長至互看而詳體之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麈角解水泉動麈原本作麋今遵上諭改之

芸香草一名隨手香荔挺一名鐵掃箒以其質勁故曰挺也蚯蚓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其行也引而後申其塿如邱故名蚯蚓結結土蟄居也麈似鹿而大其尾辟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而往鹿本陽獸麈爲之主故應一陽而角解　純皇帝辨之甚明陽於此始故水泉動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康成曰此其堅成之極時木大故言伐竹小故言取箭又竹之小者愈堅愈良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因事暫設之官事畢可去暫時急需之器不用可去吳氏澄曰門各家廟寢之門閭二十五家巷口之門闕廷畚土以補其凹限門閭埏埴以塞其罅隙皆塗也囹圄曰築不特防逸且堅固禦風寒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

疥癘雨氛音分去聲

御案火氣勝水故旱鬱蒸故氛霧秋宜雨冬宜雪二氣雜故汁昴爲旄頭又金氣勝故大兵木氣盛風生蟲故蝗爲敗甚於災也疥癘亦風疾愚按火氣炎上陽不固閉於下故雷發聲水泉咸竭木氣泄水氣而發散之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康成曰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斗建丑之辰也婺女見孟夏婁西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勻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星似斗而側廣十六度鄭康成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呂拒也陽氣已壯而丑土止之以益培固生機若拒之使不出然然固藏益盛明年春氣愈旺故曰艮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音向雊音豆

彭氏廉夫曰鴈爲隨陽之鳥冬至日已南至故反而向北夏至日已北至故運而向南鵲營巢知避方冬將告終春將更

始故識時而營搆馬氏晞孟曰雞火畜感於陽而有聲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鄭康成曰北堂東偏張氏虙曰當丑上十二月位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氏穎達曰季秋唯國難仲秋唯天子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消長或有滯氣則聖王必節之是月陽壯生氣將達土制水以養陽其凍愈甚陽氣愈固春至發洩亦益昌但恐土氣太厚制陽太甚生氣鬱而不宣故出土牛以送寒氣使陽易達丑牛象也

艮土也旁磔磔非一方不止九門而已

征鳥厲疾

鄭康成曰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厲嚴猛疾捷速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方氏慤曰自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至是一歲之祀畢故曰乃畢是也帝之大臣勾芒之屬天神地祇不言地省文耳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御案夏不漁魚方孕秋不漁魚未成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乃埋藏於土泥中者故以稓得之而名貍物非漁也孟冬獺祭魚虞人入澤梁乃聽民取之而君猶不取至此以魚最美將薦寢廟故命漁師始漁而天子親往順陽氣之始升且重祭祀也季春薦鮪為繼事故不言始漁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盛無處不冰也腹堅堅達於水之腹按隆冬陰盛而實孕陽以養生機盛暑陰熱耗陽聖人預取冰以殺邪熱而葆眞陽調變之義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冰入藏冰也固陰沍寒陰極而陽已盛農事將起故令民出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揉木為耒斵木為耜田器鎡基之

屬預修具以待耕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樂以人聲爲主吹人聲之諧樂者也陽氣將發恐有鬱滯故大合吹以宣之罷不再吹所以終一歲之事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恭燎力召反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薪柴有常數不多取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燎聚薪與柴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氣以祀神夜亦用之以代燭收之以備來歲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無有所使幾更並平聲

鄭康成曰次舍也紀會也而猶汝也孔氏穎達曰去年季冬日次元枵每月移次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去年季冬日與月相會元枵每月一辰此月窮盡復會於元枵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過一度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一年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之正終故曰幾終在上之人當專一汝農民之事毋得有所使役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 御案孟春命太史守典奉法而於此先飭之論之待來歲之宜待正月始和而布之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列謂大小之等差歷序次其多寡之數諸侯分土治民故皆出牲以共事天地寢廟同姓之國所共也故命共之山林名川大夫士庶田祿衣食之所出也故皆賦犧牲而獻力不言士省文也賦由大宰而言大史主祭祀言也歷而數之則小宰之事 御案禮莫重於祭聖人之祭凡以爲民也神無私福聖人無私祈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

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白露秋金清肅之氣介蟲丑爲鼈蟹也感秋氣不斂藏而爲妖金爲兵革故民入城郭以自保胎未生者夭方生者嚴寒固閉之時而春温發之故多傷固疾久而不愈之疾木泄水氣害及筋骨逆不順天道夏令大雨時行故水潦當雪不雪當凍不凍皆火氣尅水之故

附解天生物以養人而不能使之自養畀人以天理而不能使之皆賢是以篤生君長代天理物必實有覆載生成之心裁成輔相之道而後無愧於天地孔子稱堯則天而美其成功文章蕩蕩難名者在心而成功文章其外著也外者本乎內乃能禮樂制度之皆宜豈徒張皇補苴哉三代下之法制漸密矣然因時制宜不泥古而亦不戾古者甚希非制作之難

而所以修身蓄德者無其功也是書爲漢儒所葺於憲天出
治之意亦見一斑而不明乎九經之義事或不可盡行義亦
多乖聖道昔人或穿鑿附會每增學者之疑久將竝此篇而
亦不足信不可不辨也如每月所居必易其方失令則必有
咎夫天子南面而治所居有常謂明堂面面開門豈成莊正
之規模明堂不一愚於孟子恆解已辨之兹不贅盛暑居南
不得納涼隆冬北處霜雪砭膚揆之情理毋乃笑人若夫行
春令行秋令等事事而言其應未必皆然亦增人疑惑洪範
之以五事言休咎也不過明人道通於天道王者當愼其微
讀者不察演爲五行傳如京房且以殺身故此等宜善觀之
夫授時治曆國家之大政也然明節候興農功敬神天薦寢

廟皆禮所不可闕但主德不修法度不立仁育義正之道不能隨時制宜以協於人心天理之自然則一切皆同畫餅讀是編者宜擇別而詳酌之毋徒拘牽舊聞反貽害於政事民風也其中述先王之制又以秦法參之亦其大疵

書經恆解卷六終

禮記恒解卷七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曾子問

禮者所以經緯人倫該洽物理然或古有今無古無今有惟聖人始能因人情而曲當乎物則周衰禮制多廢其尤有當義起者不一而足此篇彙記曾子所問足以見聖賢因時處中之經濟使其得志所行當不止此蓋亦全豹之一斑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

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祝

之大音泰下同禆音皮毋音無三去聲下同

攝主蓋冢宰代國政者于西階南以殯在西階將以生子告於殯也大祝祝官之長禆卑也毛氏奇齡曰言服之卑者天子以衮冕以下爲卑服諸侯以鷩冕以下爲卑卿大夫以絺冕以下爲卑或服絺衣或服玄衣而加冕也冕各以旒王之數分等級絺冕五旒十二玉玄冕三旒十二玉此時宜服衰因重告事故服冕因接鬼神宜自下故服禆冕凡告神必有幣故執一束帛束帛即十端也凡寢廟内外不拘阿棟櫊楹自階級以上並謂之堂命毋哭恐告時亂神聽也聲三作聲者三以警神聽也某生子夫人之氏也殯東殯以東爲前几殯前原設之几周官司几筵所謂每敦一几者也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祗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禮以告時在朝故止言朝奠小宰大宰之副升舉前所奠幣而埋之階間以上生子告君之變禮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禆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

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大宰大宗並音泰奉捧同子從人從之從去聲見音現

此下三日見子名子之禮也常禮三日負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君薨幼子幸生當立名定位以曉中外故略負子之禮而急行名子之禮如初位如告子時北面階南少師太師之副奉子以衰少師自著衰而又以衰奉子也大祝先子而行子從之宗人又在子後門殯宮之門也哭者皆止以俟告殯某之子某某氏之子某名也踊三者三九踊也此諸臣見子而踊降東反位諸臣降階而反朝夕哭位子踊蓋乳子者代之踊耳婦人亦踊諸臣不踊以去殯遠也襲衰杖襲衰而授以杖成人子之禮也奠出行朝奠而出按命子之禮見君君名之或父在而見於祖祖亦名之今君薨始生世子名之者無考或者宗臣擬名而上定之乎且子幼不能成禮必保母乳母等抱子行禮而已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

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告於禰告主也旣葬以神事之故以廟名而曰禰禰殯宮之主也徧告無所不告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互文不言告羣臣省文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朝直遙反牲如字

孔氏穎達曰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祖禰皆奠幣以告此互文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者天子將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出告反面人子之禮告廟事死如事生言社稷山川爲守土也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道祖道也五日而徧旣告不敢久留也孔氏穎達曰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

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告禰不言告祖省文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視朝惟著朝服降于天子也徐氏師曾曰聽朝而后入以久不在國當飭政也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竝有喪同時竝有父母之喪及祖父母喪也皇氏侃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次大門外之右平時待賓之處柩車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不哀次父母之喪一也因竝喪故先葬母其不奠不哀次也非略於母也母統於父母柩雖出而父猶在殯孝子之心以爲母魂猶其父居也及反葬而后告於父殯言母葬已備父可遂行事死如事生也遂修葬事言不敢緩也及父葬而奠而哀次其必痛父母之同永辭可知也虞祭亦奠之

類故亦先重實則未嘗不竝重也輕重云者猶言先後耳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孔氏穎達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七十猶娶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七十老而傳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埽竝去聲齊音咨衰七同反

冠者當冠者聞喪亦冠者聞喪也內喪同門也孔氏穎達曰加冠必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若喪在大門外則猶可加冠但平常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冠者旣聞喪則不受醴且徹饌而埽卽己之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

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大廟大音泰醮音釂

此言冠子者聞喪之禮也因喪服而冠己既著喪服即以喪服告廟而冠其子也曾子疑已有喪則吉禮不全除喪之後當改冠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朝天子天子賜之冕弁服歸則但設奠告廟服賜服亦不改冠今冠子者既告廟而冠其子告於祖與告於君一也豈必改冠醮以祭飲冠者醴禮畢而以醴飲冠者歸設奠則以君賜告祖亦祭而醮飲不復行冠禮故無冠醴也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見音現

孔氏穎達曰父沒加冠禮父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後見伯父叔父乃饗冠賓及贊者愚按冠以告廟及尊者爲主故祭禰見伯叔而後禮賓而上二條之義亦可曉然矣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

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此承上齊衰大功而言問祭當如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夫子言小祥則主人練祭而不旅酬大祥則可旅酬父母之喪如此此則大小功可類推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賓弗舉不舉以旅也方氏慤曰昭公不及於禮孝公過於禮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爲並去聲下同

陳氏澔曰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己有大功之喪可以與人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直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也曾子疑輕己之服而重爲人之事孔子曰非爾此言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子臣皆斬衰臣爲奠大夫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朋友奠朋友弔服加麻如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再不足則反取大

功以上者是斬衰以下皆有與人饋奠之事而非謂居父母喪身爲人饋奠也毛大可曰反者初取大功以下今反取大功以上初避大夫齊衰今不然謂從前事一反之是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去聲

大意與上節略同祭告祭也其義見下文

曾子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彭氏廉夫曰前所論大小功斬衰齊衰皆爲之族而服其屬爲之臣而服其主是也爲人臣子爲其主效職事但可爲所服者奠祭而不可爲他人奠祭以己有親屬之服卽緦亦不祭又何能助人之祭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音脫相去聲

廢喪服謂新除喪服曾子意方除喪服決不可與祭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脫衰即與奠忘哀太速故曰非禮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御案有吉日則已請期也請期出之男氏而女氏諾之男既請期而今失其期女既諾其期而今違其諾古之人重信故

不可不致命也許諾而弗敢嫁順孝子之心也父死稱父母
死稱母如死者父則稱父命以弔如死者母則稱母命以弔
如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以弔也兄弟婚姻也壻免喪可
娶矣而請之必出自女氏餘哀未忘不汲汲也壻弗娶猶戚
戚乎爾蓋不親迎也而後嫁之言前弗敢嫁至此而后嫁也
鄭氏元錫曰不曰娶而曰嫁若壻終不忍娶而女家以婦歸
之可謂曲
而至矣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
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後倣此

孔氏穎達曰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也深衣
衣裳相連前後深邃縞白絹總束髮者長八寸徐氏師曾曰
壻父母死女改服以奔喪雖未成婦而婦之分已定也女父
母死女改服而反不可奪喪而成昏皆以教孝也女居壻家
若今童婦皆除
喪而後成昏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
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

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過仄聲

孔氏穎達曰改服男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改其嫁服服深衣於門內之次就壻家爲位而哭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若喪祭及禘祫雖過時猶追而祭之孔子言祭重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然鄭康成以不復者指飲食之道則既哭而見舅姑除喪而後合卺禮所必然特不復如初陳設贊拜之儀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離力智反見音現

思相離父子之恩思嗣親克家之難三月廟見謂舅姑沒者按廟見奠菜也以一筐菜先獻舅後獻姑猶舅姑在時婦初見以服脩等見也擇日而祭於禰另爲一事然祇是終廟見之禮猶舅姑在時婦以特豚盥饋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禮舅姑存者昏之明日婦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舅姑沒未廟見則尚未成婦而死故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不祔於皇姑之廟稱皇者尊之之辭壻爲妻服齊衰杖而菲屨別止哀次今但服齊衰而殺其禮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以其已請期故齊衰而弔尚未成昏故既葬而除之若夫死女亦斬衰而弔或以未成夫婦爲嫌然弔而即歸既葬即除禮自適中其男則別娶女或不別嫁亦視乎其人之自命先王亦未嘗明爲之禁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

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與平聲鄉去聲

鄭康成曰時有二孤二主者故怪問之而孔子以尊喻卑見不可二也亟數也陳氏澔曰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哀公爲主禮也公既爲主康子但當哭踊公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是二孤矣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鄭康成曰靈公先桓子卒當是出公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

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守去聲齊齋同 從去聲聃音貪

鄭康成曰齊車金路也言必有尊遵先王之法意天子諸侯崩薨聚羣主於太廟以喪三年不祭也孔氏穎達曰三年祫祭祝迎高曾祖禰四廟主於太祖廟祭之天子則迎六廟之主出廟出己廟往太祖廟入廟由太祖廟還入己廟主出入當蹕止行人惟入太廟不蹕以壓於尊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義也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爲周柱下史孔子嘗從問禮蓋隱君子而後世異端託之遂爲世詬病誣矣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乃出蓋貴命也 舍並去聲

陳氏澔曰既以幣圭告於祖廟則奉此幣圭猶奉祖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喪平聲下同與平聲爲去聲少喪皆去聲

子游見當時有此而問慈母君使鞠養子者昭公家語作孝公是也公以私情喪慈母而援古以爲辭然練冠以燕居蓋諸侯妾子君及夫人在而不得服三年喪者非喪慈母之制然此慈母者乳母耳若母死而父命妾養之成人則誠慈母亦齊衰三年家語記子游問諸侯世子喪慈母文義較明大夫以下及乳母恩誼亦有不同當酌天理人情而爲之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

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音現幾居豈反大音泰

鄭康成曰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方色示奉時事以兵示有所討也方色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白北黑

孔氏穎達曰兵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弩北楯中央鼓陳氏澔曰日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夫人君之夫人旅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別也 御案古人曆法疎故有日食晦日日食二日者若今則可預推而避此日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康成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孔氏穎達曰接捷也速而祭之 御案古人祭祀恒竆日之力即極速亦必三四時日食與火皆有不及大抵牲未殺則廢牲既殺則但接以朝踐一獻大廟火即牲殺亦不得不廢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飯扶晚反下同侑音又酳音引酢才各反

天子諸侯祭禮亾今儀禮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天子初喪哀戚未遑故五祀之祭不行然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既殯則哀稍殺而後祭不得純用吉禮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不更勸侑使滿常數酳食畢而以酒漱口酢尸尸飲畢而酢主人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祭仍不行既葬漸吉故祝侑滿常數攝主酳尸尸酢攝主攝主飲畢獻祝祝受飲則止以非全吉亦無獻佐食以下事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

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音畀帥入聲

比及帥循也天子之祭廢則諸侯亦廢且不特此也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奉天子爲法而循其變禮之制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齊音咨衰七回反

孔氏穎達曰大夫祭祭宗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不復勸侑至十一飯主人酳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既輕其禮稍備以尸酢主人而止小功緦又輕其禮更備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賓又獻祝佐

食而止此時尸祝佐食皆在室中故曰室中之事而已若常禮則賓獻尸尸不舉待致爵其致爵不於室中也士卑於大夫雖緦亦不祭末句又總論凡有喪所祭之人於死者無服則可祭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不羣立不旅行不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忘其親而哀他人是其居喪皆虛文耳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君親一也有位者先公後私故有君喪服不敢私服而私喪之不必除可知矣殷盛大義此殷祭謂新主初入廟舊主合祭故曰殷與下文殷字不同必君服除而後行私喪之殷祭亦有位者然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

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因上文變禮有君喪則不除服欲終身不除父母之喪夫子言先王以中道制禮非弗能勿除患其過制若以意過於隆則必將有以意過於殺者如祭所以敬先然因喪而廢喪除亦不追祭以遵制非失禮而不孝也則喪可知矣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illegible]案喪以未殯既殯既啓分三大節未殯則尸露既啓則棺露最爲嚴急之時既殯則稍緩也孔氏穎達曰朔月月半薦[illegible]之奠比朝夕爲大故亦曰殷君既殯歸治父母新喪有殷[illegible]則適君所哭君朝夕不在唯在家爲父母治喪則於忠孝兩全也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葢卽服君服歸哭父母更反送君葬不待虞祭而卽歸治父母之喪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

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盧氏植曰歸殯反於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殷事與君不同時故必歸至朝夕之奠則大夫以家老代行事士則子孫行事鄭康成曰內子大夫適妻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長去聲誄累也累列其生平德行而稱之有誄之而作謚者有但誄之者要皆自貴者長者施于幼賤敵體且不相誄況幼賤乎惟天子至尊而又不可以無謚則稱天以誄之鄭康成曰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于南郊若受之于天然是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

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椑音僻從去聲共供同免音問

鄭康成曰戒猶備也親身棺曰椑曾子問出必預爲戒備若或死而後入當如之何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此謂君已大斂者柩未入子未成服故麻弁絰疏衰菲杖從柩入自毀宗之牆闕升自西階如已小斂子布深衣不括髮入自門 御案小斂以尸入則猶以生人之道待之而入自門大斂以椑入則並不見尸故以殷道之尊神者待之而用毀宗之禮入自闕周人大斂於阼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以便大斂殯于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封讀窆下同

鄭康成曰遂遂送君封當爲窆子嗣君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

改服而往

鄭康成曰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祝之六反爲介之爲去聲

鄭康成曰上牲少牢介副也孝子宗子介子庶子也不言庶庶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所以貴之也時祭禮之常故曰常事　御案古人最重宗法高祖之祭高祖之適世主之曾祖之祭曾祖之適世主之祖廟禰廟亦然庶子家無廟故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庶人崛起爲大夫則三廟以大夫而立自當立於大夫之家其祭使曾祖之禰主之故曰士大夫惟宗子其辭曰宗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愚按宗子主廟祭必其祖曾爲大夫而後有廟今庶子復爲大夫亦統於祖廟不容又自立廟故以上牲祭告於宗子之家而仍使宗子主之己則從其後也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

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
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
辭厭或作壓於豔反假當作嘏綏當作墮墮歸如字

厭足也饗飫神也祭末尸既起設饌食獻謂之厭祭此庶子攝宗子之祭其禮不備故曰不厭祭猶言不備禮也下文即其事不敢賓主交歡故不旅酬假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今攝主不敢受嘏也綏減毀之名尸與主人皆有綏祭主人減黍稷肺而祭於豆閒尸則取菹擩黍稷肺而祭於豆閒爲謂綏祭今尸自綏祭主人是攝主故不綏祭也不配祝告神不言以某妃配某皇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奠謂取觶于薦南此即旅酬始事上言不旅酬見主人不敢與賓盡歡此言賓不舉是賓亦不與主人盡歡也鄭康成曰肉俎也謂攝主不敢饋俎肉于賓與祭者胥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愚按此亦宗子被罪暫出而將歸者也若君逐之不得反則當別立之宗子以主祭若君不許立後而別無大夫則廟制亦殺矣當通變之不可泥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

曾子承上又庶子有爵可攝祭而問無爵者亦祭否夫子言宗子有罪去國其廟尙存庶子望墓爲壇以時祭不敢於廟若宗子死或宗子先以廟主行或宗子賤本無廟則以其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但稱名不稱孝子某以別于有爵者稱介子然亦止終庶子之身而已者其子則可稱孝以其爲庶子之適也徐氏師曾曰子游以下非孔子語記者以爲証是也鄭康成曰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有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厭饜通下竝同

孔氏穎達曰祭末尸既起直設饌食以厭飫曰厭祭曾子疑神本虛無可以不用尸直設饌食厭祭亦可夫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之其尸必取昭穆孫行之適者同姓亦孫行祭殤者不立尸以無威儀可象也若祭成人無尸是以殤待之然尸之爲義窒礙難行故今廢之不得謂聖人所制可以必久行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肵音祈

孔子承上而言祭殤有陰厭陽厭二義非謂凡祭皆有此名也禮喪主祔廟則陰祭曾子言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乃分明之庶子弗爲後者祔祭必爲其後者奉廟入主而祭今宗子殤死無子庶子弗能爲後也第卒哭成事以後之吉祭則兄弟或兄弟之子皆可以祭其禮特牲舉舉肺脊授尸肵敬也肵俎尸食之餘歸之肵俎主人敬尸而授此俎玄酒水也存太古之意利養也告利成告共養之禮已成祭殤無尸故無此四者陰厭者義由宗子而生謂死者闇中自饗

飫也此宗子之殤則然若凡非宗子之殤與庶子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戶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陽厭者庶殤㓜賤本可不祭宗子推錫類以祭之使其饜飫義由生者而起故曰陽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堩音亙且不之不否通從去聲數音速舍如字去聲使去聲莫音暮痁凡占反

堩道也變乎不乎言變禮與否就道右凶事尚右聽變聽日食之變已止也陳氏澔曰明反日光復常舍奠晚止舍而設

奠于行主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旣而星見則昏闇中恐有姦慝疾病也不可使人之親病于危亾之患陸氏德明曰老聃卽老子按老子者年碩德夫子嘗從問禮卽是受學故夫子自言從之助葬老子且名呼夫子而告之後儒因異端假托老子遂疑非夫子所問禮者謬矣閻百詩云昭公二十四年日食是孔子從老子時然春秋昭公七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皆日食孔子弱冠喪母則適周當在服闋之後宜在昭公十五六七年間閻氏不足信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于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爲君之爲及使並去聲

鄭康成曰復始死招魂也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爲君命始舍己者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佚逸通召音邵衣去聲衣冠之衣去聲

八歲至十一爲下殤鄭康成曰土周即塈周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以繩絚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尸就園而葬塗近故耳今人斂下殤于宮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遠曾子問當輿尸而往乎抑載棺往乎孔子引史佚之事明之衣棺旣斂以衣又殮以棺也豈不可言何不可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

陳氏澔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　御案尸必取于適不敢以卑者憑吾親必取適之有爵者不敢以賤者憑吾親此卿大夫爲尸于公是同姓之公族士大夫則取適之無爵者避君也故尸幼則使人抱之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言尸之重也弁爵弁士服冕卿大夫服尸弁冕以卿大夫士言也言卿大夫士而君尸可知凡祀之尸皆可知人爲尸下尸亦式之謙也必有前驅爲辟道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音避與平聲

無辟無敢辭辟時有此事子夏問禮與抑有司初使然與孔子引夏殷人臣遭喪皆致職事於君無弗辟者所謂不奪人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上爲去聲

魯公之國有母喪而徐戎作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若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求利則非春秋尚攻伐

參藉口伯禽故云然

【附解】禮者天理之節文理有一定而人事變遷無定故自堯舜至於周孔皆因時制中地域之廣人物之繁書籍所不載見聞所不及者何窮然而夫子曰一以貫之者何也天人秖此一理盡性至命則物理人情無不曲到而又以虛公出之合天下之才以爲己才盡天下之賢以之自輔故雖耳目所弗周心思所未及皆可得而折衷棄取之此篇夫子與曾子言皆先王禮度之所未及者而夫子隨問隨答皆有當然耳順而從心不踰不卽此而可徵哉然夫子非恃一己而獨造也家語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吾將往而學焉遂適周問禮夫魯備一代之禮樂布在

方策夫子亦何難考證而必往學且其問禮之實不見於書惟此篇老聃云及吾聞諸老聃足見一斑然特儀文焉耳夫子臨別稱爲猶龍龍之云者神化不測之名周易惟乾卦取象於龍而老子隱於柱下夫子稱之葢以其爲潛龍也使老子第即王府所藏與之講習亦何足當龍之一字觀其名呼夫子喻以神龍則子之誠服可見韓詩外傳子夏對魏文矦言仲尼師老聃而文心雕龍亦云李實孔師自唐以前無異論也說者以其目夫子矜氣驕態泰色淫聲謂以爲非又謂夫子生知安行何必有師不知生知安行特人倫日用當然之禮自然知之亦且行之耳人爲天地之心萬物皆備於我欲造其微窮神達化豈無師而可以臆測老子之告夫子也

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肅肅出乎天此羲文先天後天之奧義而人心道心所由判也其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虆而行又用舍行藏之所本若夫矜驕淫泰其失在隱微之間亦非若凡人之弊禹之告舜也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何至如丹朱猶有傲慢禹臣工也言之不諱葢大聖人相與儆戒之意精益求精豈容以庸俗參求乎至誠之德必有師授乃可漸次而幾孔子由志學而至從心不踰孟子由有諸己而至神化功豈朝夕境原躬親弗知其實而以爲聖人天授封已自是其害滋大愚故表而出之豈抑夫子以尊老子哉且子嘗師項槖人亦不以爲非以老子爲孔子師未必有益於老子

亦復何損於夫子而令天下後世謂聖人無師高者自恃卑者自諉道之不明職此其由安得而不辨正朱子之初註老彭也亦以爲老子因其爲異端所託改註曰商賢大夫然商賢大夫之籛鏗即守藏史之老子非二人也老子長年有德恐其惑人故隨時易名太史公去老子非遠而其作傳曰周太史儋老萊子莫知其然否蓋古人原不求名丈人沮溺楚狂孔門師弟所悉也而不書其姓字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見世而無悶正其所以爲潛龍也聖學衰而異端熾談天雕龍之輩好爲大言漢晉以後愈支離惝恍一切奇裒皆歸咎於老子昌黎疾唐人之佞佛矯之是也而論亦欠醇其斥老子也固未知老子之所謂而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諸語以

莊子之言爲老子其誣已甚且道德之名孔孟所貴一理也而天人共之故曰道得於身曰德非第作開字也不察其實而易其言夫子所謂猶龍韓子譏爲坐井豈其學反優於尼山邪道德經人罕通曉白樂天云玄玄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葢亦見其大凡老子之子忠爲魏中山將固非棄人倫者見夫子後不久而過函關隱西蜀亦非毫無可稽者世儒必詬詈之以爲高明豈此篇夫子之言亦妄語乎夫天無二道聖人無二心使老子而外心性倫常夫子豈能從之贊之自古賢哲得夫子一言卽奉爲定論惟老子夫子之所服膺而獨蒙誣謗試問言理學者一心也而有人心道心其故云何則至陰肅肅數言不可不知矣愚亦何私

於老子特以心性之學必宗孔孟而孔孟求仁養性之功必知羲文周易始可從事蓋太極之渾然性也陰陽易位而心有先天後天之分存有覺之心養虛明之性至陰至陽各返其初人心道心統歸於一從古聖人如斯一以貫萬如斯若以知覺運動之心爲天命之性則告子之不動心非是而原思之克伐怨欲亦非仁且范淳夫女亦能不動心矣奚由而窮神達化以希聖哉愚故不辭謗議而反復言之

禮記恆解卷七終

禮記恒解卷八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文王世子

諸侯以上之適子曰世子其子道與凡人子同而所以成就德行者尤要因記文王爲世子事而及武王竝教世子之法摘篇首以名篇亦以見世子之道至文王而始詳美也中有譌誤隨文辨正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

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古暮字上去聲

孔氏穎達曰朝曰朝暮曰夕朝禮具夕禮簡世子恆日二朝文王增一時聖人法也鄭康成曰內豎小臣通命者御直曰者節謂居處故事履蹈也復膳飲食安復初憂解也陳氏澔曰食上進膳於親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問所食多寡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敢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帥音率說音脫養上聲閒去聲

不敢有加言文王事親已盡善且明武王之亦如文王也不脫冠帶服勤備至可知閒病瘥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音汝

齒年數也莊氏夏曰文王直以年齡告欲使武王知已年如此天命未寢欲以釋武王之憂也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爲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愚按聖人德與天通至誠感召則武王之夢文王之自知亦理之所有第以已年與子則不通矣先儒以爲好事者爲之其信然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相去聲治令皆平聲長上聲

涖臨踐履也成王年幼且居憂周公以冢宰相王踐阼所謂負斧扆南面而立朝諸侯者成王也其國事則公以王命行之蓋古者天子居諒闇之禮也鄭康成曰抗抗舉也舉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撻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愚按武王年近百歲始終成王年幼蓋武王元妃無適子晚年娶邑姜始生成王與叔虞也崔東壁謂成王無年幼事然

書言沖人及孔子之言必非誣孔氏穎達曰武王成王之爲世子皆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爲世子結之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並音效學禮之學如字

士學已成而升於大學者故學世子使同學以成其德器必時必及時恐廢惰也干盾戈句孑戟干戈武舞故於陽氣發動時學之羽翟羽籥笛也文舞故於陰氣凝靜時學之雖分時肄習而舞以習容止意主於舒暢故皆於東序小樂正郎樂師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數人者皆合樂和聲以陶淑學者之性情也故錯舉之以見其教之之備非必一人遂盡所長亦非專學舞而不學樂也南南籥文王始化二南周公作樂即以爲名鼓南者武功悉本文德示學者非徒舞也以上五句申春夏學干戈二句之義誦誦樂之章弦習樂之音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兼立四代之學詔之

凡聲陽也故弦誦尤宜於春夏太師樂官之長瞽而工於音者故居瞽宗禮所以成其行故秋學之執禮者能踐禮者也書所以儲其政故冬讀之典者掌籍能授受者也然此亦大概言之其實先王教人禮樂斯須不去而詩書又與禮樂相經緯者特學者學之有漸則設官以司其事不得不廣其選因而別其任以專其責究何嘗判然不相屬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釋奠也養老養五更羣老乞言求教於老合語共析疑解義陳氏澔曰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是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學音效語去聲

戚斧也前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始習其事也此大師學舞干戚則學已就而大師更課之以大成也語告也語說告以樂舞之說命乞言命求教於老者數威儀進退高下節序之節大司成論說則爲講明其義蘊也王氏炎曰大樂正授數所謂樂正司業大司成所謂父師司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問平聲

鄭康成曰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孔氏穎達曰終則負牆避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來問者言終然後更問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康成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氏穎達曰釋奠者奠置於地無迎尸酬酢之事以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干戈則小樂正籥師釋奠之類先師先代明習此事者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始立學鄭康成曰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陳氏澔曰行事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愚按先聖先師三代以前無考後世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然師必以聖聖即可師不必以貴賤論今以孔子爲師爲其集羣聖之大成而名位未顯使凡學者皆師法之義允當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劉氏彝曰合謂合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此竝合之以侑神故謂凶札師旅陳氏澔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人君視學則養老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去聲陳氏澔曰語於郊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錄取之有才能者收斂之道德爲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愚按此言郊學之異於大學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德事言三者其要即一曲之藝亦皆敎戒之以待下次考論若三事有一善者則拔進之以其所能優劣爲序謂之郊人不稱士所以然者遠之於成均俊選二士以及取爵于上尊者皆不得與也蓋升於司徒爲選士者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乃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酬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興鄭康成讀釁）

始立學者初造禮樂之器器成而釁必用幣然後釋菜於先聖先師以告器成明不比常奠惟釋菜而已但作樂而不舞亦不授舞者以干戈羽籥之器以告器成重在文德故略之也東序夏制也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始得立三學如魯有米廩東序瞽宗孔氏穎達曰東序在東虞庠在西相對償於東序禮賓於中也禮惟一獻無介無語謂告誡之辭以上錯舉學宮之儀雖非專爲教世子而設而世子就學皆當知之然後知尊師重道以成德故結以教世子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脩內消其中心之邪慝脩外正其容體之威儀然內外實無兩分交相爲制錯雜爲功內和平而外莊敬及其成德則有以發其天性之樂而適於日用之宜懌悅也鄭康成曰貌恭心敬方氏慤曰溫則不暴文則不野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大音泰少行竝去聲

鄭康成曰養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示之爲之行其禮容喻之爲之說其義前後謂在學時出入謂燕居時以有四人維持之是以教諭而德成也愼其身謹安護之記所云謂天子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愚按引記以明師保之重四輔即師保疑丞三公或兼或否皆所以成君德不必專在爲世子時語言也言使能也記者釋之之詞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上文所言莫非所以成就君德故引君子之言咏歎及之先言德者鄭重之辭也本德以立教故尊官皆有德故正君之謂也言君德爲治國之本故教世子以豫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鄭康成讀迂

武王在而成王爲世子則直以世子法教成王可也因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行諒闇禮攝政負成王踐阼而治與世子之法使伯禽與成王學之孔子言人臣殺身有益於君且爲之況迂曲其身以善其君乎不直教以世子之法而令伯禽與學故曰于優爲之言其德足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承上而推言其理凡事身體力行而後可推以治人武王既崩以成王爲世子則無父可事而不得明其道故曰則無爲也親則致其愛尊則致其敬愛敬篤而身脩然後可以君天下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周公踐阼 長去聲 學音效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學之教之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艮善也貞正也孔氏穎達曰三善謂衆知父子君臣長幼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故云節陳氏澔曰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德行結以周公踐阼者言周公相成王踐阼時正行此禮也阼階主人之位父在子不敢當阼周公踐阼言國事周公主之耳至朝諸侯則公抱成王臨之後世托於周公權奸干政不得以此爲口實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敎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鄭康成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徐氏師曾曰上言天子諸侯之世子教已備矣其餘若天子之子弟與諸侯之公族其子謂之國子亦將有分理之責故使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事上以孝弟旁交以睦友恤下以子愛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朝音潮

鄭康成曰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孔氏穎達曰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又爲內朝玉藻云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徐氏師曾曰內朝異姓之臣不與故惟以昭穆爲序外朝同異姓皆在故惟以官之高下爲序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鄭康成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以官官各有所掌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子孔氏穎達曰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盥入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所謂受爵舉奠後嗣子盥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子遣嗣子長兄弟相對而餕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以餕爲重故從後逆言之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獻與受爵亦登堂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上文言庶子正於公族而朝廟則有司士宗人司之其庶子正於公族之事未詳也故此特提明之自此至親哭之皆正於公族之事而三命不踰父兄又其大綱也蓋周道親親庶子職在正公族故首以序齒爲先雖貴不先父兄蓋專言公族之禮而凡事皆序齒可知矣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大事君喪也服重者麤服輕者精庶子序列位次使麤者在前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在死喪之事相爲者亦然主人主喪者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燕飲必立賓以行禮同姓無相爲賓之禮故使異姓爲賓君尊賓不敢敵故使宰夫爲主人以養君之人養賓厚異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與族人燕食燕主於飲其禮文食主於飯其禮質世降一等孔氏穎達曰如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

則一年三會食以次遞降是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大音泰

陳氏澔曰禰當讀作祧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出疆之政朝覲會同之事無事者不從行謂無職守之人公宮總言宗廟宮室正室公族公卿大夫士者之適子大廟大祖之廟諸父公之伯叔父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下室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冠取竝去聲

方氏慤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始祖廟百世不遷此言同四親廟者雖爲庶人冠婚死喪則告以敦本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

有正焉爲去聲免音問賵音諷賻音附承如字含去聲

在五廟之外者則爲族五世免六世弔葢同始祖而非四親廟者也孔氏穎達曰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含衣服曰襚庶子宜治之正謂正其禮

御案襚服皆以承身故曰承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纖鄭讀殲剸之免反告鄭讀鞫讞巘硯孽三音宥音又辟音闢爲去聲

鄭康成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殲殲刺也剸割也告讀爲鞫鞫讀書用法曰鞫宮割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愚按宮

剕劓刖五刑乃有苗淫刑非聖王之制周襄尚嚴法乃誤襲用而此亦但謂公族無宮刑而已其實聖王曷嘗有之哉王公曰三宥有司三對或以爲虛文相欺不知聖人求其生於萬一之中以示仁有司執其法於明允之際以示義上下固各盡其道也葉氏時曰甸師掌供粢盛子孫所不忘也今也罪不可免而刑之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宗罪之也劉氏彝曰如其倫之喪責化之不逮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絕之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

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朝音潮殺去聲鄉音向

此覆解上文以明庶子正公族之義內親親之故在內也昭穆之序由父子而推尊卑不可紊體欲聯爲一體崇德尊賢體祖宗養育人材之意以德賢明孝享上嗣祖之嫡系紀猶事也喪服由己親而漸推及之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其親親之本心也公降尊而與族人齒欲人皆知孝弟之道也親親無等殺則或反薄其所厚者矣載主而行凡事稟命又守護之是事亡如存孝愛之深也太廟宗主正室宗子君爲大宗有事而出必以宗子守太廟明乎君之所重臣亦重之是君臣之道著矣子弟卑賤讓於父兄之尊貴者冠婚死喪必告赴以其爲一本之親也既係公族之親何以列爲庶人以其無能賤以激厲之也敬弔臨賻賵和睦友愛之道凡此皆庶子之官治之古者庶子之官得人而親親誼明推之以治邦國衆知愛親敬長知所嚮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

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

不翦其類也　爲遠並去聲

鄭康成曰術法也翦割截也不以犯有司不使撓有司之法體百姓法與百姓同示公也然必刑于隱者兄弟親而諱之不與國人共議兄弟之罪也以其有罪忝祖故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然猶素服居外不聽樂以爲祖雖絕之而已不忍私喪之也蓋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宮刑以滅其類是以禁之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　昕音欣

鄭康成曰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眾警之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禮也使有司攝其事不親祭者視學觀禮非爲彼報也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應氏鏞曰此東序非郊之東序蓋即學宮之東序焉耳西者廂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東者饗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秀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視學釋菜皆退儐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卒事設位于此而退備孝養之禮蓋以廟宮爲尊故

以釁舍爲退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休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更平聲闋音闕

老年德並茂者更年老更事者三五約其尊者爲之數人不必備亦不必不備也適饌省醴天子親至饌所省視醴酒發咏奏樂發歌咏以迎老者退對近而言老更既入天子乃退而修孝養之禮也反老更卽席天子亦卽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而後三老五更乃語衆以成清廟詩所言之道其語爲何言父子君臣之道是文王所以修身教人垂畱後世使人皆體行以合詩樂之德音不徒爲文此乃禮之大者也已而堂下管奏象武之曲舞大武所以然者大合衆人以

有事達其意於有神興勸有德也神謂文武天子爲君餚皆臣三公六卿及老更爲貴羣臣百執事爲賤禮畢有司告樂闋王乃命五等諸侯及畿內鄉遂之官曰若等反于其國皆當如此養老於東序蓋推以及遠是終之以仁心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音說

記事記其事以垂教大謂根本之道孝弟是也愛必以敬行之始不褻禮謂養老諸禮孝養適饌省醴備珍皆其事義主於分別上文所謂正君臣貴賤者是仁主於慈愛上文命公侯等言者是德之備甚言養老之禮之重也古之君子以下又美養老之禮終始盡善故人咸興起引說命以明養老於大學其義隆而敎遠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

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膳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上上聲齊側皆反

陳氏澔曰世子之記古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其儀觀之美鄭康成曰朝夕朝而朝暮而夕也日中又朝文王爲世子加謹之制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也親嘗試毒味也善謂多於前按此篇本記教世子之法故終之以此

附解天下古今事變無窮而聖人曰修己以敬修其身而天下平何也萬事萬理皆本於心而心有人心道心之異克己復禮去其陰私化其氣質使人心悉聽命於道心而又實踐倫

常旁通物理內外交修本末交養久之而中和在抱天宇澄清不特平日之習而安焉者胥協乎則卽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周者一經見聞是非立剖執兩用中化成天下凡有德者無不肅凡利民者無不至一道風同悉由主德此諭教之法不可一日而不講也此篇所記葢其遺法後世昧此故天亶之才英明之略功業炳如而禮樂不興郅隆難致大學言明明德而卽曰親民以親爲新則於此篇之義不明矣葢太學之地天子元子諸侯世子卿大夫元士之子及俊選皆與焉而其平日之教之也六德六行六藝莫非本諸心性實踐倫常以及材藝便民之事升於太學者皆成德之材猶恐其心性不能中和卽言行未必純粹也又以神瞽爲師有德行

而深於樂者察其中心之安仁否使之蕩滌邪僞益葆天眞故夫子曰成於樂焉至元子適子等下與庶人同學凡三物所有皆力行之與天下賢才朝夕居遊養成德性且周悉於物理人情異日加民卽以成己者成人此爲親民之實卽明德之所由精純也是篇特錯舉其儀文而本原所在誠正修齊何以漸次而幾實踐而詣固未道及是必七十子之徒授受相承得其緒論而爲此編其事蓋皆周制其言世子亦以文王爲宗夫文王之德之純固非特爲世子一節也而爲世子如斯其後武王周公致治亦由斯欲爲文武之治必爲文武之人豈不在後人之自奮哉

禮記恒解卷八終

禮記恒解卷九 晩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禮運

世運有升降而隨時處中必禮以維持之此篇極論禮本天地而治人情氣運無常禮足以運之故曰禮運中有譌誤隨文正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祭詳見郊特牲篇孔子與蜡祭之事觀闕也懸法於上使民觀之故曰觀懸象巍巍然曰象魏歎魯者歎其衰也大道之行聖王之時英謂賢君臣夫子謙言己不能而願慕之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選長並去聲矜音鰥分惡並去聲爲己爲去聲

天下爲公不以天下爲一己之私利五帝三王皆然舊說專指禪讓謬矣選賢二句正天下爲公實事選與賢能而以爵位公之自三公九卿以暨內外諸侯大夫士皆然講信言皆誠信脩睦行皆和睦蓋賢能脩於身而率其下者然也己之親與子皆得所而推以及人使老壯幼皆得所極之窮民廢疾皆有所養極言人心悉得其天理之公而無私也分各有職分歸于歸有家貨棄於地則無以資民用然公諸同類不必私藏於己也各奮其力乃易以成功業然與衆同功不必爲己經營也凡此皆以義理之公行當然之事故詐謀盜賊諸僞無由而作外戶可以不閉大同人同循乎道而無私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

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知去聲爲己爲去聲

今孔子自謂當時也天下爲家以天下爲一家之物而不知天立君師之意也各親各子各以私心相爲親愛而不必盡出於義理也若聖人之比慈比孝則親其親子其子即可以推之天下而有餘不與此同也大人世及亦聖王之法也然三代聖王選賢與能使之世及謂夫賢能則必能修身齊家以貽後非第報其勳也至春秋則以爲禮之固然不復念爲君之難城郭溝池所以守國之要然有其本不徒險也今則第恃此爲固禮義經國之本然身體力行不徒文也今則第以爲科條之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本於天性而將以禮樂有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紊者也今則爲上者不修其本第思有以正之篤之睦之和之制度田里範民之行養民之生不可廢也今則以此設之立之惟恐其奸欺勇知與功亦可取而非其上也今則以此爲賢以此爲己此皆後世刑名法術之治故民不知仁義禮樂之本而詐謀滋多兵由

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値此末世故乃除亂反正復興禮治此六君子者正所謂三代之英未有不謹於禮禮本諸身心而推以治人大道之行有志未逮正爲六君子以禮成己成人之道非易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埶音勢亦作勢

著明考核刑法也在埶有勢位者承上而反言之以明禮非徒禁令也禹湯六君子其謹於禮也皆本躬行心得以垂爲教法下此者無誠正修齊之本而但以禮治人著其大義不能盡其曲折也考其誠否不能以信相孚也有過者罰之使人知懼而使以仁爲法又講習禮讓之事示民以朝廷有常法如有不遵常法者則責有位去之衆人皆以去位者爲殃禍此第彷彿禮意爲之法制禁令不由修己而推故曰小康康安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復扶又切治平聲相去聲殽音效冠去聲朝音潮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以禮致治而不得禮之實者僅小康故偃復問禮急矣而其實果何如禮本於天而著爲物則先王因而品節之以協乎中正是爲承天之道治人之情失死得生禮本於性人無性不立也相鼠鼠名亦曰禮鼠見人則拱手而立本於天天之理本中正殽於地地承天而分品類即自然之秩敘也殽效也鬼神特造化陰陽之爲其屈伸變化皆一本中正故禮可得而著列之也達通行無滯以禮示之躬行以率民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與音餘

極言盡言之謂前代禮制之詳夏時如夏小正之屬記時之書故曰夏時坤乾殷易名天之元氣孕於地故殷易始坤而

名歸藏夏時坤乾二書名夫子蓋猶見之舉此以言夏殷之禮即二書可知也當時禮多非先王之遺故子欲徵聞其詳而夫子自夏商言之以起下文蓋三代聖王因時損益以歸於中備歷忠質文而禮之意始全夫子將綜三代以言禮故從此說起非薄文武周公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燔音煩捭音蘗汙音蛙抔音陪蕢音凷通桴音孚號平聲飯扶晚反孰熟通首鄉竝去聲

夫子承上而本禮之初言之飲食人所以生故禮始於此捭擘通燔黍捭豚鄭康成曰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鑿地爲尊抔飲以手掬之也蕢讀爲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禮制未起即以養人之具事神而亦可以致其禮祗貴一敬耳以其事在上古故以猶若字想像之鄭康成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孔氏穎達曰皐引聲之

言某死者名復令其反復魄也飯腥以生米爲含苴熟包裹熟食以奠天望望天招魂地藏穴地藏尸所以然者體魄則降於地知氣必上升於天北首歸陰之義南鄉向陽之義皆從其初者人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其死也亦順陰陽之義而爲之禮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窟苦忽反橧音曾茹音汝衣去聲范範通炮薄交反亨烹通酪音洛治平聲

孔氏穎達曰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上而爲窟橧巢者橧聚其薪以爲巢陳氏澔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食之也鄭康成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熟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甒臺榭器之所藏也炮裹燒之燔加於火上烹煮之鑊也炙貫之加於火上醴酪烝釀之也酪酢酨皆從其朔本前代之初意而文之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眼反粢如字醍音體嘏音古祜音戶

古無酒以水為酒後世重古尊曰玄酒而陳於室其下三者以後人所為賤之故以次下列孔氏穎達曰醴醆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粢稷也稷亦可為酒醍紅赤色澄酒極清之酒戶室外堂在階上下堂下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以尸之辭致福而報主人陳氏澔曰上神在天之神孔氏穎達曰正君臣上下詳見祭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下人倫之大者皆於祭而見之故可以承天之福此只大概言禮樂祀神之事不必區區據儀禮解之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是謂合莫 孰熟通殽本作肴越音活冪音密又作鼏衣去聲莫漠通

鄭康成曰周禮祝號有六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孔氏穎達曰一神號若皇天上帝二鬼號若皇祖伯某三祇號若后土皇祇四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齍號若稷曰明粢六幣號若幣曰量幣玄酒以祭朝夕之時設玄酒於五齊之上薦其血毛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腥其俎朝踐時旣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熟其殽殺骨體也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蒲席疏麤也澣帛練帛染而爲之朝踐時用醴饋食時用醆燔炙燔肉炙肝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交錯而獻冪覆尊也嘉樂也莫虛無也㷊㷊挼祝號尊而神之美其名稱以別於生人玄酒存太古之意不忘其初血毛俎殽以下兼上古中古之制而事之如生以樂死者之魂魄是其誠敬直合於冥漠中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亨音烹鉶音刑羹音庚

一陳氏澔曰前此薦爓未是熟物迨後乃取爓肉更合烹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旣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用供尸

及賓客等也簠內圓而外方盛稻粱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器籩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鼎而小盛羹之器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嘏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各盡其孝慈也祥善也通孝慈之意以迄於羣臣子姓其事大善而禮亦於是大成矣以上言飲食之用養人即以事神爲禮制之本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舍音捨契音薛

夫子既言禮之所由始而又歎當時禮之所由壞如此傷之禮經亂而凌夷也周禮在魯故夫子欲於魯觀之而魯又失周公之制所以歎也后稷教民稼穡周公制禮去先代勾農之享而以稷代之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至尊者莫如天而社稷次之以是爲功德配天云耳非郊祀天而以稷配也諸侯有祫無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夫子所謂禘嘗之義者也今因正夏之禘祭而用殷天子之禮以尊公比於白馬賓王

所用禮文與周天子實異成王之權而不失其正也傳世既
久魯之子孫以其爲天子特賜遂不遵季夏之常期燕享時
祭概襲用之以爲光榮故范獻子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春
秋所記時禘吉禘不一皆因禘祭禮文特豐故隨意用之非
爲追祀文王也呂覽云惠公請郊禘於周王弗許歸而自用
之益二王之後得祭天地三辰䚷國惠公以魯既蒙天子恩
用殷禮以祀周公並郊望之禮亦僭如二王之儀非成王賜
而伯禽受也夫子言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天子之
事守周特崇以賓禮周公雖聖猶是臣子何得妄擬哉但魯
僭用之郊非燔柴泰壇之郊而倣杞宋天地三辰之文且隆
其儀於郊壇之后稷也故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誇耀
其祖爲稷神比于皇天后土之尊鄙人之見也家語夫子對
定公亦言魯郊非大郊前人多未明
此章之義故於魯郊禘之事不明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
也是謂幽國
常古孝慈之義自古爲然祝以孝告嘏以慈告非徒文也乃
祭者平日實能敬承其先德而後祭時祝以孝告尸亦命祝
爲辭以美之是爲不敢易常古之義所以爲大美若平日無
孝德之實徒使祝史以孝告先尸亦嘏之且預撰爲辭說藏

於宗祝巫史臨時用之則非禮也幽闇也謂君臣皆不明假通作嘉美也詩曰假樂君子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斝古雅反又音嫁脅許劫反

孔氏穎達曰夏曰醆殷曰斝唯王者之後得用之周氏諝曰及尸君君以獻尸尸以酢君也　御案君之冕弁臣不敢服何故藏之私家若臣之冕弁亦無藏公府之禮蓋卿大夫之冕弁必君命乃得服不待命而自爲之卽藏也脅劫脅具官官事不攝祭器孔氏穎達曰大夫無地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大夫祭不得用樂唯君賜乃有之若大夫竝爲上事則非禮臣與君敵敗亂之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承上而言尊卑之等不可紊也公臣家僕名分攸分君上體恤之可也縱容之不可也三年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令所

以體恤之使其臣棄親喪而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則上貿慢之下亦因而犯上矣君與臣同國無尊卑之分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天子諸侯大夫各有以處其子孫而不相侵瀆故各遂其欲各得其分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鄭康成曰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者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別必列反 儐音擯

陳氏澔曰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孔氏穎達曰接賓以禮曰擯別嫌別尊卑貴賤男女之嫌明微明幽微心志之隱賓禮鬼神可以誠格考定制度使適中正分別仁義愛敬所施無紊皆所以治其政而安其君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倍背君也竊攘盜也先言政不正之弊而後推其由法者所以正人而禮則經緯此法者也法無常即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其事而民弗歸之由其末以推其本故倒言之士兼大臣小臣言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殽音效

政成而民安其教藏君德於不知若君藏其身然本於天天秩天叙自然之節文也殽效也命即天命天有此理而君效法之以出政天施生而地承天命降于社而有祭后土之禮效地之成天功也命降于祖廟而有祭先之禮仁義愛敬之本也命降于山川而有祭嶽瀆之禮興作材物備用也命降于五祀而禮祭五行之神制度宮室起居也固謂久安長治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申明上文藏身之意竝比也聖人德修於身凡事必求其可以參天地竝鬼神者無他以治政也以己正人有存於心者有自然之秩序處居而安也及於民者皆當然之和樂玩愛而守也蓋天以時育物地承天生財皆所以養人其父師生之教之亦天地自然之理而君總其綱能正己以正人則政治乃成立於無過之地君德一天德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分去聲

承上立於無過之地而言所明人所所賴以明明人明於人也所養食於人養人食人所事役人事人役於人明人明人則有過

已不明而因人以明恐闇於聽而理不正也治治養人則不足屈己事人則失位故百姓衆賴於君君不必降尊勞力但以禮制之則人各安分皆愛其死而恐其徒死死必以禮患其生而生不虛生生必以禮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音智

申明上文君所明非明人之義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所謂父生之而師教之者然各有其弊明君以正用之去詐怒與貪而知仁勇得其正矣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所明非明人者也知明理詐行私勇好義怒私忿仁愛人貪泛濫即三者以明似是而非之界非至明不能察而去之所以君爲人所明不徒明於人非謂尊賢取友之可無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申明上文愛其死而患其生之義死生必準於理即二者以明其概也國君守土死社稷爲義大夫非義當死君而爲一己宗廟死則非常矣凡死不徒死當以禮爲準可類推當死不死則生爲虛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古能字辟婢亦反惡去聲下弟音悌長上聲去舍並上聲治平聲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言治之之易意私心臆度情易流以義節之辟闢其途不一端利民所便患民所苦七情者心之用而必以理宰之十義者天之經而必誠乎情睦講講明脩去其非也由家而推之故君臣在後講明其理脩治其事則七情當而十義脩反是則爲人患凡此皆舍禮無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惡去聲度入聲舍上聲

情雖有七約言止欲惡二端耳情在於心不可色求欲一概以窮治之舍禮無術蓋禮立而人義正利患明天下可以作一家治中國可以作一人治矣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一太極也太極全體備於人故爲天地之德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陰陽變化而生五行五行之質有精粗美惡惟人得其秀氣交會言其動靜變化其實一太極之英而已下文乃詳言之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竅苦弔反　播上聲

秉執持意日爲陽光星與日竝言者以其光照與日同無盈虧而垂照也地平廣山川流峙若開竅然播五行於四時承上合天地言之陰陽屈伸消長而生五行四時分布五行之迹昭然可見和而後月生月本無光映日而生光晦朔之交日月合璧陰陽諧和至初三日而月哉生明五日一候至十五日而盈陰之象盈實陽之氣滿也又五日而哉生魄三五日而月晦陰之象消實陽之氣斂也卽月之盈虧而陰陽屈伸消長之義朗然如揭蓋陰陽一天氣之運行而地實載之

地呈其象天宰其靈一元之氣無時不和故日月之行萬古如一而人實秉其精夫子將言人之至貴故先言此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還音旋

承上推廣五行之用以見天地之盛也動運轉竭盡也此盛彼衰彼衰此盛迭相虧竭實迭相生化二句總包下四者五行見於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春木夏火之本中央土秋金之本秋金冬水之本冬水春木之本五行見於聲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宮聲五音之首黃鐘爲律本音之元也十二管皆可以起宮聲隨其損益變化而皆不離乎中氣故日還相爲宮五行見於飲食酸苦甘辛鹹之五味調以醯醢鹽梅薑桂十二月各以其時所主之味爲質而五味六和未嘗不相爲用也五行見於章采靑黃赤白黑之五色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以爲十二等之衣各以所宜之色爲質而五色六章未嘗不交相需也卽四者以例推之而五行之動可見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之理至粹者在人非人則天地亦不能成其功化故曰天地之心端始也首也五行散布於萬物而其要在人味聲色皆具五行之理氣而人食之別之被之以生故人爲萬物之靈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月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量去聲畜許六切

萬物皆天地所生以天地爲本則萬物之理可該而舉其要人情本於陰陽以陰陽爲端情狀美惡可睹凡事必待時而成以四時爲柄人乃乘時勸事日星分布流行有序不紊民事則之則有成法而綱紀布列月之盈虛消息即天道運行

卷舒之迹以之爲量則始終消長相時而爲凡功可藝藝治也鬼神祗是造化之迹與之爲徒凡事盡其人道而鬼神來享可守而弗失矣五行循環不窮一元之氣宰之故地人事不無盛衰惟一理以宰之以五行爲質則剝復乘除順適守理事可周而復始也凡事若無禮義即無規範以禮義爲器或事或行可以考其得失田滋生而不息人情百出而不窮人情以爲田芸治使無伐性故人爲萬物之主而貴也與主也四靈衆物之長若飲食無禮暴殄其類則四靈不至四靈爲畜故飲食可以備禮而無濫用也由謂由其禮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鮪音偉淰音審獝況必切狘許月切

孔氏穎達曰淰水中驚逝獝驚飛狘驚走釋四靈及爲畜之義蓋物與人異類而同生王者仁恩洽而庶物熙四靈直如家畜衆類各安其性不淰不獝不狘其氣相感也龜於四靈之中尤爲有知而切用人情不失藉龜卜以交神明而誠敬篤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著音尸瘞於列反繒如字

鄭康成曰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承上言聖人作則本天地以及於萬物如此故先王重之而不敢私心自用秉蓍龜以決於神明而列爲祭祀瘞繒以通幽宣祝嘏辭說以達意設爲一切之制度使人有遵守故國有典禮官有以御下事各得其職禮各得其序上禮言其綱下禮言其紀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儐音擯朝音潮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陳氏澔以王中爲句從之

禮達於下必自正己始故先王祭帝以定天至尊之位祀社以列地利之主祀祖廟以明仁愛之本祀山川以明賓禮鬼

神之道祭五祀以明事爲之所起宗祝在廟以盡事神之禮三公在朝以盡輔導之義三老在學以明人倫之教前巫以卻不祥後史以紀言動卜筮以决猶豫瞽樂人侑疑丞之屬所以佐佑君德者言旣制禮以通天地鬼神宗祖而又廣設輔弼如此王居中恭己無爲不使一毫私意萌動以守至正是乃禮之所以達而自天地以及萬物皆正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藏如字

承上而言禮達於天下意百神皆統於天天心順而百神効職矣社祀地地効靈而百貨可極其盛矣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祖先妥而孝慈之義廣矣五祀民生日用事爲之本即此以爲端而一切法則之正可推山川亦在乎中矣義之脩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宜如此禮之藏萬理皆由此推若府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太一即太極也以其誠一不貳故曰大一大一爲理氣之原即易所謂大哉乾元也大一剖分而爲天地運轉而有陰陽變化而爲四時燦列而爲鬼神由一本以達於萬殊皆天理之自然與其當然故聖法之以爲禮其降於萬物則爲命令其實皆取法乎天而非有私也官法也主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去聲養如字冠去聲朝音潮

本於天天理之自然動而之地地承天而亨品物即禮當然之法象分列而爲庶事變化而合時中分事物各有分量藝治之而治也居人人得禮而安若居然養養其身心貨力所在易爭禮爲之辭讓飲食冠昏以下皆非貨力不行皆以辭讓行之是禮之所以協於分藝而養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

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亾人必先去其禮壞音怪喪去聲

行而宜之之謂義如其宜而履之之謂禮其實一也信存於己睦孚於人吳氏澄曰人身膚最外肌次之筋次之骸最內以肌會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爲身是也有禮則莊敬日强大端猶言大要天道之自然即人情之當然達之使勿滯順之使勿違如孔穴然必由之以出入也唯聖人達天人之奧故知禮不可已敗國喪家亾身必先去其禮而後悖天忤人罹於凶禍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蘖魚列反

酒必麴蘖而成人必順理而生君子如醇酒其味厚小人如醨酒其味薄若竟無禮則非人猶無蘖則非酒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治平聲種上聲耨奴豆反

柄所執持者因其宜而爲之節文則曰禮序因其宜而第之也田非芸治不熟人情非聖王不中禮有綱紀條目故如耕先爲陳說大義以動其天良故如種再爲講學以精其事故如耨禮義熟而心德全則仁矣聚如收穫而聚久或思變故播樂以暢其天而安之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分去聲

承上而推言之以明禮本於仁義也凡事以合理之宜爲主而理必以禮節文之乃得其宜故曰義之實協諸義而協則雖先王無其禮亦可以義起義者治事之分限天性之品節協於治事之當然講於天性之自然則得之者強固不屈於物而仁者允人之性得於天者順天性而施於事爲爲義之本順之體尊無以尚也故得之者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

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耨音似種上聲穫戸郭反

吳氏澄曰此反解上文而以順爲解也合仁謂合聚衆理於一心仁而未能安是猶與仁爲二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爲一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體雖全而用猶未達猶內腹雖充而外體未肥故必達於順而後爲禮義治情之極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承上達於順意而極言之卽承食之肥以設譬正無邪僻也膚外皮革內皮人之肥卽大學心廣體胖意篤篤厚之至睦無可間和無所乖法躬行法度廉潔己守法官修其職職稱其官曰相序君正己以率臣臣誠身以盡忠曰相正德兼內

外而言車所以載身而行御所以節車而安德具於心而推暨於萬事萬爲如車之自邇之遠樂卽行之而和之謂非但鐘鼓琴瑟等也諸侯以下非不可備德特以其職守分輕重言之禮主於敬讓法主於遵循信者成事之本故以相考睦者善俗之原故以相守天下雖廣猶一身也故可以肥言之而無往不達卽爲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苑音婉 謬音繆

順者理達而情孚之謂恐人務求其順而不中乎禮故又申言之常謂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紊苑多草木養禽獸之地此借以爲鬱滯之意也事積而有禮以行之則不滯竝行而各有禮故不錯謬細微之事皆有禮以行之故不失極深之理有禮以達之故通繁茂而各有條理故有閒相連而各有分際故不相及變動而適得其中故不相害葢合巨細精粗各得其宜乃爲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

持情而合危也危者安之反世事危者甚多明乎天理之自然當然順而行之雖危无咎故能守也豐太過殺不及情易流易危以至順之禮持之合之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渚之汝反頒音班當去聲孽魚列反申言所謂順者祇是順乎理之自然而無拂逆因以聖王之順言之合乎情理之當然而天地與人皆順習於山川者不使失居弗勞敝之也必時各得其宜不竭其用婚姻當其年爵位當其德用民必順不非時而勞役之不愛道陰陽和而風雨時不愛寶生成多而財貨足不愛情親親長長以及於天下人之親長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

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
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棷藪同音叟闚窺同
又推言順之至者天地人物無不協應膏露露甘如膏醴泉
泉香如醴器鄭康成謂如銀甕丹甑車陳澔謂山車垂鈎不
待揉治而自圓曲是也俯而闚巢穴與人相近不畏避也無
故猶無他極言順德之應非有他故由先王脩禮以達乎義
之當然體天理人情之誠然者以達乎人物之所順故
此順之實也非德極其盛安能制禮以順天地人哉
附解自羲農以來聖人迭起制爲禮以便民生至唐虞而成功
文章巍然煥然蓋大典略具矣然世運以漸而開人物已漸
而盛又歷三代而法始明備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禮之精
微廣大蓋無弗周詳而宰制無人日久弊生固其常理夫子
欲爲東周使得志於時監前代而損益之所以善世宜民者
雖因革不同然豈或有異於五帝三王哉柰遇合無期則空

言奚補與蜡賓而興歎歎魯即以歎周謂周公之遺留不可復見耳及言偃進叩而夫子乃慨然於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夫大道之行而曰三代之英固非上古洪荒之治也而或乃疑其語涉空濶非夫子之言豈非未明其語義乎天下為公非謂禪讓也堯以唐興舜以虞號上古君民止如後世部落酋長故成邑成聚成都舜有寵行不以為怪而殷之居亳周之居岐亦非受封夏商即周室之興也庸蜀羌髳從征牧野而不入版圖井田封建止此中原之地蓋聖人未嘗欲胥天下而臣妾之又何嘗欲盡疆宇而控馭之此即公天下之説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非謂不親其親而親人之親不子其子而子

人之子其他誤會皆因章句不明之故若夫篇中言禮之初禮之失而歸結於聖人作則與大順之義下篇言禮時爲大順次之因時處中固非聖人不能也而能以義行禮肥其身以暨於天下則亦可以次於大同而不僅小康蓋夫子實有聖王之德而不得其時平日以禮教人使之自束身心漸臻美大至折衷前聖爲禮制以化民其時中妙用則非空言可了因言偃問而反復言之古今事變帝王治道大意蓋已悉該其中以夫子言禮遺文考之未有精詳若斯篇者也讀者其可忽諸

禮記恆解卷九終

禮記恆解卷十 晚年定本

禮器

雙流劉 沅輯註

禮以範人倫自朝廟以暨民生日用皆有禮卽皆有器此篇略舉其概以明聖人制禮精意卽器而可識矣故曰禮器中有譌誤隨文正之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措七路反又作厝

此節冒起全篇禮必有器是故聖人大備其器大備聖人之盛德所以範圍曲成也釋同增美質閑其邪而存其誠也措諸己則正施諸人則行竹箭有筠以飾於外松柏有心以固於內大端猶大要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喻其貞且久也外諧和合於人內無怨無憾於己禮合萬物之情而通鬼神之奧故懷仁饗德承以有本有文明乎器以行禮禮不徒器欲人務忠信以清其源明禮義以善其用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天時變化而生萬物禮隨時而損益合中地生財以養人禮因地制宜各得其當如陳設然設陳也鬼神者理之宰以禮合天理順鬼神亦順人心有天理禮因而節文之合其本心之良萬物錯雜有禮而後各得其理理治也人以五官爲能物各有所利用不一致故曰曲聖人因天地人物自然之理制禮以品節之故可以通鬼神而奠民物非是不以爲禮居

山以水產爲禮居澤以山產爲禮則不順其自然即非禮之當然舉以槪其他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狹音洽上下之上上聲殺色介切匡音眶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經猶法也倫猶例也禮非財用不行酌地廣狹以爲禮之厚薄又視豐凶以爲隆殺即年大殺而衆不恐懼仍循禮而行以上之制禮有節故也此節乃言制禮之義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稱去聲後皆同革音棘

時隨時以處中也惟聖人能然故爲大下四者皆在時字中而得其一端不必全備故次之順順其自然之理體別其體類宜合於當然稱如其分量卽揖讓征誅以明繼聖人能時中詩言文王非急於成己之欲乃追述先人之孝於來茲盖聖人事天如事親揖讓征誅承天心而爲之亦猶是也天地之祭數事皆天理自然之倫次聖人順而修明之社稷山川鬼神皆有祭而所事不同則禮類亦異喪祭賓客吉凶殊而禮不侔各適其宜羔豚逮於百官大牢惟在天子各稱其爵位之大小非故爲豐嗇申言制禮有此五義而器之所以異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上文言五者禮之大凡而稱尤所以別尊卑正名分故特申言之以起下文國有守龜以卜吉凶而爲天子守土圭受於天子故以爲瑞大夫之家則不然臺門門兩旁築土爲臺闕其中曰闕曰兩觀曰象魏皆是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

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介音戒後同重平聲下同翣所甲反

孔氏穎達曰士一廟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六正羞也尊者宜備味諸公上公諸侯侯伯子男十六十二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介副也牢太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也諸侯席三重相朝時賓主皆然尊者須從厚葬五重謂藉棺茵褥鄭氏據儀禮兼抗言非是翣棺羽飾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犢音獨朝直遙反下同脯音甫醢音海繁音盤琥音虎璜音黃單音丹

鄭康成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氏穎達曰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牲諸侯事天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奉膳亦止用牛諸侯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大夫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食飧也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飧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告轉疏自食其力者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飧無數也繁馬腹帶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色帀則一成大路車既朴素馬亦少飾圭璋玉中之貴也不用他物媲之言以德獨達於君前也琥璜玉劣於圭璋不特達附爵乃通單席神道尊而異人不假多也諸侯覲朝日出見諸臣特人人揖之旅共一揖也御案玉路有再就郊特牲言次路五就指繼先路之次路此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周路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邱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 量音亮皿命景反

方氏慤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等差宮室貴大也天子之路弓斗房皆謂之大此器皿貴大也尊者之棺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此棺槨邱封貴大也量言

所容度言所至互相備也車旂之屬謂之器不可謂之皿籩豆之屬謂之皿亦可謂之器積士言之曰邪度士言之曰封邪必高封則不必高也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散去聲觶音志缶方有反甒音武

鄭康成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獻獻尸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孔氏穎達曰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今韓詩說爵盡也足也觚寡也飲當寡少觶適也飲當自適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散訕也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以餉不得名觴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御案階以一尺爲一級臺門惟在雉門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爲別耳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壇大丹反棜於據反

方氏慤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壇待人爲高非體之自然也故掃地以致其潔有足爲禁無足爲棜廢去之也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棜禁皆承酒尊之器棜以厭飫爲義禁以禁止爲義尊者取其厭飫卑者禁其過飲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害物舟善操之則利濟否則覆溺所以爲戒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天下所以無彝酒之過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黼音甫黻音弗纁許云反

卽祭冕服之一端以言其貴文龍爲至陽之精人君則天以此表其德諸侯德貴乎能斷故言黼大夫貴乎能辨故言黻

士服此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天子至士皆玄衣裳間色天子至士皆纁裳所異者特藻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琢丁角反又作瑑丈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去聲越音活犧如字樿音展

敬之至者不尚文飾所以有貴素之禮容容飾孔氏穎達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大羹肉汁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則用之以存古意大路殷祭天車越席蒲席祭天質素故然疏麤也鼏覆也鼏幂人云祭祀以疏布巾鼏八尊陸氏佃曰凡木不飾爲樿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　御案犧尊之制惟聶崇義畫牛尊腹之圖近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悉并反殺所戒反稱去聲

省察也引子言證上諸事禮旣所趣不同不察則禮道無由而知不豐應少不可多不殺應多不可少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詡音許樂吾教切

一理也發於外曰外心存於內曰內心理備於身曰德德發揚普於萬物其理至大其物至博故以多爲貴蓋君子樂其德之及人非自夸也詡普也德產蓄德之地致密緻德蘊於心生生而不窮精微而難測無物可以象之以少爲貴也獨知之地萬物性命繫焉安得不愼以爲制禮之本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樂音洛

德蘊於內與天地參故尊德及於物無不生成故樂少以寓無華之意多以成濟物之功多寡無定唯其當乎時中而已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大音泰攘如羊反

鄭康成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即一端以明理唯其稱之意攘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鏤力豆反簋音軌紘音宏梲章悅反澣又作浣朝直遥反

孔氏穎達曰簋盛黍稷之器紘用組爲之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爲纓二者天子之飾山節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亦天子廟飾大夫祭用少牢士特豚而平仲用豚豚又過小必言肩者周人貴肩肩在俎今云豆隘其小假豆言之也方氏慤曰濫者溢而無所制隘者陋而無所容陳氏澔曰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慎謂慎其行禮之原紀對綱而言禮以別衆理如紀無紀則衆物皆不理故亂戰克仁智洽也祭受福誠敬乎也夫子不自聖此必有爲而言私訓門弟子者也而記者引之以見聖人有以裕其原勖人必先愼德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麾毀皮反蚤音早葆音保本又作保

祈求也不祈無私禱也麾之言快也祭有常期不以先時爲快葆者褒也頌禱不貴褒大嘉事嘉禮告神以致孝敬不以其爲嘉事而更豐美必循乎禮牲不肥大薦不多品申言不善之義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父音甫綦音基左傳作忌燔音煩奧依鄭作爨盛音成

引此以明失禮不稱之事閔公嫡而少僖公庶而長俱莊公子莊公卒閔公立閔公卒僖公立僖公卒子文公立夏父弗忌爲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臣先君庶先嫡故爲逆祀文仲弗能止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文仲亦弗止故孔子譏之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皆炊器明其禮卑賤非祭火神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當去聲

鄭康成曰猶體猶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大綱曲禮節文或竭情盡愼以致其敬或有美而文皆非誠不可所謂其致一也若語助辭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撕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殺去聲撕音芟放上聲摭之石反

直而行若至敬無文始死哭踊無節曲而殺若父在爲母期經而等若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討求也進求其理若服制由

父母而遞行撕芟也若常禮遇變減等播布也布於人使知變通推而進以其情誼貴賤禮本輕而推而進之以致其隆放不拘制意如冕之尚文孝養之從豐放而不致雖不為之限制亦不得極致以入於僭侈摭拾取也如喪之有杖即別其苴桐起居飲食之必需即因而品節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一也者損益不同歸於一中也即素與青以明禮之不可變者聖人必因秦趙高變亂名實以青為黑黑為黃記者襲其語而名白與黑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侑音又武鄭作無醵七庶反與音餘

孔氏穎達曰殷人坐尸周因之詔告侑勸也告尸行節及勸尸飲食無定方若孝子就養無方周因於殷之禮事亾如事存理不可易故曰道一夏禮質言尸是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殷益為常坐之禮周又因殷而為次序酬尸尸之禮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昭穆各用一尸大祀不與旅酬故惟旅酬六尸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爓音潛

聖人節文人情而有禮卽事天明事地察亦是人至情之所推極而曰近人情非其至記者之陋也其以獻物言之所見甚淺郊祀天先獻血次腥次熟大饗先王先獻腥三獻祭山林川澤爓沈肉於湯也一獻羣小祀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蹙音促頖或作泮惡池卽滹沱相溫並去聲

作而致强造作以屈人由始謂禮本於天理人情如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蹙而

躁而情反無以致矣惡池川名配林林名河岱之從祀也不直告所祭而先告其所配愼之至也祭先繫牲於牢芻之三月戒散齋宿致齋也擯以道儀詔以達意相以治亂歌之終步以見方舞之始溫如柔色以溫之溫言不直致其情也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鸞刀端反莞音官簟徒點反槀鞂稭同

本謂天理卽人之性也古古時古人樸厚天性未漓後世人心澆漓聖人故制禮使人反本修古不忘其本初之性詔告也古人行禮必有相禮者告之凶事不待告而哭泣朝廷以養賢爲樂故人臣入門而縣興哀其親而樂其君皆本性也醴酒玄酒見前割刀利於割肉鸞刀古刀刀鐶有鈴宗廟不用割刀而用鸞刀莞簟精細可安而郊祭不用槀鞂取稈藁爲席粗質乃用之凡此皆以修古也主主宰之理述相傳述多學禮正所以爲復性之實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

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

者物之致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凡行禮者內純乎理然後於事能有節制故無節於內者雖欲行禮觀物弗察其是非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克己復禮卽此意不由禮則觀物作事出言皆不可然必先有節於內致推及也內有節而後推致以及於物理皆當故誤解格物不先求有節於內而徒物物窮理爲無當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朝音潮放上聲亹亹音尾

財物人所必需而無禮則亂故先王因而致其義然其義非由意造也皆天地自然之理如作大事必順天時以爲興作朝日夕月以敬天祀高則因乎邱陵下則因乎川澤皆順其自然之義而制爲禮是故天時至而雨澤降造化生成之理自然不爽君子則順天而達其勉勉之懷凡禮之制皆必則天地而爲之

是故昔先王尙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體道於身謂之德而分言者德不一端道則全德之人能不必皆道德而有才藝者置之使在位誓之示至公道德賢能皆分得天地之理者先王故順天而制理以待之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假音格至也治平聲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卽事天地之禮以見聖人無禮不本於天地升中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祀天王者中天地而立宰制羣倫爲三才之主告其職於天升高山以達中心之誠吉土圜丘也蓋天子承天理物卽時雍風動猶恐有過故告天地以祈宥非自矜也升中祗是升高近天以告上帝五嶽高如在天中然故曰升中於天鳳凰以下瑞應因其則天而安民物故應有此瑞非因此升中饗帝之儀文也後世妄解謂爲封禪之說則非禮而反獲罪於天

天道至敎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

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罍音雷犧如字縣音玄應去聲分扶問反

天道無言而燦著於日月星辰事物者皆有禮即至教也聖人體之是爲至德君立於阼以象日生於東夫人在西房以象月生於西而犧尊縣鼓君所酌也反在西罍尊應鼓夫人所酌也反在東以君與夫人交相酌獻取其便也陰陽和而萬物生夫婦和而萬化理即此一端可概其餘禮謂君夫人酬獻之禮樂謂縣鼓應鼓之類縣鼓大鼓應鼓小鼓也按君后萬民之父母天地又君與后之父母故修身正家上事天祖下安民物夫婦之責同因有此禮後世反之云重夫綱實失正內正外之禮矣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

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道音導遠平聲治音智

人本天理而生失其性乃悖於理聖人以禮節之使返乎性之本然故曰反其所自生樂其所自成禮見於事非禮不節理得於心非樂不和先王以禮樂節之道之本於人心而達於事爲故治亂可知達聰明也即器可以知工巧拙即發可以知人知愚况禮樂之本於性而著爲物則者乎故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與人謂應事接物不可不由禮樂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大音泰從去聲盎烏浪反洞音慟屬音竹祊百彭反

此申上文君夫人行禮本陰陽和之義而以洞洞等形其忠敬皆同祼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殺牲既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盎齊以獻之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命婦從夫

人謂薦盎齊時洞洞質愨貌屬屬專一貌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湆也定孰肉也羹肉既熟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言求神而未必得也故致其敬愼也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於堂廟門謂之祊繹祭在廟門外之西鄭康成曰勿勿猶勉勉也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此大概言獻禮之義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一獻熟近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爓異於人情漸遠故曰文察明察言其神居高而察下神則不可方物然此節於義欠安夫祭所以達其誠敬也自羣小祀以至大祀禮所當祭必將以誠敬卽父母亦無不以察且神奉之也而乃以獻之多寡別之乎神人均有尊卑則禮之有獻亦異漢儒去古漸遠斤斤儀文不識本原故其言如此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與平聲腊音昔
內音納見音現纊音曠肆如字
大饗祫祭也備物非天子不能故曰王事三牲魚腊籩豆之薦諸侯所貢致九州美味及和氣所產以將孝享皆以天下養之義金可剛可柔爲和和命諸侯內金庭實先設之示君臣和同意諸侯朝而行享以束帛加璧於上君子比德於玉故尊之也龜能前知陳在前金次之見人情所同欲纊絲也與衆共財示王者不以財自私故能合天下之財以享親遠物皆致王者德無外則親之澤亦無外也諸侯助祭禮畢而出作肆夏之樂以送之明大饗之禮極重惟天子能合萬國之歡以祀其先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天至尊就郊之曠遠而祭不敢致之敬之至也思親追遠仁之至也自始喪至終喪喪禮繁重然皆所以自盡其誠無一

毫文飾故爲終之至備服器不敢死死其親仁之至賓客相見
必以幣將其厚意人情之宜故爲義之至仁義根於心而見
於事爲非禮則無由見故
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
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和去聲

鄭康成曰道猶由也從也味必甘而後能和質必白而後能
受采人必忠信而後可學禮　御案前旣廣言義理禮之文
此復歸本忠信以見
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
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旅从方與从示者別

誦詩三百喻多學而不踐禮也一獻大饗見前大旅陳師鞠
旅告廟而後行可以祭羣小祀而不可以饗先王誠可以格
幽而未足以合衆志可以合衆志而未足以通上帝蓋其禮
愈重則其誠孚愈難故毋輕議禮引以足上文忠信禮之本
意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跛彼義反與音預朝音潮

鄭康成曰季氏祭謂舊時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爲跛倚物爲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孔氏穎達曰逮及也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晏晚也愚按禮以將敬周末文盛而敬不足子路節繁文以將敬不拘拘於古而得禮之中故孔子稱之記者記此於末以明禮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尤不可失中也

附解禮者所以節文天理故凡理之所當爲者必有禮以行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無處非禮即無處非天理之發皇而其器數儀節隨時而通變者古今亦多異宜要在神明規矩不

失至中而已聖人制禮以節民性而盡性之學豈斯民旦夕可幾哉亦惟使之服習於儀文變化其氣質而六德六行平日所以陶淑者有方故內神明其志氣外服習於威儀本末交修動靜相養三代盛時所以致民於中和而多循乎天理也世運益衰踰閑蕩檢先王之禮制幾爲虛文而一二好古之士斤斤遺文反復辨析夫其珍重於聖賢之傳恐違乎古初之意固屬雅懷而拘泥穿鑿間亦有焉則人益視禮爲畏途矣此篇名禮器而篇首即揭明大備盛德也言聖人有盛德而乃制爲禮器故禮必有器知禮之本者始能神明於器申之曰忠信禮之本也末仍歸結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以子路助祭於季氏不拘拘舊制夫子稱爲知禮子路固忠

信人也意與篇首神迴氣和作者其亦有所心得與夫天下
至大六合民物尤繁因其風土人情而爲之禮卽各有器時
勢不同好尙各異安有執此篇所言之器而可以行禮者哉
第不觀古人不知尙象之意得其大義則禮且可以隨時處
中而况於器乎篇中惟近人情者非其至及一獻質二節於
義不純學者當分別觀之

禮記恆解卷十終

禮記恊解

禮記恆解卷十一　晚年定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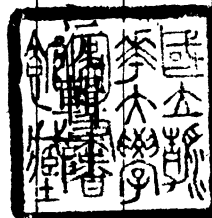
雙流劉

郊特牲

此篇多記禮意而雜以冠昏二段其義詳附解摘篇首二字以名篇亦無深意間有引伸上篇之意者非必原與禮器通爲一篇也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大音泰膳市戰反犢音獨孕餘證反

禮統於天天子而天至尊故以郊社之禮首明之特牲也太牢也犢也天地至尊社稷生養至宏天子代天出治諸侯奉天子以亮天工故牲牢均用一誠專一之義也人心專一則誠二則惑然以食物祀神事天地如事父母事羣神如事尊長

牲牢用其碩特亦不得已耳若恣殺則反傷天地之仁故牲孕弗食祭帝弗用獨言天子天子教化之主非謂天子以下可以不然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修而已矣繁音盤腶丁亂反

祭祀用牲牢此義人罕知之記者恐人以爲近褻故篇首特揭言之而又推廣郊之車與血明至敬以將至誠諸侯以下陪說　御案大路郊之車也而先路次路之繁其飾者不與焉郊血也而腥爓熟不得並焉事天以質且至尊故不與其他同至敬不饗味而尚氣臭耳諸侯爲賓灌用鬱鬯亦不饗味天子饗諸侯於廟中亦從其質猶是不饗味之意腶捶肉如腶修以薑桂修之鳴其敬而已合上節爲發明尚誠敬之意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重平聲酢才各反

孔氏穎達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旣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受介之酢爵必徹己重席而專席以受酢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禘如字食音嗣

饗饗帝禘祭之時六經無明文據此及祭統蓋在春也後儒因明堂位六月禘周公遂疑在夏不知彼沿時祭而異其禮不可執以論王者禘祭也食饋食嘗秋祭祭天主於陽氣上通祭人主於陰氣下達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皆所以順時氣而恤物而食嘗獨無樂者亦以孤子欲其長養陽以遂之耆老欲其壽考陰以成之凡聲陽也釋樂之義然此節可疑聖人以禮樂和神人達上下祭祀尤重以諸經考之內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王制言周人饗食並用文王世子言大合樂遂養老詩言顧予烝嘗而有鞉鼓管聲小雅云以往烝嘗鐘鼓旣戒周禮凡饗食奏燕樂曷嘗食嘗無樂耶豈漢

人襲前代而變其時歟抑記者傳聞之誤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奇居衣反旦依鄭作神

孔氏穎達曰鼎俎盛牲體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褻味人所賤用者多品美大其報也按陰陽之義無處不在記者未達其原僅就器數言此節尚可而上節所以誤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賓朝聘者及燕享已臣子燕於大門寢門享則大門廟門易以敬君以和易接賓與臣而將其敬卒爵賓主獻酬之時俱作樂屢歎之善其敬以將和也方氏慤曰主酌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工升歌以表賓主之德樂器必待人以成故貴人聲而上之樂以導其歡禮以節其情盡歡以洽君臣之間如此上下交歡萬化可

理而凡禮樂之本陰陽以成其和敬者亦概諸此矣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往熊本作任從之

鄭康成曰旅衆也孔氏穎達曰無方非止一方　御案別土地之宜不求之非產節遠邇之期不責之非時先知以見德之明無不照服猛以見德之威無不畏然明忌察威忌暴金之為物可柔可剛故參居其間以示和孔氏穎達曰玉以表德享用束帛帛上加幣表以德相任故尊而顯之前篇所謂尊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燎力妙反

鄭康成曰庭燎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百燎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孔氏穎達曰九夏王夏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用陔夏卿大夫亦用之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覿大力反使色吏反

大夫從君朝覲而行不得私覿受命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從君不私覿所以明無私交致敬於其君若從君而竟庭實陳私覿則僭亂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也所以私覿非禮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臣不敢與君敵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其敢然者强也强則君宜殺之義也此饗君之事由三桓始是義當殺者也率土皆王臣故莫敢爲主君由阼階君爲主也

鄭康成曰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康成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以上皆天子之禮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以上皆諸侯之禮孔氏穎達曰諸侯軒縣三面祭用玉牲擊石磬得舞大武不得朱干設錫冕服中衣得用素不得繡黼為領丹朱為緣臣不畏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不避君而私相覿以貨賄公廟設於私家三家皆私立桓公廟也愚按成王命魯以六月禘祀周公於太廟白牡大路蓋用殷禮以備公於賓王意後世襲用盛禮凡祭皆僭之故此云然也詳見明堂位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周封夏殷二代之後於杞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以禹湯之賢久而猶尊之也故得用先人天子禮樂他國不可以僭此節與禮運我觀周道節參觀可知魯僭禮之事不猶無也言尊賢之至無過此者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寓音遇

寓寄也寓公失地之君不臣之者以其嘗爲君若繼世則亦不臣之非禮也故古者不然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鄉去聲辟音避

陽王於南而萬物昌君南鄉以符陽德盛大之義臣北面而承君德答對也孔氏穎達曰臣於國君已皆稽首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避君也諸侯臣稽首不避天子者專有其國去天子遠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 爲去聲

不敢煩君敬也鄭康成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奏事逆受下奏也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音傷

鄭康成曰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强鬼也朝服立於阼欲室神依己而安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縣音懸弧音胡

射之以樂欲其容節內外相和而觀德也何以聽何以射欲學者求其兩協男子生而縣弧以示有志四方射者男子之事也而不能則以疾辭謂其可恥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伐鼓則成一日齊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繹音亦祊百彭反

陳氏祥道曰禮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此繹祭之祊也孔氏穎達曰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繹祭當

於廟門外之西堂祊當在廟門西室今不然故言失之朝市朝時而市當於東方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太音泰喪去聲薄本又作亳牖音酉

孔氏穎達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也土屬陰陰宜在北故君南鄉於內北墻下祭之上以生物爲德甲乃生氣之始且十干之始也故用甲日以祭大社王爲羣姓所立之社達天地之氣天氣下達地氣上達也鄭康成曰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乘去聲共音恭粢音資盛音成

神地之道著地之神明也下文乃繹其義載萬物而生財天之垂象示法乃非虛渺是地德配天也故尊天親地教民美報其德中霤亦土神也家國皆同主親地示生養之本單盡也二十五家爲里唯爲祭社之事合田之家盡出一人唯爲祭社而田國中人盡行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唯祭社而使邱乘供其粢盛所以報本反始土者生成之本始也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卒祖忽反鹽依鄭作豔

周禮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郎春蒐也周之仲春夏之十二月蒐以焚萊驅禽獸爲民耕種計季春出火則夏

之正月命司爟出火蓋取榆柳之火以宣木氣火爲民生所必需一年之始故出之而木爲火母恐太洩母氣故用榆柳記者誤以出火爲焚矣鄭康成曰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臚讀爲艷愚按左右坐起以觀其習於武勇變化之事流流漫意布也流示之禽欣艷之以觀其用命不貪得否求服四句申結之服馴習也守禮用命故克而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狩必先燔柴祭天以明代天理物非無事而遊觀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郊祭在建子之月陽生於子日長自此始於其始長迎之重天之生氣也主日者日爲陽精兆爲之區域於南郊陽王於南於其陽之初生而即以至王之地祭之重陽也天至尊無可稱者故尚質素陶匏至質而利民用以象天地生養爲性

不尚文也騂赤南方之色犢小牛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意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郊有二冬至祀天郊祀后稷以祈穀用辛蓋祈穀之祭也而後人相沿而誤必以辛日郊天故此言郊之用辛也亦無大害也若論其正則周之始郊天必以冬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陳氏澔曰郊用冬至有定日卜卜牲也先告於祖如受命退卜於禰宮孔氏穎達曰作灼也考亦禰也祖始其事而親成之故以著尊親之義澤澤宮即辟雍也誓命先王戒勅祭祀之辭有司宣之而王親聽之受教於祖受諫於臣之義獻命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鄭康成曰庫門在雉門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皇氏曰姓者生也竝是王之先祖所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氾音泛亦作汎埽去聲

報猶白也祭報報日時蚤晚及牲事備具也上謂天嚴嚴畏氾埽洒水而後埽反道剗道上之土令新者在上鄉爲田燭六鄉之民於田首爲燭君致其嚴敬而民亦化之故弗命而民聽上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璪與藻同

方氏慤曰天以龍爲用而袞以龍爲首故被袞以象天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字通於藻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旂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故於數言則有十二旒之旂大旂也非諸侯所得建天之氣化備於十二時其變化之象著於龍生成之功柄於日月故旂爲此以象之郊以祀天天道之神不可測而其昭著者可知故制禮以明之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此言帝牛之重也卜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滌搜埽清滌之所凡牲既卜皆繫於牢芻之三月而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取其具不必在滌帝天神稷人鬼別其尊卑如此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又明郊天而以祖配之義萬物皆本於天而天至尊惟天子代天理物可以祭之然非有則天之德代天之功不得爲無愧天子功德本於祖祖德深厚而後及於天子祀天而以祖配明天爲萬物之本祖爲功德之始報天而反求其始不敢自恃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音乍耆音其索色窄反

大蜡比諸侯一國之蜡爲大也八見下文伊耆氏堯也或據周禮謂爲古佐天子之官不知周禮因伊耆氏始爲蜡而借以名官也索求也歲十二月夏正也物成之時索物之靈而報饗之非皆有專神故曰索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種上聲畷丁劣反爲去聲坊音房

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曰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也祭百種以百穀祭之報嗇報其教民稼嗇之功農古田畯有功於民者郵郵亭表畷標表於田畔相連畷處皆田畯勸農所居者禽獸即下文貓虎言迎祭之於此也報恩爲仁除害爲義使之必報之謂使貓虎去害故祭之也坊堤也水庸溝也事也農事所賴曰祝辭也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螟蝗之屬草木各歸根於藪澤不干稼穡祝其神之相之以報以祈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

至義之盡也殺所界反

周禮國蜡祭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郎蜡祭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陰陽二氣循環此盛則彼必衰陽衰則陰盛陰盛則陽老一年四時自春生夏長而秋成陽始其氣陰成其功冬則陽氣收藏重陰沍之以養元氣物之有質者皆萎如人老而將死然先王制蜡祭以順天時若憫其死而祭之者然故素服而祭以送其終終一歳之事也又祭貓虎坊與水庸以報其功仁哀而祭之義裁制不使之過謂順天時以息老物不用麻而用葛不用竹而用榛故若喪禮之殺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康成曰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笠音立好去聲

孔氏穎達曰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屬大羅氏草笠野人之服歳終功成由野人

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致鹿與女蓋天子以此二物答諸侯之貢而使大羅氏致之詔客告詔使者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天子樹瓜果以覘時候然不斂藏其種示非與民爭利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移如字

八蜡蓋自天子以及諸侯國皆有此禮而且告諸天子故可以記四方之豐歉年歉則八蜡不通謂其財不足而謹之也年豐其蜡乃通以悅其心志謂之移者豐年相與報賽爲樂移其勤苦之心而縱暢且使惰者奮勤者益勸也既蜡而收斂積聚矣於是臘祭以息民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以勞民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菹爭居反 醢音海

孔氏穎達曰恆豆朝事常所薦之豆加豆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水草和氣若昌本茆菹其醢陸產若麋臡麕臡加豆陸產若葵菹豚拍之屬其醢水物若𩺰醢魚醢愚按恆豆人所用加豆尸所用人用者豆取諸水草而醢取諸陸產尸亦人也而象神豆取諸陸產而醢取諸水物尊之故與人異他若籩豆之薦則不盡可食而用水土之品者不敢褻常褻味而貴多品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蓋聖人以神處於幽而以人象之致其孝享如此之誠然亦不遂以人可代也故尸食之外更有籩豆之薦不同於人之食味以存神之道經明言非食味之道而先儒通人神詁之拘牽禮經實悖本文矣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耆音嗜卷音衮路本作輅樂音洛

此下二節申明上文未盡之義薦卽上文籩豆之薦孔氏穎達曰質而無味不可歆嗜冕路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爲榮好舞大武以示壯勇不可常爲娛樂宗廟尊嚴不可常安處其中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以爲私利皆以別於人所安

樂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莞音官簟大點反越音活稾又作稾古老反鞂音戛和去聲幾音祈乘去聲

酒醴美矣而尚玄酒明水玄酒水也明水亦水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陳列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疏布之尚以疏布冪八尊平常居則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爲藉神席明之者神明之也琢刻篆爲文雕謂刻鏤幾謂沂鄂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而祭天則素車沂即圻鄂節高貌刻者以幾爲界於雕幾加丹漆如是而后宜尚質尚儉乃得交神明之義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

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奇居宜反

黄目黄彝也以黄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是名祭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鬱氣芬香之氣土中央黄色目人身氣之最清明者言酌以敬神其中至誠而其外則至清明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産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埽去聲醯呼兮反斷上聲

天至尊故貴其質醯醢美矣鹽則天産自然之味煎謂鍊治之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割刀可用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能和能斷其義貴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之冠冠布均平聲餘去聲齊側皆反緌耳隹反敝婢世反

冠義二字通冒下文冠禮三加冠始冠用緇布冠上古無飾惟用白布冠齊則緇之故始冠用此以存古其緌也孔子曰

未聞蓋諸侯始有緌大夫士無之而後人概用緌故
非之也緇布冠既冠亦敝棄不用以非時王制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音的冠去聲醮子妙反

阼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之意客位戶牖之間南面庶子則皆醮於房戶外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用禮三加禮畢乃一醮於客位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喻其志益大也字之者既冠見母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著代著將代父而爲主加有成勗其有成人之道以賓禮加之敬其名既成人則外人不擅呼其名

陳氏澔曰酌而無酬酢曰醮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毋音牟追音堆冔音詡

此因冠禮而推明冠制孔氏穎達曰委貌章甫毋追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殊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鄭康成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

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未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
天子諸侯大夫冠皆用士禮二十而冠五十後爵故無大夫冠禮天子之元子亦士也諸侯可知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爲末冠而父沒者造之繼世以立諸侯爲其象賢也若二十則未必卽賢敬也用士禮冠之以官爵人因其德以爲等殺若二十則德未必崇故亦以士禮冠之然則自天子至大夫惟用士禮者所以勛其成德而禁其驕心也至於謚亦然死皆有謚亦今時之法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謚蓋爵必以德無爵則無德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殺色介切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穎達曰此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是也後世多失先王制禮之義故記者特解其義而冠昏尤禮之始義之大者故特於此申明之禮之數顯而易陳禮之義精而難知知其義而敬守之躬行以率天下天子之所以致治也祝史第職禮之數而已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取音娶別兵列反

方氏慤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遠謂異姓親附厚猶重也附於疏遠者以重別嫌之意誠實具無辭讓其致辭亦不謙言不腆腆厚也尋常禮多謙言不腆惟昏禮則幣必實具納之而不讓所以然者告之直而無曲信而無詐終身以此爲信信者事人之義婦人之德不踰乎此也一成夫婦則彼此齊德榮辱休戚終身不改故婦人夫死不嫁所謂信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

也迎先並去聲

先先爲之倡也也夫爲妻綱君爲臣綱凡德行俱必先爲之倡而此親迎其一端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摯音至亦作贄

馬氏晞孟曰摯者交接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執摯以敬章別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僻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得而親之也章別也恩按義所以行仁父子相親恩也而有義以節之義之所在而禮以行禮之所在而萬物安故原其始於夫婦而敬以別之然後恩義洽而可理萬物禽獸去人遠矣而其故皆由無別無義然則夫婦之厚別而重義不得謂爲細故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先去聲帥入聲知音智

親之親愛之重言親之不特親愛而情誼一切自此皆屬至親也敬謂親迎親御本愛本敬先王之得天下不過如此極言其禮之重也帥即上文先字之義女異姓本疏親之而聯為一體帥之而使齊其德行從人者也申明帥字之義見夫之帥之者不可不慎下言三從又以婦職言之以其為閫內人故以從人為職從父從夫從其德令從子則不過不能主外事耳而後人誤解遂若强賢母而從逆子其壞人倫傷天理特甚夫之言丈夫也當以知帥人知明理之至也不知而强妻以從可乎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鄭康成曰玄冕祭服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告於鬼神者鬼神陰陽之靈夫婦陰陽之正重其事以隆其禮為社稷主先祖後故敬之非私昵也下文申明之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

申明夫婦一體之義牢牲牢也牢禮有等尊卑異焉而夫婦則共牢而食者同其尊卑爵齒亦各有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於夫共牢之時器用陶匏無飾之物尚古禮之自然不尚虛文也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尚禮之至

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共牢之明日婦盥饋特豚以饗舅姑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示相恩私之義餕餘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示授室與婦之義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婦人陰也其德主於幽靜且昏者日昏也樂爲陽氣不作於昏昏禮娶婦人生相承之序將以爲社稷主先祖後惟恐負荷之難而可昏時作樂耶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此下明禮以漸而備尚先薦之也有虞氏質故但尚血取其氣可達幽而已血腥爓三者並未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殷人漸文祭先奏樂以尚聲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未殺牲也闋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間不知於彼於此故用音聲號呼以感之滌蕩者滌除塵穢使清虛之氣與鬼神通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用鬯臭絕句焫如悅反薌音香周人亦尚氣尚聲而更灌地以氣求諸幽臭亦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鬱鬱金草以鬱金和酒使臭陰達於淵泉圭璋爲瓚之柄以斟鬯玉氣潔潤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臭陽達於牆屋求諸陽也奠灌爵也羶脂也既奠

灌然後焫蕭蓋先求諸陰而後求諸陽禮益備也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總承上文凡祭必準此而加慎焉蓋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其死也魂魄各有所歸如此求諸陰陽謂死者之在天在地不可知也聖人制禮文質以次而增其理實相足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遠去聲與音餘

詔告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時祝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此時主尸皆在堂室中虛位故曰告神用牲殺牲也灌獻後尸坐戸西南向用牲於庭升牲之首於室直祭薦熟時正祭祝官以辭告神主索求也求索其神而祭之則祝于祊正祭之祊在廟門內與繹祭異因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或遠人而居故遍索之至祭於祊則以爲近在廟門

內不得爲遠也尙得曰求諸太遠與言祭者之至誠可曲達也

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倞音諒肵音祊相去聲

又覆解其名義倞或爲諒誠也信也正祭之後而祭於祊信神之必格而降恐其遂去又於廟門內祭之肵主人敬尸之俎富謂禮儀富足所以致福於神而神克享此富有首升首也方氏慤曰首犆而直支偶而曲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相謂相尸也尸必有相如神之親饗之而以相佐侑之主人受祭曰嘏然非徒希福欲其長久光大以永神之享也尸神象也神處於幽陳其尸則如生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毛在外而血在內內則幽矣卽毛血以告神言全體之物已具純謂表裏完善也神有功於人以物之得天純美者報之血由氣滋血祭明氣之盛也天地幽冥莫非此氣所貫注以誠感者必以氣通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金木者水火之神

而心則五官之主氣舒於木而盛於火成於金皆取氣之所盛者以達之故曰貴氣主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齊才細反下同

孔氏穎達曰尸既坐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形魄歸地爲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朝踐時祝取膟膋燎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膟膋黍稷竝陽氣之物首牲體亦屬陽魂氣在天爲陽故云報陽膟膋腸閒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涚始銳反又作說絜同潔

鄭康成曰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涚齊或謂泛齊方氏愨曰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亦由主人之潔誠著於此水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方氏慤曰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爲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爲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服之甚也首雖至地猶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義者欲顧名思義而盡其所以孝也謂國家明有國有家皆由先世積累也詔尸必以相事死如事生致其敬盡其養而使尸不以代死者爲嫌謙讓而不辭飽也

肆腥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腍而審反

肆陳也腍熟也言陳腥爓及熟食以祭何以生熟並陳蓋神處於幽豈知神之所饗亦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而已矣非輕詞乃鄭重之詞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斝角皆爵名灌以降神之後舉斝角祝詔主人拜以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後坐周禮不然以尸神象也既以神事之當安坐爲是尸象神不言故用祝將命達幽明之意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醆側產反汁之十反獻如字澤鄭讀爲醳音亦

縮酌用茅以茅縮醴齊泲而清之使清明而後酌之以實尊彝故曰明酌也醆酒盎齊也盎酒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不曰盎而曰醆者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也汁獻卽鬱齊獻酌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鬱齊以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汁獻尤不若醴酒之濁故以醆酒涚之而已涚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爲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齊酒不止此三者以灌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經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醳之酒涚清酒醆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

同故曰猶明淸與醆酒於舊醳之酒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如字

祈求也求神宥平日之愆而降福於民若祈穀之類報答也以答神庥若豐年頁稭之報賽辟去也祈神辟除不祥若月令之磔攘用桃弧棘矢之類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有所以而後用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孔氏穎達曰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之義以陰幽思也以神處於陰必幽深思慕而後可冀來格故君子三日致齋內淸其思外潔其體必見其所祭者孔子祭如在以平日德行旣純臨時誠敬又至而凡以齋爲虛文恍惚將之者謬矣

附解一元之理氣無始無終無聲無臭闔闢之機剖而後天地成形然天地雖分仍此一元之氣彌綸運化焉耳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神鬼神者陰陽之靈而已而何以情狀不同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物之秉其靈者異卽所以呈其態者亦異

本乎天者親上神之所以正而淸本乎地者親下鬼之所以
濁而雜祭享之禮聖人所以通幽明而達忠孝也惟牲牢一
事大小祀皆用之以爲人神一理事亾如存則以飮食之道
事之亦固其所而天地則至尊無可褻矣何爲乎郊特牲而
社稷太牢哉天地之性人爲貴生民之利牛爲先王者父天
而母地享以太牢人子之義云爾然亦有其義之至精者一
陽生於子而老於乾歲氣周流後天八卦象之由一陽而三
而五而七而九陽終於戌乾位乎西北由二而四而六而八
而十陰極其盛坤王於亥宮復則陽生矣臨則陽壯矣然重
陰沍寒艮以止之斗牛在丑子曰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
而成始也牛爲星紀歲星一周而功成陽氣育於坤土其藏

彌深其發乃彌盛所以貴乎艮止然眞陽旣旺則當發育而
普春生惡乎土之剋水而傷木母也故出土牛以送寒氣坤
爲牛爲子母牛元武之精其象龜蛇故名牛曰一元大武然
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非獨享帝如享親也夫固以乾孕乎
坤生氣之所以成而陰閉乎陽亦戾氣之所以肇故殺牲以
告明乎節宣陰陽之意焉耳夫陰陽之氣萬物所以生成而
調燮之權聖王所以輔相禮制雖微必有其義記者揭言郊
特牲句而下卽以饗禘籩俎明陰陽之理申之曰樂由陽來
禮由陰作陰陽和而萬物得等語其用意不至深乎若夫郊
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其言祀天地之
義至明而後人分祭合祭猶紛紛曲爲之說豈不知天地一

父母歟父母不可分而天地又何可分於其氣始至而敬之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南陽老之地北陰老之方於其氣之始至而卽於終老之鄉祀之陰陽互爲生成二氣無非一氣天地豈判然不相屬哉若夫蜡之祭也近於戲矣而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則變理陰陽卽在其中飲食之禮近於奢矣而交於神明不同安褻則尊卑又嚴其辨冠昏二禮何以旁及冠者男子所以成人昏者女子所以有家人生正內正外乃陰陽之大者謹於其始故類記而詳其文篇末錯舉諸禮而曰求諸陽也求諸陰也魂歸天魄降地也以及尙臭尙聲直祭索祭血祭盛氣肺肝貴氣主皆無非推廣陰陽之義以明禮制不外乎斯篇首曰貴誠篇中曰盡敬結之

以祭與齋蓋必至誠至敬而後可以合幽明爲一致其用意可謂周矣昔人辨論至多而未得此篇之精微愚故約其大概於斯

禮記恆解卷十一終

禮記恆解卷十二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內則

孝弟始於家庭而達於天下天子與庶人一也聖王制禮家人婦子之閒蓋無所不詳此篇所記特其一二記者以內則名之亦欲後世彷而推之耳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后王君王也命冢宰降德謂君相皆正身齊家之人而以其德施爲敎令使兆民率之也天子曰兆民衆則統貴賤言之修身齊家推以治民君相之責也記者大書特書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意深哉無德以率之民安能然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右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偪屨著綦漱音瘦櫛音節縰音蹝笄音雞髦音毛緌音蕤韠音必紳音申搢音晉笏音忽帨音稅觿音兮玦音決捍音汗遰音逝著音斫綦音忌下同

孔氏穎達曰盥洗手漱漱口櫛理髮也縰一幅長六尺以韜髮作髻既訖橫施笄於髻中以固結非固冠之髻總裂繒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以爲飾鄭康成曰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所以記事左右佩用自佩以備尊者使令紛帨拭物之佩巾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者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拾也言可以捍弦管筆彄遰刀鞞也木燧以鑽火偪行縢綦屨繫也劉氏彝曰左佩玦者護巨指以開弦捍者著左臂以遂矢皇氏侃曰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彭氏汝礪曰大觿解大結木燧榆棗桑柞槐之類按此修容備物蓋侍父母起而後退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衣如字線本又作綫纊音曠縏又作鞶袠陳乙反又作帙衿本又作紟其鴆反

鄭康成曰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而有之衿猶結也衿纓以佩容臭又婦人別有纓五采聯貝上繫於頂下當心胸許嫁則繫之明有繫屬嫁則夫親脫之此事舅姑之纓與之異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燠本又作奧音郁苛音柯癢以想反

總承上二段適之也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隨其便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少去聲奉長俱上聲溫本又作蘊於運反饘之然反酏音移芼音冒蕡音焚秫音述飴音怡堇音謹荁音丸免音問薧音考滫思酒反瀡音髓膏之膏音告

此言進盥及視膳之禮子婦皆同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饘厚粥酏薄粥芼菜也蕡熬枲實荁

堇類冬用葷夏用荁榆白曰枌陳氏澔曰免新鮮者薨乾陳者言堇荁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滫之滑者凝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和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必嘗之敬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去聲朝音潮

陳氏澔曰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角容臭香物也以纓佩香物以爲容恐身有穢氣觸尊長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具上文所言奉養之具未冠笄無養老之責然已使之稍學習其禮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宴起唯所欲食無時衣如字簟徒點反灑又作洒

孔氏穎達曰此總論子婦之外卑賤及僕隷之事簟席之親身者斂枕簟不欲人見己褻者灑埽先以水洒而後埽之布席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孺子小子未成人者唯孺子則任其起居飲食以養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上上聲

父子本應異宮以不褻處爲敬命士以下或貧無力命士以上則可爲矣慈愛也事親必愛之篤者乃彌致敬故獨以慈言朝夕皆親甘旨也視膳畢則退而各修其職業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上聲鄉去聲縣音玄篋口協反襡音獨

坐閒坐衽偃卧何趾足向何方皆謂偶憩之時也牀所以坐几所以憑衽卧之物晝則斂之懸其衾篋其枕以襡韜其卧簟恐其或汙襡韜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敦音對卮音支匜音移餕音俊

不傳非奉命不敢傳移他處孔氏穎達曰敦今杯盂牟土釜皆黍稷器巵酒器匜盛水漿器勿近勿敢偪近與及也陳氏澔曰四器非餕其餘無敢用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父母食而子婦佐餕者分父母之惠且勿使有餘而再設也御食侍母食如初如父在時言冢子者冢子主家政責尤重也侍食者不餕推母之心以惠其下而使之餕旨甘柔滑於孺子爲宜父母之心尤眷之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嚔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

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應去聲唯上聲齊音齋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嚔音帝咳苦愛反跛彼義反睇音第洟音替撅音蹶見音現漱平聲澣戶管反綻直莧反紉女陳反紩音拙燂詳廉反潘音翻醷音悔帥音率

唯應之速敬對對雖是而不敢遲慎恐失禮齊莊也吳氏澄曰堂階或升或降室戶或出或入或揖而舉手爲容或遊而從容緩步當此時皆不敢有噦噫等不恭之事陳氏澔曰噦噦逆之聲氣乏之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洟自鼻出者睇傾視也襲謂重衣撅謂揭衣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類袒裼乃爲恭敬若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撅陳氏澔曰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以線貫箴曰紉燂溫也潘淅米汁醷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篚非尾反湢彼力反本又作偪

不言內不言外謂男女各相會聚之時男不言婦人專業之事女不言男子外任之事非謂夫妻各不相謀也鄭康成曰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奠停地也湢浴室也揓猶障也陳氏澔曰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由右由左見王制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飲去聲食音嗣耆音嗜

平日能孝敬者勿恃愛而或逆或怠陳氏澔曰嘗而待服而待皆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己意也尊者任之以事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爲己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己復爲之也以上勉子婦之孝於父母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

不表禮焉數音朔

此勉父母之慈於子婦理當勤勞之者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寧數使之休息庸用也怒譴責表猶明也子婦非有大惡不可出不得已而出猶不表其惡於衆人以存厚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下同撻吐達反

氣和色悅聲柔以冀父母之悅而後諫如其言不入又益加孝敬以感之俟其悅而再諫若不悅則緩以俟之待悅而諫與其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而使父母怒已復諫再諫也孰諫者至三至四而弗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若父母不悅而施箠撻雖至於流血亦不致有疾怨於父母惟當益加孝敬以感動之人子以成親之美爲大孝故特言此然非己德已修而孝敬又至安能諭親於道故曰不誠乎身不能事其親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

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婢子女使也由猶同宜善也父母所愛亦愛久而不衰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然此特言父母愛之當者或其人無他巨惡亦優容之若大奸大猾為父母禍而父母不知則不長奸禍亦不至傷父母之心孝子必有善處之法不可一概而論至七出之禮尤當審慎娶妻以養父母故父母不說出而世傳七出之條惡疾無子皆出非聖人之法前人已有辨之者不可不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以之反

善者天之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誠身以事親德為聖人舜之所以為大孝也我身即父母之身我善即父母之善存順沒寧事亡如存豈以親沒而一念可苟哉令名以人所易見者言之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姑老傳家事於冢婦也猶必請於姑不敢專行介婦衆婦也使信任之舅姑若使冢婦冢婦毋得恃愛而怠及不愛敬介婦舅姑若使介婦介婦亦不敢恃愛敵耦於冢婦皆尊舅姑以及其所使也並行並命並坐婦姒之禮也因舅姑所使愛己不敢與之並蓋兼冢婦介婦言之夫娣姒猶兄弟也相愛相敬而後家道和昌然必舅姑與夫以德倡之以禮節之而後可以如此文所言耳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

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茝又作芷

鄭康成曰不命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事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無私家統於尊也或賜之者謂私親兄弟不得命不見許也貨財貨畜牲畜器器用假借也與與人佩雜佩帨巾茝白芷如新受賜喜其受獻如新受賜之榮也待乏待舅姑之乏之婦之私親兄弟或困乏將以物與之則必請於舅姑以平日賜己故物與之必許而後與也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適音的舍去聲

適子庶子小宗之子祗敬也宗大宗寡約少也入入宗子家猶如也子弟如有以物見饋者當以善者與宗子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善也夫婦皆齊謂助祭於宗子之家者私祭祭其祖禰按周制自適士以

上乃有廟而天子至大夫世及皆重嫡故大宗最貴後世不然則此法不可行而賢否貴賤不必宗子皆良小宗不可廟祀其先矣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兎鶉鴽 稰胥上聲穛音捉膷音香臐音熏膮音燒炙音柘胾側吏反鶉音淳鴽音晏膮醢二字衍

鄭康成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熟穫曰稰生穫曰穛膳目諸膳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以其氣臭名之牛胾切牛肉也醢肉醬鴽亦鶉類前人以此爲食大夫禮然篇名內則似不可拘論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重平聲酏自私反醷於紀反糗起九反餌音二

飲目諸飲羞目諸羞也醴濃酒之名重猶厚也久而陳者稻醴較薄清糟和糟而飲之更爲不久者黍粱亦可爲醴清之酒或又以煮粥爲酒亦可久陳黍酏以黍爲粥漿水以漱口醷梅漿濫泛濫之意言漿水醷皆近於酒取其清白可漱泛

濫於口中也糗熬米麥而乾之餌餠也粉米豆皆可爲酏粥也四物皆羞所以佐食黍酏以黍爲粥漿醋水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修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食音嗣蝸力戈反苽又作菰稌音杜和去聲糝三敢反蓼音了濡音而

稌似稻而稈麤大可食亦可釀酒孔氏穎達曰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三者亦相宜細析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三者亦味相宜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爲羹不須加蓼也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荼殺其惡氣濡雞加之以醢及醬濡魚以魚子爲醬濡鼈加醢醬四者皆開破其腹實蓼於其中又更縫而合之以煮也食腶修之時以蚳醢配之食析脯爲羹以兔醢配之食麋膚以魚醢配之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諸菹也即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穣方氏慤曰蝸牛即蛖蝓也其肉可以爲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醢人苽即周官六穀之苽愚按魚子亦可謂之卵不必讀爲鯤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齊去聲

鄭康成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以下言其氣味相成方氏慤曰氣之溫涼寒熱異宜味之酸苦辛鹹異等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可否相濟謂之和酸以養骨苦以養氣辛以養筋鹹以養脈甘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以養竅竅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故調以滑甘而利其竅緩其肉焉愚按鄭孔以上節為王之燕食此節為正食然此篇記內則自天子以至庶人養親者皆放焉不必泥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腒音渠鱐音搜臊音騷麛音迷鮮音仙

鄭康成曰腒乾雉鱐乾魚鮮生魚羽雁也此八物四時肥美為其太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

羊膏羶方氏慤曰牛之土助養脾犬之金助養肺雞之木助養肝羊之火助養心　御案二說之義相足

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

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柤梨薑桂 麕九倫反本又作麇作麏軒音憲蜩音條栭音而蔆音陵椇音矩柹音俟樝側皆反

鄭康成曰脯皆乾析其肉也軒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彭氏汝礪曰麏麞也陳氏澔曰椇形似珊瑚味甘美一名白石李　御案鹿山獸能補陽麋澤獸能補陰芝生於地爲地耳小曰卷耳通謂之芝生於木爲木耳有黑有白通謂之栭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御案此節文義趨重末句言大夫士雖貴亦有所不兼唯老則庶人亦不徒食以起下文養老之意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

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雞燒雉薌無蓼 薤戶

界反蘔音毅和去聲魴音房鱮音敘

鄭康成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三牲牛羊豕蘔陸德明曰似茱萸而實赤小方氏慤曰葱以氣達爲息於春生爲宜芥以味辛爲介於秋成爲宜膾用二物和之非性温而生能久春所宜蓼性辛而氣能散秋所宜豚用二物和之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醢與梅皆酸和之以收其味孔氏穎達曰用鶉雞爲羹鴽惟烝煮之釀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鴽皆釀之以蓼魴鱮二魚皆烝熟之雛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或曰釀者湛諸酒薌者羹用蘇言鶉雞可羹鴽可釀三者皆用蓼魴鱮可烝雛可燒雉用薌三者皆無蓼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去上聲尻苦刀反

鄭康成曰皆爲不利人也雛鱉伏乳者醜謂鱉竅陸氏佃曰狼腸直狗腎熱狸脊上一道如界兎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慤曰狐首邱故去首魚腸謂之乙餒自腸始故去乙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

之膽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

鄭康成曰皆治擇之名也皇氏侃曰脫之除其筋膜取好處作之者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郭云今本作斮謂削鱗也孔氏穎達曰棗易有塵埃恆治拭之使新栗多蟲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拭治去毛令青滑如膽柤梨一一攢看其蟲孔柤似梨而酸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庮音由泠音零結毛如氊也毳昌銳反皫普保反睫音接腥作星般音斑漏平聲鴇音保奧於六反胃音謂

鄭康成曰亦皆爲不利人也庮惡臭也赤股股裏無毛皫色毛變色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遠視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胖謂脅側薄肉舒鳧鶩也鴇奧脾肶也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

軒兎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軒音憲辟音百宛音苑

凡肉腥者細切之則爲膾大切之則爲軒或又言麋鹿魚宜爲葅辟雞辟與壁同謂擘其肉如擘雞也宛脾切片如脾四者皆切葱及薤實諸醯中令其柔熟愚按自飯飲以下至此皆言飲食之制爲主中饋者言所以爲內則也先儒必拘拘分貴賤言不知此非論食之等也食物無窮因地因時而異豈可以此盡哉亦畧言其概耳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食音嗣坫丁念切

食飯也羹肉菜和水煮爲之者凡飲亦該焉秩常也大夫爵尊膳可豐美不似士庶膳止常物至七十則老矣故有閣以庋食物令其隨時取喜食者付廚竈治之閣以木爲之達五左右皆有五閣以天子食品多也達通也五閣相通不爲之界近天子食處便其省視諸侯則於房房中不必近食處殺於天子也大夫士若年七十亦須備食物以便其省視而命人治以供食但止三與一而已不得過多坫以土爲之葢貴者老者以閣坫庋食物隨其意所欲食可常見之將治食則以

所欲食者付人治之所以優
其貴與老也前人曲說皆謬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
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
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
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
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
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
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

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朱子謂此篇乃古經而王制有之是漢儒採此入王制也因王制已註故此不再錄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下同養去聲

上文言飲食事甚詳而自養不敢養老之重故述凡養老之禮以為世勸而又恐其但養口體而已故又引曾子之言以明養志為本樂其心志耳目寢處皆安然後以飲食忠養之且必終身不忘父母常如生存凡父母所愛敬終己之身不忍一日而忘義至周矣父母所愛敬以當理者言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有音又惇音敦

又申言帝王養老之禮以次益隆五帝但法其德三王又加乞言之禮下申明之五帝養老使人法其德行以其老重煩之故養其氣體而不乞言其或老者有善則命史記之惇信也言可信令傳後微其禮一切起居周旋皆殺其繁文不欲煩勞老者三王亦憲而既行養禮之後又乞其言者老人閱歷多而不多言求其言以為法亦有惇史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於黍食

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淳之純反熬音遨毋音模食音嗣

此下言八珍淳熬等名皆當時食物衆知之名記者因言其法今不可泥矣淳沃也熬煎也熟稻米爲飯加醢於上沃之以膏曰淳熬蓋如今濃粥也毋模通熟黍爲飯加醢沃膏作餌有形模故曰淳毋如今餅餌也此八珍之一二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將音牂刲音睽刳音枯萑音丸苴子餘反謹音芹乾音干擘音百去上聲皽音展糔息酒反溲所九反鑊戶郭反

炮塗而燒之之名取豚或牡羊刲刳去其五藏實棗於其腹中編亂草以裹之外塗以黏土炮之待塗皆乾擘去乾塗恐手汙肉熱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膜此一珍也又一炮法爲稻粉糔且溲之以爲粥付於豚上付敷也膏不一任人爲之故曰諸膏膏牛羊豕之油汁也將豚入膏中必使膏沒豚身盛以鉅鑊再加薌草乾肉於內和勻而後入小鼎中加湯與

膏豚同煎湯不可滅鼎蓋水多則難乾也以微火緩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待乾取起此又一炮法也以上二者爲八珍之三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擣音搗脄音每

鄭康成曰脄脊側肉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言擣肉爲珍必取夾脊之肉羊麋鹿麕每用一物必有牛肉與之適均反覆捶爛去其筋腱煮熟之再去其皽膜而以醯醢柔漬之此八珍之四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漬音自湛音尖期音基

湛亦漬也絕其理橫斷其文理期朝今旦至明旦醷梅醬也此八珍之五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

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鹽音豔 濡音儒

此以火熟之故亦名熬與前淳熬異生捶肉而去其皽膜編萑布牛肉於其上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次施鹽以火烘乾食之羊麋鹿麕皆如此法食之之時欲濡欲乾聽人自爲之此八珍之六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孔氏穎達曰三如一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二分稻米一分肉也鄭康成曰此周禮糝食此八珍之七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幪音蒙 燋又作蕉

鄭康成曰膋腸間脂孔氏穎達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不蓼膋不可蓼也此八珍之八陳氏澔曰記者文不依次故間雜在糝食酏食之間按周禮珍用八物不列名以上諸物鄭氏以爲八珍無大害於義從之但其所言欠分明今从吕氏希哲八珍淳熬淳毋炮擣珍漬熬糝肝膋也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 臅音獨

鄭康成曰狠腯膏臆中膏也以狠腯膏與滫溲稻米和而煮之爲粥卽食之不可久貯者故祗曰酏此言爲酏之法酏卽粥也而名異者稻黍皆可爲粥以食蒸則爲飯水煮爲粥粥中加膏薌則爲酏字从酉者以粥爲酒或加膏如此文皆曰酏酏移也粥味平淡加物或釀爲酒移易粥之味也前人多誤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閽音昏

夫婦人倫之始而其情易狎故禮始謹之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鄭康成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椸音移枷音架縣音玄楎音輝笥音四

郭氏璞曰植曰楎橫曰椸椸以竿爲之夫不在夫出也鄭康成曰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間去聲與音預齊音齋澣音浣

七十則年皆老而德齊無狎褻之嫌故同藏無間也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聖人制禮有妾者爲嗣續計非爲嗜慾正妻亦忌淫褻必七十始同藏無間以所重在同德也故妾雖老妻妻當令妾常侍夫非謂必御以爲禮也將御者謂妾媵初進御於君者故櫛縰笄總角從女子之儀非既成妾而猶如此也長者者兼夫主及妻言之莫敢當夕避正妻也此節錯舉妻妾事尊之禮不必定主天子諸侯言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

負子男射女否見去聲姆音茂齊齋同

陳氏澔曰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燕寢之旁室作動作之時姆女師也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表負向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大音泰齊齋同朝直遥反射音石

陳氏澔曰接以大牢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掌具掌其設禮之具卜士負之卜其吉者而使之抱子詩承也射天地四方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宰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乳養之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

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太音泰少去聲

接子蓋以見廟也故擇日而用太牢等前人因無子生見廟之禮故以接子仍是貿子不知太太牢重禮接接續是以子告神明繼續之重也今人作湯餅會猶接子以見於父母與先人冢子天子元子下冢子則兼元子世子言之蓋惟天子諸侯冢子大牢其餘少牢豚豕而已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於宮中者别爲室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師敎以善道慈知其嗜欲保安其居處三者大槪言或其人有兼長亦不必定三人也此人君養子之禮他人無事不往非特畏其驚擾亦恐有非道漸誘之也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

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音朶鄉去聲楣音眉

三月翦髮不翦者謂之鬌鬌兩旁當角處爲角兩髻女則留其頂上從横各一午達之曰羈或男左女右爲角爲羈亦可貴人大夫以上由自也漱浣夙興沐浴重其事具俱也俱於朔食後乃行禮因上言夙興恐人以爲卽行禮故云具視朔食房妻之正寢朱子曰中脊之架爲棟次棟之架曰楣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旋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相去聲見音現帥入聲咳戶才反還音旋辯音遍

鄭康成曰某妻姓祗欽也帥循也欽有帥勉妻敬以帥之咳嘻笑聲右手作事執之示可有爲妻對以當記之不忘使其終有成師子師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適寢仍返正寢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

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辯音偏　養去聲

鄭康成曰宰屬吏也四閭爲族族百家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孔氏穎達曰此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若諸侯則不告也彭氏汝礪曰如養禮敬妻之有所出而能不負乎始饋之初意亦示將有爲人舅姑之端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朝直遙反　鄉去聲

沐浴朝服重繼嗣也阼階西鄉示將繼爲主以應賓君名之及戒告當與前文同不言互文見義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適子世子之弟亦夫人所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禮帥循初如前所言之禮無辭無戒救之辭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

同名

鄭康成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先世子生亦勿爲改杜氏預曰隱痛疾患不名避不祥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齊側皆反

孔氏穎達曰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燕寢次適妻之寢內寢適妻寢也如始入室如始來嫁時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餕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孔氏穎達曰前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適子連文恐事並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鄭康成曰擯者傅姆之屬

君所有賜妾賢君所寵異者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孔氏穎達曰無側室故夫出避之若有側室則妻自在側室夫自居正寢無以異問妻見子之禮同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康成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故無辭以子當繼祖無煩戒之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冡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音嗣

鄭康成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劬勞也君有以勞賜之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此概言貴賤之禮耳若子無乳食固得用乳母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冡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上上聲適音的如字

此補記見子之法謂名子之前子生旬日父始見之執右手示將有為冢子長子適子適室所生但非長子耳拊循其首以示親愛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上聲鞶步干反

俞然也教以右手取其强且便男女所同也唯直而俞婉革勁而絲柔則男女之異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戸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後胡豆反數去聲數日之數上聲襦又作儒袴苦故反肄以二反

御案數十百千萬方上下前後南北東西凡物皆有名鄭康成曰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兼恥數日朔望與

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不用帛爲襦袴防奢也禮帥初帥前人舊法幼儀灑埽應對進退之儀請肄簡諒所請教及所習皆簡默誠信之事方氏慤曰書六書計九數以數必計多寡故又謂之計焉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尙左手冠衣並去聲行如字弟音悌孫音遜去如字

陳氏澔曰樂八音之器詩樂歌之篇章朱子曰勺卽酌也以此詩爲節而舞成童十五以上象維清之詩射御各有五見周禮始學禮邦國通行之禮大夏禹之樂文武備者惇行誠厚實踐不教人不敢自是也內而不出畜德於心不求外飾有室婚受室男事男子有爲之事方猶常也孫友視志遜順於友視其志之賢否而去取之方物比方事物以求其至是己有謀慮證之以人合道則服從不可則否此方物之實也大夫位尊五十必德可以堪之服官政熟習官政七十則致

事而不苟畱
左手陽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敎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姆音茂娩音晚又音萬枲音徙治平聲紝女金反組音祖紃音巡共音恭相去聲

女子至十歲則恆處於內姆女師也婉娩詞氣柔和之貌聽其敎而從其事麻枲所以績常業故言執絲繭不常有而貴精故言治織以機紝以箴組綬屬紃絛也女事凡女工觀之欲熟其禮納之以下則習其事也笄女子首飾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若遭喪葬事聘備禮奔不以禮婦人拜但俯下手右陰也

【附】解聖人知天下無人不可爲善且知凡人無不有飲食男女之欲故制爲大學之敎使人誠意正心修身以淸其源又制家庭之禮以防其逸內則之云豈第講求於飲食居處而已

哉固宜內外交修倫常胥協然後或窮或達皆斯世有用之才也周衰禮教凌遲而文武周公之法猶存特上無以倡故下無以率孔子修明友教七十子之徒皆有心得而曾孟衍其眞傳自戰國至强秦壞亂極矣然洙泗遺裔猶私相授受以永斯文故此篇爲漢儒所輯亦多聖賢遺軌至於正內正外心性倫常之實功尚未及詳豈所得不深亦或非楮墨所能宣也夫不變者天理易惑者人心無以正其心又安能制於外哉篇中記飲食諸物葢參以周制與漢人而後世已不可泥葢日用衣食之事嗜欲不難於工而仁義忠孝之行天良每易於喪也記者於飲食之後述養老及曾子之言於子生明師保教訓之道庶幾窺見本原而開端以君相布德爲

內則之由尤爲獨探奥義讀者內求乎正身正家之源外踐乎型仁講讓之實則不必區區遵此篇之文而自能合聖人之道是在善學者之自勉而已

禮記恆解卷十二終

禮記恆解卷十三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玉藻

此篇雜記制度文節摘篇首玉藻字以名篇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藻本又作璪音早邃音粹卷讀爲衮

孔氏穎達曰藻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前後各十二旒邃者前後垂旒深邃延冕上覆也玄表朱裏龍衮畫龍於衣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方氏慤曰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惟天子能備天數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朝音潮扉音非

玄端朝祭之服正服無殺故謂之端春分朝日於東郊聽朔則月朔聽治一月之事帝出乎震施生於東故朝之聽朔於南門嚮明而治之意二者皆服玄端歸功於天不敢自專故服次服也閏月所以節歲氣然天地之氣化固無有絕續故闔明堂之門立於其中以聽朔 御案閏月則前月之氣已過後月之氣方來故闔左以送前月開右以迎後月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餕音俊少去聲大音泰酏音移

蒙上言聽朔於南郊卽以其日皮弁視朝遂朝食日中則食其朝之餘不敢厚於自養也食必奏樂以和其心志而養其體朔月大牢重朔也上水以水爲上重本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上上聲

居燕居史書言動勖其德而警其失也幾察也以瞽人侍側察其聲高下以知性情政事之得失年不順成則自貶損以答天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裨音卑大音泰

諸侯之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非己所得專故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示自卑也聽朔則皮弁者天子尊天而不敢自專故服玄端諸侯敬天子之禮以敬天故服皮弁凡冕自天子衮冕以下通稱裨冕裨卑也內朝鄭康成曰路寢門外之正朝是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始入羣臣入應門也小寢燕寢釋服服玄端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　御案視朝於路寢門外立而聽政而已禮畢君入路寢門聽政大夫就寢門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臣有奏告大僕引而入君有命使大僕傳而出必大夫皆退而後適小寢釋服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

䈰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稷食食音嗣

又承上朝服而順言之雖食必朝服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肺周人重肺夕將食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牛羊豕爲大牢羊豕少牢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朔月少牢固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也五俎三俎加牛羊與其膓胃俎薦牲肉天產故用陽數簋盛黍稷地產故用陰數五俎四簋朔月倍常也子卯見檀弓常食非不以稷特稻粱爲上而稷次之非不以菜爲羹特雞犬爲胾而菜爲芼今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以疾日貶故也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鄭康成曰故謂祭祀之屬身踐猶身親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

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去聲搢音薦

八月不雨旱之久也不舉不舉樂周八月夏六月自春至夏不雨則麥難秋而黍亦將稿矣若年不順成是大小秋皆耗故君自責貶損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列陳也有司陳其地所產之物可濟民食者使君周知而不賦其稅車馬所所日需者且不得新造他可知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掌龜各有宜用定龜定所當用之龜凡卜必先以墨畫其所求之事於龜以艾灼之視龜所坼而視其吉凶此則史爲之龜從墨而大坼曰兆廣裂其旁歧細出曰兆璺既得兆體君乃定其體之吉凶以爲從違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犆音直齊音齋

軾車前横木所以憑者犆卽兩旁承軾直木幦若席然施諸犆上而軾可知虎以其威猛而有義羔不黨跪乳而有禮鹿喜羣豹文炳大夫朝車士齊車皆鹿幦豹犆朝以見君而重齊以禮神而重也非是則貴賤固有等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

必興衣服冠而坐首去聲衣去聲

當戶向明也東首順生氣也必變敬天威凡知禮者皆當然不但有位者故言君子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盥音館靧音悔樿音展禨其旣反杅音樗

盥洗手沐沐髮靧洗而取五穀之水盥沐取其中和之氣而稷粱煎水獨清故用之也樿木名理白不傷髮晞乾也如髮乾燥則用象櫛禨祥也晨酒以祓除不祥之意羞以佐酒者如浴則用二巾上體用絺下用綌以其粗軟易去垢浴竟出杅履蒯席又用湯淨體履蒲席以衣或布晞身乃履進飲杅浴器連用湯明初以湯浴卽又以湯淨之然此大概言沐浴之法有不可泥者矣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齊音齋煇音暉

宿前期爲之也齊戒居外寢沐浴敬其事思所思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者命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下佩私朝大夫家之朝揖其臣乃行煇光皆德容發越之意光則又盛於煇矣此言凡朝君之禮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荼音舒 詘音屈

方氏慤曰玉之珽者爲珽左傳袞冕黻珽珽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前詘後直按珽玉六寸搢之於帶玉之上圓下方者名荼管子云天子執玉笏郎珽也諸侯荼制無考大夫則用竹笏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 句 豆去席尺 爲去聲 躐力輒反

臣侍君坐必退就別席不退君不令退也則必引席去就君黨之席蓋退者常也若君不令退必有顧問謀議不得去君太遠故就君黨而坐君黨同姓之臣其坐本近君者也登席以下推言坐席之禮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

是蹴席也徒空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不盡席尺前畔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解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飯上聲辯音偏

凡共食必祭惟賓主然君賜臣食而客之亦必命之祭乃祭不敢當客禮也且必先飯偏嘗羞飲而俟仍居臣子之禮也若有嘗羞者亦必俟君食而後食或先飯或先飲而俟先之者喜君之賜也而不遂食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孔氏穎達曰雖君已食後乃食而猶未敢食羞必須君命君命之羞矣先食近其前者品偏也君又命偏嘗而已乃偏嘗之隨己所欲不復次第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意在嘗遠且從近始避貪味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覆手食飽而覆手以循

口邊恐有殺粒汙著之也飧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飽三飯三度飧以勸君食君饌旣徹乃徹己饌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執飯與漿爲親徹出授從者畱君惠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侑音又偞虛實反

侍食於所尊曰侑食不盡食恭也不飽謙也已猶太也偞褻也水漿非盛饌祭之爲太褻而卑臣於君則祭之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者飽其德也不盡食不飽己之恭與謙若尊者或主人命之飽又不敢不飽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洒先典切言讀作誾

此侍君而君賜爵非禮食也卒爵而俟蓋君已先飯而後賜臣臣飲卒爵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其不敢

先君而飲亦明矣酒如和悅貌言言斯禮者爵益加而和靄之中復敬循禮節也斯已皆語助辭油油和敬貌方氏慤曰隱則不顯辟則不正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側同義納左納右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上上同棜於據反

尊以玄酒之尊爲上貴太古也此言人君之常面猶鄉也尊鼻鄉君明君燕臣專其恩惠饗野人蜡祭時皆酒無玄水側尊不向賓主避君也棜禁見禮器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始冠古亂反餘如字敝亦作弊

冠禮初加緇布冠以存古制諸侯以下通用敝之以其非時制不可常用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又作繪音會緌又作蕤齊音齋綦音其

朱南方正陽之色繢五釆之文五釆雖美不若正陽之純其飾所以異也諸矦與士之齊同而尊卑不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組纓殊色以辨其等朱與丹皆赤而丹不若朱之純繢與綦皆雜色而綦不若繢之備綦蒼艾色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縞古老反 紕音皮

陳氏澔曰縞生絹也武冠卷縞冠凶服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父有喪服子不可純用吉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縞冠素紕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祥祭後所服方氏慤曰爲祖之亾也冠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武玄以示吉冠上而武下爲祖而縞尊尊於上爲父而玄親親於下居冠不緌而垂緌以爲飾蓋游惰之士怠侈則然縞玄半凶半吉而玄冠縞武似喪非喪二者皆非法服記者斥而歎之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屬音燭

燕居之冠纓屬於武故無緌有事乃繫纓於笄以固冠而垂其餘以爲飾乃有緌無貴賤皆然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散上

聲髦音毛

陳氏澔曰喪禮啟殯以後要絰之麻散垂葬畢乃絞五十始衰不散麻以送葬髦詳內則親沒不髦爲成人已久殺於親沒之後也大帛素繒凡有憂者之服不緌以爲飾周人尚赤至春秋而尚紫魯桓公始用紫緌非禮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朝音潮袪音嶇縫如字齊音咨要平聲

鄭康成曰謂大夫士也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則可深衣矣袪袖口袪尺二寸深衣之廣三倍於袪齊裳之下畔要裳之上畔縫下畔倍於上畔衽裳之交接處當旁在身兩旁袂袖之連衣者上下廣二尺二寸故可以回肘肘止長尺二寸也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袷音劫緣廣茲去聲

孔氏穎達曰長衣中衣制畧同深衣有表謂之中衣若露著則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繼揜尺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袷曲領廣二寸袪袂口尺二寸鄭康成曰緣飾邊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衣間並去聲

鄭康成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正色五方之色間錯雜者衣正裳間尊上而卑下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上聲

鄭康成曰振讀爲袗禪也方氏慤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爲涼必有表衣以蔽之惡褻也表裘固爲溫必有正服以被之惡簡也按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衣表裘以裘向外而無裼也襲裘則在內而有襲衣外無裼皆不敬故不入公門蓋古人着裘或毛向外或向內皆內有襲衣外有裼也

纊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纊音曠緼音蘊禪音丹絅苦迥反又音迥褶音牒

鄭康成曰纊新緜緼舊絮余氏心純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故以四時燕服之名因制定者言之上二句寒服下二句溫服愚按同一有著也用纊用緼而異名同一無著也單衣曰絅袷衣曰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朝音潮

君臣視朝同服緇衣羔裘無用縞者季康子始失禮故孔子言惟諸侯皮弁告朔卒朔視朝然後服縞曰亦孔子之言也未道未安靖不充其服自貶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君諸侯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誓誓師或田獵練習省視軍衆諸侯乃得服黼裘義主斷制也大裘羔裘天子之服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衣去聲

狐白白狐皮貴而難得故唯君衣之裘上加衣曰裼雖加他衣必露其裼錦衣始與狐白稱左右武士之衛君者裘用虎狼尚武猛也士不衣狐白避尊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綃音消麛音迷豻音岸絞音爻

鄭康成曰君子士大夫也綃綺屬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飾猶褎也 御案此與論語微異或原不必一色者時人禮服之所同必純一者聖人之所獨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見音現

上文言羔羊子也貴者服之此羊裘賤服故不裼之裘上加裼衣與裘色稱裼上加禮衣爲襲雖有褻衣襟際必露裼衣爲見美以文飾爲恭敬也弔喪非見美之地故不裼君在則爲君而裼盡其飾美之道充覆也敬神無取文飾故尸與執玉龜襲外此無事則裼弗敢掩其美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音求

球瑑通美玉馬氏晞孟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順爲行故其笏用象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爲節故其笏用竹按魚須以魚須飾有文之竹以爲之士亦竹而其本或用象亦可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見音現說音脫大音泰免音問

笏所以記事雖見天子與射入太廟皆不脫笏脫者非禮也居喪如小功輕服亦不脫笏或當執事而免則脫之脫笏者搢笏於帶盥手以執事若有執事於朝則先脫笏不待臨時始盥敬也造受命詣君前受命笏爲記事之物畢用猶皆用因飾之以別上下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殺色介切 去上聲

長二尺六寸中廣三寸其上下六分三寸而去其一止二寸半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辟音襞 率音蟀

而字上有闕文今姑如文解之辟讀如襞謂疊積之也帶繚於要者爲鞶垂於前者爲紳終辟帶通兩旁皆襞之大夫士則但襞其垂紳率大畧也總計之辭言大約士以下皆下辟之辭居士德成而未仕之處士故以錦帶象其文弟子年少學業未成者故以縞帶象其潔

并紐約用組

孔氏穎達曰并竝也紐帶之交結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竝用組爲之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韠音必 圜音圓 殺去聲 挫作臥反

韠之言蔽也以韋爲之韍芾也蔽膝也一曰韍韐貴賤有時同用要取其與服相稱爵韋爵色之韋圜殺直三者之形制天子之韠直四角無圜殺也下爲前上爲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圜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即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頸中央肩兩角也頸中央廣五寸其肩繫於革帶博二寸與革帶同

大夫大帶四寸

大夫朝服之帶也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御案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朱綠上朱下綠玄華外玄內華華黃色也士惟緇尊者明卑者闇也緇辟皆辟之亦用緇也繚纏也大夫四寸士廣二寸若欲其長以緇繞之亦廣四寸明雜帶以色異貴賤也

凡帶有率無箴功

率率畧也帶雖分等級然其制有率畧無箴功謂無組采之事也尚樸惡華所以天子亦素朱黃等色俱在裏

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縕音溫韍音弗幽讀爲黝

鄭康成曰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幽讀爲黝黑也青謂之葱　御案韠韍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侯國特以一再三命定縕赤茲衡之幽葱耳言三命則上者可知而不虞無別者形則圜殺直此經是已會則龍火山明堂位是已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此上下有闕文素其外以示潔白朱其裏以示陽德終辟見前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褘音翬揄音搖狄同翟

鄭康成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雉之性介而有別質而有文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

帶下紳居一焉紳韠結三齊

鄭康成曰宜承約用組亂脫在是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也有司府史之屬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孔氏穎達曰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褘依注作鞠襢張戰反褖士亂反

鄭康成曰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褘當爲鞠字之誤也陳氏祥道曰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世婦三夫人九嬪之下者鄭康成曰奠猶獻也孔疏凡獻物必先奠於地也世婦獻繭以其功命之以服此賞功殊恩故唯世婦有之其他則從夫之服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齊音咨鄉去聲

此言侍君敬禮也身折則紳垂足如履裳下之緝者然霤屋簷也頤垂如霤拱手恭立視下亦以身俯故也視雖下而聽則上心專於君也若有所對則必視君其視以君帶及袷不過高不過俯也坐者尊左臣侍君右故聽鄉皆以左爲任孔氏曰以左耳近君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君召以節爲信臣敬君命以二節爲急則走一節亦趨矣官治事公所不俟屨與車恭敬不寧之狀非竟廢屨車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康成曰不敢迎者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先拜而後面見敬也走不敢當拜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士與君大夫言皆名士自卑其類也稱大夫謚若字尊大夫也若大夫存則君所亦稱名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公諱朝廷名諱之類私諱己父母祭及廟中不諱臨以神與先君故教學臨文而諱則失事理之正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趨齊疾私反還旋通中去聲鏘七羊反辟僻通

佩玉者玉以比德徵角宮羽則以合音節而和身心也鄭康成曰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趨行以之自檢其體孔氏穎達曰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揖身小俯揚則微仰鸞在衡而和在式以金爲之朱子曰周還直去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折還直去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愚按采齊以下六句承左徵角二句而言必如此而後玉鏘鳴應乎其節下三句收束之制外所以養中故非辟無自而入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反綪側耕反

鄭康成曰謂世子也君在非朝而與君同在一處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卽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結者結其綏不使鳴焉居燕居朝朝於君時居設德佩以自檢束朝則結佩不敢自飾其德精屈也結而又曲之意主潔齊以通神不以佩散其志凡佩有三德佩玉也在中事佩二左右佩之世子不敢言有德而事亦不敢言有能故設之結之如此爵韠者朝服玄端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衝昌容反

鄭康成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故謂喪與災

朱子曰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端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

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綬音受純讀爲緇綦音其璑而兖反玟音民緼音溫

鄭康成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純當爲緇綦文雜色也組緼赤黃孔氏穎達曰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以下惟論玉質不論玉色世子天子諸侯之子瑜玉之美者璑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鄭康成曰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環可循而無窮陳氏澔曰燕居佩之非禮服是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緣去聲

鄭康成曰童子未冠之稱孔氏穎達曰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緣與紳紐束髮皆用朱錦示將成人有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恣也放也束帶展放之餘執勤勞之事則收之以便作走則擁抱於懷以便走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絇其俱反見去聲

鄭康成曰皆爲幼小不備禮也約屨頭飾緦服本室外之緦服緦服輕童子未當室於本族外之緦服誼疏喪事聽長者命而執役不麻服無事立主人之北即聽事之禮主喪主先生長者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飯上聲飧音孫

此論侍食之禮不必童子然也異爵尊於己者饌不爲己故後祭先飯示爲尊者嘗食也鄭康成曰客飧者美主人之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食竟自徹以答主人之敬一室之人同事合居者既非賓客則少者一人徹壹食同一處聚食也亦一人徹婦人不備禮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操平聲後胡豆反先上聲

孔氏曰弗致于核懷核不置於地食瓜亦祭先環者形斷如環上環疐間下環脫華處取上環祭之而食其中手所持者

棄之不食果實俟長者擇其美火孰先君予嘗其味慶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爲榮故相賀拜

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有憂者下有闕文
勤者二句重出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孔子嘗食於少施氏而飽謂其有禮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不食肉仍爲飧葢因季氏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君賜車馬衣服雖應乘服者必先辭讓君命之而後乘服之以拜榮君惠也若未辭讓而君命之則不敢然據掌鄭康成曰以左手覆按右手弗再拜初賜至時拜明日不重往拜所賜者輕也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君子小人以位言明尊卑以相激勸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己也葷音熏茢音列去上聲爲去聲大夫不親拜釋大夫所以不親獻而使宰之故也鄭康成曰葷薑及辛菜茢茭帚熟食恐招邪穢故以辟邪之物覆之大夫士以次第降貴賤別也造於膳宰致命訖而以所獻付主人之食官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適者不在拜於其室適音狄君賜士大夫往拜小臣受其辭以入卽退恐君召己答拜也士於外拜拜竟小臣傳君命諾之卽退君諾時又拜弗答拜言君無答拜士之禮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以來賜時未見也若見則不復往衣服不服以拜別於君賜適者尊卑敵者有賜必往拜卽其人不在亦拜於其室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有獻弗敢以聞不敢直云獻尊者但云贈從者耳少儀曰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己下大夫與上大夫近故受稱父事統於尊人子無時不敬親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充美備也禮不以盛飾爲貴者服不必美備故祀天服大裘不裼以見美乘路車不他式以專敬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上聲

唯速而諾遲走疾而趨緩不易方有定方復反也不過時不愆期也癠病也不盛憂鬱也疏節猶言大節

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圈起權反

手澤口澤平生執持飲啜之餘氣言所存惟此則其愛慕當何如也鄭康成曰圈屈木所爲巵匜之屬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音臬棖音橙

孔氏穎達曰闑門中央所豎短木棖門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兩君相見入大門主君在闑東賓君在闑西皆當棖闑之中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公事聘享奉君命而行自闑西用賓禮也私事私覿非行君命自闑東從臣禮也閾門限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毋音無圈舉遠反豚上聲齊音咨蹜音縮

接武兩足相接繼武畧遠亦相及中武迹間可容一迹發起屨也徐趨皆用是凡徐行者皆不外此三者疾趨必有事矣然欲發屨時亦不得匆遽手足毋移如在圈之豚不疾不徐不舉足但見衣齊貼地而行如水之流行而就席之時亦然

端行直而行頤霤行疾而身小折身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如矢疾而正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舉前曳踵前足舉而後足跟不離地蹜蹜舉足狹數也

凡行容愓愓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愓音傷

愓愓莊而適也齊齊嚴警貌濟濟翔翔整肅而又張拱安詳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齊音齋遬音速

孔氏穎達曰舒遲閑雅也見所尊則齋莊收斂鄭康成曰重舉欲遲恭高且正端不睇視止不妄動靜不噦咳直不傾顧肅似不息愚按立則該一身之容故見其有德之氣象莊無狎褻尸敬正也燕居及告教人則以溫溫為主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所謂祭如在也愛敬之誠徵於容貌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纍良追反顛音田瞿音屨

鄭康成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繭繭聲氣微也瞿瞿梅梅張目則驚遽收目則昏昧也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暨其記反詻五格反

鄭康成曰暨暨果毅貌詻詻教令嚴也愚按厲肅不可犯清明不可欺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讇音諂

御案立容辨者賈誼曰固頤凝視平肩正背端服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所當辨也立至於卑則易讇故又戒之頭頸必中即平肩正背之意統言之也下又合行容言之言人立則靜行則動其靜如山之凝其動如時之運盛德之氣闐實於中休光著揚於外其色如玉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守去聲屏音丙

自稱天子自稱於臣下伯自稱於諸侯也予一人謙言己不敢有天下待衆而成之意伯牧伯力臣謙無德宣力而已諸侯稱於天子則自言守土在邊邑自言屏衛皆爲天子役也寡人寡德之人孤無助之稱擯者告於天子亦曰某孤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音的

此皆言稱於他國之君也上大夫曰下臣某擯者代大夫言則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不敢稱下臣也擯者曰寡大夫不言老也世子自名謙若見父執擯者曰寡君之適重其爲世子以尊國體也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孽五葛反傳去聲使去聲

此亦稱於他國之辭孽同枿孔氏曰樹生之餘也傳遽方氏慤曰周官行夫掌傳遽之小事急而不遑曰遽自言服傳遽之賤役於大夫曰外私謙比於家臣也此皆以公事使者若大夫私事使家臣之私人爲擯則稱名以別於奉君命者

御案大夫交不出境茲記春秋之變禮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賓如字

孔氏穎達曰正聘之時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按必與公士爲賓士雖爲介而主國必以賓禮待之與私事使不同也

附解天理一而已矣著而爲萬事萬物則紛賾不齊先王制爲禮以一之節其太過文其不及無方無體適協於中禮得而義在乎其中故孔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烏有不宜乎時而可以爲禮者哉後世不得乎天理之原與行義之道往往拘守傳註彷彿古人而其實窒礙難行反貽放蕩者之口實豈行禮之難行禮而不本於心德之難耳此篇記衣食冠佩及尊卑禮節亦已綦詳然世事日增王制日異日用事爲多

非昔比而斤斤古人匪特自用自專災將及己亦且不模不範勢必不行夫禮者理而已理有定而至無定非精義入神安能適中非仁智兼全安能精義此篇所云在先王爲至德之見端在後世如球圖之法器卽末而求其本脩己治人之全可以仰窺逐流而昧其源恐物理人情之宜每多不合矣先儒考辨折衷頁至而失之拘鑿者亦復不少愚非有見於體用之學也第誦習之久聊卽本文詁其字句以待將來方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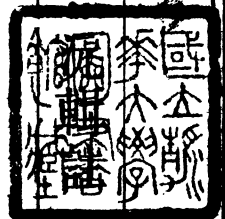
聖人在上所以善世宜民者無不周詳此篇意義未嘗不該括於中要在善學者神明於規矩返求其本然焉爾

禮記恆解卷十三終

禮記恊解

禮記恆解卷十四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明堂位

王者嚮明而治故所居謂之明堂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堯周曰衢室舜總章夏世室殷重屋周制更宏備秦火後其制不傳諸儒拘牽傳記各爲之說紛紛莫定以經文考之天子所居曰明堂在朝在方岳其制略同蓋巡狩所至彷天子平日所居而爲之月令及泰山明堂是也其祀文王於明堂則特以祀文王者蓋周之德以文而大周公制禮既郊祀天以稷配矣而又念文之德通帝謂在帝左右不可齒於羣廟故既作文武世室於七廟之外而又於

南郊爲明堂以文祀其祀不知何時疑聽朔於南門之時武王讓善於親謂己功皆文功不及王季以上故曰宗祀其後則又祖文王而宗武王惟明堂祀文仍曰宗祀其制亦彷彿天子故聽朔亦居月令之十二月天子所居各隨其時之方位亦不過則天之義然惟夏稱明堂春秋冬不然則所居必非止此一時而面面開門故四時所居各有太室左右个且謂之爲居固非臨朝蒞政之時而或以爲四時止此一室特隨方異名似天子窮薄止一閒屋寒暑俱在其中殊不通矣此篇明堂葢指畿內而言記者因誇侈周公舉此以見天子朝見諸侯之位皆由公定鄙人之見也其意重在諸侯之朝位不重在明堂天子幼弱而薄

海蕃順皆由公輔相之故故名其篇曰明堂位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昔者周公句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朝直遥反下皆同

言周公始定明堂之制天子朝諸侯則位於此非謂周公朝諸侯也下文明言天子負扆何乃誤認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斧音甫依本作扆同於豈反鄉許亮反

天子成王也負猶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三公中階以下皆言朝位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周公亦在其中此大概言朝見之位前人誤信儀禮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入不必拘拘以求其義夷之數與爾雅職方不同諸夷繁多約舉其槩故異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采七在反塞先代反

孔氏穎達曰明堂無重門當朝正門卽應門采九州之牧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者愚案上文言諸侯及四夷之朝位已明矣此復更端言九州之牧或於朝時有所貢獻者則以其貢置應門之外至於上文所言四夷新天子卽位則世一至非必常常來見以足上文之意也諸儒何誤塞鄭康成曰在四方爲蔽塞者是也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結上文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如此非謂周公所居也又申之曰明諸侯之尊卑則所以正名分而稟王章也若使周公自朝諸侯尊卑不已大亂乎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相去聲

孔氏穎達曰鬼侯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相近而誤鄭康成曰脯鬼侯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愚案卽此以見殷紂殘

諸侯之甚引耙周公厚諸侯之禮也武王崩成王幼居諒闇周公以冢宰攝行天子之事故云踐天子之位非自爲天子也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量音亮

成王諒闇禮畢親政矣而周公制作之事未備又奉命營洛邑故以冢宰而總庶政至六年制作詳備王乃朝諸侯於明堂以禮樂頒行天下度量其一端也七年營洛已畢公留治洛邑致冢宰之政於成王非謂前此爲天子事今始歸政也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乘繩證反

曲阜魯地孔氏穎達曰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侯封一百里七百里合附庸及伯禽爲方伯所統屬之國土言也革車兵車千乘亦以其爲方伯言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皆其後誇美之辭也天子之禮樂前代天子之禮樂間有周禮亦非純似天子也詳見下文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載音戴弧音胡韣音獨旂一作旗其衣反旒一作斿力求反

鄭康成曰大路殷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周公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代先農之享春以祈穀諸侯皆然不止魯也特魯禮較隆王氏炎曰魯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蛟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十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盡同者是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大廟音泰犧如字罍音雷灌古旦反瓚才旦反篹息緩反琖側眼反散先旦反梡善管反嶡居衛反一作橛音同

四時之祭夏曰禘

御案季夏建未之月不於巳月遜周天子也周公爲魯之始祖薨卽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爲始封

之祖不可列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別立一廟爲世室至大祫
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儀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以始祖
配之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周禮祫禘朝踐用大尊
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
天子也周禮祫禘灌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
彝蜼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
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
公有王禮故俎用梡嶡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與周公
白牡魯公騂剛同義則魯亦何嘗概用天子禮樂哉鄭康成
曰白牡殷牲也尊酒器犧尊腹畫牛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
罍鬱尊盛鬱鬯之酒者黃目黃彝也灌酌鬱鬯之酒以降神
以玉飾瓚以大圭爲瓚柄薦祭時所薦脯醢之屬玉豆以玉
飾豆籩籩也爵酌酒獻尸之杯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
也因爵形而雕飾之加者尸入室饋食竟夫人亞獻於尸名
爲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散角皆酒尊名以璧飾其口散者散
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爲酒戒也夫人用璧角再
獻訖賓長之以獻尸在夫人加爵之後故總云加也虞俎用
梡形四足如案夏俎名嶡加橫木於中爲橫距之形王氏炎
曰天子賜諸侯圭瓚宣王嘗以圭瓚秬
鬯二卣賜召虎則魯公必受此賜無疑
升歌淸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

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任平去二聲

清廟周頌也升歌堂上人歌下管堂下管吹也象箾管象但以管象其詩非舞其箾也朱干赤盾玉戚玉飾斧柄三公一命衮衣孔氏穎達曰著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著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六冕周制故冕而舞周樂皮弁三王服故皮弁舞夏樂武質故不裼夏樂文故裼也昧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明周公之勳勞使天下法周公之爲人臣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古本反褘音輝袒音誕

卷冕見上孔氏穎達曰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薦豆籩謂朝踐及饋孰拜酳尸之時薦之陳氏澔曰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爲名褘褘衣也本王后之服尊周公故祭公時暫服之贊助也命婦内則世婦外

則卿大夫之妻揚舉也廢職則服大刑天
下大服以爲公有大德王酬庸之當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蜡仕嫁反

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四時之祭社則春秋兼行春社以祈爲
主秋社以報爲主獮則秋田獵之名大蜡歲十二月索祭萬
物而饗之按礿禘嘗烝四時之祭及蜡自天子以
下皆然記者遂以爲天子之祭誇魯而失之陋矣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
子之政也

李氏覯曰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
明堂之制諸侯三門有庫雉路而無皋應魯庫雉之制略擬
皋應之制仍止三門也振木鐸於朝以警眾天子之政周公
制禮作樂成王頒之天下而又令公之子孫世守之故亦特
命木鐸以存周公之遺
耳記者誇大之則云然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

之廟飾也 藻音早棁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音簷 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如字

鄭康成曰山節刻欂盧爲山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其上出尊當尊南也禮君尊於兩楹之閒崇高也屛謂之樹今罘罳也刻之爲雲氣蟲獸疏刻也陸氏佃曰坫崇則圭或嫌不安故謂之康廟周公廟成王尊周公此或然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鉤古侯反 乘食證反

孔氏穎達曰此明魯有四代之車方氏愨曰曰車上下之所通曰路尊者之所獨鄭康成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金路也

天子封同姓則有金路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綏如字

孔氏穎達曰此論魯有四代旌旗陳氏祥道曰旂之制始於舜至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文明之色故周之旂以之綏或染鳥羽或旄牛尾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駱音洛鬣力輒反蕃音煩騂息營反又呼營反

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殷尚白周尚赤而魯馬所尚閒以他色是雖兼用三代不用純色亦殺於天子也夏后氏尚黑黑白相閒而鬣黑殷尚白頭黑而鬣白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於赤而赤鬣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則黑亦牡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著直略反

鄭康成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孔氏穎達曰此明魯用四代尊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者用之耳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斝音嫁又古雅反

陳氏祥道曰爾雅鐘小者謂之棧夏爵名琖其制卑淺也琖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焉琖斝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

鄭康成曰斝畫禾稼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夷作彝勺市灼反下同

陳氏祥道曰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孔氏穎達曰雞彝畫雞於彝龍勺勺爲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頭蒲謂合蒲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合本而末微開也陳氏澔曰三者皆謂勺之柄頭勺容一升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蕢讀爲凷苦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樂拊芳甫反搏音博揩居八反

籥如笛三孔伊耆堯也拊搏以韋爲之實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四代虞夏殷周也方氏慤曰以土爲鼓未有韗革之聲也以凷爲桴未有斲木之利也以葦爲籥未有截竹之精也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湣公畱相王室伯禽封于魯魯以周公爲始祖不祧子孫皆立伯禽廟擬天子世室後又以武公配之非成王所賜春秋書立武宫以罪季氏而此誇侈之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宫周學也廩力甚反頖音判

有虞藏粢盛於學宫以敎孝瞽宗祭先代樂師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而言虞夏殷周不同方氏慤謂以其養人則皆可曰庠以其習射則皆可曰序其實一也是也　御案魯頌惟言泮宫祀書亦無言魯學有三四者此亦合之以爲誇耳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

鄭康成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國名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輔氏廣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誇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縣音玄下同鍾本作鍾媧古蛙反

鄭康成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垂堯之共工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無句作磬皇氏曰無句叔之別名方氏慤曰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簨本又作筍恤尹反虡音巨翣所甲反

鄭康成曰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紘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 御案簨虡至周而已兼夏殷之飾魯亦周之飾簨虡者耳記特鋪張其辭故列言之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璉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

鄭康成曰皆黍稷器方曰簠圓曰簋陸氏佃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瓜八簋黍稷稻粱黃粱稰穛白黍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椇俱甫反楬苦瞎反獻素何反

鄭康成曰嶡之言蹷也有虞氏斷木爲俎足無餘飾夏則於足間加橫木似有橫蹷之象椇又爲曲橈之形似椇枳樹枝之曲橈也房足跗孔疏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鄭康成曰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康成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也方氏愨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章者文之成按韍亦尊卑有異魯益隨意用之必非天子所賜而託者反誇榮之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慤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以陽爲主首者氣之陽也三代則各祭其所勝明非有所勝不能王天下無以致孝於宗廟矣夏尚黑勝赤心赤也殷尚白勝青肝青也周尚赤勝白肺白也陳氏祥道曰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事異禮亦異記者誇飾於此瑣事亦謂魯兼用之妄矣

夏后氏尚明水殷醴周尚酒

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明水醴酒祭皆用之非三代各有所尚言尚亦妄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蘇東坡曰古圖志皆在王朝侯國非賜不能有此疑乃四代設官分職之典魯備而藏之與龜鼎大璜同作寶鎭其言甚是蓋制作定於周公成王特令魯亦備存其制以傳久遠聖賢至公無我之心孔子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非魯亦備其官如王朝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讀爲緌綢吐刀反

孔氏穎達曰言魯有四代喪葬之飾綏卽前經註旄於竿首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刻繒爲崇牙飾旌旗之側周以物爲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障柩車此亦瑣事魯隨意用之非天子所賜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旣定制作成王不忘周公之勳命魯世存方策以詔將來所以四代之服器官魯皆有之至於伯禽之所用者皆侯禮唯祭周公之廟得兼用前代服器蓋所以寵周公然實與周天子不同也後世僭及他物非成王命伯禽之舊記者本其初而言故云王禮而又云君臣未嘗相弒者羽父弒隱公慶父弒子般國史不書孔子春秋邱明之傳皆私書未行於世記者蓋未之見而云然禮樂刑法政俗未變則或有之當時號魯爲秉禮之國夫子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魯一變至於道則當盛世之魯可想不得概以爲誣矣

御案此極言周公功之大而成王報禮之隆然卽其所言細覈之則周公廟所用皆前代天子之禮樂其與周同者皆降王禮一等則當時所僭亦微矣不得以此記

及魯頌所
無者誣之

附解　武王崩成王幼諒闇三年周公以冢宰攝政凡其制作皆所以成文武之德夫子言之矣證以詩書奉命東征之時成王已作大誥而流言之謗天感風雷則王又悟而迎周公其營洛邑也召公始之周公成之而王亦臨之是成王雖幼亦非孩孺矣前人以爲王立年甫十三理或近之自古原有聽於冢宰之禮伊尹居王桐宮置師傅以誨之而曰密邇先王其訓周公輔導世子學於伯禽而已實未安於朝廷負斧扆南面而立者成王也因年幼初立不能備知國事故周公踐阼而治阼者阼階主人之位也天子無客禮何以有阼謂成王冲年居憂凡事公爲之主耳前人誤解遂疑周公負成王

以朝諸侯而此篇朝諸侯於明堂竟以爲公自爲之竟忘下文天子負斧扆之言抑何妄歟魯用天子禮樂先儒以爲成王賜而伯禽受君臣皆非然實未知當日情事葢聖人以天下爲公惟期人人咸歸於治非如後世廣土衆民欲世世而長保之也夏殷以前固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今之部落酋長半屬羈縻卽周之初興也戎蜀羌髳從征牧野汝墳江漢久已歸心而西南諸國後皆不入版圖惟吳楚以下遼濶乃以鬻熊馭之然亦但齒於蠻荒而已當日中原卽今北五省地畫井封彊禮陶樂淑僅在於斯聖人之意若曰苟有人焉治之足矣奚必胥天下而臣妾故其時大畏小懷皆由仁義足以結之惟前代典型愼重恪守以詔後來不特夏殷之後

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即文武周公本朝之治亦斟酌前代承堯舜禹湯而爲之者成王之意欲其久遠遵循又或時易勢殊後賢必多所採擇故封伯禽於魯賜之六代禮樂與王室同等於杞宋之守夏殷然公有大勳勞於冲人不容但與諸侯等也念公爲魯之始祖特於公廟以前朝天子禮樂享之其或有同於周制者悉殺其儀在成王固爲權而不失其正傳之旣久子孫乃槪行僭用夫豈成王賜而伯禽安受者乎此篇魯儒所輯其意主於張魯然亦可想見一斑故其中有瑣屑不足論者亦有古制可參稽者善讀而別其涇渭亦何至成王周公至蒙非禮之譏栞註家不察每多晦其本來我

朝

欽定義疏剖析精詳千秋暗室一旦烱然而固陋如愚亦得稍
參末議補前人所未及學者慎毋以易心嘗也

禮記恆解卷十四終

禮記恆解卷十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喪服小記

吳氏澄曰儀禮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所記喪服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其言亦是儀禮本周末文勝之書因周衰聖王不作學者無孔孟之學以爲古制筆之於書流傳至漢尊爲禮經記者亦據之立說而又背其所見聞以爲此篇也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衰七雷反下竝同括古括反爲于僞反免音汶齊音咨下竝同笄古兮反

斬衰父母之喪皆同或因父在爲母喪則齊衰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而繞於紒如幓頭然父母皆然免而以布謂有要事而出不可着衰之時若平居則齊衰惡笄以終喪括髮以麻者喪不冠櫛故以麻括髮惡笄榛木爲笄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冠古亂反下同 髽側巴反

吉時男子則有冠女子則有笄及喪則去冠而免去笄而髽其義云者言特以別男女而已 御案髽者髮髻卑挫之名吉時有髻有纚以纚爲髻之梁髻高而冠亦高去纚則髻卑而冠亦卑故喪冠曰厭冠也親始死男子去冠則露笄纚至小斂訖去纚則髻露斬衰者以麻齊衰者以布掠髮之四垂而束之焉麻曰括髮布曰免婦人之髽亦去纚用麻及布大約與男子同特異其名曰髽以爲男女之別耳其不髽者初喪即不去纚矣禿者不髽以爲髮可露故不去纚優之以掩其疾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苴七余反 削思略反

苴麻也其幹可以爲杖爲父杖則削去其外節後人以竹代之因竹節在外亦與苴同也爲母則以桐爲杖以桐節在內不煩削也記者卽當時所用言云苴杖今之竹也其節皆外著削杖今之桐也其節內含故以爲父母之別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孔氏穎達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

爲父母長子句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上爲如字下爲去聲稽音啟

爲父母之長子長孫也長孫居祖父喪卽父在於有弔者亦稽顙重嫡亦重賓也大夫弔士雖緦必稽顙敬大夫也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敬夫夫亦敬夫之嫡也其餘謂夫之兄弟及衆子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喪之無主後者爲之主則男以同姓婦以異姓與喪家同宗必與喪家異姓也與死者同姓之婦人不得爲喪主以婦人適於他族不與己同宗異姓與夫家爲異姓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下爲去聲

先儒言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者爲父後者不爲之服重嫡嗣也然有子不出則爲父後者謂養子耳爲人後者爲之服或母早被出則爲出母無服而但心喪無服者順於父也心喪者禮於母也若有子被出而子以爲父後故視母如無豈天理人情乎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己身上有父下有子三也由父子而推之父有父子有子合之則爲五矣父之父爲己之祖子之子爲己之孫合五代而計之己之孫視己之祖爲高祖由是而上推己之高祖至己身爲五己之子至曾元亦爲五合之則爲九矣服制以漸而上殺由三年以至緦麻下殺亦然旁及兄弟以至於同高祖亦以五服遞殺而親畢矣此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自然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陳氏澔曰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爲五竝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趙氏岐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追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禰乃禮反

孔氏穎達曰別子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別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宗別子之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所以敬宗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爲于僞反

庶子與宗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而宗子已立二廟則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更立祖廟而別祭明統於宗子也庶

子不爲長子服三年以有適子已之子不得繼祖與禰故也按周禮重大宗故適子適孫亦重而後世加厲長子死父亦爲之服三年今不可行矣且聖人未有明文蓋春秋文勝之過

庶子句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庶子之子或殤與無後庶子不自祭以已爲庶子不得立祖廟也殤與無後從祖祔食正明不祭之故祔食者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孔氏穎達曰殤未成人而死者無後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禰在宗子之家庶子不得立禰廟不祭禰者仍是不立禰廟也若思慕薦新自不可廢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總結上文親親上殺下殺旁殺不同而皆所以親親尊尊則專指已身以上之親而言長長又兼庶子敬宗子而言人道之大故先王服制必詳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

不爲女君之子服已音以爲于僞反

服術有六其一曰徒從徒空也本非親屬從人而服之所從旣亾則止而不服臣爲君黨子爲母黨夫爲妻黨已止也屬者骨肉連續以爲親雖沒猶從之服屬從謂其平日有恩誼卽從服中之人非另一事也妾從而出謂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也

禮不王不禘此大傳之文錯簡在此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爲去聲

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世子不敢擬於尊故不降也大夫之子爲其妻不杖期世子亦不降者家國雖異其敬父均也

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世子於妻父母與妻與大夫同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

父爲士子爲天子若舜禹也郊鯀配天豈有尸服士服之禮凡爲天子父者尊養之至安得尙儕於士卽爲諸侯亦必諸

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矦其父若父爲天子諸矦子爲士則失國之後以士禮祭猶可記者所言不可泥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爲于僞反

七出之禮必其妻實有凶德而不可教誨然無子惡疾二條先儒多非之謂非聖人之言若遭父母之喪人子哀痛之不遑何暇出妻保無妻賢夫惡父母在不敢出至此而出之者乎婦人固不可使其干正而正妻必亡夫綱無專罪婦人之理此節芟之可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爲于僞反

人子思親無已時而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不得不爲之節以立中道三年至一時明禮制準天道爲節也期而祭練祭也期而除喪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期而祭思慕因時而彌深必祭以將其思禮所當然也期而除喪天道已更人

事宜有節不得不除要絰以適中故曰道也祭不爲除喪言期後可祭然非因除喪乃祭祭乃禮耳除喪除要絰不哭非竟不終喪禮也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或身有事不得及時而葬三年後始葬則尸柩尚存雖練祥之月後可以祭矣而不可其時卽除喪服必稍後待祭時乃除再祭皆然不忍同於不見親柩之禮也除喪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爲于僞反

死者有妻或有子年幼大功之從父昆弟來主其喪既主其喪則必爲之主練祥二祭朋友疏於大功則但虞祔而已虞葬後安神吉祭祔以死者祔於廟而祭也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按喪服傳大夫爲貴妾緦無子猶服之士妾無子則不服蓋以貴賤爲別然服緣恩誼而制妾之賢否不同誼亦不同豈

以夫之貴賤與有子無子
而異此禮非聖人之制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他活反

此下明稅服之禮稅追服之也祖父母之諸父昆弟從伯叔
祖父母也　御案禮祖伯叔父母小功從祖伯叔父母緦從
伯叔父母小功再從緦從祖昆弟小功再從緦此言子從父
在外而生子不識此緦小功之親今聞喪又在限外則父追
服而已不服
服本輕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孔氏穎達曰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
之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如服本當期因在殤而死降
爲大小功緦則必追服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近臣近侍君者日與君近凡君所服當從服之其餘不近君
者但從君而服不從君而稅若君在外而君有應服者其死

君尙未知在國之臣亦當先服不俟君服而後服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祭主於敬吉禮也故虞祭則杖不入于室祔祭則杖不升於堂方氏慤曰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故於堂曰升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不爲于僞反

御案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爲體則不得服私親也今旣爲君母後卽爲君父後矣不於君母之黨服而何服乎此有闕文當作爲君母後者君母卒爲君母之黨服不爲君母後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殺去聲

吳氏澄曰絰帶竝言則以首絰爲絰而要絰爲帶亦有以要絰爲單而絞帶爲帶者若單言絰則或謂首絰或謂要絰各隨所指此記絰殺蓋兼首要二絰而言謂絰之殺五分首絰之大而去其一以爲要絰也如絰則專指要絰朱子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母指與第二指一圍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周重適君長子繼君故妾爲之服與服女君同然妾雖賤賤於君與母非賤於子也竟服三年同於君母而無殺非天理人情之正恐非聖人之制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康成曰除先重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女子易乎首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辟婢亦反

孔氏穎達曰辟開也廟門殯宮門次謂倚廬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及受弔之事則暫開入門即位而哭葬前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其次徐氏師曾曰倚廬在中門之外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以招魂銘著其人而來其神之意皆致其哀思欲死者之不亾故自天子至士皆同也姓者所賜之姓如魯姬齊姜氏則子孫別派受氏者男子以下泛言天子諸侯不在其內故云伯仲姓氏等稱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齊衰受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音抱

報即赴也今日猶名訃為報喪言如報喪者葬後而虞其訃始至當哭者必三月而後卒哭盖古者葬有常期或居遠葬而後達訃者

父母之喪偕句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陳氏澔曰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爲設虞祭祔祭也蓋

葬母之明日卽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齊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爲庶子服大功厭於所尊也天子諸侯於庶子無服庶子之子則爲其父服三年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士有死而無主後者大夫不以尊主卑然此條亦可疑主喪必其情誼有當爲之主者而以貴廢禮乎周道親親而記禮者每以貴賤分降殺周末造之妄也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己生母亡而父命別妾養之曰慈母儀禮慈母如母齊衰三年而其父母無服者謂父及嫡母在不得及其私親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上爲如字下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士死初祔祔於廟則易大夫牲以祭祖葢祔祭義主告祖故用祖之牲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此言不同居繼父之義也稱以繼父則必父沒隨母而往乃父之也而又曰不同居者何葢必嘗同居而後異居繼父卒無子己亦無他兄弟主父後故為繼父服較重下四句釋同居異居之義雖未隨母往嫁而繼父資之以財祭其祖禰則恩重矣號為同居繼父自有子而未同居又不為祭祖禰則為不同居繼父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孔氏穎達曰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鄉南為主以答弔賓

祔葬者不筮宅

宅葬地祔附也不筮前人既筮之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亾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亾音無

孫死祔於祖孫爲士大夫而死不得祔於祖之諸侯當祔祖之兄弟爲士大夫者諸祖姑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妾亦祔夫祖之妾亾無也中閒也若祖無妾則又閒曾祖而祔高祖祖之妾祔必昭穆同列諸侯不敢祔於天子臣不僭君天子諸侯容有祖爲士者不敢以卑視之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爲去聲

陳氏澔曰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爲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爲妻禫爲去聲

母尊禫除服祭名母在厭餘服故爲妻杖期而不禫宗子之妻母在亦已代姑爲主而主祭故不能厭而禫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上爲如字下二爲去聲

爲慈母後者乃妾之子有長子在有嫡子在疑於庶母祖庶母無服而以己後慈母之義推之皆可也

爲父母妻長子禫

禫除服而祭明餘哀不忘祭以致其繾綣也三年及期皆有之但期或有所厭惟妻者親之枝子者親之後而長尤重故父母而外爲妻長子禫前人殊誤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世祭世世祭之謂有廟祭者也適子母死而父命別妾養之死服以三年但不廟祀之以其有父及適母或生母也妾母庶母若妾之子則其子孫當世祭或爲大夫及諸侯尤當酌其宜而爲之即慈母恩誼亦有同於母者此等禮不可執一而論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丈夫冠婦人笄皆不得爲殤矣或宗子或止一子殤而爲之立後則其子不得以殤目之以子爲父之服服之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子於父妻於夫承重者爲其祖曾臣於君不得除衰經也其餘期以下至緦之旁親主人未葬不得變葛仍服麻至服限滿則除不得主人葬而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待時服服以送葬

箭笄終喪三年

箭笄箭竹爲之長尺亦曰篠笄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在室爲父皆斬衰而箭笄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陳氏澔曰齊衰爲尊大功爲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之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爲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孔氏穎達曰筮日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視洗濯小祥之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惟有要經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變爲繩麻將欲小祥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

矣有司執事者也繩者變服猶杖有司告三事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筮日筮尸三事皆有賓來有司告筮事畢孝子必更執杖以送賓視濯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祥則並去經杖屨故不云經杖屨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爲去聲

在父之室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庶子爲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於適子位朝夕哭位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庶婦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衰音摧　免音問

鄭康成曰君爲之主臣統於君也子不敢當主避尊也惟中庭北面哭不拜雖葬必免者尊弔者而爲之變也未喪服不成服既殯成服錫細布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去聲

親屬無近親而遇疾已往養之身有期大功以下之喪服則釋其服求其生故去凶服也若疾者遂死而無後及主喪之人則遂以養疾時服主之不還著喪服也若非己所養者而死其必有應養之人則必有爲主之人己有喪服而適遇其喪則不以死者之服易己之喪服又申言養疾者易服父兄則易卑則不易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御案女君適妻也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祔則遂於適妻祔之牲既相依死亦相祔禮之變也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牲猶士祔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鄭康成曰婦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吳氏澄曰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士而無大夫士位卑不可攝大夫惟宗子分尊則可以士而攝大夫然主喪自以分誼親疏而别若誼親而以貴之故不攝則於恩禮不順此條亦非聖制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葬後惟君弔之則免以敬君兄弟親屬尚質故不須免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器明器也柩朝廟時陳於廟門內之東及葬則陳於壙前賓客所遺則多陳之以爲榮省減納之以示愼若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省陳而盡納於壙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既葬而後聞兄弟喪先之墓以致其哀情後之家以盡其哀禮朋友遜於兄弟故不同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父有適長子之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則否然此次爲弔賓來居於次待之與苫次異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臣爲君服斬即與君係兄弟亦然明君臣之分嚴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期服之親死在下殤降爲小功其帶以澡雪白麻爲之不斷去其根本垂麻向下又曲而向上以合而糾之異於正小功之澡麻斷本者也鄭康成曰報猶合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鄭康成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

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夫爲大夫時而妻卒卒後夫或黜退則祔於祖以見在之士牲不用前大夫牲若妻卒而后夫爲大夫則祔以大夫牲方

氏愨曰婦人從人故貴
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爲去聲

此述前文之義鄭康成曰以宗廟爲重故屈奪母慈而不敢
廢祖父之祀然猶服心喪三年子無絶母之禮也愚按爲出
母無服厭於父也父出母而子服母嫌與父抗而懟矣故但
服心喪以致哀無服以順父而豈爲祭之故乎此記者釋禮
之妄也然有子不出無所歸不出其子已爲父後母何以出
此爲父後當是養子前文已詳要之夫婦爲人倫之始夫爲
妻綱無輕出其妻之理有子承祧而母
被出生不養死無服聖人制禮豈如是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
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婦人不爲喪主而亦杖者有此數端姑在無厭婦之禮故姑在
亦爲夫杖桐杖非所以服男而母爲子服削杖重夫之後以
其所服我者而報之女子在室年已及笄而無男
昆弟其同姓爲攝主者不應杖則長女一人杖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

免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免音問下並同報音赴爲去聲

緦小功服輕嫌虞卒哭可以不免故言免則未虞卒哭之時必免可知矣葬則必虞而不報虞有故不得卽虞也皆冠者以未虞仍如未葬及虞則皆免爲兄弟旣除喪而後葬亦因有故不及期而葬者也至葬時反服其所當服以送葬如主人報虞卒哭則免否則除之視主人哀禮爲節也若葬於四郊之外道遠不可無節故皆冠及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於廟此與下節皆明免之禮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免音問

不散麻糾其垂也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異國之君弔亦然又言喪禮凡親者皆免免喪飾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除殤之喪則玄以異於成人也若除成人之喪則朝服而猶縞冠不純乎吉祭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鄭康成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孔氏穎達曰括髮於堂上殯宮堂上也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袒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掩所袒之衣帶絰於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其異也餘皆同著免加絰以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出殯宮之門就於廬哭止則前此哭可知三日而五哭三袒父母喪皆然然此條亦周末之禮耳非仕與學無棄父母遠出之孝子既不能侍養侍疾則奔喪之時痛心撫柩哭踊不能自已方且從容計父與母免絰之分方位及絰位之異其於哀也幾何先儒爲儀禮所誤竟忘夫子與其易也寧戚之義矣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孔氏穎達曰適婦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小功庶婦之服嫡婦本宜大功也然旣曰適婦卽夫廢疾或夫死無子皆非其人之咎也名分已定卽以他子傳重而適婦有二亦無妨礙乃遂不服其服此禮亦非天理人情

附解禮者天理人情而已然非聖人德造其極則仁不熟者義亦不精自堯舜至孔孟所以爲人倫之至者爲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有以盡其變而析其精耳至重者五倫總其綱者君相聖人制禮以範斯民高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幾要無非致人於中和使各得其心理之安初非繩以所本無苦以所難至也周衰上無綱紀下少師儒蕩檢踰閑者不一而足有志之士乃兢兢於儀文然中無聖學卽外鮮通明是以硏求雖切而本原未知夫子之以禮教人

也皆本諸躬行心得而其平日言行實未嘗盡循周公之舊
蓋禮時爲大順即次之周公之法至春秋而已多失宜使公
復作亦當從而損益以歸中和夫子既弗逢時則第與門人
講習而已使其得志固猶是周公此無可無不可君子而時
中非徒求諸載籍也子路與祭黴煩文而從簡要夫子謂其
知禮則聖人用禮之心良可想見是書記前人之禮而弗覩
精微故讀者或疑其爲夏殷之禮又或以爲釋儀禮之言不
知禮者理也理有定而無定人情世故今昔異宜酌其至是
化俗移風無定之事牢以一定之理而裕如不然必多窒礙
唐虞三代迹不同而道同正以其得天理人情之公耳若喪
葬之禮豈以爲文哉人子不幸而不能壽其親親沒而猶不

盡其哀且誠則此心難安故聖人制禮自附身附棺以至殯葬其節雖繁其事則皆至性至情理之自然禮節不得不然而乃拘鑿求之其誤世寧有極乎若親族諸人情誼各有厚薄雖分位當嚴亦情誼宜酌安有一概而施之禮乎夫遺經可寶原非僅託空言公理難誣要必利於日用避違衆之嫌失聖人之意是則私心竊懼者耳

禮記恆解卷十五終

禮記恆解卷十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大傳

吳氏澄謂此篇統論儀禮喪服傳之大凡故名大傳然儀禮不盡合聖人以之爲經而又傳之已誤且考本文言祭者多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王如字大祖之大音泰

禮古禮不爲王則不得禘祭以天子世德源長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諸侯則但及其太祖而已大夫更遜於諸侯惟有三廟若有大勳勞事爲君所善君特賜以殊禮亦得祫祭上及其高祖省善也干求也據此則祫卽禘也以其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始祖廟曰祫以其帝祭曰禘又制始虞舜又審諦也曰禘惟天子祫祭則以禘名之諸侯以下

不得名禘若四時之祭夏日禘又以帝王於夏而得名不可與大祭等也干以下干上之詞大夫本不得有祫祭以君特恩故日干祫然止及其高祖而已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逡息俊反追王于況反亶于但反父音甫

大事伐暴救民奉天命而順人心者也既事而退紂已自焚武庚不肖微箕遠遯武王為天下諸侯所擁戴不得已而即天子位於是燔柴以告於上帝祭於社以祈奠安又於牧野之室設奠以祀先人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以襄事逡疾也言奔走勤也蓋天下諸侯擁戴之心已久故誠服如此於時即追王三代以明功德之所由隆且以見伐暴救民先人之本意不以卑臨尊言追王者天地神人之意非己子孫之卑敢封其先人之尊也　御案大王王季文王理宜追王惟當柴於上帝祈於社之時遂率諸侯行之若日此皇天后土之所命而諸侯共承之非子孫之所敢為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禰本作祢年禮反繆同穆

承上意而推廣言之治安也祖禰主敬故曰尊尊子孫主恩故曰親親旁治昆弟推己所尊親以及之其尊親該一切禮儀在內合族三句總承而言之竭盡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與去聲紕匹爾反繆音謬

且先言未遑餘事且以為先民不與非藉民而成之事治親即上文三事報功報有功勞者賢下位有德之士能有才藝存愛凡事存仁愛之意一得皆得也贍足之至且多也紕繆錯亂人道指五者然此節於義欠全聖人治天下修身道立以仁義為本一切制度隨時處中可大可久五者悉該其中夫子言武王未及下車云云下車云云所謂且先者如彼而此云五者特賞功愛民之一節名曰人道是漢儒所見耳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量去聲長上聲

鄭康成曰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文章禮法服色車馬徽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衣服吉凶之制徽或作褘親親四者人道之常黃氏震曰此借制度之可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變易其舊革則除去之也此節義亦不全五倫大義及養教大綱不可變者也其制度文爲酌古準今或變或否必十分中正宜民善俗不止如此文所云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其大宗小宗以明敬合族屬以明恩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以名而別若母及叔母妻等尊卑親疏詎別而名亦別際會婚姻際會之禮著明也男女有別非母婦之倫無由相見其夫屬乎己之父行其妻皆母行其夫屬

於己之子行其妻皆婦行也謂弟妻爲婦則將降其弟爲子道將嫂亦可爲母而以兄屬父道乎甚言其不可也名不正則尊卑亂而倫紀瀆故曰大者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免音問殺色界反

四世共高祖服緦麻服盡於此故曰窮五世共高祖之父祖免雖同姓而誼滅殺矣六世共承高祖之祖者並祖免亦無以親屬至此而竭不過厚其遠宗正欲其篤於五服也然亦必變吉以爲禮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單音丹食音嗣

五世以後可以各自爲氏族謂之庶姓戚親也單盡也繫之以姓則正姓也如姬爲魯正姓而孟仲季爲庶姓庶姓即氏也弗別不別之爲異姓綴食即合族以食之禮記者設爲問答言五世以後庶姓別於上而親盡於下昏姻其可以通乎然繫之以正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故周道雖百世不通昏姻爲禮之正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親親以恩誼言尊尊以分位言名衰絰笄杖等名出入若女在室與嫁來嫁等長幼昆弟旁治之服從服見下文然此文義亦揔服以五而該當服者以恩義而該何必強別其名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陳氏澔曰屬親屬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徒從也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又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爲君所厭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昆弟無服而服娣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

冠輕也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朞此從輕而重也愚按此六者較通然君父母及夫爲大此外服與否悉以情誼輕重而分惟本宗五服至重外此情與義兼權不可一概而論如叔嫂無服而韓文公爲嫂服人亦不以爲非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仁義一也本仁而施之有序則爲義服制者聖人本仁而以義斷之者也施之各得其宜曰義仁以親親爲大由親逆而推之等而上以至於祖其恩較父爲輕由祖順而推之等而下以至於父其恩較祖益重恩愈遠則服不得不遞殺此五服之所由制也一輕一重皆天理人情之宜而不得不然者故曰其義然也此言服制本於仁義甚是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戚戚君位也

位列也君有族食燕飲合會族人之道族人不敢以己親戚與君齒列君於族人主乎愛失愛則疏族人於君主乎敬失敬則褻君明親親之恩族盡尊尊之義各自盡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去聲

庶子不祭以宗子或適子主之也不得爲長子三年謂庶子之長子死庶子不爲之服三年以己不得繼祖則長子亦不得繼祖也然父爲長子三年於義欠安蓋周末之禮必非聖人所制前人因左傳而誤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別子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曰別子或異姓始來在此國亦曰別子後世以爲祖也其世世繼別子者則爲大宗族人所共宗也繼禰者父之適兄弟尊之爲小宗然此亦周重宗法士以下無廟故然今不可行矣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

鄭康成曰遷變易也按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爲大宗故百世不遷衆子各繼其高祖親盡則遷爲小宗大宗始祖之正體百世不遷不忘祖也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以宗子是祖之適尊所自來故敬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公子是也

孔氏穎達曰前言卿大夫自有大宗小宗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率領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知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爲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

言此三事他人所無唯公子有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陳氏澔曰此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子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移古與施通用

孔氏穎達曰在旁而及曰移方氏慤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親盡若相絕然或平日相親而死爲之服爲移服然既

曰絕族矣又爲之服則將紊親疏厚薄之序故無移服
者禮不得不然其人自有親者相屬自必爲之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百姓百官刑猶成也斁厭也此總結上文言人道以親親爲本親親故推己之親於親以次相親而及於祖故尊祖宗乃祖之正適尊祖故敬宗有宗則可以收合族人而致其恩禮族無離散則昭穆序而情誼孚故宗廟嚴社稷所以保國家而久享其先人宗廟嚴故重社稷百姓輔治以安社稷故重此則愛彼百姓分理庶民感上恩而愼厥職故刑罰中刑罰者生民之命中故庶民安財用生於庶民百志成於財用足且成矣上制爲禮下習爲俗相親相敬而得其和樂詩言文王之德顯於天下承其先人人無厭斁之者以其仁義交盡卽由此親親之意而推也

附解此篇論服與祭而首言大禘下推論之其意重夫宗禮蓋因周制而云然耳然尊祖敬宗固屬倫道之大而武周當日爲此實有不得已者考古何弗思焉蓋天下不能以一人治也則必衆建諸侯諸侯未必皆象賢也而何乃令其世及周自太王王季至於文王積數世之深仁培植厚矣而文王享國尤永於時中林野人皆可以爲干城腹心侍御僕從罔非忠良故詩頌以壽考作人而咏思其濟濟會朝清明以後天下大定封建諸侯其人蓋皆賢聖之流聖人以爲有德者必能人正其家以及其子孫故特使之世守然大綱統於天子而舊典祇承先人觀尚書命誥所以戒諭之者至焉宗嫡之重也爲其世及故也卿大夫以下彷此而推亦緣民皆有田

士皆學道貴賤長幼之義天下知之已久故以祿養賢以賢
世爵無爵則無廟無廟則不得不聽命於宗子而宗子以禮
統族人尤必先以德倡族人然後卑者安分尊者克家交相
勖而善俗以成非養敎之法不周而能强人以率由也傳世
久而生齒繁則驕淫起於世族貧寡患其不均春秋戰國侵
奪多而宗族首先凌犯有必然之勢焉聖人不能必後世之
皆賢則救弊扶衰原以待乎後起帝摯暴而放勳仁孟皮廢
而尼山作彼蒼鍾靈未必專在宗子妾庶雖賤豈不可爲聖
賢故宗子之禮惟主祭者皆賢聖不敢恃尊凌卑不敢以賢自
負德望足以服人恩義無弗周洽是以人咸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卽斯義也不然其

有不長亂者哉若區區於大宗小宗過别低昂甚至子不得祀其父孫不得承其祖於理奚當夫庶固不可以干嫡而嫡又安可以虐庶聖人明倫立教於長幼曰有序不謂友弟後於恭兄兄弟旣翕和樂且耽翩反角弓戒其胥遠恩明誼美交致其歡所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也孔孟教人孝弟其言綦詳而宗庶之義從畧諒非無故此記所言沿周家之制而失之拘鑿義多未安夫服制由親誼而推今云貴者當服降服嫡庶皆祖父之遺而必使不得承先揆諸人情其謬已甚故宗子之法秦漢而下竟不可行而儒者猶斤斤講求如時當春夏汲汲謀禦寒之物非不可適實則不切於時用矣期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惟君父至尊故有降服卿大夫以下豈可以貴而廢親親之禮乎故愚於此篇所言多為辨正非故反前人誠慮食古而不化者揚其波而益增惑耳

禮記惬解卷十六終

禮記恆解卷十七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少儀

此篇記少時習學之禮儀而長則行之者也其文不全故

朱子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

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見賢遍反適音敵願見如字

聞記者謙言聞之他人也辭致辭某客名也固願願之專也將命傳命之人不得階主無階進之主者蓋不敢言聞名於君子而云聞名於將命且謙言不得階主以致謙於將命者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辭稍遜而亦曰願見之誠若罕相見之人雖敵體亦曰聞名不敢驟也若欲亟見則曰願朝夕親敎瞽無目故不稱見但曰願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適之也比所謂比於下執事言與其下共給事也童子未成人則曰聽事於執事益謙也公卿有司徒以掌喪故云聽役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賵從者從去聲

鄭康成曰適他行朝會也君無所乏特以資有司車馬芻秣之用贈從者亦不敢斥言贈君也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襚音遂賈音嫁

以衣送死者曰襚廢衣謙言不堪用臣不敢云與君故云致於賈人賈人識衣物之貴賤者也送敵者則直曰襚以襚親者明以親誼故襚之兄弟至親當視其所乏而爲之不尚虛文云以襚進也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陳氏澔曰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芳仲反賻音附

穀梁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入廟門以其爲死者不入廟門以其爲生者幣謂財貨大白兵車之旗爲送喪之從車

賻者旣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陳氏澔曰來賻者旣致主人之命卽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立者之物與以物授立者皆不跪禮惟其稱也直情徑行者或有跪然非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說本作脫

此言擯者之禮辭辭讓始入主人讓客先登客辭擯者曰辭矣止其讓卽席主人讓客先卽席客又辭擯者亦止之皆代主人致其恭也排闔開戶亦擯者事客雖多惟尊長一人脫屨於戶外若先有尊長在則後至者不得脫屨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孔氏穎達曰品味殽饌亟數也方氏慤曰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

乎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度入聲訾音咨

不疑誠厚也在躬謂一身衣冠言動凡在躬者少年以誠厚爲主械弓矢兵刃之器非年少所需不揣度之大家富貴人家對少年言故曰大不奢願及此重器朝廟所需不得妄訾議之皆所以安子弟之分也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氾音泛埽去聲拚音糞鬣音獵擖音葉

陳氏澔曰氾氾掃廣掃也拚除穢也鬣帚也席上不可用帚膺胸也擖箕舌也執箕而拚也以箕舌向胸前不可持向尊者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平聲

貳問再三瀆也若問卜筮先自審其爲公義爲私志義則可問志則否蓋神至公正戒其妄瀆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

也寢則坐而將命見去聲見則之見如字檀本亦作特見

陳氏澔曰賤等祖與父之行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見尊長不使擯者傳命遜賓主之禮也遇於道路尊長已見己則面之若不見則隱遜不欲煩動之也不敢問其所之鄭康成曰恐尊長所之或卑褻也尊長有喪待其有事朝夕哭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侍坐弗使之執琴瑟不得擅執不無故畫地手不整衣冠以爲容褻扇也雖熱不得揮扇若尊長寢時而見則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射食夜反勝時證反

孔氏穎達曰凡射必計耦設楅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次耦下耦各進取一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但一時併取四矢投投壺也賓主各四矢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置於地手併抱投之擁抱以待及投壺竟司射命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飲之當跪曰賜灌灌猶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而跪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客若不

行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卽兕觥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兕觥投壺立筭爲馬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二馬而成勝若卑者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之馬以成己勝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乘去聲拖徒可反幦帶音覓

執執轡而守空車也君未在車故坐帶劒之法在左以便右抽之今君未在車僕者故帶劒於右而以左手負正綏從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面擲於車前覆苓之上及君將升僕者執散綏而升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出則授君良綏而升車此爲僕之通法覆苓車前闌也亦名曰式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罷朱子讀如字

方氏慤曰跂慕則來厭斁則去人之情也請見不請退嫌有厭斁之心朝廷人之所趨故於其還曰退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也師役勞苦爲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而罷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

可也（還音旋　莫音暮）

侍坐者不敢告勞若君子有倦意則不敢重煩君子而請退也孔氏穎達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澤玩弄而生光澤遠轉也尊者脫屨於戶內是屨恆在側故得自旋轉之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為遠皆去聲）

量先度其道合志從及己勝任否也或乞假於人及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後行無怨遠罪以其未先輕許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覘隱密之處不泛為狎褻之行不敢妄稱道舊故之是非不為嬉戲之色皆所以養其正大莊嚴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諂音諂相去聲更平聲）

訕私道君之惡亡道不合而去國疾憎惡君也頌稱揚其美諂阿意曲從君政怠惰則振起而助成之廢壞則埽蕩而更

新之是謂社稷之臣役使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拔蒲末反報讀作赴

拔赴皆急疾之義來往以周旋動靜而言戒其急疾不安重非禮而求神曰瀆不誠敬亦瀆也循枉習舊邪而不改未至之事以私心測度之則僞妄德者天理凡事不可違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前人成法說良工衆論可折衷是非者訾毁其不善也人之言語未必皆當毋以身質其是非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美如字濟上聲匪讀爲騑

穆穆和而敬皇皇正而大也濟濟翔翔恭而安舒齊齊皇皇嚴肅而思慕匪匪翼翼安重而舒徐方氏慤曰肅肅唱者之整雍雍應者之和鄭康成曰周禮教國子六儀此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上聲樂音岳

國君之子亦人子也當從父爲敬故長則曰能從君治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太幼則曰未能御御六藝之一輔氏廣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古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謙言能從樂人之事謂習其事也能正未能正猶言能受教與否也鄭康成曰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耳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筴音策

鄭康成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不式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但俯下手如今婦人拜所謂時揖也手拜屈膝跪手至地而首亦至手特不至地所謂空首鄭康成曰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尸尊故手拜肅拜皆無爲喪主且不手拜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

葛絰而麻帶

御案此承上文言不特拜不同卽既虞卒哭婦人葛絰而麻帶亦與男子之麻絰而葛帶不同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穎達曰取俎就俎上取肉進俎進肉於俎俎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陳氏澔曰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最親切雖無人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跣悉典反

鄭康成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

升堂

未嘗不食新　嘗薦新物於寢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還音旋

孔氏穎達曰僕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則式以待君子升君子下行僕後下更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上乘如字下並去聲

貳車佐車皆副車也對舉則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其數與周禮異者　御案諸侯貳車雖有三等舉中而上下可知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賈音嫁

鄭康成曰服車所乘車也不齒不齒次其年歲不賈不評其價所値多少皆所以廣敬也方氏慤曰有貳車者以位言君子以德言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乘去聲

乘壺四壺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陳其重者執其輕者雖未全執亦必以全數言而達之鼎肉牲體已解可升於鼎者加猶多也所餘多於一雙則委陳於門外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皆左之緤息列反靮音的

犬食犬也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守戶田犬以獵故授擯者問名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其便臣謂囚俘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說本又作脫袒音但櫜音羔奉上聲韣音獨拊音撫夫音扶襓音饒

甲鎧也有以前之有他摯幣櫜弢鎧衣胄兜鍪也有他物與鎧同獻則執他輕者以將命無他物則開甲出櫜而執胄以將命器則執蓋陳底執蓋輕便也韣弓衣拊弓把也左手屈弓衣竝於把而執之以其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櫝劍函襲者啟櫝出劍以蓋仰置於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也　御案劍室以木爲之謂之鞘若無木室而但以繒綿縚之則謂之夫襓藏必以篋進人亦必以篋往篋中先加夫襓置劍襓上則劍不動乃加蓋至獻時則啟蓋反襲於下而見劍在夫襓上左劍之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執之

皆尙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苴子余反茵音因穎京領反刺音次辟音僻

修脯也苞苴者苴藉而苞致之書笏修三物皆然茵褥也穎警枕戈有刃者櫝而裹之筴著也篇如笛而三孔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穎刀鐶削曲刀拊刀把辟偏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尙左卒尙右卒子忽反

鄭康成曰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也陽主生右陰也陰主殺方氏慤曰軍以謀爲主而好生卒以戰爲事而敢死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賓客非不敬也以儀容恭肅爲主祭祀非不恭也以心思誠敬爲主詡辭氣明盛貌軍旅危事故常思險而愼隱情彼此未顯之情在己愼度其可否在人慮以下人虞度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己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飯上聲亟音棘數音朔噍音醮

孔氏穎達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小口而飯亟疾速而咽數噍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爲客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御案燕侍食主人客之而用燕禮客自卑而以侍食之禮自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爲左西爲右主人酬賓之爵居東客酢主人之爵居西介賓之副酢客酬還答主人之爵僎主人之副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濡音儒腴以朱反鰭音祈膴音冔

羞進也擘濡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腴腹下肥處鰭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膴者割魚腹下大臠以祭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若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此謂方調齊之時凡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居羹食於左以右手執鹽梅調和之於事便也若陳列則羹居右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陳氏澔曰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軌媿美反周禮作軓范音犯周禮作軌

鄭康成曰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也軌轊頭范軾前也孔氏穎達曰將欲祭軷酌酒與尸僕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祭畢乃自飲所以祭者欲神助已不傾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圂與豢同音患盥音管提丁禮反湆音泣爲去聲薤戶戒反喙許穢反

孔氏穎達曰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橫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間故祭於俎內近人處圂犬豕之屬腴腸也趨徐趨小子給

使令宜驅走不得趨翔爲容舉爵時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洗洗爵盥洗手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離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涪羹汁也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也本根也本不淨末萎乾故絕去之首頭也喙口也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

尊者設尊者也朱子曰鄉飲酒之法玄酒在西方設尊時郎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孔穎達曰尊與壺悉有鼻鼻宜向尊者故面其鼻飲酒者則下文禨者醮者是也禨沐而飲酒醮冠而飲酒者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折俎所以爲

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尊者禨醮小事而有折俎之盛禮故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羞殽羞也殽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也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麋音眉軒音獻臡俱倫反辟音璧

鄭康成曰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柔和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燔音煩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俎之儀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所祭之物於俎均不坐唯祭時坐耳然不坐者是賓客若為尸尸尊則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陳氏澔曰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容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道音導燋側角反

孔氏穎達曰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者告之使後來人知之瞽無目亦道之如無燭時愚按凡

飲後至闇則主人執燭抱未然之炬亦示畱客之意客不敢當故起而辭主人然後以燭授執燭之人凡飲酒有讓有辭有歌令既至執燭之時則免三事以嫌於長夜之飲故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辟匹亦反咡音二

陳氏澔曰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長者若尊長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咡口旁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爲去聲使去聲大音泰少去聲犆特同

鄭康成曰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省具也折斷分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孔氏穎達曰周貴肩故用左肩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蹏爲九段以獻之臂臑謂肩腳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平聲幾音祇組音祖縢音滕秣音末

靡敝或兵荒民困之時雕幾雕畫漆飾以爲沂鄂組縢用組爲飾及纖約之刻刻木鏤鏤金絲屨絢繶繩之屬以絲飾之秣以穀食馬也

附解人性無不善而習染移人則愚者益愚賢者亦將不肖故幼儀之法古人重之然其本原尤有不可不知者祖宗父母以德修身以善貽後則人心之良固已通於造化矣而又有胎教諭教家範師範端其儀型善其養教然後子弟涵濡變化日遷善而不知若言行動靜之法故不可以一端拘也人生七歲以下曰孩提十二歲以下曰孺子十五上下曰童子二十而後成人二十年之間所見所聞成於家庭者多成於

外人者寡非聖人身修家齊一動一靜皆可爲子弟法而豈易成教於家哉夫人情無不愛其子孫而衣食關乎生命謀生之計切而義理潛消利名之欲滋而天良漸薄此非獨齊民之咎也周之盛時天子建極於上百僚恪恭於下民無不田之夫士無外道之學六德六行六藝以此修身卽以此選賢故其時教化行而風俗亦美數傳以後主極衰矣又安能強以率人然先王之法具存故孔孟因而踐行立教門弟子學而安焉固以其爲一王之制也其或有不合則就正師儒論孟所及他書所傳悉其全豹之一斑而遺經之內亦有不盡如先王之舊者皆聖賢相與講求折衷去取士林久而寶之者也此篇所載猶覩大槪夫朝廷之制作不同卽斯民之

率由有定前賢慮人性之日瀉也裒集幼儀樹以條規不可謂非維世之苦心然世變風移或病其不合時勢我朝道光六合普天盡入幈幪而禮從宜使從俗尤未嘗一概以相繩茲生茲育之宏仁誠超前而軼後矣有志之士考昔人之成法參晩近之民風不泥古亦不戾古不違俗亦不從俗其事詎不在禔躬乎然禮不患其不詳明心難得其中正聖人以誠正爲教原欲人清其源而潔其流明其理以踐其事若徒斤斤於儀文而弗求功於心性則克己等於防川秉彝荒於世俗而放誕之士固悖中庸拘墟之儒亦譏畫餅其爲人心世道之憂又豈但不知學禮者哉

禮記恆解卷十七終

雙流劉 沅輯註

學記

此篇記教者與學者之義約言其法而未盡宣其實蓋心性倫常次第深造之法固非文字可傳也略有小誤隨文正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讀爲小聞去聲

發慮思合乎成法凡事知求乎善良屈就賢人體貼疎遠此皆求治之盛意而修身立道無其本原則僅有小聞動衆而不足化民成俗然此節欠明化民成俗在修身道立學者學道也不言化民成俗在於修道修道必由學而以謏聞動衆襯起似爲學因化民而始然不知聖人德修於身非有心治人而成己自能成物得志舉而措之已耳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兌讀作說

道祗是天理學而後克己復禮咸歸於善故聖王化民以此爲先引說命言道不可離故學不須臾忽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敎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强上聲長上聲學學上讀爲斆下如字

鄭康成曰旨美也學乃知己之所短敎乃知道之未盡自反求諸己自强不敢倦學學半言敎人有益於己其功居學之半

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熟

陳氏澔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敎於塾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敎閭

塾所升之人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敎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敎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元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比毗志反中平聲樂五敎反論去聲閒去聲說音悅蛾魚起反

比及也詩曰比于文王及年謂十年出就外傅及十五入大學學鄉學也周制以六德六行敎人必成材而後升於大學中年閒一年也考核其實校彼此相校下約略言之離經離析章句辨志辨所志善否博習習之廣親師有得於師敎矣論能論其得失取友能擇賢友知類條析義類通達則事理經權皆審強立不反學識定矣大學之道可以升於大學引記言蛾蚍時時學銜土之術而成大垤猶學者志聖賢之學而成大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宵小通肄音異孫去聲夏檟同古雅反語去聲

皮弁天子朝服入學之始有司服皮弁以芹藻之屬祭先聖先師敬道尊師之意當祭菜之時歌習小雅之詩鹿鳴四牡皇華三章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以勸居官受任之美入學時大胥聲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使以恭順之心進其業有不率教則用夏楚二物警其傲慢使收斂威儀孔氏曰夏今山楸鄭氏曰楚荊也大禘五年不五年天子諸侯不視學考校使學者優游其志從容成德教者時時視學者所爲而弗亟告語之使其憤悱然後啓發之幼者恭聽而不責之以問不躐等以躁進也倫理也官已仕而學者士未仕者各先其所急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朱子曰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之類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縵末但反依上聲興樂竝去聲

初學樂者手與弦未相得必先學習調弦而後可以安弦學詩者必先明廣博依擬譬喻之法而後知詩人意類所託學禮者必先明衣服一切雜制然後知先王制禮意義精詳藝則禮樂射御詩書之文也興與有所得而興起樂學心悅而黽勉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藏懷諸心修治其事息養其原游博其藝蓋合動靜本末而交養之故能安志於學親就其師有所得而樂其友信其道久久卓然自立雖無師輔亦不反復矣敬孫以敬存心從容涵養務及時而敏功其所修之業乃日新而不已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音申佔音覘訊音信數音朔佛本又作拂

鄭康成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教者但吟諷其所見之簡牘本無博識而故多爲訊問之言以窮學者數進教人不以次第所業未習旋又進之以彼不顧學者之安否不由其誠無誨人不倦之心不盡其材不審學者之材識分量施之悖所以教者多違理求之也佛求教者不循教法隱其學教者不忠疾其師學者不恭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教法悖而收效難也終其業勉從師授去之速於心理不安也刑成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當孫竝去聲

子弟不善之習禁之於未發豫立其防也當其可告而後告之則心悅易解不陵節小大本末各因其才識年分而教之

孫優游巽入之意相觀而善取人之能以自益摩動盪切磋之意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勝音升孫去聲壞音怪辟音僻

孔氏穎達曰扞拒扞格堅強也情欲既發則扞格於教而不能勝時過後學精明已散徒勤苦而難成雜施雜亂無次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壞亂不可復治獨學無友孤偏鄙陋寡有所聞燕朋燕褻之友相習爲非不順師教燕辟燕遊傲僻淚蕩廢學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音導強平聲易音異

道順勢而導牽强拘制之因其所明不强以所難知也强有志力者因其奮發激勸之不沮抑也開啟其端使力行不遽使之遠求至也和喜於漸入易易於上進思自生體悟喻譬曉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易去聲長上聲

多貪多寡淺陋易忽略止畏難四者由資質而結爲私心知其失而救之則無棄材長善日有所益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使人繼聲繼志皆己有深得而後能善教人人多繼之下申言其故言雖簡約而事理顯達道雖深微而訓誘明善譬雖罕少而聽者皆曉此非深造自得不能善誘如此繼志言能使人得其心中之學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

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學者資質不同至學有難易平日言行習染才具有美惡知之然後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不拘一格吳氏澄曰教人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爲人之師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爲之愚按承上而極言師之不易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竝重以此而凡天子諸侯擇師尤不可不愼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自處嚴正人亦嚴憚之非威猛之謂也自古聖王以道修身道賴師而明則必尊師而後爲重道其屈於臣也所以屈於道也道重而天下成知勸學所以化民成俗易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說音悅撞丈江反叩音口從平聲

善學者信受力行故師逸功倍而歸功於師不善學者自不實踐轉怨師授攻堅木由易解以及其難善問者亦然及其久也漸次開悟師悅弟之善會弟悅師之善誘如撞鐘隨其所叩之小大而答之不遽盡其藏待其所問者已曉然後因而發其蘊如鐘之以次大鳴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上語如字下二語去聲舍上聲

記問之學博聞强記而無眞得者也聞見之學有窮惟義理浹洽於心然後本心得躬行聽學者之言論而隨事啟導曲

中肯要力不能問才拙而意見拘者語之以開其悟若語之不知則是質闇雖舍之而不告亦非棄之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良冶工於補綴良弓善於矯揉其子習見雖不能弓冶亦必學爲箕裘故父母之身範必端始易教其子弟如馬初習駕車必繫馬於車後車在前馬在後習見而知之久亦能駕矣此言親之教子必先自學不徒恃師教及督責子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音紕當去聲

鄭康成曰醜猶比也戴氏溪曰五官貌言視聽思也比其事類以相況學乃易成鼓之聲不備五音而五聲無鼓不得諧和水不備五色而五色非水不能成章學非專爲五官而設五官弗學則不能修治師喪無服而非師教誨則不能明五服之情以和親此皆類而不類不類而類須比醜之乃明者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具於身爲德著於事物爲道德大者不專治一官道大者不但名一器誠至而人自信不必約誓時中以應萬變不必有心整齊凡此四者皆學至於成體用全而本末該然後能爲之學者察此則可以有志於學之本矣學之本何在存養其性天體察乎萬變其始則必由下學而企譬如河海海爲河之源河爲海之委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君子學道必由委以窮源蓋記者既言學之法而又恐人之務末而失本也故結之如此

附解 唐虞言心成湯言性傳說始言學而降及後世在上必以教學爲先在下必以務學爲重豈上古畧於師儒哉民氣淳樸聖人第汲汲於安養生全之計而制作雖畧俗固敦龐然開天明教之人皆有至德其時必多教化特荒遠難稽耳帝

堯成功文章模範百王而侯明撻記亦垂教典三代迭興庠序學校其制乃詳然惟聖天子躬行作率於上賢司牧承流宣化於下朝廷制度草野安爲固然是以仁義涵濡者深故薄海率從者易也周衰孔子不得志於時而但以聖王之法友教及門七十子之徒咸有心得克己復禮各修其身詩書禮樂博習其事而學之義亦益以大明秦火而後風斯熄矣然微言大義猶在六經特漢室初興儒者未覩經籍之全第掇拾於遺文遂多失其精意若此等言學因周禮未出六德六行六藝俱弗之詳而小學大學鄉獻賢能之典亦模糊不清若謏聞動眾化民成俗之論尤覺非爲學之要也夫謏聞動眾意在求人之知化民成俗亦非草莽所能而發慮憲求

善良就賢體遠終身行之可也以此爲不足化民將慮不必求其憲而善良與賢亦不求之就之乎無貴無賤其義皆不可通考校之法僅及於學問思辨不及乎誠正修齊亦爲舍本而求末夫學者學爲聖人而已博學而詳說之無非所以檢束其身心三代以下聰明才智曷爲可勝窮而務爲博洽罕踐倫常即有事功亦難醇備豈其人皆不足與於聖人乎正由學術之傳素少明師故學之理不明即學之事亦是非相半安可不溯源而辨正之也若其言教者之法及藏脩游息等意剖析是非歸於家庭之法固確鑿不移詳味文義若有所見又若無所得抑不知記者於心性之學有所諱而不言乎或師承授受習聞先王之制而未窺其奧特述其文乎是

在善學者擇別而踐行之庶此篇所載不爲虛文耳

禮記恆解卷十八終

禮記恒解卷十九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樂記

人得陰陽五行之正氣心之所發而五音備焉情之所達而和氣形焉聖人稟中和之氣於一身而作樂以定人心使皆歸於中正記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樂導其和而後禮中其節三代聖王以此爲教化之要周衰聖王之樂散亾歷代所傳之樂各隨其時尚而不盡合於中和德爲之也河閒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王禹有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存十一篇史記樂書

全采其文其篇名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等名今按其名例與文義不甚相副姑闕之而直詁本文之義焉中多粹語不可忽視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毗至反而樂音洛出口爲聲聲有應和爲音變五音高下淸濁變化方猶章也樂之人心自然和悅也鄭康成曰干盾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爲旄旄牛尾文舞所執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噍音焦殺色界反樂音洛嘽昌善反散思旦反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愚按噍急也殺速止無餘韻也嘽舒暢緩紓徐發發揚散疎散粗不細厲不和直端正廉謹飭和淡洽柔遜順六者皆情之所觸性本靜寂情則隨感而動易失其正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如下文所云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去聲

志動而易僻禮以道之則中節聲發而易戾樂以和之則和平政者本禮樂而著爲法制者也民情不一以政齊之使咸歸中和姦悖乎禮樂者也刑以防之四者相輔而行使民同歸中正治道以成故所以感之不可不愼也極至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思去聲

又言音生於人心情動而有聲聲有清濁高下之文謂之音聽其音而知國之治亂故出政者不可不慎所以感之也安其敎而樂其生則政和於民矣怨其上而怒其虐則政乖於理矣哀亂而思治則困而不伸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亾無日矣徵音旨怗音覘懘昌制反陂音畀

天有五行綱理萬物人有五事該括動靜五聲者本於心而應乎事爲先王本自然之天籟節以律呂之器名曰宮商角徵羽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爲四聲之主故爲君象商聲濁次於宮爲臣象角半清半濁爲民象徵微清條理分明爲事象羽最清音輕微故爲物象不亂各得其聲怗敝也懘敗也五者生於人心政失而君臣民事物一有不得其理則人心所感音即傳之若五音皆亂迭相侵陵則民心悖慢滅亾可決蓋即音而知人心即民心而知政非專恃音以決存亾也

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毗至反濮音卜

鄭康成曰比同也考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鄭衞襲其聲而不變故爲亂世之音政散上無以齊民流流蕩忘返誣罔其上自行私意正民流之實後人誤以桑中之詩爲桑間因孔子言鄭聲淫而竝斥鄭詩謬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

人倫物理皆各有自然之情緒聖王本陰陽性情之正而制爲樂以通之禽獸亦有知覺故能知聲而不知五音之變衆庶知五音而不知中和之義惟君子性定而情怡本身心以協於陰陽能知樂理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

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機

方氏慤曰聲雜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粗以致精故每言審焉愚按樂者所以和性情而適於中故知樂則幾於禮禮節樂和性情正而天理得故曰德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疏音疎倡昌諒反和去聲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絲以爲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三歎三人從歎之耳俎腥魚謂以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太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愚按申言禮樂所以教民平其好惡非欲人極口腹耳目之樂卽清廟之瑟大饗之禮以明其槪交於神明者如斯則凡人之節性防情其不稱

是也好惡偏而人道必亂
故以禮樂平之而反其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知知上去聲下如字誘
音酉知者之知去聲

人生而靜人生之初粹然者渾然在中此卽所得於天中正
之理而爲性至感物而動則七情縈繞是旣生以後形氣所
生卽爲伐性之欲非性之本然矣故一物至前而知足以知
之此知乃情識之智非虛明之智好惡觸而形於外未復性
之人內無主而好惡無節知逐物而好惡遂倚於偏不能返
躬以求其性之正則性滅矣夫字以下慨歎言之人不能不
感於物而任其好惡之情不全性始則是人化於物悖逆詐
僞諸事紛然以起始於心術著於事爲釀成大亂蓋承上好

惡二字窮其本原推其流弊以見禮樂之不可無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音催安樂逸樂音洛冠去聲笄音雞食音嗣

承上言先王制禮樂以節民情而卽四者以明其概分言之則禮節而樂和合言之則樂以和禮使之中節故專言節居喪有五服治情異而禮遂各殊著於容體則衰麻發於聲音則哭泣皆各有節鍾鼓文事干戚武樂各肖其事而暢其情男女之禮始於冠笄終於昏姻重其事而嚴爲之別射禮鄉飮酒禮食禮饗禮自天子諸侯以達於士庶交接之際以敬以和各得其正禮樂如是又政以率之行刑以防其慝四達不悖爲其本人情而適中和非強人以所無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

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勝去聲著張慮反

同其適其情異名別其等相親不乖戾相敬不褻慢禮樂相須不可偏勝樂稍過則流蕩禮稍勝則疎離和其情而使之合檢其外而爲之飾情洽而敬孚此禮樂之事也下文又推其效於天下貴賤有等上下相和蓋禮樂皆得其正而好惡之平可知矣好善惡惡本人情之正今禮樂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故賢不肖朗然易別其有不協於禮樂者爲暴則刑以禁之中於禮樂者爲賢則爵以舉之此先王愛民之政而又制爲禮樂以正其行愛者仁也正者義也仁義卽在於禮樂之中是以民治行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

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以豉反

樂所以達人心自然之和禮所以束一身威儀之致中外特自其用言之其實皆一原其貫者也靜者性情之本體文者身心之形容大樂大禮以禮樂之原而言易順其自然簡歸於主一樂至禮至謂本乎禮樂之體用無乖戾何有怨無悖逆何有爭揖讓而治天下天下人皆安於性分之固然而盡其所當然禮樂爲之也民與諸侯皆和順故無暴而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以此至百姓無患則和氣協於陰陽天子不怒則一世化爲慈祥樂之至也父子本親而非禮則無以全其親長幼之序亦然天子敬其修以迄於家國天下禮之至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天地和氣養育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爲至和之樂天地生成節文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爲至中之禮皆天地自然當然之禮具於吾身而該乎萬物者故同和同節也百物各遂其生不失其性和之驗也天地咸歆其祀不違其常節之至也幽之有鬼神屈伸變化而不離乎中和聖人明之禮樂亦然故能普暢於人心而各得其愛敬承上極言大樂大禮之功效

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竝名與功偕 沿說專反 偕古諧反

禮節文太過不及其事雖殊而莫非歸於以敬相合樂八音變動相須其文雖異而莫非使人以愛相孚其迹不同其情則同故明王相沿必以禮樂爲重禮樂之事或不同爲其時不同也禮樂之名或異而其化民之功則偕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綴音贅 還音旋

承上明王相沿之意而言禮樂之器與文不外乎此而其本則本乎人心合乎天地故知禮樂之情者乃能作識禮樂之文者卽能述有作無述亦無以傳故明聖同功也孔氏穎達曰綴謂舞行相連綴兆謂位外營兆方氏慤曰管在堂下磬

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者舞之身容俯仰者舞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還言其容裼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畧見焉　御案此上文殊事異文之意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承上明聖述作之意而申言禮樂本乎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天地一元之氣鼓盪無所不和萬物各得其理無有不序禮樂節宣人情以應天地而樂爲陽氣之宣暢故由天作禮節陰質之偏駁故由地制禮不能法地則不得其序而亂樂不能合天則不得其和而暴明於天地者德合天地然後能洽萬物之性情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

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論去聲

論言論倫序也言論合理而有序則人心喜悅雖未有樂而樂之情已得官主也樂以欣喜歡愛為主如官職然然亦必當乎天理人情而後為正中正無邪為質幹莊敬恭順為節文如此則禮樂之道已具若夫施於金石發於聲音用於祭祀祗是推已之所有以與民同蓋申明上文明於天地然後能與禮樂意言禮樂之理備於人必先正其身心而不徒求諸器數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為大聖乎 辯音徧亨音烹夫音扶

鄭康成曰辯徧也不相沿襲有損益也敦厚也愚按此仍承上與禮樂之意而極言之功成治定代天地以阜安民物本諸身而措諸世無毫髮之遺憾也功大則與天地同和故樂備治辯則與天地同節故禮具干戚之舞孰亨而祀禮樂之

文不得爲備樂達禮也其本在法天地而安民物五帝三王皆有功德而至治者也然以時殊世異禮樂不相沿襲蓋世變不一則所以補救而歸於中正者不同非故異也樂雖所以樂人情而過極反憂禮雖所以利民用而稍粗則偏惟大聖德備中和然後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上聲別彼列反

此又承上明於天地之意而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之以爲禮樂故禮樂明備天地各得其位高下別尊卑而萬物散殊各有其序此自然之禮一元流行不息萬物合同而生化此自然之樂若以時序言則春作夏長仁之易見者秋斂冬藏義之易見者其實天地無時不仁義也仁主乎愛愛則歡欣故近樂義主乎敬敬則親畏故近禮其實禮樂皆有仁義也和之至而天神可格別之至而幽顯咸宜率神從天就陽氣之發舒以言樂居鬼從地就陰氣之森列以言禮作樂

應天和氣達於上制禮配地制度備於物其實禮樂本天地自然之節自然之和不可强分記特就其易見者以曉人耳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上上聲齊音躋摩本又作磨蕩或作盪煖同暄

此申明上文天高地下六句之義貴賤以別尊卑之位小大以別動靜之形性命以別類聚羣分之生化象者日月星辰形者萬物體貌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者天地之氣天地者陰陽之質非有二也相摩相盪只是氣機轉運之意方氏慤曰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

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音扶著如字

鄭康成曰辨別也升成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王氏肅曰著明也居法也愚按此承上天地聖人而總結之言天地氣化不時則物不能生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則氣化以和爲主物理以別爲主故聖人知天地之情制爲禮樂極乎天而周徧乎地順陰陽之氣以流行格鬼神以相感通窮乎天之高遠測乎地之深厚其功用如此而要其端則樂所以達生生之意而著天地之大始禮所以別萬物之宜而居天地之成物不息者天之氣不動者地之質然不息者常貫乎不動之中而不動者乃含乎不息之氣不息者動也不動者靜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所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故聖人以此爲禮樂云非徒玉帛鐘鼓之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舞行音杭其行去聲

琴始於黃帝而舜別爲五弦歌南風即尸子引家語南風之薰語夔所制樂即韶樂蓋承舜之命而贊成之非別作樂也聖人正一己之性情欲萬物皆各正其性情故制樂以賞諸侯必有德者然後能正其身以及民物聖人在上諸侯鮮無德者所謂有德蓋功成而化洽如下文所云也德稍薄者其治民較勞德大者其治民自逸賞之以樂人數多寡不一故舞行綴有遠近之不同聞謚知行以除觀舞知德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韶上遙反

鄭康成曰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韶之言紹也言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言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矣陳氏暘曰無餘蘊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

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疾饑皆借名也教有賞罰如寒暑之溫肅事欲普被如風雨之潤澤不時則寬嚴失中傷世之和不節則勞逸失宜百爲隳廢先王功成治定而後爲樂所以法治也樂臻於至善則民化其德行皆象之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豢音患綴音贅以樂哀樂音洛分去聲

鄭康成曰以穀食犬豕曰豢言豢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愚按大事凡凶烖事大福凡慶喜事此承上法治之意而申言之言酒食所以合歡而反生禍故先王作樂以象德制禮以防淫有大事必有禮以達其哀有大福必有禮以宣其樂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不得任情而生禍禮在而樂

即在焉故不復言樂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所樂之樂音洛

聖人之所樂以其中和之德有深愜焉者而民心皆有此理聞樂而感動隱微相入故深以之推於人人皆然故先王以此爲教化之要

此總冒下文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知如字

血氣心知之性氣質之性也哀樂喜怒之常則情也而性矣惟聖人中和在抱不任氣血心知而哀樂喜怒中節民則不然故應其所感因物起念心之所發其術不同得乎正者鮮矣術事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噍音焦殺思並去聲嘽昌善反易去聲樂音洛賁讀爲憤肉而救反好去聲辟音僻狄音逖

承上應感起物而動言君樂與民志相通故移風易俗者當愼所以感之志微樂意微細噍殺急蹙殺小無餘嘽寬緩諧調和慢疏落易平易繁文簡節繁盛而有節制粗不精厲不和起初末終也猛於始而奮於終其中亦廣大賁盛廉有分辨直無枉曲勁不柔細正不偏頗寬裕大致寬大從容璧外曰肉內曰好借以喻樂之內外圓瑩順成和動自然和平動人流辟流於邪辟而不能自主邪散則以其竟言之狄成疾速而成滌濫音虛滑而無節制蕩君心所感而形於音民即感之而成俗馬氏晞孟曰前哀心感者云云言音起於心之所感此言樂之所以感於人心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

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稽古奚反

道去聲之行行去聲省西領反稱去聲比毗至反事行行如字長去聲見音現

情性中和之正性情也度如黄鐘長六寸之類數如陽六陰六生氣一元太和之氣密幽閟意懾懼怯意四謂陰陽剛柔暢和也交平也位五音之分學等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樂有自然之節奏廣謂博習之省猶審也文采兼音舞而言繩德厚情性中和而又以樂繩之使歸純熟益加厚也小大以事言大事用大樂小事用小樂為法使其相稱律法也終始之序如金聲玉振小成大成之類象事行事欲其宜行欲其和也親疏如上生下生之屬貴賤如君臣民物之屬長幼如黄鐘陽之長林鐘陰之長男女如黄鐘以大呂為妻太蔟以夾鐘為妻之屬然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皆以得其序得其和為主樂理不離乎此亦不獨指是也言先王本一己情性之正以制樂生氣之和五常之行皆全備於己而由內達外樂臻盡善盡美然後推以教人使人涵泳其中變化其質以明倫而飭紀故樂可以深入乎民心而為移風易俗之要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

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易去聲湎綿鮮反

倣淫毀煩濁擾氣天地和氣慝過惡淫邪蕩哀而有節則莊樂而不淫則安慢易疏忽犯節亂其節流湎邪放如酒之酗本謂中正也廣則容姦闊略而其中濁亂如容姦邪在內狹則思欲促迫而其音散漫如情欲縈心此數者其初特感於人世條暢之氣而不顧中正之理其後遂放濫不可收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此節反形以足上文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去聲倡和和去聲分去聲

此言聲氣相應感於外而中應發乎中而外應內外一原本末交餙乃妙姦聲正聲發於人心而積於平昔者也逆氣順氣存乎陰陽而生於人心者也天地陰陽之理有倡必有和故回邪曲直生自人心而氣之正逆者與之相應各如其分

由萬物之理皆各以類相動故先王必止其性情以理萬物之性情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行去聲比毗至反著張慮反

情動而有善惡反情以和其志克己復禮以清其源也比校倫類從善去惡以成其行則身修矣心淸而理熟耳目自然聰明姦聲亂色過而不留淫樂慝禮阻而不入惰慢由心生邪僻從外至稍萌曰設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內外交修本末交養則德成矣然後以樂將其悅豫宣至德之光華動四時之和氣萬物之理由一人而昭著此申明上文本之情性之義也

是故淸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倡和和去聲

清明廣大終始皆言聲樂周還謂舞也四時周而復始風雨變化有常五色配乎五行五聲諧而有倫即五色成文而不亂也八風應乎八卦八音協而中節即八風從律而不姦也百度由律呂之數以推樂和則百度得數而有常終始言其序倡和言其情清濁迭相爲經一天地元氣之周流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上文所謂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如是故樂行而人倫清正學樂者皆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風移俗易天下皆寧虞廷儀鳳舞獸夫子聞韶忘味及所謂成於樂者皆以此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敎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樂者廣樂樂行如字餘並音洛鄉去聲

鄭康成曰道仁義欲邪僻也方猶道也愚按人皆有道而無復性之功則爲欲移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道足以制欲而又推之以敎萬民樂行而民皆不溺於欲則可以知君子之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全性卽爲德而言性之端者以德之著者言也德具於心而形於外宣於樂則爲英華金石絲竹特其器耳志有言而成詩聲有餘而成歌情鼓舞而爲舞此皆人心之不容自己者而樂器爲後是故聖人德至而樂神其情至深而發爲文采者至明且其氣至盛而化及萬物者至神由其和順久積於中而英華自發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也此申上文反情和志之義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

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見音現復音伏拔蒲末反好去聲

孔氏穎達曰心動而有聲樂無體由聲而見故爲樂之象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飾之使美陳氏澔曰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聳聽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再始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關雎之亂歸舞畢而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昭其進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鼓以謹其退此舞者進退周旋之事舞之容雖若迅速而不過於疾舞之道雖若幽微而不過於隱獨樂其志得樂之趣而不厭備舉其道以公諸人不私其欲人各有情緣樂而見而不失乎中正則義立矣樂以爲樂自始至終而不戾乎中和則德尊矣君子聽之而好善感動浹洽其本心小人聽之而知過感動蕩滌其邪穢此中上文志聲容之義以明其不可苟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

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去聲樂其樂音洛

樂以樂人故施禮以相敬故報然樂雖主於施人各有其生氣自然之和而以樂樂之適樂其所自生禮雖主於相報然人各有其自然之敬而以禮行之是反其所自始然則樂以章德禮以報情莫非反始之道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報之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報之異姓象輅四衞革輅蕃國木輅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緣牛羊非一故稱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史記作貫

人情得其正則和而久故不可變人情得其宜則中而久故不可易統人情而歸於至和辨異同而歸於至中中和之義

人情不能外故管之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去上聲偩音負

鄭康成曰偩依象也凝成也此申上文管人情之意本人心變音節禮以達人心之誠而不徒觀美惟禮樂本乎人心而通乎萬變依象天地之情通達神明之德上神可降下神可興粗之不過日用倫常精之格乎天地鬼神父子君臣尤人道之大者禮樂皆管領焉故曰管乎人情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訢音欣煦許具反覆去聲區音勾觡音格伏扶又反鬻音育殰音瀆殈呼闃反

天地將爲昭天地本有自然之理氣而禮樂足以發之故天地訢爲昭明也訢合天地無心而若有心訢然和合陰陽相得卽承訢合而言天以氣煦地以形嫗覆者天育者地區曲生萌直生羽翼禽屬角觡獸屬鄭康成曰無鰓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此又承上節之意而言禮樂備則天地爲昭天地訢合以下發爲昭之意樂以和禮而所言物情之和暢尤可見樂之意故曰樂之道歸焉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鋪普胡反　行去聲

此節總束全篇之意上言樂與禮皆本乎人心協乎天地故不可徒求諸器數之末而禮樂作於天子必有德而後可以

與禮樂治天下不然則循禮樂之文僅藝成而已陳氏澔曰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兼用殷禮北面位之卑也鄭康成曰辨猶別也茲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人君以德行爲先德成而禮樂之本無愧然後用禮樂之文上者在所先下者在所後有制於天下正身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康成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古樂先王之正樂孔氏穎達曰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長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拊音撫復音伏相去聲訊音信

鄭康成曰旅俱也會合也文鼓也武金也相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雅亦樂器名也狀如

漆筩中有椎陳氏澔曰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以治舞者之疾愚按進旅退旅夫子所謂翕如也和即純如正則不姦廣則不狄二句言樂之聲弦匏笙簧會合相守必待拊鼓而後作始奏鼓以宣其文德終擊金鐃以著武功恐其亂也以相治之防其疾也以雅訊之六句言其有節和而有節君子於是語樂之理於是道古之事修齊治平皆不外乎和而有節此古樂之發見而易見者也文和諧浹洽意武節制嚴謹意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儒音儒獶乃刀反亦作猱

俯卑曲濫泛濫無節溺而不止入於邪僻而不得禁又兼之以俳優雜戲侏儒短小男女或父子並爲之不別尊卑樂之既終無理可說援之古意無一相合故不可以道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去聲

音生於人心而樂成於律呂文侯不正其心是以喜新樂而惡古樂子夏難以顯斥之故遂其辭而言樂與音相近不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當去聲疢丑刃反莫詩作貊長上聲王此之王去聲俾讀爲比去聲祉音止施音異

君能法天地以治民故天地順當和而不忒也民有德則和氣翔洽五穀昌則萬物皆理矣疾疢病疢熱疾也妖人妖祥天地邪氣大當合天地人物而皆當也以上言人君之德足以承天地而理萬物如是然後作爲人倫久遠之紀綱天下大定則治功成也然後作樂以正人心而詩頌作焉此之謂德音德音然後謂之樂則非德音凡器數皆不足言樂矣引

詩言王季之德音積累深厚至於文王而後受帝祉欲文侯知樂必由德音而成蓋深探其本也詩義已見詩註不贅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燕於見反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音僻喬音驕

溺沒於其中而不出也好濫好爲泛濫之音令人志意淫蕩燕女安於女色令人溺於情慾趨數迫促急速令人志意煩亂敖辟倨傲邪僻令人志意驕傲四者皆因邪色脅心害乎中正之德故不可用之宗廟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引詩以明古樂敬而且和故用之宗廟而施諸政事無不可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

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好惡易並去聲

此乃正勵文侯遠溺音而好德音也人君好惡民卽從之不可不愼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鞉音桃椌苦江反楬邱瞎反壎音喧箎音池竽音于酳音胤長上聲

陳氏澔曰鞉小鼓持柄擊之旁耳自擊椌楬柷敔也壎六孔燒土爲之箎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愚按承上言聖人好惡旣正然後作爲六者之德音本質旣立然後用他樂以和之文武舞以象之此所以用之宗廟賓客無所不宜官序貴賤得宜謂用之宗廟朝廷各如其分尊卑長幼有序謂化其囂陵暴戾各安其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鏗古耕反號去聲橫古曠反磬上聲濫上聲會戶外反畜敕六反鼙步西反讙呼端反將去聲

鐘聲鏗鏗然有堅剛之意且以宣衆樂如號令然是立號也號令欲其嚴肅鐘聲宏大充塞故立橫橫則雄盛故立武君子謂人君也爲文侯言故以思臣言之下放此石聲惟磬備十二律故云石聲磬辨謂辨六律六呂陰陽之分也各如其分猶人臣各守其職致死無二故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哀婉而正也廉有廉隅不瀆慢也故立志而聽之者思志義之臣也濫泛愛意竹聲合衆聲而諠佳故立會會則可以聚衆故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能合衆志者也讙鄭氏曰讙囂也動奮動讙欣奮動則可以進衆故聽之者思封疆之臣合之謂志正而後聽音有諠於己不作淫慝之想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液音亦憲音軒召音邵唯上聲

賓牟姓賈名鄭康成曰武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病猶憂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致謂膝至地也有司典樂者萇弘周大夫孔子與賈言及樂而設問之言武舞擊鼓已久而不遽出何也賈對以武王恐不得眾心故久而未敢出也此猶未大遠於理也又問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以恐不及時伐紂故咏歎淫液以待諸侯之至則以武王為急欲征伐非也又問舞時早為發揚蹈厲何故對以及時伐紂之戰事與下文夫子言太公之志相反非也又問舞人何有

時而跪右膝至地左足仰之對以非武人之坐與下文夫子武亂皆坐相反亦非也又問其聲似於貪商何也對以有司失其傳若非失傳則爲武王實爲貪商其志荒矣此對極得聖人之心故夫子唯之而云聞諸萇宏亦若吾子言是也其不是者夫子不辨之善善從長必待其問始告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語去聲上遲音稺下遲如字

孔氏穎達曰免席避席也方氏慤曰上遲音稺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鄭康成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陳氏澔曰亂樂之卒章也賈前據已見未安於心故免席而請問夫子乃正告之樂象成功必其事如此而後象之之非僞爲也因言總干山立正象武王行仁西土無伐商之心太公以天下塗炭諸侯皆欲伐商勸武王應天順人故以發揚蹈厲象太公伐商之事至舞畢皆坐象周有文德布治

自來如此不爲伐商而然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分去聲綴音拙

鄭康成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復綴反位止也駟當爲四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分猶部曲也孔氏穎達曰夾謂振鐸夾之久立於綴言未舞之前舞者久立於酇綴此乃正言武樂象成之事始而從南北出象武王德教及於北方紂之屬國皆歸心矣再成仍在北方象武王滅商會朝清明之易三成從北而南象武王克商南還四成仍在南方象武王疆理南國五成而舞列分爲左右象周召分治六成復酇綴之本位象天下尊武王爲天子非武王自欲爲也其舞時夾鐸振之而駟伐象周之德威盛於中國已久分夾而進象天人響應事已在未伐商時故曰事蚤濟也其未舞時久立於綴者象商可伐而不欲伐伐之必待諸侯皆至始應天順人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女音汝反如字薊音計祝之六反復音伏弛始氏反華平去二音弗復之復扶又反衅同釁建同鍵櫜音高

語古語蓋當得民喜新政傳播之語反商書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孔氏穎達曰未及下車言速封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薊今燕京薊州祝無考陳今河南陳州投歸止意若投止投宿之投微子不臣周故獨不言封非謂投棄之也封墓累土而禁樵牧也使之別使人行求商容而復其位弛政去苛政濟河而西歸鎬京也弗服不復以載輜重

倒載而又包以虎皮示不韜也　御案名命也武王既告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建櫜無復事矣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鄭康成曰兵甲之衣曰櫜鍵閉藏兵甲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右射射音石貍力之反騶側由反貫古亂反裨婢支反搢音進賁音奔說音脫朝直遙反

散軍散軍於農郊射習射於郊學貍首騶虞所以歌為節者左射右射概言賓主左右揖讓於禮射耳不必泥左右字鄭康成曰貫革射穿甲革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耕藉藉田也愚按禮射而貫革之射息及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亦脫劒盈天下無不尚德之人矣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平聲大音泰弟音悌

鄭康成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冕而總干陳氏澔曰首戴冕而手執干也餘說各見前篇愚按雖諸侯必有兄故特又言此以足上文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承上言周道四達禮樂全備如此則知其本無利天下之心王治浹洽而天下應之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去聲子朱子曰當依韓詩外傳作慈諒音亮韓詩外傳作艮則樂樂則之樂音洛

君子蓋孔子致窮極其理也治心除去心之邪戾易坦易直正直子慈愛諒誠信也樂理治而心怡安則兼內外禮貌而

言也久則德性堅定一如天之粹然沖虛神謂神明不測天則仰德者自尊從故不言而信神則感德者自畏敬故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在我者莊敬自嚴肅而威重不可褻狎禮樂之治心治躬如此故和樂莊敬斯須不可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禮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易去聲錯措同

動發動情動而極其和身動而順乎理顏色面目容貌兼一身而言弗爭不易慢中和之至身心正而人自感化也德蘊於中輝光形見於外理具於已言行發著其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以此錯之不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

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報如字則樂之樂音洛

承上言禮樂內外交養不可偏勝也減節其性情以歸物則盈暢其心志以合太和進謂精進反謂反本禮雖主於減而威儀度數必精進而實踐樂雖主於盈而律呂陰陽必歸本於中和銷簡略放淫蕩得其報敬人者人恆敬之得其反發乎情而止乎義樂與人相樂安一已暢遂報者在外反者在內莫非所以節性而陶情故曰其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者樂必立樂之樂並如字餘音洛耐古能字道論並去聲肉如又反邪似嗟反

不能免有情必有所樂也發氣之方發形則著於容貌矣人之道人之常理術事也性無形而發於聲音動靜者則足以

盡其變也不爲道不當乎理雅頌之聲先王本一己性情之正所制者道順其性天之自然故人足樂則不至流蕩文卽雅頌之辭論而不息義味耐人尋繹而不厭也孔氏穎達曰曲謂聲音迴曲直放直繁繁多瘠省約廉廉稜肉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善心自然之良心鄭康成曰方道也此言先王立樂因人情而道其善心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族長之長當作黨長幼之長去聲比音避君臣主敬族里主順閨門主親人情之所施各有其宜以樂和之則各得其分而不失乎正一天理人情之極則物樂器節高下清濁短長之節文美備有文采此言先王立樂因時地而合和倫類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

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要平聲 行音杭

鄭康成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按雅頌之聲廣大清明故志意得廣執干戚而習容儀比於音節可消鄙慢故容貌得莊綴兆以範其步趨節奏以和其容止正則無邪曲齊則無參差天地不外陰陽陰陽和而後萬物生命謂天地之太極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以樂節宣之故爲紀不能免不能外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儕音柴

陳氏澔曰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方氏慤曰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結言先王之喜怒見於禮樂而天下和之畏之所以爲盛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贛音貢好去聲斷丁亂反舊本寛而靜四十九字脫在五帝之遺聲下又衍一愛字今從鄭氏正本

鄭康成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商宋詩也陳氏暘曰以書之九德考之寛而靜則寛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愚按陳說近是夫風雅頌其地不同其用或異然足以正人性情而合乎義理則一也非雅頌優於風而雅之小者不如大風又不如雅也寛靜至溫良而能斷皆美德也特其性情學術所造不同取其相近者而歌之非大有優劣故又申之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直陳己之德意而人心所感天地四時星辰萬物皆相

感召極言歌之不可苟如
此前人拘牽解之非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此節舊本亦有錯
簡今從鄭氏正本

因上文約舉風雅頌所宜歌恐子貢誤以爲風不如雅頌故
又即商齊申言之而凡歌可以類推矣商與齊皆風也然溯
其原皆五帝三王之遺聲特以二國各相沿習遂別其名果
能明乎商之音得其肆直慈愛之意則臨事決斷不一而足
明乎齊音得其溫良能斷之意則見利而讓即二國之音而
義勇備焉可見凡歌必己有是德而後與音相宜所以必求
子貢自執也鄭康
成曰保猶安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上上聲隊音墜倨音据中去聲句紀具反說音悅

此乃言歌之法方氏慤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子貢問樂古有此篇名而記者引之以終此篇言已述之之意而上文引子夏孔子等之意亦可以知非泛詞也

附解天地定位而成象成形者燦然秩然卽造化自然之禮也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樂卽在乎中人為萬物之靈秉賦獨全則其性情亦奚不正而先天易為後天氣質之累深七情之擾亦甚於是偏而不中駁而不和宇宙之變故始多矣聖人備中和之德而合乾坤之撰以禮正其綱紀以樂和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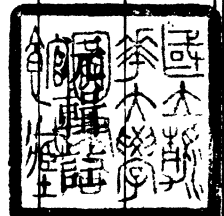
情相須而不相離相濟而若相反惟有德者乃能習而安焉
亦克推而暨焉自有書契以來禮樂之文浩如煙海矣而愷
切詳明本末兼賅無逾此篇本名樂記而其中多以禮樂竝
言者蹼乎物則之當然實以暢其天性之自然有子曰禮之
用和爲貴固未有無樂而可以行禮者也篇中推本乎天地
詳析乎人心復及乎歌舞之義反復縷陳凡禮樂之精粗蓋
無不具非聖人之徒曷能盡其詞義如此哉後世之禮樂非
復先王之舊矣然苟得乎此篇之意而致中致和以淸其源
成已成人以大其用則不必定襲古人未嘗不可致治夫咸
韶夏武固聖作之精華猶舞獐歌亦性情之發現在上者議
道自已隨時制宜又何不可化民成俗太史公樂書全錄是

篇而不詳器數其亦習聞洙泗之論知無俟忘本而逐末歟世故之變遷日甚民彝之至理長存內有以養其本體之仁外有以踐乎人倫之矩則心固可與天地相通而氣亦與高卑合德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尤宜汲汲而從事也不然而徒講求律呂肆習聲歌恐陶情有餘治世實不足此書所言其有不等於弁髦者乎

禮記恒解卷十九終

禮記恊解

禮記恆解卷二十　晚年定本

雙流劉

雜記上

此篇雖多記喪事而兼及三患五恥等事故以雜名篇因簡策重分爲上下二篇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乘去聲綏讀爲緌復音扶輤茲音倩裧昌占反說音脫

陳氏澔曰館主國所授館舍復招魂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旌旗之旄也輤輴柩車上覆飾也裧四旁垂下者緇布裳帷輤下棺外用緇布爲裳帷以圍繞棺又用素

錦爲小帳如屋覆棺而行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閒脫輤於門外者鄭氏曰其入自有宮室也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輲市專反

陳氏澔曰布輤以白布爲輤也輲說文曰有輻曰輪別用木以爲輻也無輻曰輲輲合大木爲之也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殯時則易輤大夫士在路至家皆載以輲車鄭康成曰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閒以其死於外而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陳氏澔曰士卑故質略如此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長上聲喪去聲大音泰適音的

孔氏穎達曰此總名遭喪訃告於君及適者竝訃於隣國稱謂之差不敢斥指隣國君身故云告於執事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竝音敵實如字

孔氏穎達曰同國敵者謂大夫位相敵者方氏慤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異劉氏敞曰使某實者以異聞傳問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

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穎達曰士賤訃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孔氏穎達曰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爲君治邑以不歸則廢職故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以位恩不同也黃氏震曰倚廬者倚木於室外爲廬堊室者向其室中爲堊倚廬制重堊室制輕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爲其爲去聲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一也卽兄弟亦期服之重者故大夫士皆同此蓋言平日出應事之服乎不然以貴賤分而異服殊謬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此節不通適子卽承重爲承家事耳而遂僭服大夫之服乎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子爲大夫可以榮其親然古無誥贈之典必有君命始可其父母生而君命之則可服大夫服死而子以已服居喪上文如士服者又謂何位與未爲大夫者同則是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主喪者自始死至葬具喪禮應賓客也家統於父猶國統於君因子貴而廢父子一定之理可乎此非聖人之制也夫喪之必有主也不但爲應賓客蓋哀死送終苟附身附柩及一切有不如禮則生者死者皆貽憾耳雖貴貴親親禮原並行然喪主於哀家庭宗族非論爵之地故愚於此等禮不敢信之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孔氏穎達曰宅謂葬地布衰麤衰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蕤後代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占者卜龜之人　御案有司筮史皆私臣有服者故半吉卜人占者非其臣故全吉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御案長衣吉衣也練衣功衰也史命筮者與宗人之命龜同皆其家之有服者卜筮皆所以求神無分低昂但容或有能筮而不能卜者夫子繫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大衍之數顯道神德行而人因左傳蓍短龜長之言謂筮賤於龜此亦分言似筮遜於龜謬矣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馬者三字疑衍

薦進也儀禮士喪禮有薦馬之文將行遣奠時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

行讀書者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讀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相去聲

卜葬及日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之事作龜揚火灼之以出兆應氏鏞曰君喪用太宰太宗太祝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稅音彖揄音遙鞠九六反襢張戰反

此節舊本脫簡今從鄭康成改正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褒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陳氏澔曰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揄狄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鄭氏曰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或鞠衣或褒衣皆用素紗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南方是

陽左在西方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揄音搖絞音爻屬音燭

陳氏澔曰此大夫喪車之飾揄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依鄭氏作祔

祔祔於先死者從其昭穆此定禮也惟天子諸侯臣下不敢妄干其下則從昭穆而祔何乃以貴賤亂昭穆之序乎此周末之失何可為訓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婦之祔也亦依昭穆之序而從其夫所祔之妃妾亦祔於妾無妾姑與祖姑則亦從昭穆而祔此條可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女子對男子而言猶男婦也非謂女子嫁未三月而死歸葬者也凡祔廟之時必祭所祔若男子則竝祀王母以陰統於陽也女子則不竝祀王父以陰不可該陽也公子祔於公子孔氏曰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兄弟之爲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稱子在喪未成君之辭也而臣民待之則猶君以其已任君之事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三年之喪旣練而除首経要経葛忽遭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易三年之葛從其重者也杖不易者大功無杖無可易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　句　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已有父母喪尚身著功衰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

練冠祔祭於殤殤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日陽童宗子爲殤祭於室之奧處日陰童此特言殤者恐人以殤而可不如此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兄弟情親異居別所始聞兄弟之喪不問餘事唯哭對使者其始句謂道遠者初聞喪即服麻而散其帶絰若道近未服麻而即奔喪主人尚未成絰其疏者與主人同時成絰親者則雖亦與主人同時成絰必自終其禮之日數不徒一時經也小功以下爲疏大功以上爲親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鄭康成曰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愚按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該一切喪禮言也不於正室亦降於正適也

君不撫僕妾

撫撫其尸以賤故略之也吳氏澄曰僕賤於室老妾賤於姪娣故恩不及之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猶爲女君之黨服者不忘敬也攝女君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女君卒則以妾攝其事而不得爲夫人是謂攝女君不服其黨隆於衆妾也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內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大功以上情親故望其鄉而哭或往送葬弗及主人已葬而反遇之於道亦必之墓以盡其哀凡兄弟無主而爲之主喪雖疏亦必主其虞祭始爲終事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孔氏穎達曰未畢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

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與去聲

鄭康成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成服以後往弔哭未成服以前與殯亦弁絰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遭兄弟緦麻輕喪亦著弔服弁絰而往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康成曰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母在亦不爲妻喪稽顙同於父也若無父母則稽顙而凡有贈賻者亦稽顙拜之蓋夫妻敵體不以稽顙爲嫌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之往也去諸侯而往臣於大夫去大夫而往臣於諸侯皆不反服其舊君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者禮也孟子言之詳矣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

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別彼列反縫音逢 繰鄭注作澡音早

孔氏穎達曰條猶著也條屬取一條繩屈之爲武垂下爲纓以著冠也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攝上屈縫鄉左左爲陽凶冠縫鄉右右爲陰過小祥猶條屬縫猶鄉右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鄉左緦衰冠治纓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爲纓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黃氏震曰麻縷之數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爲緦曰緦云者以其縷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揉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襚音遂

鄭康成曰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不以己之正服正車襚人以彼不以爲正用也褒衣見前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 遣章並去聲

遣車多少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轎其葢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粻米糧也遣奠本無黍稷以死者所不需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吉禮也自卒哭以後吉祭申孝子之心故祝辭云孝喪自虞以前凶祭痛慕未申故稱哀端正也吉時元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后蕤

鄭康成曰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縞縞冠也孔氏穎達曰旣先有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後蕤也馬氏晞孟曰此所言特喪冠耳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迎去聲

冕絺冕也弁爵弁冠元冠祭於公助君祭也愚按諸侯冕而親迎士弁而親迎重大昏也祭祀有常典記者以爲可賓不可也

暢曰以梮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柄與末梮音菊枇音匕本亦作朼長去聲

孔氏穎達曰暢鬱鬯也梧木名與桐異也以栢爲臼以梧爲杵擣鬱鬯栢香梧潔於神爲宜也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主人舉肉時以畢助主人舉肉陳氏暘曰匕有四有黍稷之匕牲體之匕有疏匕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畋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詩曰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鄭康成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吉枇用棘而畢亦棘刋削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

率率略也謂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吉時大帶惟裏有朱綠元華無五采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兹異於生也然此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喪禮用緇帶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甒音武筲所交反衡音杭見音諫間平聲

鄭康成曰此謂葬時藏物也筲竹器以盛物衡當爲桁所以庋甕甒之屬見棺飾即帷荒也以之覆柩不見柩而第見帷荒故名爲見以甕甒筲衡實於見之間而後承席入焉折承席也孔氏穎達曰折方鑿連木爲之葢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

重既虞而埋之

陳氏澔曰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康成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啟皆辯拜　辯音偏

孔氏穎達曰禮大小斂及啟攢時惟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他賓客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　御案古人弔禮於生者有慰問之辭於死者有襚賵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無拜祭死者之禮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康成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旣出則施其扆鬼神尙幽闇也無柩謂旣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車矣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祖廟門右西邊也孝子拜君竟近門內西邊北面哭踊哭踊畢先出門待君以君來拜迎去當拜送不敢必君久留也君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稅音彖袡而占反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繭衣裳衣裳相連而綿爲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袡裳下緣也繭衣褻故用褖衣爲表合爲一稱素端一爲二稱衣裳並用素爲之皮弁一第三稱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其服元衣而纁

裳元冕一第五稱其服亦元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袡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康成曰公所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互詳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按喪禮大夫士始死至葬皆有踊時此特記始死至大斂之踊節耳始死及小斂大斂君大夫士皆踊以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士二日殯期遠近異故公大夫踊數多於士婦人居閒男子踊賓踊婦人踊在男子與賓之閒也

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

孔氏穎達曰元端者燕居元端朱裳也朝服者緇衣素裳日視朝之服素積者皮弁視朔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爵弁二者元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元冕之下又取一也褒衣最上榮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爲九稱朱

緑帶者以素為之飾以朱綠用此小帶結束重加大帶於上象生時大帶也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環經一股而纏繞之孔氏穎達曰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貫賤悉得加於環經故云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公君也孔氏穎達曰臣喪大斂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君至撤去之君升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榮君來為新之也商祝主斂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廣長並去聲

御案既祖奠公賵賓客贈奠於輤左及邦門又使人贈實於棺蓋公賵賻皆元纁束五匹為束元三象天纁二象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為制今元纁廣尺長終幅非禮也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主孤

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相去聲下同

鄭康成曰弔者卽位於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彭氏絲曰西于門介雖在賓東南亦西於門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賵賻之禮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含去聲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含禮含之所用已見檀弓含者坐委所含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末葬之前有葦席盛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不厭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敢純吉故即喪屨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聲霤力救反

衣服曰襚襚服有此五等委衣襚者委之也五服不必一時皆襚記者言其所受之地不同如此陸氏佃曰所受服轉卑其所授轉高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霤皮弁次之朝服又次之元端卑矣其舉亦西面襚者委衣西面主人之宰夫舉之

亦西面皆鄉殯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賵芳鳳反乘去聲

車馬曰賵孔氏穎達曰乘黃馬大路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輈大路輈轅北鄉也客使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陳路北轅旣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鄭康成曰自牽也下馬也駟馬爲路馬之次故稱下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於門外鄉去聲

陳氏澔曰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

畢客卽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共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愚按言賵者出位於門外則含襚者可知賵禮獨重故特舉之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臨如字相去聲綍音弗使去聲拾其劫反

鄭康成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爲荅也孤降自阼階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氏穎達曰主人納賓升受命於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孔氏穎達曰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其紞音交紟鳩反馮音憑

陳氏澔曰此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孔氏穎達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乘人人引車不用馬專道喪在路不辟人也

附解禮者本天理而節文之其大者在五倫其要民食喪祭但天理有定而人事無定世變所趨人情所便惟聖王不强人以難行而隨時損益可以範民於中和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也元公制作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詳已不可聞而周官一册宏綱大旨猶可依類而推周之衰也本原之學罕有踐行而儀文度數往往務爲講習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誠傷其無補而有損耳此篇猶沿周末之制而中閒言適庶附廟等事尤多未安夫禮緣情制以天理準人情而適得乎人心之中正豈徒爲文哉先王之義修身而外尊賢親親無貴貴之文蓋盛時賢者

乃貴故尊賢即所以貴貴及後世而貴者不盡賢矣記者於喪服之制過拘貴貴於祔廟之際過拘適妾皆非所以準理原情可通百世愚是以不得不反復而辨正之也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皆因時尚之失中而乃矯其弊以存人心況時移勢易此篇所載已多不可行而必仍循舊說啟胥鑿拘牽之弊愚實懼焉識者詳之

禮記恒解卷二十終

禮記恒解卷二十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雜記下

此篇以所記不一爲雜與上篇同抑或禮之變者然通變而不失其正惟聖人能之故篇中多有未安者隨文正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康成曰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也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不以方服母喪而廢祥禮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諸父昆弟至親故雖有親之大喪猶爲之行除服之禮唯君之喪不除私服

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潁口迥反

鄭康成曰潁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潁愚案三年之喪君父母也此申言上文如未沒喪之義凡三年之喪既虞卒哭變麻爲葛之時於前喪當除皆可行練祥之禮未變葛則不可行以其方甚哀新喪也三年前人兼長子言非是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潁者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爲葛也皆行皆舉行之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附作祔下並同猶如字

孫祔於祖禮也王父死未練祥祖猶未入廟而孫又死孫暫祔於殯宮俟王父入廟而孫祔之故曰猶是祔於王父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有殯己家有重喪未葬之柩也外喪旁親不同居之輕喪爲位他室而哭之入奠著新喪之服卒奠而出改服重服即已喪位如始即位時亦哭於己殯宮也雖不當哭以哭新喪之故而亦哭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

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與音預下同

視濯在祭前一日父母死蓋素無疾而猝死者猶是與祭謂重君命不已輕父母乎且含哀而襄祭事吉凶相干此心何屬未視濯則祭尚有待矣告君而反固宜若必待告者反而后歸如君不令歸卽不歸乎亦非禮也諸父昆弟姑姊妹喪較父母爲輕齊宿與祭卒事猶可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諸父昆弟姑姊妹無同宮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齊音咨衰七回反

齊衰內喪卽上文諸父昆弟姑姊妹出舍乎公宮以待事待君命如何而後歸不必定與祭也然則父母之喪其必卽告君而歸哭可知上文之不足信明矣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弁冕而出則已成爲尸矣皆下有前驅皆敬尸必式尸亦自敬其事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

孔氏穎達曰將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散等謂不拾級聚足因有新喪略威儀故散等也雖昆弟虞祔而行二祥之祭亦散等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酢音昨嚌才細反啐七內反

鄭康成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古喪禮未葬以前爲奠奠置所建之物而已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獻酬酳酢等禮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蓋以死者之意惠其子孫故不嫌卒爵至小祥大祥其時愈遠其就吉愈近故或嚌或啐或飲有然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孔氏穎達曰侍相喪祭禮者吉時之祭相者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方氏慤曰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稱去聲

居父母喪哀而不敬則不能愼終備禮夫子就時人所短言之也瘠恐其毀故爲下顏色必由中情戚容未嘗暫釋不以文爲貴稱則至誠無僞矣兄弟之喪殺於父母如書策之禮而行不奪人之喪使得盡其哀敬不自奪喪哀敬備至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鄭康成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

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堊烏各反 見去聲

方氏慤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不語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問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卽疏衰以廬爲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長去聲

鄭康成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御案服降而情之哀痛不能降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人子哀親之心無窮而理有節故外雖除而哀慕終其身兄弟則非父母比或服除而哀亦漸衰矣外謂服內謂心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比之兄弟言其服與禮儀發諸顏色亦不飲食言情雖輕於兄弟而言貌亦必有哀容也然此當時之禮若後世則君母君妻至重矣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九遇反

鄭康成曰似容貌似其父母名名與親同異於人殊異於無喪之人其餘謂期親以下直道而行如常無喪時陳氏澔曰瞿瞿然驚變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大祥也祥祭主人除喪之禮前夕預卜祥祭之期著朝服其祥也即因其卜期朝服以祭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陸氏佃曰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縞縞既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袒音但

孔氏穎達曰士有喪當袒踊之時而大夫來弔此時斂已竟雖當主人踊時絕止其踊而出拜之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踊訖乃襲初袒之衣旣猶畢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爲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犆音特

孔氏穎達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亦少牢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太牢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犆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葬日卽虞故曰葬虞祝稱主人之辭爲祖後者稱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朝音潮轂工木反輠胡罪反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孔氏穎達曰關穿也輠迴也武叔見作輪之人以衰服之杖穿車轂中而轉其輪鄙褻殊甚遂禁無爵者不得杖也然杖以扶哀叔孫因噎廢食非也而或以爲古賤者不杖亦非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飯上聲

飯含也孔氏謂大夫以上貴使賓爲其親含恐賓憎穢設巾覆面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露面而含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然人子痛親附身附棺必愼豈以貴而忽乎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冒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

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夫音扶遣去聲與平聲卷上聲

既遣奠而又包其餘乃孝子哀親之去而致其孝享之心或人疑裹其餘爲傷廉曾子以大饗之厚賓明之父母也而以賓客視之豈眞賓客之哉亦以不能日日奉養而以此致其哀耳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爲去聲與平聲

等夷曰問尊長曰賜言不知其人有喪而或問之賜之乃値其喪與當如何設爲問答以明其禮非有脫文也如三年之喪則以其喪拜歸所問賜者於親不敢專也非三年之喪則以吉拜以親尚在故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

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承上文言若知其有喪而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者以明哀也辭之不獲必衰絰而受之者明居憂不貪於滋味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重君賜也不遺人不暇於惠人也若從父昆弟以下則哀減而禮亦較殺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縣音玄期音基剡以漸反

如斬殺而斷之剡但削之言其哀痛之情如此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依義疏移練則弔三字於此

三年之喪而下惟期爲重亦有練有祥有禫以其時促故練祥禫稍緩以展其哀情然練則可弔異於三年之喪矣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

於禮原本有練則弔句今去之與音預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若有五服之親則往哭之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親故也愚按既葬父母之喪既葬也遇有大功之喪往弔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未葬往弔他人亦然大功之喪往弔他人待事而不親自執事小功緦麻則執事不與於饋奠之禮以漸殺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封音窆

此言送葬之禮以交情之厚薄為去留之遲速古者敬人必趨其情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嘗相識柩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有往來恩義待窆而退相見執贄相見者情較重待孝子反哭於家而後退朋友情義更重待虞附祭畢而退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

坎綍音弗

孔氏穎達曰弔喪者本來助事非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二十
至四十强强壯者皆執綍五十始衰待主人窆竟反哭從孝子
反四十强壯不得卽反待土滿坎而反若非
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反優饒遠者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聽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爲去聲

充饑而已不至飽而忘哀亦不至饑而廢事視聽不明聽
饑廢事矣不知哀飽廢事矣疑死恐死而傷親反爲不孝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人食之食音嗣

鄭康成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
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酪音洛食食下音嗣

陸氏佃曰功衰斬衰既練齊衰既葬之後醨乳漿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瘍音羊創平聲

陳氏澔曰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堩古鄧反

免所以代冠堩道路非從柩反哭無免於道路之理謂皆冠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陳氏澔曰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辟音避

疏衰齊衰也小功既葬可以請見人執摯請見則備賓主之禮矣不辟涕泣至哀無飾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期音基

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而此云然者蓋周末之失從政謂給繇役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哭踊有節而此云然者謂始死時卽尋常思痛不禁其哀亦然鄭氏曰所謂哭不偯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卒哭而鬼神事之故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不必盡諱其父諱之則子亦諱之母閨中人不與外事不能禁人之不諱惟宮中人諱之至子自言則必諱矣不於妻側犯其所諱親而恕行之也若妻所諱與己親同則非其側亦諱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三並

去聲

冠謂冠子也三年之喪將冠子未及期日而忽遭喪冠子所以承先故可就行冠禮也因喪服加冠冠於廬次之中入哭於喪所每哭一節三踊如是者三凡九踊乃出如遭喪非其冠月必待變除卒哭而後冠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取去聲

陳氏澔曰末服將除也

御案大功至九月之末則服本輕於期而月數亦將盡冠子嫁女可而取妻猶不可爲冠嫁施之子而取則身之也至於小功則服更輕疑無不可然猶有辨家統於尊若父有小功之喪則不可必待父小功之末乃行如父服輕而已小功如從父兄弟之類雖卒哭亦可行惟下殤之小功則由期而降其服本重斷不可行矣

凡弁經其衰侈袂

鄭康成曰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與音預聞音問辟音避

黃氏幹曰父有服在家未出而從吉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哀戚不可與於樂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 御案父母妻之所服亦我之所有服服降殺止一等耳故我服即除而父母妻有服必以其哀爲哀陳氏澔曰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爲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爲之止樂愚按此樂止言琴瑟耳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姑姊妹無子寡而死無兄弟無緦之親其主喪必夫之族人以夫家爲家也妻之黨雖親弗主其喪嫌外干也若夫無族則亦無夫之黨矣而曰前後東西家里尹主之附於夫黨何也此係漢人避外戚之文非聖人之制鄰里可主其喪而妻

之內兄弟不可主是其情不如路人矣且姑姊妹有服而鄰里無服反主其親情理均失決不可從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康成曰吉凶不相干也麻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采玄纁之衣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鄭康成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鄭康成曰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菲菅屨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叔母從伯叔父而尊以義服之哀或不逮故踊不絕地姑姊妹骨肉之親哀甚而義有限制故踊絕地知此則情文之禮可以類推而文不徙文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相去聲

相者由左禮也由右其徒爲之咎其徒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貝玉皆寶也此明飯含貴賤之數異珠玉貝皆可通用不必泥而別爲夏制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孝子哀親之情不以貴賤異也而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者責爲人上者之自盡以導民亦通然苟有庶人之孝子不循葬卽卒哭之禮可盡非乎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康成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比音畀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葆音保引去聲

陳氏澔曰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於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以止諠譁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途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引綍互言之耳茅以茅爲麾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

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康成曰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山節欂櫨刻之爲山梲侏儒柱畫之爲藻文難爲上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爲下言其偪上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並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鄭康成曰踰封越境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其他謂哭踊髽麻抆女子出嫁爲本生父母降服而云三年者從其朔言之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陳氏澔曰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其行之行去聲

聞謂聞善學習其理行踐其事也有德而後有言能行而後非空言無則可恥既得又失不能守其所學民不足無德以來之衆寡均而倍焉民數多少與人同而人之功業倍於己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康成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　御案如其本應用之牲不必擇肥腯耳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康成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覆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

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蜡音乍樂音洛弛尸是反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民皆醉樂禮也而亦以慶豐年快民情也故夫子樂之而子貢疑其狂不知聖人民勞則必慰休之民逸則必激厲之若弓之有張有弛乃能通其欲而制其過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孔氏穎達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愚按惟天子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魯之僭郊祈穀之郊僭禘季夏六月也獻子以意爲辭言天子冬至既可以郊士庶人亦可以七月而祀祖其實非禮也時因獻子之言或有然者故曰獻子爲之禘夏時之祭獻子蓋於此時祫祭詳見大傳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諸侯立夫人必告於天子天子因而命之正名尊王也自昭公以前葢已多不命於天子而昭公娶吳同姓尤不敢告後遂習以爲常故云自昭公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爲去聲

古者大夫不外取外宗謂姑姊妹之女仍嫁本國爲大夫者其服如內宗五屬之女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康成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上上聲辟音僻爲去聲

管仲於盜中選二人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非人此二人實可人也桓公聽之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以報之孔子言禮無仕於公而反服大夫者二人以君命故爲之亦可通也而後世相沿宦於大夫繼升公臣猶反服大夫托於管仲此事

則非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經過也人或過其前稱君名則起立以示敬其或他人有與君同名者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與音預辟音避內亂指君宮庭小不治而言家人骨肉小有爭擾非外臣所得知故俟君自治且或不从而平也若外患則以死捍禦之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剡以冉反陳氏澔曰贄大行古禮書篇名其書蓋贄說大行人之事記者引之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寸半也剡上削殺其上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當如字鄭康成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對以自文公時起下執事謙詞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釁許靳反純音緇拭音式衈如志反鄉去聲朝音潮豭音加

孔氏穎達曰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爵弁士服純衣絲衣元衣纁裳也雍人廚宰之官拭淨其羊於廟門外升屋自中由屋東西之中兩階之間而升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未刲羊雞割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

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及室上之中釁畢反報君命於路寢考之與賓客燕會器之作名者成則殺豭豚血塗之細者成則不釁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使去聲

行道以夫人之禮者不忍遽貶斥之以存厚且以其初來嫁之禮還致於其國不教謂失教前初嫁時有是詞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云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須待俟亦待也器皿夫人嫁時所齎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

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共音供盛音成使去聲辟音避

鄭康成曰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棄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惟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若姊若妹不肖愚按七出見於家語先儒多疑之然婦人不肖至不可訓誨人倫之本所繫非小故先王有出之之禮然其出之也以禮謙受如此則必實有萬不得已而然者後世徒襲其迹而不察其原則悖亂傷教有不可勝言者學者詳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去聲食我疏食音嗣

喜少施氏之循禮非為食也鄭氏曰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孔氏曰飧強飯以答主人之意傷謂強飽致傷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方氏慤曰納幣卽納徵以物言曰幣以義言曰徵鄭康成曰十个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見音現　鬈音權

孔氏穎達曰婦來明日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婦自南門入從夫兄弟姊妹之前度以因是卽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已見也諸父夫之伯叔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鄭康成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旣笄之後去之鬈首猶若女有鬠紒也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韠音畢長廣並去聲會音膾紕音毗純音準紃音旬

孔氏穎達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純會以其在總會之處故謂之爲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韠以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

也不至下五寸者紕䄛之兩邊不至䄛之下畔闊五寸也純以素者紕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紃縧也五采之縧施之諸縫之中

附解此篇較上篇所記爲多中禮而有不免遺憾者禮之制也固人心之良不能自遂而以禮達之抑或徑情直遂反違乎理故聖人以此經緯人倫通乎萬變而禮之行也必自上始非修身道立天理熟而人情物理周知安能毫髮無疵可以納一世於中和此篇所載皆繁文末節而所以行禮之故必如是而安不如是而不可者兹未之及則亦經生家言据摭聖人之遺而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學者當分別而觀慎擇而行乃不爲書籍所誤

禮記恆解卷二十一終

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轂音溜卷袞同屈音闕赬赤貞反襢知彥反稅音彖號平聲卷衣之卷音捲

鄭康成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小臣君之近臣朝服所以事君之衣用朝服而復之者敬君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榮屋翼危棟上也孔氏穎達曰君以卷上公袞冕而下大夫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惟襢衣爵弁士助祭上服稅衣六衣之下也北面求陰之義三號一號於上一號於下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在地或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畢捲衣投與司服之官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既不忍虛還故就幽陰而下愚按復以招魂冀其復生人子哀痛迫切之心不能已也聖人故爲禮以達之然世固有死而復生者也此禮豈爲虛文乎公館人所共私館己所獨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衣尸之衣去聲袡而廉反先去聲

復衣可以覆尸而不以衣尸不用以斂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孝子哭泣即復猶冀其生復而不生乃行死事謂正

尸於牀及浴襲之屬

始卒主人嗁兄弟哭婦人哭踊

主人孝子男女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嗁有聲曰哭婦人衆婦也婦人雀踊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鄭康成曰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衆子孫姓之言生也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大夫之喪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坐哭若無皆立哭此蓋宗族姻戚來問疾遇喪者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尊卑皆坐陳氏澔曰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爲去聲

鄭康成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寄公失國之君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跣悉典反扱初洽反拊音撫使去聲

徒跣如罪人扱深衣前衽於帶交手拊心而哭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拜於位陳氏曰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孔氏曰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卽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

不迎大夫於門外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孔氏穎達曰出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

小斂主人卽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馮音憑說音脫

孔氏穎達曰小斂當戶內馮馮尸而踊髦幼時剪髮爲之年長則垂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並死則並脫之脫髦竟而括髮

用麻婦人髽亦用麻帶麻謂婦人要絰

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孔氏穎達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畢有飾故徹帷此士禮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夷陳也相者舉尸出戶陳於堂孝子男女親屬捧之至堂降下堂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氾音汎

君遭喪拜寄公國賓見上文大夫士遭喪拜卿大夫親其位而拜之士遭喪三面拜旁不正也孔氏曰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特猶獨也特拜尊之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劫反

主人即阼階下之位拜賓袒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乃成踊乃奠小斂奠也孔氏穎達曰未小斂前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小斂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帶要帶絰首絰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若非則無帶惟絰而已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踊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　御案弔者原素服但猶裼衣至此襲之弔者原素冠但無絰至此加絰於武武冠下卷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縣音元

孔氏穎達曰虞人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煮之也鄭康成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孔氏曰有喪則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然古燭與燎無大分别但有在地在手之分耳

賓出徹帷

鄭康成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鄉去聲

孔氏穎達曰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孔氏穎達曰婦人迎送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出殯宮門外不哭明不可暫離喪所也男女無主則各亦拜賓明父母之喪一也子幼則抱以對賓人爲之拜明子爲主也有爵者尊之非主人不拜無爵者則可代主人拜若主行近在竟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國外不可待而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無後可以攝主無主何人具喪事故有無後者無無主者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

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輯音集 去上聲

三日死之後三日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以行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至故人門斂之夫人世婦亦在西房居喪之地得扶杖拄地堂上有殯焉有王命去杖尊天子命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有事於尸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大夫於君所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爲君杖不相降故竝得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爲去聲

有君命去杖尊君大夫使命來弔輯杖尊賓內子於君夫人之命去杖於君之世婦命弔使人執杖以隨稍降於君夫人杖所以扶哀有所敬則去杖輯杖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陳氏澔曰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輕重之節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斷音短

凡爲子者皆杖但不如適子可以杖即位也哭殯則杖哀勝於敬也哭柩啟之後輯杖敬勝於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盤本又作槃造七到反襢音展第音滓

喪不盡在用冰時亦不皆得用冰而設冰實喪事所重故先記之冰在牀下故竝記牀鄭康成曰造猶內也禫第袒簀也陳氏澔曰去席而袒露第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尸腐也夷盤小於大盤併竝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

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音呼去上聲楔梟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

尸遷於牀近南當牖前幠覆也斂衾大斂之被楔柱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楔齒令開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尸足令直貴賤同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音脫繘音聿枓音主挋音震

方氏慤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井竈亦其所司故使汲水料勺有柄者拒拭也爪足斷足爪孔氏穎達曰繘汲水瓶索遽促不脫去井索但縈屈執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細葛除垢爲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平生坎甸人取上爲竈所掘內御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扶味反

鄭康成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陳氏澔曰君與士同沐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取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御案鬲瓦釜即鬵也下爲瓦竈加鬲其上爨之謂之重鬲者有二上者小下者大重疊加之而相間隔下鬲煑熟則上鬲蒸者亦熟旁亦有兩耳可懸也愚按管人取御者所差之沐煑之甸人則取所徹廟之西北厞以爲薪爨煑之旣煖管人乃授御者以沐濡濯旣沐之汁沾濡也坎孔氏曰旣夕禮掘坎南順廣尺輪

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粥之育反莫音暮疏食音嗣下竝同

衆士朝士下士縣都之士也財謂飲食諸物備用者皆地產故言財以食粥不用故納而藏之滿手曰溢無算謂饑欲食則隨時食之不似平時有定時其食時亦止一溢米爲粥耳下言無算皆謂異於平日之食禮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康成曰室老其貴臣衆士衆臣陳氏曰士亦如之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康成曰果瓜桃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篹本又作匴音算

鄭康成曰盛若今時杯杅篹竹筥也孔氏曰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篹取飯故盥練而食菜果始食肉飲酒祥後彭氏曰乾肉味澁醴酒酒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卽嘗淳厚之味故先食此飲此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音基爲去聲樂音洛

三不食不飲酒食肉食菜果也言疏食飲水卽不飲酒食肉也故下文云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飲酒亞於三年喪也申之曰父在爲母爲妻以明期之重九月之喪其未葬食飲猶期之喪也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

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比音卑]

孔氏穎達曰壹不食緦麻再不食小功並言之容有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也故主舊君鄭康成曰不能食粥性不能者有疾氣微不成喪不能備禮衰麻在身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

旣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食之食音嗣辟音避]

鄭康成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簟徒點反葦於鬼反]

說文簟竹席蒲與葦皆草席鄭康成曰三者下皆有莞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

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音爻稱去聲紟其鴆反

鄭康成曰絞既斂用以束尸使堅者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孔氏穎達曰以布爲絞從一幅豎置於尸外横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横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便結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紟單被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幅一作畐方服反辟音百紞丁覽反

孔氏穎達曰布絞縮者三取布一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横者五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横於

縮下給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一是始死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如朝服鄭氏曰皆十五升也辟擘也吳氏澄曰小斂之絞以布之全幅爲數大斂之絞以布之小片爲數小斂是全幅之布其末須擘爲三方可結束大斂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紟五幅者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布被斂衾直鋪布衾橫鋪斂時先緊捲布衾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束既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陳氏澔曰無統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襚音遂複音福褶音牒

孔氏穎達曰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取其方衣有倒領在足閒者惟祭服不倒也君斂悉用已衣有致襚不得陳用大夫士先盡用已衣乃用賓客襚者若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卽陳列無算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陳氏澔曰複衣複衾有綿纊褶衣褶衾袷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袷衣袷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

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襌音單

陸德明曰衣單複具曰稱袍必有表衣必有裳乃成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

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取衣收取襚衣亦實諸篋吳氏澄曰示慎重不輕褻意自西階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鄭康成曰不詘舒而不卷列采正色之服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

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詘音屈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孔氏穎達曰大小斂事多故袒爲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大祝接神者君尊故親執斂事吳氏澂曰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大胥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衆胥衆祝之胥也大祝下大夫喪祝上士故雖身親涖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等而差之當亦如王朝之數大夫之斂大胥二人臨檢衆胥親斂士衆胥臨檢士之友助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不倒此竝大斂言之孔氏穎達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死向左示不復解生時帶竝爲屈紐使易抽解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與音預孔氏穎達曰士與其執事平生曾與比者共執事則助斂爲之廢壹食斂兩邊各三人故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莫報反殺色介反冒帽也古人不剃髮冠制最重貴賤各別死者裁纚爲冒以覆其首故後人相沿名冠爲帽有以直囊籠尸者古衣冠未備之時聖人制禮事死如生具衣衾等物附身附棺必慎必無以囊囊尸竝衣裳冠履一切囊之使蒙頭蓋面等於皆昧

者自先儒誤解而程子爲司馬公斂亦以冒囊尸蘇東坡譏之豈爲過乎今回人小斂以囊囊尸民以爲夷俗咸非之蓋人情所共見之理何必拘於傳註曲爲附會故愚於此條不註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鋪普吳反又音敷馮音憑下並同

鄭康成曰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孔氏穎達曰序東序端序之南頭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立於其上東楹之西父兄不仕者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上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亦喪祝之屬將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斂上即斂處宰告大宰告孝子也孝子憑尸起踊夫人亦然憑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

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康成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解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孔氏穎達曰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降堂下以待君君撫尸拜稽顙以禮君恩升主人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憑尸不當君所君

又命主婦憑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孔氏穎達曰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

紟踊

鄭康成曰目孝子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長竹杖反奉上聲

御案馮者俯而就之其統名也馮必當心以我悲切之心致之猶若欲彼知之也撫以手親之奉以兩手爲恭敬拘執既馮其心又操其手若與之握別執緩而拘迫也鄭康成曰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然此條可疑男女別嫌死生一也而君何以撫命婦大夫何以撫姪娣哀死者其情迫父母之愛子一也嫡長與庶衣服禮秩異而哀其死不異何不馮庶子馮而或撫或拘或執視其親情與賢否不必一槩也此似別而實混非天

理人情之至順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苫始占反枕去聲凷古塊字襢音展柱音主楣音眉

宮圍障之也襢袒也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寢臥於苫頭枕於凷非喪事不言哀切不及他事也君以帷障廬如宮牆大夫袒露其廬不帷帳既葬情殺柱楣稍舉以納日光以泥塗之辟風寒不於顯不塗廬外顯處葬後大夫士皆可帷障矣庶子非喪主但於東南隱處爲廬柱楣卽梁閭也言以木爲梁於閭處廬居既葬稍舉其楣加以柱使稍高廣旁加壘墼成室矣而猶不塗至練則堊其牆曰堊室祥則黝之使黑矣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居喪不羣立不旅行既葬可與人立言則爲君事可爲己事不可王天子君公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

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

弁絰帶者變喪服而著弔服以便卽事入於國入於家言可以就己處而圖不似前之無暇兼營也金革安危所繫故無辟弁絰弔服帶喪服異於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上堊烏各反黝於糾反下堊烏路反禫大感反

孔氏穎達曰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得謀己國家事祥大祥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卽中門外堊室中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卽位哭內中門也樂作矣句釋禫之無哭不釋祥之無哭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

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齊音咨衰七回反期音基爲去聲

從服役御侍也可令婦人給使令從侍復寢乃入內寢也御案女子出嫁惟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正期不降叔父母姑姊妹逆降九月衆兄弟姪出降九月象笄而折其首爲太飾也鄭氏曰歸歸夫家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公君也大夫朝臣士邑宰之屬大夫在朝故俟練而後歸家下邑之士卒哭卽歸以治民然此亦大概言之若大夫有父母疾與喪士無專職要事亦當變通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歸歸其職也古無居父母喪丁憂去官之禮故大夫士既練歸其職惟朔日忌日則歸哭諸父兄弟喪既卒哭卽歸其職前人誤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康成曰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旣加蓋而君至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旣殯而往

世婦君之世婦卽內命婦也外命婦臣之妻君於大夫及世婦大斂而往常也爲之賜加恩先往加蓋大斂入棺之後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旣殯而往

大夫士旣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先去聲後上聲

御案於士既殯而往者禮之常於大夫亦既殯而往或君有朝會疾病之事不及其斂也鄭康成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孔氏穎達曰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負壁而鄉南君位於阼階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鄭康成曰稱言舉所以來之辭祝祝而踊祝相君之禮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孔氏穎達曰君弔大夫主人在庭踊畢殷奠於殯可也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待君門外君命反設奠乃反入設奠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大夫士同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三問三往一問一往所以致其殷勤復反也既殯後君弔則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孔氏穎達曰殯服苴絰免

布深衣也不散帶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孔氏穎達曰夫人弔臣孝子迎之如迎君禮主婦臣妻世子夫人之世子從夫人來夫人弔世子在前導禮奠如君至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卽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於寢門內拜送主人送於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君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不迎於門外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皆貶於正君也其君在阼階下位孝子遜之故在君之南北面婦人之位在堂今在房中者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國中命夫命婦之命或四鄰卿大夫來弔有此諸賓在庭則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不敢同國君專代爲主故後主人而拜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柩以斂尸故言尸柩既殯而往無不見尸柩者非與前文異也言君見尸柩而後踊哀死臣非徒文也不戒而往無自知之而先具殷奠君退必奠鄭氏曰榮君之來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屬音燭椑音僻

大棺棺之在表者也屬連屬於棺者椑親近身者按孟子言中古棺七寸又云得財則不儉其親而此言六寸四寸不等

且與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不合蓋漢儒各記所聞當以孟子之言爲正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裏音里鐕音簪

裏棺以朱綠之繒貼著於棺蓋以漆傅之下文言蓋用漆此不言文互見也鐕釘也恐久而漆解復用小金鐕琢著之大夫用牛骨鐕士不綠但用元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孔氏穎達曰蓋棺上蓋用漆漆其衽合縫處衽燕尾合棺縫際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君大夫鬊爪實於綠中士埋之 鬊音舜

鄭康成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簍

君殯用輴攢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輴音春攢才冠反幬音道見去聲

陳氏澔曰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殯時以柩置輴上攢猶叢也叢木於輴之四面至於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攢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攢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塗不暨於棺者天子諸侯之殯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攢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不及於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障也貴賤皆有帷惟朝夕哭乃褰去其帷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五羔反種上聲腊音昔

陳氏澔曰熬以火熬穀令熟四種黍稷稻粱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愚按置熬於棺旁不知其義或者以五穀爲養生之貴而其性中和事亾如存故熬之使死者薰其臭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偽當作帷齊如字綏音緌揄音遙

鄭康成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孔氏曰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織竹爲籠挂於荒之爪端在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一故三池也振動容飾也以絞繒長丈餘如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也荒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黼文荒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素白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爲屋象宮室加偽荒者帷是旁牆荒是上蓋以褚覆

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連故以纁爲鈕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四面有垂下蕤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翣兩角皆戴圭玉魚躍拂池者池必有魚故此車池懸振容又懸銅魚於振容閒車行則魚躍上拂池也纁戴六纁披六者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牵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大夫畫帷畫荒皆畫雲氣火黻三列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元齊三采絳黃黑三貝亦降二也翣降兩黼翣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緌無紱而有魚躍拂池戴不竝用纁其數與披同四士帷白布帷荒而不畫一池在前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元用緇猶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翣降二黼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輴當爲輇或作團

御案乘車皆高而有輻惟重車則卑而無輻其輪以全木爲之故謂之輇亦謂之輲以迫地而行亦謂之蜃車車中惟此四輪最安固而不傾故以載棺天子於輪畫龍有似於盾詩龍盾之合故謂之輴其實輴與輇一也國車役車也形制並同但或用兩輪不似輴輇之必用四輪耳以兩輪共一軸故謂之輁軸其實國車團車亦一也　孔氏穎達曰四綍綍四條二碑碑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二綍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大夫御棺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門便否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用大功布爲御二綍無碑手懸下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封音窆引去聲咸音緘毋音無

孔氏穎達曰凡柩車至壙脫載除飾之後解此蜃車之綍以繫於柩緘束之纏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諸侯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

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毋得諠譁以鼓封者擊鼓爲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大夫卑直命人毋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康成曰椁周棺者也陳氏澔曰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孟子曰古者棺椁無度此特明其材之異耳

棺椁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孔氏穎達曰柷如漆桶壺漏水器甒盛酒器方氏慤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御案裏椁當與前裏棺同或亦君朱大夫以元歟虞筐疑亦前所謂熬加魚腊者士遣車不載糧無魚腊則不虞筐可知已

附解人子事親以赤子之心行敬慎之道凡所以自將其情者

非可以一言盡亦非可以存亾殊也而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何哉父母不幸而没瞻依愛敬無可致其忠誠矣附身附棺一有不慎悔恨其何可追且也形骸歸復魂氣安之痛念音容哀恍安得不增百倍聖人制送死之禮無非達此精誠而豈徒爲觀美乎天子與庶人異其等不異其親制禮節而別等威良不得已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斯言以推則自堯舜而降凡屬聖人其曲體仁人孝子之志者必不過爲限制使遺憾於終天也自儀禮出而繁文多記喪禮者遂或不近人情若此篇疾病一條已非中正其下諸禮猶無大疵夫左右就養及哀死送終乃

人子之至情無貴賤一也而天子至於大夫其禮獨隆豈非古昔盛時有德乃貴有貴乃可以榮其親聖人以孝望人尤以德勗人乎德懋而生全其養死安其誠宗廟饗而子孫保夫子所以特稱虞周然富貴不可期而孝思則人可自盡若謂富貴而始無忝事親孔孟豈不足爲大孝歟故此篇所載通其意不必鑿其文秦漢而降禮制疏矣然凡有孝思者亦幸得盡禮於其親特侈爲儀文以下干上則法所必禁耳今天下道一風同養生喪死無憾而愚賤之流罔知禮之所在賢知之士又或泥於古人折其衷而適得乎心理之安不能不望於有志之君子也

禮記恆解卷二十二終

祭法

雙流劉　沅輯註

此篇略記聖王祭先祭百神而推言其義以爲後人祭祀之法故曰祭法詞旨無弊而解者或非隨文正之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鮌古本反冥莫徑反契息列反

此書出於漢儒純雜不一此節大謬堯爲帝嚳之子國號唐舜爲瞽瞍之子國號虞殷爲有娀之人稷無父而生被棄復收隨母歸於有邰有邰姜姓之國何得云同出帝嚳哉祖者世系之所自出也宗有小大文王爲諸侯武王繼之同出于

稷者稱大宗出於文王者稱小宗可也何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明聖人制祭禮之法不外天理人情堯舜禪讓書言受終文祖及受命神宗文祖帝堯之祖廟未知爲何人神宗即帝堯之廟何得云虞夏禘黃帝哉虞爲一國之君姜嫄無夫而孕故棄子不收後因牛羊腓字鳥覆翼始收養之歸於有部姜嫄遂終身不嫁後人誤傳帝嚳元妃姜嫄生棄次妃簡狄生契三妃慶都生堯四妃常儀生摯夫帝嚳生摯又生堯如帝嚳係姜嫄之夫即履武敏歆安知非嚳之子何故棄之詩書所載情事昭然而不察所以妄爲之說此篇竟援爲祭法之始一何可笑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燔音煩瘞於滯反

泰壇即圜丘尊之故曰泰祭天本不壇就所祭之地名曰壇亦尊之也燔柴使氣達於天折即方澤陳氏謂如磬折之義喻方也瘞埋牲幣以地幽藏也

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

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相如字近讀迎字相近而誤也宗如字見去聲亡無同

騂犢周所尚之色泰昭亦壇也謂之昭者四時各得其序則歲功昭明也春夏秋冬陰陽遞運其氣蘊於地而其象昭於天故用騂犢以象其氣之著埋少牢以象其氣之藏相迎若周禮迎暑迎寒之類日壇稱王宮取君制之義夜明月壇也其祭以二分之節方氏慤曰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雩主祭旱兼祭水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　御案四坎壇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之類每方以一帝為主而山林川谷皆從祀焉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春迎夏等即此鄭康成曰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天子也百者舉成數也孔氏穎達曰在其地如魯之泰山晉之河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言祭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更平聲

命理氣之主宰萬物皆稟賦天地之理氣故曰命鄭康成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愚按五代唐虞夏商周自堯而法制始定故言不變者斷諸此七代則溯而上之合黃農言其禘郊祖宗之制有變其餘如上文所言皆不變言此所以爲祭法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

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墠音善適入聲顯考無廟之顯當作皇

分天下之地建國以親諸侯公卿有都大夫有邑推親親之義設廟祧壇墠而祭之貴賤有等故爲親疎多少之數如下文所云天子功德極厚則立七廟七廟之外又立一壇一墠累土曰壇除地曰墠考父王考祖皇考曾祖顯考高祖祖考始祖也七廟之制定於周四親廟與始祖爲五文武不遷合爲七廟月祭每月一祭其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爲祧古遷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昭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但四時祭而不月祭故曰享嘗乃止其有親更遠者不得於祧處受祭祭之則於壇故曰去祧爲壇又更遠者不得於壇受祭祭之於墠故曰去壇爲墠此壇墠之祭不常祭有祈禱之事而後祭無則止去墠則至遠矣雖祈禱有不及等於凡爲鬼而已孔氏穎達曰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不得月祭止預四時降於天子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大夫

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顯考祖考無廟以其卑也大夫高太二祖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去壇爲鬼者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太祖壇而已適士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愚按適士僅二廟無始封之祖高祖即其始祖也故曰顯考無廟有禱爲壇祭之官師諸侯中下士一官之長耳微榮不得溯其高祖故僅考廟禱祭及於王考庶士庶人無廟薦於寢而已又按此章七廟即周言之周合文武爲七廟祧主即藏其中但文武月祭而祧主不月祭至大祫則出羣祧主而祭之非文武即爲祧廟亦非文武之外別有祧廟記者將記以爲後世法故日有二祧蓋苟無文武之德不當祧者則立二祧廟可也鄭康成曰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是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去聲

社所以祭土神惟天子承大理物得郊天至地則無人不食其利故皆得祭其地之示大社即方澤與郊並重者也王社祭王畿內之土神國社祭其一國之土神侯社祭其都城之土神大夫以下至庶人族居至百家以上曰成羣則共立一

社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王者既立廟以祀其先又念凡人在天地氣化之中司氣化者神明也故又為羣姓立七祀以時祭之已於宮中亦立七祀不時祭之為民祈福司命天星也戴筐六星之神司人生壽夭故祀之中霤當室中霤雨處土神各有方域於其宅各就中霤以祀土神國門眾所出入門眾所必由泰厲鬼之為民害者或無主者或因人神爽不清而為厲故祀以安之戶竈則一家出入卽養生之所必需必有神司故亦祀焉諸侯以下遞降因其權位有尊卑故立祀亦有隆殺要不徒為一已求安而亦為人祈福庶士庶人則但敬其所居之神而已此與尋常五祀不同五祀者常祭也自天子至庶人皆祀但天子有此七祀之廟則五祀已在其中諸侯以下不必有廟而皆祭五祀先儒紛紛辨論由未知為羣姓三字之義耳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殤音傷

王尊其澤之所及者遠故祭及來孫獨祭適者亦以尊故也諸侯以下不言適庶殤亦有祭也以卑漸殺故祭者少方氏慤曰玄孫之子爲來孫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菑音哉共音恭共財共如字鄣音章去上聲夫音扶

法施於民立法為民依賴死勤事忠義死事勞定國勳勞撥亂菑天菑如洪水之屬患人患如猛獸戎狄之屬禦止捍衛也厲山氏即烈山氏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善於稼夏衰而周弃繼之稷穀神尊之曰后也共工氏鄭康成據左傳謂在炎帝之間是也后土亦當時以其能平九州而名之沒即祀以為土神序星辰始序星辰以明節候著衆使人知天時人事之相應能賞爵有德均刑法刑不濫以義終禪位得人勤衆事相堯致治之事野死巡方而死鯀雖治水無功而其力則勞禹成父功而推美於親郊鯀配天蓋子功即父功也天理人情之至原不為過前人疑之者非此言其障洪水蓋亦勞心盡瘁特不能善其法耳堯之殛之者國法也禹之祀之者天理也祀禹亦以其能修鯀之功仁人孝子之達理也正名百物因百物之實以正其名使民咸明其義而得其享物財能修之益詳明其法也民成人倫正而後成為人冥人名蓋為水官而卒死於水故後即祀以為玄冥之神至太皞之後修與熙二人亦為玄冥之官然未水死也除虐去

菑放桀伐紂烈業也言日月星辰以該天地四時寒暑瞻仰則尊而親之取財用享其利也族猶類也

附解 人爲三才之貴而天子尤人神之主故父事天母事地凡分司天地之功化者無不奉以明禋蓋懔相在而勵修存始能內省不疚可以成己而成人也有位者然於人何獨不然自古聖人以其身爲天地倚賴之身卽以其心爲萬物托命之本誠使德修於身而澤及於民則無俟區區禱祈神天亦錫之福在上如五帝三王在下如伊周孔孟其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同故所以馨香而百代者不異祭祀之禮豈以爲文而已哉此篇略舉虞夏商周及事神事先諸禮而終之以聖王制祭祀之義其言至爲詳明特廟祀之禮三代以下罕臻完善又益以淫祀繁文祭義始多乖舛矣夫天人一氣人

神一理人道修而神道自合駿奔肅而奏假無言祭者禮文也而所以祭者不在乎文反身而誠帝謂可以相通而況祖宗父母之淵源精氣游魂之情狀乎君子畏天命謹危微而赫赫明明又將之以誠敬故祭禮聖人重之其分位所限等威秩然亦以古時有德斯貴無其德而瀆於神必求吉反凶也方今盛治光明百神効順而民間報本追遠之外並及先賢弗爲之禁誠能由本及末卽委窮源則籩豆之儀未始非身心之助是在善學者之推究而已

禮記恆解卷二十三終

禮記恊解

禮記恆解卷二十四 晚年定本

祭義

雙流劉

此明所以祭之義表裏精粗咸具而吳草廬誤信儀禮與冠昏等篇相例謂儀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而此言天子諸侯以下乃與他篇不同其見陋矣中多精義最宜詳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音朔悽音妻愴初亮反濡音儒怵敕律反惕他歷反

親死而神明素之故不欲煩瀆然思慕不可忘也故不欲疏忘合諸天道以其靈與天地相合四時皆祭舉春秋以該之故禘在夏而云春亦以陽之盛者言也君子思親未嘗一日忘而言霜露雨露降濡悽愴怵惕者感於其時而尤深也思慕之心無窮而時數有窮故感春秋遞降痛親日遠而奉事之日詎促也如將見之是所以悽愴怵惕之故來往以時言思親者無時不如見親也特歲序難挽故於陽之來而喜其靈之隨時以伸於陰之去而哀其氣之將歸屈晦四時祭皆有樂而此云禘有樂嘗無樂者蓋不備樂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側皆反散上聲處上聲樂五孝反

內外以地而言散齊致其敬而猶或理事也致齊則專一不二居處笑語五者孝子未嘗一日不思也至齊之日而尤專誠追慕之故至致齊之三日見其所爲齊者抑此言齊之禮蓋指祭先而言其實子孫於祖及父母一氣相通苟立身無忝可告先人則平日固已相孚至祭更加誠敬無不格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反

平日思親已至齋又極其誠故一入廟室怳惚如見其在位及薦設時周還出戶心容俱肅靜中必有聞乎其容聲禮畢而心之依慕無已故愾然必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慤苦角反

上文所言人人皆當然也獨言先王以禮制自先王言其本身以立法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不忘乎心常若奉養所以然致其深愛雖亡猶存致其誠慤雖隱亦著既著且存矣則祭之如實見之安得一毫怠肆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養去聲夫音扶

敬生於誠然未有不敬而可爲誠者故承上敬字而言君子生養死享必竭其誠夫其所以敬者非徒思慕而不忘此身

爲父母之遺平日無一不敬思終身弗辱其親也至於忌日尤其哀慕難忘之日故其日心如居喪然不用以治事非謂其不祥乃志專思親而不敢及其私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鄉去聲盎烏浪反相去聲齊如字愉羊朱反

人之生也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聖人性命立而與天合德祭天則上帝饗之孝子修其身以及其親祭親則親享之鄉也言其平日志行無一不念念求弗辱也不怍者如在其上自反弗辱則對之而不愧祭之日合君臣夫婦以將事似乎紛雜然鄉之者在平日而不怍者在臨時故齊一而敬愉悅而忠黽勉而欲其受饗鄭康成曰奠盎設盎齊之奠勿勿猶勉勉懃愛之貌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尸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

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

陳氏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文王之詩言此足以咏文王也鄭康成曰祭之明日謂繹日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方氏慤曰祭之明日猶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愚按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足明發不寐之意樂與哀半樂其就饗而哀其不得生養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音朔濟上聲漆音切樂音岳

嘗秋祭親奉薦親近時慤專誠貌趨趨急促數不甯漆漆切切整飭貌子貢述所聞而子釋之言濟濟者儀容安雅遠於一奠薦時則然漆漆者亦容也自反其儀恐有不莊二者其情一也皆謂未交於神明時夫何既交於神明矣而尙濟濟漆漆乎是必當祭祀將畢尸反室而進熟反饋樂已終闋此時薦其薦俎序其禮樂百官皆致其肅敬以終祀事助祭之君子於時致其濟濟漆漆豈如方奉薦時恍惚交於神明惟恐不當意乎夫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前之言濟濟漆漆非自奉薦之謂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

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比必利反屬音燭勝音升與音餘

比及也及其時而具其物不可以不備也虛中心中虛明無雜念宮室牆屋百物皆豫慮之事既修既設既備則夫婦齋誠奉承而進之洞洞屬屬見禮器如弗勝如將失之奉承而進之容也惟孝敬之心純至於是祝以孝告諭祭者之志於神嘏以慈告諭神之意於孝子神明幽渺以其恍惚與之交接庶或歆饗重言以明其冀饗之切此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慤專慤信誠信孔氏穎達曰盡其慤心盡其慤也而慤焉外亦慤其信與敬皆內有此心外著於貌禮包眾事如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愚按不過失無過與不及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

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詘音屈齊如字敖去聲

孝在平時及祭而形焉故言可知也立立於尸前待事進進而從事薦薦物退而立賓獻暫退已徹而退則祭畢矣詘卑屈意愉言其色欲言其心陸氏佃曰不詘以其恃親爲固不愉以其憚親爲疏不欲如不得已而薦不愛也愚按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則是以事畢而親遂不在矣本謂父母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奉上聲勝平聲

此推言孝子平日事親有深愛至敬而後祭祀克盡其道如執玉奉盈言其平日惟恐不得於親也嚴重威望端儼莊恪成人之道以之事親則不能柔順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長去聲爲去聲

此又推言先王治天下必本於孝弟道在五倫有德者能盡倫故貴之貴者佐君理民以正倫老者長者幼者推孝弟慈之心以貴之是故孝弟者百行所本先王定天下雖有五而皆本此以推也近乎王仁慈藹吉之志近乎霸畏敬恭順之心聖人不重霸術此特借諸侯恭順之意以喻耳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

天下無所不行錯音措

引子言以證上文之意人君以愛敬望民必自愛親敬長以爲民先方氏慤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方氏慤曰吉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此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從去聲鸞力端反刲苦圭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爓音尋

鄭康成曰祭祭宗廟也穆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麗猶繫也膟膋血與腸間脂爓祭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孔氏穎達曰君牽牲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牲以紖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神聽之乃退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此一節也方氏慤曰郊特牲言以袒親割此言卿大夫者大夫相君也鸞刀以刲聲和而後斷也取膟膋將以染蕭而焫之爓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

生而已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句及闇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日尤陽精故主之以祀天配以月月亦分日之光以行陽氣於無窮也闇昧爽朝日初出時以朝及闇或以朝或以闇言時之早耳鄭氏謂終日然祭天貴其質何至繁文至於終日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別必列反巡如字

孔氏穎達曰此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陽在外月陰在內祭日於東用朔旦之時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陽主生王於東陰主成王於秋外內祇是舒斂之意位東西之位下申言之陰陽長短由日月之行而分此始彼終巡環不息萬物是以有生化而和致由日月而致甚言日月之大所以必寅祭之

也方氏慤曰壇之形圜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坎之形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去上聲奇紀宜反邪似嗟反治去聲

鄭康成曰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愚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天地祖宗致反始以厚其本也鬼神司造化之迹爲民司命致鬼神以尊上也備物致用以奉祭事使知民生利用之物皆本於天地先人故曰致物用以立民紀物和互言者物用以和爲貴也天神地示人鬼及廟制尊卑禮文隆殺各有其宜故致義則上下不悖逆也從容恭遜以將祀事致讓以去民之爭心也言祭義有此五者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雖猶或有奇邪亦甚少矣方氏慤曰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

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䰟普白反陰如字焄許云反蒿許羔反黔其廉反

所謂所以名爲鬼神也神陽氣也鬼陰氣也神之盛鬼之盛以天地之鬼神言之也合鬼與神而陰陽之精顯著於日用之前使人敬畏而不敢肆故曰敎之至也下又以人之生死明鬼神衆生謂萬民也人得陰陽之氣以成形卽有主宰此形氣者子產所謂心之精爽是謂䰟魄是也其生也以理氣而生其死也亦以理氣爲聚散盛衰其形委於土而陰氣歸於下則名曰鬼鬼者歸也其氣發揚於上而有昭明之神焄蒿氣蒸蒸浮起貌悽愴氣凜凜悚惕貌萬物雖皆得天地之氣而生惟人備陰陽五行之全其秀此正理正氣者無虧則其死也形歸土而氣發揚百物之精謂獨得百物之精而後有此也故承之曰神之著也魄歸土而藏精神發揚而昭明鬼者歸也神者伸也精神原非判然鬼神故可互言因鬼神爲百物之精制爲禮極命其名曰鬼神以爲民則極至鬼神理氣之極致也百衆以畏萬民以服由其皆得陰陽之理

氣而生氣魄與鬼神原相通者故制爲鬼神而畏服之心自生於不覺非强爲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承上言鬼神由生死而昭人之生也既皆有精爽其死也豈視爲虛無故聖人不以人心自然之畏服爲足也於是築爲宮室以位神設爲宗祧以別神鬼之親疏遠邇所以然者先有古而後有今有始而後有卒鬼神者理氣之靈萬物所由生自古卽有鬼神萬物之所由始不忘其所由生人心天理之良自然畏服以此之故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燔音煩燎力有反羶如字薌音香上見如字下見字衍俠古洽反甒音武

鄭康成曰二端氣也魄也二禮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薦血腥時薦黍稷所謂饋食也愚按朝薦血腥時取肉雜蕭焚之

故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加蕭燔之而光始見取氣之發揚於上也凡人始生必受氣於天其死也神亦在天此敎衆反始也魄食薦黍稷時進肝肺首心閒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灌地凡人始生必受形於地其死也魄亦歸地所以報魄也生曰人死曰鬼神鬼神幽渺而必敎民相愛事生如生報氣報魄上下之閒用情如此禮之至極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節承上起下惟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故祭祀必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敢弗盡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紘音宏酪音洛齊音咨

鄭康成曰藉藉田先古先祖陳氏祥道曰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陳氏澔曰紘冠冕之繫所以爲固取之於此藉田中取之也愚按酪本乳漿蒸釀酒亦曰酪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朝音潮 牷音全

孔氏穎達曰養獸者周禮牧人也歲時朔月月半也言朝者敬辭也下文巡牲即歲時朝之也初擇牲時君於牧處命取牛納於內而視之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方氏慤曰擇其毛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故召之時曰牛巡之時曰牲而上言祭牲者葢取之將以爲祭牲故也先王父天母地以子道自處推而及於山川社稷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致孝乎鬼神陳氏澔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昕音欣　奉上聲　種上聲　食音嗣　單音丹　與音餘　禕音暉　繅音騷

鄭康成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后也風戾之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溼也歲單三月月盡之後言歲者蠶歲之大功畢於此副禕王后之服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毎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氏穎達曰公桑官家之桑蠶室養蠶之室近川浴種便也牆七尺曰仞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牆上置棘外閉扇在戶外閉也世婦諸侯世婦愚按首言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下專就諸侯言之故三公夫人世婦云云而天子可類推矣爲君服君服以祭事亦取諸此副禕王后之服而夫人服以受繭者將以事神重其

事也其率用此與言此禮之重養與繅必卜其吉者重其事而決於神明也孔氏曰前文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祀天地山川社稷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

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上文言粢盛犧牲衣服用以祭者其嚴敬如此而必本於身心之中正和樂故以斯須不去禮樂結之非泛言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養去聲

人之生也受氣於父母實受氣於天地吾身之精神意氣莫不本於父母聖人盡人道而德合天地則尊親至矣故夫子美舜之大孝而必先之以德爲聖人弗辱謹言愼行不貽父母羞辱能養不失敬養而已三者無貴賤皆然庶人而爲聖人如孔孟亦尊親也上文旣言以禮樂修身此下六章又言孝爲立身之本必如曾子所云始可以行禮樂始可以祭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

能爲孝乎與音餘先去聲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作一句讀言先父母之意而承其志引之於道非苟順也曾子固養志者謙以誨公明儀耳此申上文尊親之義而言以道事親乃爲孝子不然徒先意承志阿意曲從反爲不孝矣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敎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

刑自反此作　陳去聲亨音烹　孰音熟養去聲

鄭康成曰遂猶成也然猶而也愚按此身爲父母之身萬物皆備於我誠身以事親則內外始終無一息可以不敬五者特其日之大者裁及於親不必顯有凶裁即寤寐中不堪自問即爲辱親裁親矣國人稱之孝子非必藉此爲榮夫子稱閔子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實行孚而衆志洽也本敎敎之本也安誠於敬而樂而安之卒所謂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不遺父母惡名亦實德之驗仁禮義信强莫不本此樂樂其天性之良刑罰其不孝之罪言無在不誠不敬即無在非孝此申言上文以道事親之義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方氏慤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同準以是爲準而不差愚

按天地人止此一誠之所貫注孝之至者其愛敬至誠通乎天地神明四海皆一誠之理所貫注凡人皆有此仁敬之誠心仁孝肫誠合天地之心以仁以誠施諸百爲無不順者而無聲無臭之際亦神氣無弗布濩此皆準之義也非曾子身體之亦何能發之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斷音短施惡並去聲

草木禽獸雖與人異類皆天地生意所留孝子愛其親恐傷其壽則必體天地生生之意以愛物所以廣父母之仁也力以事言勞以功言常思父母慈愛忘己之勞是能竭力以事親者仁義者天之理而人心之良尊而體之安而行之則動勞日富業及於親矣博施廣施德於人備物無物不受其生成上而君相下而師儒正己化人廣父母無窮之德化故曰

不匱備猶徧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卽此喜喜父母之歡勿忘則思慕之久懼懼己之罪無怨則省惕之深諫不逆夫子所謂幾諫也仁者之粟仕則必居有道隱則不受非義禮終以禮事親終其身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數上聲瘳音抽頃音跬

陳氏澔曰無人無如人爲最大天地之性人爲貴也道正路徑捷出邪徑游徒涉也愚按父母者一人之天地而天地者人物所共之父母也盡性踐形以事父母無愧於天地斯無愧於父母全生全歸全其所性而形骸不待言矣一念之垢一形之失皆爲辱身羞親非但完體以歸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上文言誠身事親之理此下又推廣孝義以見敎必始於在上古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而後有富虞夏殷所貴一也周人貴親亦豈不貴德記者特變文言帝王所貴不同而均尚齒以明年之貴乎天下耳次乎事親前文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朝音潮

鄭康成曰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則席爲布席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不俟朝君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併步頂反辟音避

肩而不併老少並行當遜退不得齊肩也鄭康成曰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車徒避乘車步行皆避老人也班白毛髮雜色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甸田見反頒音班長上聲獀音蒐所求反狩音獸

孔氏穎達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役事記者生於周末道周初之事故云古道鄭康成曰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分禽多其老者春獵爲獀冬獵爲狩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

伺右孔氏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上文上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愚按以義死之以孝弟爲義之當然寧死而不敢犯義也

祀乎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敎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敎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敎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敎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敎也食音嗣更平聲大學之大音泰

吳氏澄曰凡享祀皆是敎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於享禮爲最大孝經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愚按食三老五更敎諸侯敬長之義先賢能孝弟而有德者西學西郊小學耕藉以孝養先人朝覲以忠敬君上此因言祭祀孝弟之義而竝及五者爲天下之大敎蓋德統孝弟而忠卽孝之推義本無二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大音泰酳音引又任覲反

承上言天子教弟之道尤著於大學以天子之尊爲養老故親袒而割牲親執醬而饋食罷又親執爵而酳諸侯感而化之推以及民是故鄉里皆知尚齒凡老窮弱寡無敢侵陵此由大學來者也贊之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大音泰

上文錯舉敎孝弟之禮此下四節特言天子敬老尚齒敬天以見敎所由始四學有虞氏之庠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大學之内雖太子亦齒於國人巡守必先見百年卽八十九十者或彼此東西行不相値亦必迂道見之弗敢徑過若欲言政亦必就而見之天子之尚齒如此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此又明天子推廣弟道之義壹命天子下士諸侯士也再命天子中士諸侯大夫也三命天子上士諸侯卿也言先王貴爵之義壹命再命三命殊異於衆如此然鄉射飲酒時族有七十者雖貴弗敢先入年至七十不有大故不入朝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則貴齒之義較貴爵而尤甚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方氏慤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故有善讓德歸薦之士庶人卑賤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成諸宗廟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愚按此言自天子至

庶人有善必歸諸尊者以示敬順之道各就其分言之非謂善有大小所讓不同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卷音袞知音智斷去聲

陰陽天地之情者天地之情不可見即陰陽以見第常人不能知也聖人得天地之道因推以教人闡陰陽天地之道於易建創建立不易也故占易之禮卜者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不自恃明知而進斷其志所以然者天之理至精假龜靈物以求神神憑於龜龜之兆即神之命天者神之主以是爲尊天故北面而卜也至於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民不伐以尊賢也蓋天子事天如親故敬天而卑己且不敢菲薄於人此即上文孝弟之意而推廣言之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顔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

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齊側皆反語去聲陶音遙思去聲

上文言祭義已詳此更言臨祭之心容齊齊其內莊飭其外慮事籌慮祭事服物必備宮室必嚴百事必治正慮事之實也顏色必溫以承親顏行必恐懼以凜對越如懼不及愛申必恐之意恐失親之愛也與之時必溫必詘亦和而敬意如語焉而未之然如親有所告語而猶未盡其詞也侑者助祭之賓祭祀將畢孝子靜立而俟卑志之抑正心之齊如將弗見然惟恐親之去而已弗見也陶陶遂遂從容喜悅之貌蓋如實追隨也如將復入如親周旋在室出而復入是故以下總結之慤善不違身誠慤純善之貌可挹也耳目不違心心一於親耳目毫無外騖也思慮不違親即上二句之所以然術述同省視也孔氏穎達曰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陳氏祥道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陸氏佃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愚按二說相兼其義始備

言祭義而終之以此者社稷國之主宗廟家之主有國有家者爲社稷宗廟主而不知祭之義何以守土治民克享天心左右之主固分陰陽然實以明維持輔翼之意焉

附解中三才而立得父母以生實得乾坤之理氣以生其受氣於天成形於地者覆載生成一也故聖人事親如事天亦事天如事親而祭祀之禮尤至詳且重無非欲人不愧不怍全受全歸爲宇宙之完人焉耳祖宗父母吾身受氣之所由來其必求感孚固已而天地之功用在鬼神敬神以敬天則凡所以修身立德無憾於天親者自不容緩祭祀之儀豈曰舍民義而求渺冥哉誠其身以事親則必能事天地而立命夫子曰我祭則受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未嘗以天爲高遠神明爲虛幻也後世天人合德之義不明而祭典始紊其高者

以爲民義修而鬼神可以無權其卑者又不修慝而徒勤媚禱豈知聖人不敢褻天實無不畏天豈特孝享先人當以誠身爲本乎卑邇通乎高遠天親近在吾身夫豈同於惝惚而求此篇所言祭義純粹無疵意其必出於孔孟之徒深知乎三才之理者故言之確鑿義蘊畢宣如斯凡言祭禮允當奉爲楷模矣孔子曰知我其天而又曰事父事兄未能夫惟知天地人神一氣相通者本無毫髮之間故言行幽獨潔淨精微深覺信心之難敬親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敬神明者又豈徒在對越之際其一切儀文慎之又愼者緣相在屋漏者嚴之又嚴秦皇漢武侈肆而妄梁武道君諂媚而愚有位然又何怪愚賤之然耶是故此篇之文必熟復而思推類

而及然後幽明一理之故曉然而奇衺怪誕之流可以靖焉

禮記恆解卷二十四終

雙流劉　沅輯註

祭統

統總括之義祭之禮至多然祇誠敬齋肅四字可以該之祭法祭義二篇已足盡其大凡記者復爲此篇實不免罣漏而十倫尤爲不醇其失隨文正之當擇別而觀焉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怵音黜）

五經吉凶軍賓嘉五禮也物謂祭之事祭禮繁重然非自外至乃心之思慕怵惕不得不以此將惟賢者能盡之義詳見下文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長上聲爲去聲

鄭康成曰世所謂福者受鬼神之祐助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猶潔也爲謂福祐愚按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忠臣孝子之心如是事人事神其理一致如此之謂備平日無忝所生臨時乃能孝享故曰能備然後能祭及其祭也又致其誠信忠敬則奉物而馨香克薦道以禮而儀文由中安以樂而神人和洽參以時而春露秋霜悽愴怵惕交致此之謂明薦之也不求其爲不求其何爲而然孔氏謂不求孝子之心無求也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然凡禱祈必由

平日克享天心然後祭能受福故孔子曰某之禱久然則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禮皆致其恐懼修省之意於神明而非謂無德可以妄求也後世禱祀日繁不修實德弊由誤會經義不可不辨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養去聲畜許六反行去聲

應氏曰追養繼孝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順也順於道不逆於倫言以道事親而又不失親之歡心是之謂畜非徒阿順之謂孝子事親無一不致其敬順養順喪哀祭敬各以其重言之時謂思慕與時俱深之意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

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取去聲長去聲

鄭康成曰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方氏愨曰婦助夫不特祭祀而以祭祀爲本故曰求助之本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內外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愚按盡物盡志以養親者孝子之心事死如生故於祭而亦然極言盡物盡志而卽菹醢俎實以明其概其實物有盡而志無窮也故曰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

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共供同齊本亦作齍與粢同盛音成純如字

天子耕藉於南郊向明之義王后北郊主陰之義且農事盛於南天子以其盛言之諸侯則於東郊以遜於天子也蠶喜陰純絲也非莫耕非莫蠶非無人爲之耕蠶必身親之以致其誠信誠信而後爲盡敬神明享至誠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言齊齊不齊以齊之齊皆如字餘側皆反耆市志反

心者人之神明本可以通天地而格鬼神因私欲亂之陰濁擾雜遂無以通神君子於將祭必齊齊其思慮之不齊以致其誠敬非大事恭敬則不齊明乎齊之至重也其實君子平日省身寡過非於物無防者欲無止記者特極言齊之必齊耳邪物者欲如男女嗜欲口腹膃羶之類訖止也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而齊則不樂引記以明齊之爲義專一其志於祭也心所思皆天理爲依道身所爲皆天理爲依禮內外交飭斯爲精明之德定之志己定而無他齊之則無一不精明矣齊言其究竟定言其初功申之曰定之之謂齊齊無不定而能齊者也精明之至神明所共故可交於神明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先去聲大音泰純音緇褘音輝瓚才旦反祼古亂反紖直忍反從去聲盎烏浪反從字絕句涗舒銳反嚌本又作齊去聲

鄭康成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孔氏穎達曰外君之路寢內夫人正寢純冕繅冕也冕皆上玄下纁其服竝然故通云繅冕副及褘后之上服大宗主宗廟禮者亞祼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云大宗者卭者廣言容大人有故大宗代之也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芻藁也殺牲以此藉之宗婦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涚郇盎齊盎齊濁用清酒以涚泲之涚水明水宗婦執盎齊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膋肝肺也膋有二時一朝踐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一饋熟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竝嚌之羞進也於君羞嚌之時夫人薦此饋熟之豆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樂音洛竟音境

鄭康成曰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應氏鏞曰比干杖鉞武王臨陣之容朱干玉戚爲大武象成之樂

既以顯先王之功又欲子孫知締剏之難而毋忘持守也以君之尊躬執其事非徒樂皇尸所以悅祖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也愚按書言甲子昧爽又曰會朝清明則武宿夜之義極言一宿而即平亂耳陳氏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莫重於祼以降神者爲重聲莫重於升歌貴人聲也愚按舞莫重於武宿夜舞以象武王之武功而武王平亂實由乎日故重此以示後人當知武功本於文德也志不可見假外物以明之而其志彌彰故曰增聖人制禮無所弗重此言其尤重者耳必先有其志而後假物以將之故君子必身自盡其志陳氏澔曰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爲本耳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餕音俊謖所六反

末猶終也餕在祭終恐人忽略故曰不可不知因引古言以美其善終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餘惠術也言尸餕是施恩惠之法施恩惠者爲政之本故可以觀政謖興起也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君食尸餘臣食君餘是臣餕君之餘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恩惠也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戸陳於堂下百官餕訖進徹之執事之人皆有職事故曰官進徹進而徹其具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

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別彼列反夫音扶見音現

申言上文觀政之意每變以衆由君而下漸及多人惠由貴者施及賤者別其等而興起施惠之象見惠必貴其徧也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君卿正貴者惠所由施而其事自廟中而修舉是凡施惠竟內之事君卿皆體祖宗神明之意以行也合竟內之馨香以事神卽普神之馨香以及衆人故曰廟中者竟內之象祭者澤之大者也神降澤於上之人上亦推惠於下之人其意義同但上先而下後耳非上專惠於己積重不散聽其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人皆待澤於下流知上之人必施惠也卽餕見之故曰可以觀政矣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敎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敎也外則敎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敎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

端其義而敎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敎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敎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敎之本也已與音餘長惡並去聲

物猶言事與物興造祭品順順理也順理而備敎當如此而其本在祭下文申明之尊長孝親敎之大者祭兼有之諸臣服從子孫盡孝於崇祀見之則道盡而義端一切敎化由是生矣君子事君以下廣言凡爲祭者不止爲天子諸侯言也自身躬行以率人不致寬已而非人敎之實功於祭見之由其本順之至皆謂祭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見音現殺去聲

當理而有次序之謂倫就上文所言條析其義而有此十倫下文乃申言之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共也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故共几詔告也祝祝也愚按設筵几以依神如在其上矣而又祝於室出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蓋至賾而又至微此爲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臣也入廟則君當以君父事之而以臣子自處迎必出門不出廟門迎尸以其未入廟尙嫌有臣之義以不迎爲尊之也以君之尊而因盡臣子之道尊尸如此則几爲臣子者可知矣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孔氏穎達曰全於君不云全父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行音杭

古爲尸皆取於同姓適孫之無父者爲尸於祭者之子爲行輩而父北面事之者以明子事父之道然古人必爲尸以象神取諸孫輩固爲其如生而以一氣之人象之但父子之倫不盡於此而第即此以言記者之陋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瑤音遙散悉但反

孔氏穎達曰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爲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爲尸飲七九獻禮畢而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並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徐氏師曾曰獻一也而由卿而大夫士有司是先尊而後卑爵一也而以玉以瑤以散是重尊而輕卑皆以明尊卑之等也

前言貴賤此言尊卑無二義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長去聲大音泰

昭穆以始祖序次而下各分左右其子孫亦以是序有事於大廟羣昭羣穆咸在可謂衆矣而不失其倫由昭穆有以別之也昭穆由父子而分以次遠近長幼親疏漸別而實皆以情制故專承之曰親疏之殺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鄉去聲舍音釋

一獻一酳尸也尸食已畢始行爵賞人君爵賞不敢自專而必本於祖宗人臣受賞不敢自是而必舍奠於廟則人皆知忠孝之誼爵賞非己所得而私也方氏慤曰史掌書者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史由君右重

命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音袞校音效鐙音登

陳氏澔曰卷冕副褘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孔氏穎達曰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鄭云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必氏反重平聲奇音基

孔氏穎達曰殷質貴髀之厚周文貴肩之顯凡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明祭之必有惠以助祭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愚按人君施惠均則人樂趨事赴功故事成而功立卽俎之均推之於政可也故曰見政事之均然聖人制禮無不均者而第以骨言亦偏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孔氏穎達曰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衆兄弟子孫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然孔子言序昭穆亦不止賜爵一事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

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畀必列反煇音運胞音庖翟音狄閽音昏竟音境上聲

明足以見謂知不遺於小仁足以與謂實能恩周於物畀之爲言與解畀字義上下之際謂貴賤懸殊而恩足以及之也鄭康成曰煇周禮作韗韗磔皮革之官翟教羽舞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陸氏德明曰胞肉吏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礿音藥又作禴夏尸嫁反艾音刈

孔氏穎達曰爵命生養之事故屬陽田邑土地之事故屬陰發公室出公室貨財草艾則墨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刑

之墨未發秋政民不敢艾草愚按孝子無時忘親人君無時不畏天命四時之祭自不容已帝德王於夏而功成於秋禘嘗之義舉其盛者以該四時其實四時之祭無不重者天之生長收藏王者無不法之此未足爲條拘鑿典要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治平聲竟上聲

承上言禘嘗之義大治國者不可不自盡禮以義起孝子有愛敬之志而義以濟之君踐其禮而義明臣分其任而事能德盛者其平日誠身事親無一不合乎禮故其志厚厚非一日之積也章著也竟內之子孫孰非人子觀感而興禮又足

以範之則莫敢不敬矣身親涖之者禮之正也有故使人代而不失其義者必其大不得已而思慕愛敬實至也故曰明其義故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愛敬不至而使人代是爲德薄志輕義未盡而求祭必不能敬不能敬其親根本已薄安能化民成俗故不得爲民父母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譔音撰比毗志反

銘書之刻之於器自名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列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身比自著名於下順著名以稱揚先祖孝順之行教所以教後世論論說譔譔錄德善其成已者也功烈勳勞其成人者也

慶賞兼受賞賞人而言比己名註於下明其當順先人懿行敎敎人則之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知去聲

孔氏穎達曰造銘惟壹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上光揚先祖下成己順行又垂敎來世美所稱無虛譽美所爲無可訾子孫明於理而所稱乃當仁其先而愛慕不怠知足以利銘於器而不朽雖有三者之美意主稱揚先德不自以爲功故曰恭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

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衞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悝音恢假音格大音泰左右並去聲難去聲射音亦耆音嗜解音避予上聲女音汝辟音璧比音畀

鄭康成曰孔悝衞大夫公莊公蒯聵德孔悝之立己褒之以靖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大廟以夏之孟夏禘祭公曰叔舅公爲策書尊呼悝而命之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隨成公出奔楚漢楚之川也卽宮於宗周成公後反得國坐殺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射厭也言奔走勞苦而不厭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獻公衞侯衎成公曾孫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啟右獻公使得反國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也右助也纂繼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繼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成叔皆孫文子圉卽悝父也作起也公命悝予女先祖銘以尊顯之

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女子也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記者言銘類衆多略取此一事言之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應氏鏞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古慶卿同音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陸氏佃曰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愚按孔悝本非賢者記者節取其銘以明凡銘追崇先祖之式如此而又申之以誣與不明不仁爲君子所恥蓋古之君子不忘先祖則必修身而後論譔先祖著之後世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非謂孔悝君子也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佾音逸

上文引孔悝鼎銘以著銘式而其事則不足爲子孫之法也故復引周公事以終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必有銘焉時已

無傳故特創重祭以見其概方氏慤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嘗禘曰大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　御案象有但吹以管者此下管象是也有舞以籥者左傳象箾南籥是也愚按魯之重祭先儒多議之愚於明堂位已詳郊社禘等義亦見禮運及論語

附解聖人以一理貫萬事而施諸天下無不宜非意之也天命之性渾然粹然具於身者無弗純而物理人情得諸見聞者無弗悉故自朝廷宗廟以及民生纖微之事咸有以得其衷而立之法昧者無其本而徒講求於儀文節目之繁不特時勢所宜靡知損益即大經大法萬古不渝者亦無能通其變而適得乎中若祭禮之文其一端也祭法祭義略舉大凡所以崇德報功誠身盡制之道已詳而此篇又贅爲之說名曰祭統其中雖不無可採而實不及上二篇之精純學者當別

白而觀相其宜而立制始可以當乎天理人情之安且建諸天地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若銘之一事後世尤爲襲用然虛而不實駁而不純每來阿好之誚人子思有以榮其先則盡性立命無忝忠孝之道固求不疚之難是宜反躬而自課焉若徒身後之名重以矯誣之事恐不足爲前人光而反以貽之戚耳戒之戒之

禮記恆解卷二十五終

禮記恒解卷二十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經解

古無六經之名孔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論定禮樂門人記錄相沿至漢尊爲六經此篇所記不止解六經記者特因篇首所言而名之首孔子曰三字或孔子刪定後嘗有此言以訓門人其爲人也以下則記者之言耳非夫子自以爲經且謂六經久已爲教也前人或盡以爲孔子之言又或疑其誣皆未深察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易良之易去聲 屬音燭比音畀

此夫子刪定之後言此以教門人見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本乎人情之自然而爲教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謂覲其風俗而知上之教化近於六經非謂六經久爲治國之常經而以其俗考之也其人之性情和平忠厚者卽有得於詩教下放此疏通知遠疏解通達而知事之成敗遠近廣博不迫易良簡易良善絜不淫雜靜不煩擾精微理致深細屬辭比事比合其事而以類相屬著於辭以上六者性情學問之所就本有此六者夫子以爲有得於六經之意六經之教因而爲之綱紀節文學者善學之則益以成其德器不善學則各有失學詩而無裁制則必一於和柔失之愚昧學書而無擇別則必過於信古失之誣罔學樂而無節制則必過於汜濫失之奢放學易而無變通則必過求深刻失之賊害學禮而無經權則必務於儀文失之煩苦學春秋而不精義則必泥於記載失之變亂夫子先指此六失以教門人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蓋漢儒因孔子之言而明其效然聖人教人誠正修齊自有本末之功克復功深如夫子自言不惑知命以後六經之義自無不該必區區分別某事由某經得來亦拘墟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遺去聲

自此至篇末皆記者因言六經而推廣其義特以天子言之明教必自天子始耳與天地參以其位言德必配天地而後可兼利萬物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祗是人情物理曲折精微周知之故道引導備仁聖禮義於已而因以及人序次第

精粗各得其宜也雅頌之音環佩之聲鸞和之音則又節其燕處行步升車見其斯須不違禮樂之驗申之曰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故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引蓼蕭之詩以美之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發號出令而民說適得乎民心之所同然也故曰和上下相親恩膏洽浹故曰仁體天地之道和民民不求其所欲而自然得之如天地生成之不爽故曰信天地之害水旱疾疫兵戈之類國有道而天心順人事亨也義斷制之意器鄭康成曰謂所操以作事者孔門止言王道而此云霸者漢襲秦俗以王霸並稱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圜音圓縣音玄

上文言仁聖義信等事而此下專言禮禮尤善治之具耳輕重不齊曲直難分方圓不定喻人情物理不可以一慨而定禮猶衡與繩墨規矩以此正國而姦詐自泯姦詐不正者也必先毀禮而後有之審精明之意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去聲

隆崇重之由行也方猶道也極言禮之不可不務禮不外於敬讓敬讓之道也句領起下文能敬讓則無所往而不可故引孔子之言以結之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

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壞音怪去上聲

上文言隆禮由禮所該者廣此又舉其大端言之春曰朝秋曰覲大曰問小曰聘臣子之恩臣子思君親之恩故久而弗僻喪祭尤其重者鄉飲酒尚齒男女易嫌故爲昏姻之禮以別之人情易肆猶水易泛也禮以禁亂猶坊以止水必不可稍潰其防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辟音僻行去聲

就上文反言之以著其弊上言禁亂故由朝廷而及下禮由上起也此言流弊故由昏姻而及上亂從下生也苦患也夫婦不得其正各有所苦淫僻其甚焉者長幼序失未必卽爭而爭鬭其必至者臣子忘恩則必倍死忘生君臣位失則必

倍畔侵陵此乃理勢之必然而防之所以不可不以禮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去聲

教化也微謂陶淑變化使人不覺循禮則正故止邪於未形愼始謂豫養其敬讓之心凡事莫不起於心心有毫釐不正而言行動靜其失卽有千里之謬禮所以正心也

附解古未有經之名也後人尊聖言而目之爲經經者徑也修道之路徑經者常也天地之常理人無不得天理而生則踐天理而無愧於人卽無愧於天經之所言豈聖人所獨得哉當聖人而存或爲君相或爲師儒其言行何一不可爲法而親炙者猶或弗能率由況聖人沒而言行僅見於書何以學

之耶君相師儒其位殊而覺世牖民之責不殊周官曰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非備三才之道而通萬物之情者曷云有道又曷堪爲師自春秋戰國益以暴秦而先王之道已微尼山授受亦第以成已者成人初非欲其傳世久遠也而前聖之道賴以長留絲竹傳音藜光照讀天眷斯文孔道復興一時人心翕然好學深思之士復彙集遺言垂諸奕禩葢天理民彝之公自不可得而泯沒耳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其始特洙泗一家之言其後遂尊如日月漢世通一經以上者無不登庸而經之爲天下重益甚然德如孔孟者希故誠正修齊始終本末之功文字既不能傳淵源又不可必則經雖顯而經義實多未宣若此篇名曰經解實不盡言經豈非經之

所言所以範圍曲成者猶未深造而曲暢其旨歟方今
聖人在上禮節樂和生成萬彙凡屬經義無不昭然而承學之
士亦得以私淑其身誠經學昌明之會矣顧失愚失誣諸弊
不在於蔑經而卽在於窮經學者其可不返身而思求其無
忝乎

禮記愜解卷二十六終

禮記恆解卷二十七 晩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哀公問

御案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如越然則哀公所以失國者三綱而已愚按此論深得夫子立言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

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長上聲別彼列反數入聲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大禮謂禮之大者尊謂稱揚之至否止其謙也民之所由由禮而後爲人異於物也孔子即以禮之大者對天地之神不特天神地示有等級凡神在天地之間者其禮亦各有攸宜故曰節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必辨之而後分嚴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必別之而後情洽昏姻由男女父子兄弟而及者也誼親則數相見誼殺則問相見其交有別以此之爲尊敬然君子以此故尊禮也然若不敢定之詞對君言謙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能身體行也會合聚處節限制處會通而得其中也成事有功效嗣繼續綱紀立而後修其儀文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

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腊音

昔幾 音祈

順之民利而行之也言謂詳求之也葢民既樂趨乃詳悉講求使詣於精微凡禮皆然而此特即上文事神一端以明之也上言天地之神而此祇言宗廟之神者能享親而後能享帝也算數也謂喪禮一切儀度等殺喪者祭之始也鼎俎豕腊以事生者事死修宗廟敬祭祀而仁孝之志篤則宗族皆親矣即就也事生備物致敬而自身居節儉則素位而行不求豐腆即孔子所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意雕幾刻鏤見少儀與民同利公利於民而不自私惟欲民之行禮而已葢禮以恭儉爲本特舉此一節以該其餘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好厭敖當並去聲

實富實淫德放淚其德固民專取於民午忤也方氏慤曰奸實無厭貪而不知足淫德不倦過而不能改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當其欲而已不循於理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愚按所謂禮之所宜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愀七小反又音秋又子了反

鄭康成曰愀然變動貌作變也德猶福也陳氏澔曰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愚按人道以正爲主而必由君上正己以正人人道斯正故政爲大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自下言之曰事自上言之曰政政者正也謂其事皆可以正人也爲正所爲正也上者民之表君不爲正百姓何從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別彼列反

吳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以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迎去聲舍音捨與平聲

鄭康成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愚按愛人人爲天地之心愛人乃不負天立君師之意也愛人則必欲其生全而非禮則不能生全之禮無不敬故以敬爲大敬莫重於人倫人倫始於夫婦故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言其禮

至重也冕而親迎親之也合異姓而親愛之親之也者親之
也言自今以往事宗廟延子孫其親無已時也與敬爲親必
相敬而後相親親始久故君子冕而親迎與起敬意也不敬則
不爲親愛之仁也敬之義也愛敬得其正施諸天下無不可
故曰政之本也
與歎美之辭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乎

輔氏廣曰願有言然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先聖之後愚
按對哀公言天子諸侯皆神明之後故云然朱子曰通天子
而言
是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

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

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音烟

固固陋哀公喜孔子之言欲其更進其辭孔子因言夫婦本於天地不可不重而又言若能正夫婦則爲政易矣內謂家庭出謂朝廷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宗廟之禮不外乎孝敬夫婦之道內修則正其身以事宗廟而祖考格神明享直言之禮謂身修家齊其條教誥令皆本身所行以言者故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二句爲哀公勉也物事也事有可恥遺憾於心國有可恥召侮於外苟能行禮則足以振之故爲政莫先於禮

御案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而以荊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三綱不正而已三綱又以夫婦爲本夫婦全在正始閨門王化之始也古今至理要不外是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芳菲反愾音迄大音泰

有道有其義妻襄內治而承親故曰親之主子承親後因妻子易狎故明其道以告公而敬身尤敬之本也枝以木喩也親爲根身爲枝藝親其身則傷親而枝亦不久象百姓所取象身也妻也子也百姓皆有之敬己身及子與妃而推以及百姓人各正其身以端人倫志氣相通天下如一家也　御案愾字從心從氣志氣充塞無間意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作辭藉口也作則效尤也如此則何有敬恭惟言行皆當則不待命而敬恭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

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樂音洛

成名成德之名百姓歸其德謂爲君子之子是成親之令名也就哀公所知言其實成親不止此故遂言古之爲政者以愛人爲大德施於百姓則身之所造者宏而安土自適克享天心樂天德合天而天眷從之性分有眞樂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射者所立之位凡事有一定不移之則如射者必立於物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已止也天道於穆不已日月運行尤其顯著者人君法天道以修身至誠無息則身成而治畢具矣閉閉藏天悠久無疆不閉藏其象人君久道化成當如之天本無爲而萬物自成及其成功顯明可見人君能以德化民禮樂文章一如天造之至然而不容已及治定功成巍巍乎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一天道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如容反　志音識

惷拙愚昧冥煩煩擾自言知識言行不足以副子之所云子志之心言其理惟子自識之己不能行也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蹴音蹙　辟音避

蹴然驚謝貌哀公自謙而尊孔子故蹴然辟席以對　御案對天則爲仁人對親則爲孝子不過乎物祇一成身而已天之理全具於身而身實親身全天之理以事親是事親如天卽事天如親也自古聖賢成身之外更無學問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公聞言而慮後罪是有志於成身
矣故孔子美其言而以爲己福

附解女樂歸而膰肉不至夫子遂行本國臣民棄君相而遠適安敢遽歸此之齊之衞之陳之蔡所以久於風塵也後人弗察謂子周遊列國干主求知其誣已甚康子雖遵父命召子還魯而實不能如季斯之用子也子故退老惟刪訂以教其徒爲考當時哀公非不知子之賢者特事權已去無可如何而老臣燕見亦有虛己之懷中庸所記哀公問政子之告之者綦詳而公實愚柔不能自振此篇因問禮而言政茲及大昏與成身所以望公正身齊家者尤切焉夫人倫之本萬化之原未有正內正外無功而能正天下者也陽教陰教理而綱紀昭庶政肅凡古聖王莫不由斯後世法制恆有聖人所

不能及者矣而宮廷不治百弊叢生夫子之言豈迂緩而不切者歟或謂成身之學非旦夕可爲不知人君太阿在手草偃風行公誠用子如湯之於尹則齊治之道既不難以維新而格心之非尤必轉移有道即三家積習如頑金入鑪方且變化而不自覺矣而無如不然是魯之不幸亦斯世斯民之不幸焉故親之枝親之後人習聞之而罕能究行之大易之垂敎也陰陽相需而生萬物人知陽尊於陰不知陰濟乎陽天施而地生夫之所以爲綱也陰靜而陽動妻之所以爲齊也五行生成天地各有其功日月往來陰陽互藏其宅乾坤六子配偶昭然亦功由代嬗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孟子之言豈非萬世之藥石乎夫使天

理之賦女果不如男則風化之源關雎可不作妻而賢得賢夫而益彰妻而不肖得賢夫而亦免不肖上事宗廟下延子姓倡隨作述禮教同之學者安可不求其故而端其本耶

禮記恆解卷二十七終

禮記匢解卷二十八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仲尼燕居

燕居閒居皆謂無事安息之時以論語考之凡曾弟子記者稱子而不言氏惟君大夫問則稱孔子齊論稱孔子此與下篇亦此例也中有小誤隨文正之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康成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聖人於門人問答必因材而教惟禮則皆所宜學故同語三人使以禮束身周流應物無不宜也欲其體之非徒論說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

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中竹仲反給音急

方氏慤曰三人侍坐之序子張首子貢次子張末對而子貢對故爲越席也慤按敬主於心心敬而儀文不足則野恭主貌貌恭而過爲言辭則給勇徒力而無德則逆子貢能言恐其意主於恭而誠不足故言給於口易奪其仁厚之念給辯給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

過不及皆不得乎禮之中　御案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而其言特詳疑脫簡在此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重言禮乎禮歎美詞人情必本天理理是矣而猶恐有太過不及之失故先王制禮節文天理以適中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

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餘食音嗣

領總纘收拾之意好善也惡必去而後善全仁天理也禮本天理之自然而爲之節文非有加於性分也故禮之所在卽仁之所在郊事天社事地禮本於天地聖人不敢有加於天地故獨郊社言義鬼神卽天地陰陽之靈禮行而此心之至誠愷惻無不徧達五者舉其目之大者言之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長去聲後皆同量音諒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上文言五者之禮而事天地祖宗尤仁之本而禮之原故特申言之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乃能行其禮故治國如指諸掌下文又推廣言之居言其常處言其暫居處不止家庭凡尊卑晉接皆有禮則長幼辨矣閨門之內至近且狎而有禮故三族和三族諸儒說各不同以父族母族妻族爲是蓋族類也母妻異姓而爲至親自當別爲一族禮有親疏隆殺各如其分故和朝廷之禮至繁莫非使上下各得其職各盡其誠故有禮則官爵序田獵不止爲從禽藉以閑習戎事軍旅無禮則將驕卒惰武功安得而成得得乎禮之中也方氏愨曰量左爲升以象陽之升右爲合以象陰之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內方其形靜以地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足奇其數參乎天耳偶其數兩乎地疏以達高以粗廉以深閎以奄器無適而非象也以量鼎爲言者量爲器之大鼎爲器之重也味得其時飲食順天地之性非時不用皆有禮樂以導和凡器數八音皆有禮以節之車得其式若考工記所言等威儀節不紊鬼神自郊社以下禮不同而誠敬同禮以將之則饗喪紀凡一切喪禮不同致其哀

則同辨說義理各依類而求以禮折衷之黨類也官各有職政事各有宜合禮則不失官之體而施之也順又總言之凡加於身而錯於前所動無不得宜也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治去聲相去聲倀音昌錯音措

卽事之治就其事理而爲之實禮以治之也瞽之相幽室之燭須臾不可離者耳目手足自身之至便於用者而無禮則

不知所以加所以錯極言無禮之不可也鄭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亂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於衆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女音汝縣音玄闋音缺夏上聲籥音藥中去聲還音旋齊音慈振平聲

又言禮之大者猶有九事蓋皆天子之事也知之則明禮樂之情而有中和之德雖無位而卽其所事亦聖人矣下申明

之大饗有四之實諸侯來朝饗之太廟之中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以迎賓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賓主獻酬以暢情二也升歌清廟下管象以文武之德相勗三也大夏禹王之樂亦依序象舞而興以明文德之大且遠四也經文止言下管象而不言升歌以事相屬文不必備下文互見之也知仁即上文仁賓客意曲行中於規方行中於矩和鸞中采齊之曲容之出也以雍詩送之禮畢之時歌振鷺以徹器五者又君子平常之禮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凡天子燕羣臣皆然不指大饗此五者與前而九即此以明君子無物而不在禮君子聖王也入門金作三句又申言大饗禮之意不必親相與言數句又推言君子以禮樂相示躬行教人不在言語示情以情相厚示德以德相讓示事以事相勉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繆音謬

理也禮本天理而制者也節也禮嚴而以樂和之節其太過也心依於理動而成禮情得其和作而成樂故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詩本性情而導之和禮之用和爲貴不能詩於禮必多錯繆樂有聲音綴兆文飾而宣其豫不能樂於禮亦太質素然樂所以節禮而禮實本於天天理理備於身而有德然後可以行禮薄於德則於禮虛文耳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即事物而爲之制度卽人身之云爲而爲之節文非禮不可然行之覩乎其人必厚於德而後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與音餘

窮當時人目夔之名夔掌樂人遂以爲不達於禮謂其有所窮也子言夔實古之賢人不可妄議凡人通禮而不通樂則太質素通樂而不通禮亦屬偏長然夔非其人因歎世人以夔通樂而不通禮是以傳其爲窮也然夔實古之人也舜命夔教冑子虞書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女音汝

明於禮樂身體之而無弗宜也舉而錯之舉此置彼不煩他道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復扶又反大音泰而樂之樂音洛長上聲）

几筵綴兆之類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行必踐言則物則協矣樂而行之則天性適矣皆本心德以爲禮樂故可以南面

而平天下體謂君身君身踐禮樂之實故諸侯朝萬物服而百官莫敢不承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有目巧而因以禮爲制度則有奥阼下文席之上下車之左右行有隨立有序皆然禮本人心自然之理人事當然之矩而爲之自古如此聖帝明王辨等別嫌莫敢相踰越皆由禮出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矇音蒙

吳氏澄曰若發矇如徹去其蔽目之物然

附解聖人以禮陶成天下本天理人心之良而制爲法度五帝三王道同而法不同豈故爲更張哉時勢所趨因革異宜通其變而適乎中固非一端所可概也成周之禮肇自文武成於周公至春秋而已敝孔子以禮教人不過一王之制身體以詔其徒非敢自爲著作干爲下不倍之義而其不合於時者折衷去取蓋亦多矣若此篇所言亦特舉其大畧而言而

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二語尤爲切要葢聖人以學道望
人凡克復中和之義平日悉有功能而言行動靜又束身規
矩內外兼修本末交養原非第求諸器數文爲之閒諸賢日
聞至教故所語無不曉然而後世則第求諸字句安得不流
爲拘鑿耶猶有九焉一節不詳其說則似夫子未嘗盡言諸
賢不知而亦不問故特疏通之抑此篇記者葢好學之儒非
成德之士聖門以仁爲學仁者人也義禮智信皆所以行仁
子言仁鬼神仁昭穆而又曰君子知仁焉明夫禮之所在卽
仁之所在諸賢平日爲仁葢已知貫通之義故變禮言仁若
夫禮之事至繁行禮之道亦博三子葢久已得其本原而此
則更廣其思慮耳記者以爲聞言發矇則視三子太淺且不

知聖門師弟相與勵行者非後世經生之學也故詳論焉

禮記惬解卷二十八終

禮記恆解卷二十九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孔子閒居

閒居義見前篇篇中語多精粹前人註疏多影響隨文正之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凱與愷同弟音悌夫音扶

孔氏頴達曰詩大雅泂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爲民之父母也愚按禮樂子夏所知夫子因其問而進之欲其達於禮樂之原五至三無皆起於幽獨而極於天下致之行之必有誠身盡性之功馴至乎志氣

如神則可橫於天下而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方氏慤曰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君子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哀樂音洛塞入聲

志形於詩而詩所以道性情性情正卽禮也禮主敬而行之以和故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不可極樂極而生哀哀樂相生戒其樂之故也蓋五至以至極爲名惟樂不可極哀不可過以得中爲至故特名之合五至而言之中和而已中和卽禮樂之原也五至之原不可得而見聞而其盛充塞乎天地故以至名之志氣由學養而出非猶乎人之志氣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旣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讀

基宥音又逮讀逮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匐音服又蒲北反

樂有聲禮有體喪有服人所知也而其本在心心之至誠不可得而見故曰無上文禮樂之原卽此也子夏求詩言之近似者以實之子言昊天成命之詩言成王夙夜基天命於宥密則其中和在抱卽無聲之樂也柏舟之詩言仁人一身威儀棣棣不可選擇則其身心皆飭卽無體之禮也谷風之詩言凡民有喪匍匐往救蓋以哀切於中卽無服之喪也夫三無者非謂廢聲與體服也謂夫無其原而徒事其末則無取焉引詩亦祗言其近似而已其實則必深造而始知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大量之宏美義之粹盛用之廣服習其事也起興起無已如下文所云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得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施並音異畜音旭聞去聲

五起皆從微至著由近及遠蓋功效自然之次第也無聲之樂始則氣志不違乎中和化乖戾之氣而已繼則養之漸熟太和在抱氣志自然順從由是和氣迎人日漸聞及四方而人之氣志亦爲之興起感化矣無體之禮始但檢束威儀求其從容而已繼則服習漸熟威儀翼翼而莊肅由是施及於人上下皆安其禮而和同然且愈進而愈精微日有所就月有所將施及四海無不得宜矣無服之喪始則內存恕心於凡疾苦之事常覺甚悲養其惻怛之懷而已繼則施及四國痌瘝在抱由是純仁之德昭著施於孫子咸世世其仁孝矣夫所謂三無者非果以無爲尚也蓋夫子欲其從事本原故以

無言之然其實必驗之於
推暨也故又歷歷形容之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

參音驂勞如字覆去聲齊上如字下讀躋假讀格祇諸夷反

三王禹湯文武參竝列而爲三也天地日月覆載照臨似勞矣而實運之以無心貞之以至誠王者奉其意以治天下而無一毫之私則亦勞而不勞矣因引詩之美成湯者以明奉三無私本於敬德也長發之詩頌商世有令德帝命已順之矣至於湯而德與天齊湯之生也適當其時其聖敬有加無已昭格于天遲遲久遠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爲法於九州焉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霆音廷耆音嗜翰平去二聲

此乃言天地之無私而聖人所以與之參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寒煖異用風雨霜露舒慘異情而屈伸消長以遂生成無非教也地載天之神氣神氣之易見者惟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感之而露生其鼓舞變化居然可見故曰無非教也聖人者德極純一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固已與天地合德矣故天心孚應凡聖人願欲之事將至必有先爲之兆者如天將降時雨而山川出雲自然之符也其在詩曰崧高維嶽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爲周之良臣此詩非詠文武也而文武之時德合於天天生聖賢以成明備之美此詩之云卽可以當文武之德也言商周而夏王可知且卽詩之近是者言葢以子夏可與言詩之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之王去聲聞去聲大音泰

鄭康成曰弛施也協和也此又中言參天地之德必先令聞爭於人而後休應協於天不徒侈言符瑞也明明天子明德至明之天子令聞不已必其德不已而後聞亦不已也三代聖王莫不如此又引詩言施文德而協四國太王積德開周其德足以當之蓋必文德協於四國然後令聞不已積久而與天參此聖人立言之密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音鱖

鄭康成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附解自天地定位而萬象列焉惟人賦氣受形尤爲五行之秀是以兩大之功業待人而行乾坤之精神亦藉人而著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謂夫形之所在莫非理之所在而人之形氣尤與天地一也第形賴氣以成氣以理爲宰理之散著

者卽形可知而理之淵涵者非跡象所能盡也聖人深知天地之故而以學聖人爲仁也明明德致中和也孟子更質言之曰存心養性事天而以爲不動心由於養氣夫七尺之軀其氣幾何而直養無害可以塞乎天地則其約之爲方寸放之彌六合者豈見見聞聞所能概哉此篇子夏問民之父母而子言必達於禮樂之原告以五至三無與三無私其所謂無者非果無也發於外而經綸參贊者皆其蓄於內而無臭無聲者且也德合天地道洽民生成功文章亦若大費經營而實則出以自然行所當然初無一毫私意寓乎其閒蓋天命之性卽太極也太極本無極而性何以有形虛無淸淨者養心之法也而人以爲異端夫心在後天至陽而含至陰陰

之流動者恆多而陽之鎭定者常少去其濁葆其明必至靜
而天性始昭克己復禮克去後天之陰邪復還先天之陽性
耳其靜而虛明者始能外而省察內外交修本末交養固非
一端可盡孔子曰仁者靜孟子曰不動心心至動也曷爲不
動非克復之久而至虛至明乎此篇之三無其原必由靜養
夙夜基命宥密宥密者養心之所非謂心也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在天則無聲無臭之源在人則不覩不聞之地致其中
而萬理歸一實無名象可求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心也而實皆性也非復性之人安能知之子夏晚年深造子
故進之以此而其所以聞言即信瞿然而起則以平日爲仁
實踐於心性之學者久故驚喜而不自安也後世第知夫子

教人以禮不知禮制乎外必先有以養其中聖門以仁爲學以禮爲規夫子一貫固非由於多識故仁卽性性卽太極不顯之德所以爲純一配天三無五至三無私豈第求諸於外歟因後世以無爲諱此等文義多恍惚難明故詳論之學者苟不返身而求猶必將以愚爲臆說矣

禮記恆解卷二十九終

禮記恆解卷三十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坊記

此篇蓋孔子嘗語門人之言記者彙記以明聖人謹小慎微防患未然之意而曰坊記或全係孔子之言或不盡孔子之言當分別觀之註誤隨文正之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譬坊防古字通用與平聲

此節總言所坊之大要君子道備於身得志則制爲禮法以坊民坊蓄水使足障水使無濫人性皆善而質有淸濁習有善惡故聖人以道坊其不足道理之總名得於身曰德德必內外精粗無弊而後全禮則檢束其身心者也外禮則爲淫刑以懲之而民有所憚命卽天理之主宰願欲無窮以命坊之而以禮制欲則敬畏自戢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亾慊日簟反亾讀無

約窮蹙驕汰侈不循禮則盜亂禮不外於人情聖人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以適於中富貴貧賤其一端也不足以驕制度爲之限不至於約恒產足以自給慊滿足也位尊而不自滿人皆安分循禮所以無亂聖人以德化民本無亂而禮又坊之故曰益無也不言賤者貧該之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寍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寍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乘竝去聲樂音洛

貧而樂者若孔顏是也下此而以樂道安貧爲好亦有德者也好禮約己而濟人衆多易亂而安分守法者甚少引詩言民之貪亂非必甘爲荼毒之行亦無以坊之所致故制國大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推此意以坊民諸

侯豈猶有畔者千乘詳論語註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長三百丈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別彼列反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當用禮以分別之愚按貴賤因乎德之大小能之優絀衣服與位所以章之別之民知引分故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盍音曷

天無二日喻也無二上承無二王無二主而言尊卑分嚴則君臣位定春秋以下記者之言也楚越皆僭稱王不書喪葬正名也君謂諸侯鄭康成曰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乎上下亂故衆惑此逸詩也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同車同服皆謂同其制度雖同姓其車亦與君異同姓之臣與異姓之臣車同而服亦微異皆使民一望而知不以混同爲嫌春秋時車服僭踰者衆故卽此以明別嫌之道旣使同姓知遜於君又使知其貴於異姓故安分循禮感恩不爲悖逆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貪富貴而厭貧賤亂所由也食浮於人祿薄任重人浮於食才薄祿重亡無也食謂祿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衽而審反　上時掌反

惡美之反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良謂天理一方一偏也忘其天良而不知敬讓故如此亾也詩小雅角弓篇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先後並去聲下章同

德益進則自小故不敢賤人後人　御案莫尊於君而已之君猶為之謙則在己者無所不讓可知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亾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音佩畜詩作勖號平聲

方氏慤曰死為國家死事者亾為國家亾在外者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死者君猶不忘則民勤於孝思故不偝亾者君猶不絕則民勉於忠義故可以託詩邶風燕燕之篇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貴賢能而不吝爵祿則民皆以不德爲恥故興讓技謂才技古人貴者乃富故千乘百乘以車別賦祿古詩有乘車戴笠之詞則尙技賤車謂技之美者祿之也

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約言貴實行先言矜虛談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去聲

酌民言斟酌其至公者而取之如此則有所施於民民以天奉之犯上犯衆怒亂下違上命信不欺讓不驕詩大雅板之篇言上當順民之心而虛受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亾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履作體

不爭化其讓也怨益亾樂其無我也詩衞風氓之篇引卜筮之體無凶咎以證怨益亾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音鐸詩作宅

鄭康成曰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謀居鎬邑惟龜出吉兆正之武王乃成之引此以見武王不自是而歸功於神明爲稱人之法也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讀汝於乎音嗚呼

君陳尙書篇名嘉善也猷道也順順君命行之陸氏佃曰臣良君顯以良故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鄭康成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武武功考文王也無罪言有德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之辭而今大誓則非古本矣詳見愚尚書恆解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鄭康成曰弛猶棄忘也愚按孝子不記親過而揚其美父之道父之善也記者因子言而引論語及書以證之高宗云在尚書說命篇言乃讙在書無逸篇記者節取而合言之以證不改父之道意讙天下皆樂其言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忿含慍意微諫卽幾諫也不倦卽論語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匱乏也不匱言其孝心有餘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睦厚黨親類必甚愛敬父母而後能睦於其黨合族謂與族人燕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瘉病也馬氏曰秦康公

送晉文至渭陽親之至也贈以車乘惠之至也繼
以瓊瑰玉佩愛之無已也此爲睦於父母之黨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上衣去聲

執專摯意父之至交爲執與父志同道同者也其車其衣其
人之車服非謂職位相同而不如其服也車於身差遠衣則
附身故敬
以別之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

辨別也此爲能養而不敬
者言與論語告子游同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璧

御案不同位謂受爵於君不敢與父同列忝辱也君父之道
宜尊嚴陳氏澔曰君不君而與臣相襲則辱其先祖以喻父
不自尊亦
爲忝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

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不稱老全乎其爲子也不言慈不敢自以爲能育子也戲和悅以承親歡歎慼傷也人情每厚於慈而薄於孝故此言有子事親者宜如此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上聲

長民爲民上者老近於親者也近者上猶近之故民必興孝於下　御案公事之地皆謂之朝廷如入學鄉飲鄉射皆是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康成曰有事有所尊事也愚按尸以象其生主以存其神事死如生矣修宗廟敬祀事該祭禮一切而言追孝誠敬追慕必求其通追遠如此生存可知故民不忘其親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食禮之食音似

祭器籩豆簋鉶之屬饗食禮敬賓客用之盤盂之屬爲燕器非不失禮美不逾禮無禮則不爲敬也禮具而不敬則爲虛文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分焉亦視其敬否而已故君子苟無敬禮之實雖美不食引易以明奢而慢禮不如儉而恭敬爲神所福又引詩言醉酒矣而必云飽德葢不徒享其燕而貴其敬以此意示民民皆知義重於利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醴音體度如字

鄭康成曰戒散齊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　御案醴酒即禮運醴醆醍酒即禮運粢醍此實三齊而言酒通名耳非昔酒事酒之三酒也孔氏穎達曰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於味尸飲三衆賓飲一尊者得酒多卑者酒

少示民有上下祭祀之末聚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堂下之人觀堂上人以爲則上下内外更相倣法也詩小雅楚茨篇言祭之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戸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飯音反

喪禮一節遠於一節所以見死者日遠於生人不可不竭其哀誠弔以憑柩爲親爰弔壙弔家皆明弔者哀死之誠不以死而背之也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下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薨而不葬不及時葬葢葬以安親非遠親也浴於中霤七句解見檀弓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

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康成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旣葬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春秋書曰弑其君卓是踰年稱君也不爭不令父子相爭愚按君父天倫之大者而春秋至有亂弑者其弊皆起於無禮夫禮禁亂於未萌而養其良心於幽獨苟有毫髮之欺悖卽大亂之階也故卽二節以明禮之愼微或疑子不應自言書法然私語門人亦無不可且云魯春秋或春秋原文本然歟韓宣子見魯春秋謂周禮在魯則魯春秋固史之優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

其親而貳其君 弟與悌同長上聲 饋又作餽音同

不貳不自貳於尊長有君不謀仕一心無二也卜之日卜仕之日稱二君以定所事臣無二君擇君而事之死靡他正也而待卜乎此蓋二君皆賢智而臣不若伊呂者故卜之也示民不疑君父同尊也示民有上下一心奉上無自便也天子爲四海之主故無客禮而臣亦不敢私有其室車馬至重不敢私以饋人凡此者皆不二其親與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先後並去聲 菑音緇 畬音余賤行之行去聲

禮賓主相見必先以幣帛將敬明先盡其致敬之事祿人之惠我者也下申明之財以合彼此之歡而必先以禮自盡不先重財故民利利謂彼此之情安而順之也辭言其何事若無事而徒以幣帛相遺致其私情則必皆有倖澤之心故爭也人餽於己或有故不能見其人則所餽並不視之引易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無其本而求其利則凶以此坊民民

皆知輕利而重實行也易辭無凶字此斷章取義耳爾雅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田菑卽新田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不盡利以遺民公利於民也詩云穫者之遺其餘聽人捃拾可以爲不盡利之證食時飲食之時不力求珍饌坐以其皮藉坐也羊皮貴犬皮賤以例不盡利之意葑菲下體皆可食詩人以喻己雖下人言有可擇此引之則言不盡利之人以利遺人人感其德音如詩所云採葑菲者不遺下體蓋不盡利者不忘惠人也葑蔓菁菲蒠類下體謂其根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

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別必列反取七樹反從七容反告音

凡過度者爲淫章明也無嫌無安嫌疑禮得而心不以男女相見爲嫌別理絲數爲紀喻分別不淆亂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男女無別則爲禽獸伐柯伐木以爲柯克能也藝樹也從直也南其畝爲從東其畝爲橫獻其身無禮而自貢先言坊民後引詩言咏歎之以明無媒無父母而會卽無別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七樹反去上聲

厚猶遠也娶妻必備六禮妾不然亦有幣焉如買也古固無買妾之禮吳孟子非妾也而以之證者言妾猶恐同姓何況於妻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與穆通故大饗八字記者之言

祭禮男女同之所以備外內之官而孝饗也非是不交爵陽侯殺繆侯其事未聞或因燕饗而美其貌後因兵爭殺之而取其妻如楚滅息以息嬀歸也古禮大饗同獻無他國諸侯助祭者此蓋春秋以後之事記者言男女無別釀禍至廢饗禮甚言其失耳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去聲辟讀避遠去聲

有見實睹其材藝也同志爲友辟遠辟嫌遠之大故喪病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寡婦之子厚於德好色甚於好德也愚按寡婦之子非盡不可友而亦非盡爲辟遠也第防微杜漸禮亦有之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

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好下竝去聲泆音逸遠去聲

引子言好德如好色見常人多篤好於色故坊之當嚴也下申明之漁色廣取如漁也在上而下取故云下漁非但謂取於國中不夜哭嫌有所思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上云姑姊妹女子子及問疾諸事皆族中禮故結之以亂於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迎去聲見音現

鄭康成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外舅妻之母外姑愚按承奉也妻父母奉子以授壻即其女之所歸必由父母授恐事或違乎男女之正也禮於男女重別如此坊民婦歸以禮而無私褻之嫌婦豈猶有不至者

附解自古聖人為君相為師儒皆道得於身而廣為禮法以範斯民其制於外而動靜咸宜者悉其存於中而渾然至善者也然人心之變化不時禮樂之流傳易失故文武周公之法積久而亦陵夷孔子力行以教門人日用言行之禮既折衷

而使之遵循克復歸仁之功尤詳示而使之實踐所以成就
者多坊之爲言蓄德於內而檢察於外也外不使侵內不使
溢動靜交養之學固存乎其間記者習聞聖論而彙記以爲
斯名其意良厚然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防
其流亦安可不清其源哉萬事萬理莫不咸具於心而心有
人心道心正其人心純乎道心其功豈一朝而至太上者民
之父母也己身正而因以正天下六德六行人人習以爲當
然則順帝之則道一風同不必言坊實無處非坊讀者其推
類而求返身而思庶有以成己而成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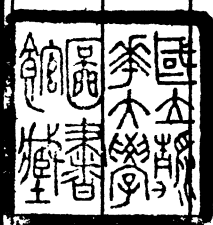
禮記恆解卷三十終

禮記恆解卷三十一　晚年定本

中庸

中庸一書漢書藝文志載中庸說二篇戴顒中庸傳二卷隋書經籍志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是漢時中庸一篇已有別行之本不自宋儒始也自朱子著四書之名而元延佑復科舉遂以之取士中庸大學以朱子章句爲準今仍四書之舊另有論註茲不復贅

禮記恆解卷三十一終

禮記恊解

禮記恒解卷三十二　晚年定本

雙流劉

表記

表標也夫子平日所言記者彙集標以爲法而名曰表記非因事因人問而言故其語繁簡不一亦或義未盡宣解者多誤今悉隨文正之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此蓋孔子辭攝相後周遊思歸而言故稱歸乎隱而顯身隱而道德著也矜有意矜持莊自然整飭厲亦有意振厲威威嚴信乎日誠信孚人子因無所遇而欲退藏故以修己無求於外意示人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康成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外莊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

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爲敬如大裘不裼及尸襲禮不盛者尚文則以裼爲敬如君在則裼無事則裼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樂音洛朝音潮

祭以致其追慕即極敬矣而不繼之以樂朝以經理政事即極辨矣而不繼之以倦始終敬慎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辟音避遠去聲

敬慎非徒欲免禍也而禍自可避誠篤非求表著也而光輝自不可揜恭肅以自節耳而恥辱自遠爲務外而招禍恥者言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

不終日儳仕鑑反

莊敬則神安而氣日精明安肆則志昏而身亦縱弛儳與偷通身心解肆若偷弱不能終日者然君子則自強不息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齊側皆反見去聲

敬基於微不以鬼神幽遠而齊戒不以見君為常而擇日皆防其微也小人不知此而狎侮至死不畏子深歎之也擇日見君蓋出使而歸及致政者如孔子沐浴而朝是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告音谷

辭以通情禮以致敬非是則褻而不敬引易明不褻之義事人事神情孚而敬達一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仁人心也萬善統焉天下無不仁而猶為人者故為表義所以全仁節制而得其宜者也報施準乎仁義而情誼相屬故

曰天下之利易文言利者義之和是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大音泰辟音璧

施德者獲德報則民勸於善施怨者獲怨報則民懲於不善詩言一言必有答一德必有報可見所施不可不愼也人君操賞善罰惡之權至公至明民所以賴之相安而爲法於四方也此爲治民者言故與論語異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怨謂私怨非君父之讐可比者也忘其怨而以德報之愛其身以行仁者也以怨報德不仁已甚故爲刑戮之民鄭康成曰寬猶愛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好惡竝去聲

鄭康成曰一人而已喻少也人非聖賢大抵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惡故君子責己則嚴道必自盡責人以恕法順民情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

鄭康成曰仁有三安仁利仁强仁也愚按同功異情其成功一也而其用力之始情則異也馬氏晞孟曰過者人所避惟仁者受之而不辭利仁知仁之美利而行之强仁悔過而自勉於仁其究亦可安仁矣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左右取相須而成之義仁即性也具於心而爲體本仁而施諸萬事曰道爲用故又申之曰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道者義也施諸萬事合宜之謂世或不知體用一原動靜相須或厚於仁而義不盡協人感其恩而親之然施不合宜弗尊之也或厚於義而仁未䏙至人服其明而尊之然誠懇未周弗親之也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王去聲鄭謂義上脫一有字至謂全體之精粹義裁制合宜之名有大小精粗不同考則稽度其事理道之至者仁與義合一故王其次能裁制而不盡合乎仁如霸者之功名是也考道者雖無仁以爲之本而凡事愼擇故可以無失石梁王氏謂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然此乃借霸以形容偏至之詣非取霸者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憯七感反今毛詩作躬有數言行仁非一端隨其所造皆可謂仁長短小大喻其得失參差之數也中心憯怛常憐愛於人是其天性慈祥者也率仁者之成法而行之雖不盡出於誠亦能取資以爲仁者也詩言豐水有芑武王豈不採之喻一才一長武王皆用之

是能培植仁德以貽後者故爲數世之仁若國風谷風之詩言我今尚不能容何暇憂及其後則止於其身之仁也引詩斷章取義不拘本文語義故於有聲之詩增武王烝哉何而谷風之詩亦不依其本意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勝音升度入聲

喻仁於器則至重而難舉喻仁於道則至遠而難行所以然者以仁之取數至多一言一行亦仁言其全則非聖人不能備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爲仁者無安於小成取仁不必求全責備也義卽仁之裁制執義以量度人精義者有幾故難爲人以人所可能之事望人則一事合義仁也充而至於事事合義卽全仁也故賢者可知已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輶音由鮮上聲行去聲好鄉竝去聲俛音免

仁即天理安仁心純乎天理而安樂之也大雅言德若至輕而民莫能舉惟仲山甫克舉之無有不足待人之助小雅言高山則仰之景行則行之喻見一仁則學之也故子贊其好仁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則非好仁矣惟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不足而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則可謂好仁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好易竝去聲

仁者人也不好仁而他好爲失其所好言人之難成也由人人失其所好仁者以仁爲好即有過亦易解免論語所謂苟志於仁無惡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 夫音扶 鮮上聲

呂氏大臨曰恭則不侮得禮之意儉則不奪得仁之意信則不欺得用情之正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亦不甚矣又申言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故過寡矣情實不欺則人亦信之故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人訴其儉故易容如是則失之者鮮

引詩言溫恭可該

三者是德之本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制行之行去聲

上文言仁之難成欲自修者毋失所好此言仁之難成欲立教者毋過苛責不以己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不自矜其長尤恐形人之短也制行制爲行誼以教人不制以己非不以聖人望人乃不遽責以己所能也有所慕而勸

勉有所感而愧恥以行聖人之言節齊之僾中節結誠意相維持文文飾移變化極推廣其志壹專一於仁也引詩言以明如此善誘則人皆知愧人而畏天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衰七雷反經田節反鵜徒兮反濡而朱反稱去聲

此申上文容貌衣服之義而歸本於德行也容也辭也皆本於德德蘊諸心而見諸行內外交飾有德者必驗諸行有德行者斯容服必端修辭必謹即衰經三者之色以見其哀敬不可辱之德行所謂有諸內者形諸外而先即容服辭言之蓋慎於外乃慊乎心也引曹風候人之詩以鵜在梁則不濡其翼比候人赤芾不稱其服正欲人重視容服而思其稱之

之本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義者各盡其道而協宜也無貴賤皆然天子親耕奉粢盛秬鬯於上帝敬天之義諸侯勤勞輔事忠君之義也凡他可類推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庇必利反藟音壘施音異凱亦作愷弟音悌與平聲

下之事上也其事皆上之事故須有大德庇民可以盡事上之事然其心則爲君撫此民以宜上德非有一毫君民之心也仁之厚謂忠愛之至役役於君也恭儉信讓仁禮之事而其意則以此爲君役而廣君之德非自尙其事自尊其身也儉於位不求尊位寡於欲不求厚祿以位祿讓於賢爲君得人卑已尊人小心畏義又言凡事皆然若此者凡以求事君而已得之君與之也自是盡忠不貳天命至誠無貳者也故以此聽之詩大雅旱麓之篇以葛藟之繁盛興文王之多福而美其凱弟不回子以爲舜禹文王周公皆足當此詩也四聖人皆有君民之大德而小心事君小心不回之實也故又引詩美文王小心以證之盡忠事君郎昭事上帝重小心翼翼不重以受方國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

謂便人行去聲處上聲

節節取壹專一也生名而死爲謚以諱其名所以尊名也然必節節取其美以謚之所以專表其平生德惠之實一字之節非必能盡其長也而寔節毋濫恥名之浮於行也事可大而不自大功可尚而不自尚所以求處情實而免虛譽過行過高之行不可爲訓故弗率循以處篤厚陳氏謂本分上不加毫末是也彰善美功則賢者益勸自卑而民敬尊子言其德徵君子則非欲民然而然也后稷敎民稼穡開萬世之美利非一手足之烈也而稷恐行浮於名故自謂便習農事之人耳引此以證上文之意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敎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强平聲說音悅毋無同

葉氏夢得曰凱言其樂弟言其順强致敎不倦也說安得其心也與民同樂而不至荒以禮相約而不過嚴威莊貌之恭

也而出於自然孝慈愛之至也而不稍息肆四何申凱弟之義父母皆尊親也舉其重者言之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孔氏穎達曰下謂下賤之命君之教令愚按此承上文而言尊親不能相兼惟為民父母者兼之以足上文難字之義非謂父母之尊親果判然也命近於民民狎而玩之鬼處於幽民畏而憚之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

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遠去聲蠢傷容反

三代聖王其治天下以仁義無不同也特其因時立法久而不能無弊又須有以善補救之夫子故歷陳其概如此使後世有所折衷焉非謂禹湯文武之治猶有不足也夏承唐虞風俗淳樸尊其命令以示率從事鬼敬神戒其慢瀆至於治民則引而近之加忠厚焉祿賞爲先威罰爲後皆忠厚之意也然而末流則民親而不尊其民多蠢塞愚冥喬亢鄙野樸而不文殷人懲其敝而救之於是尊神率民以事神使有所畏懼悚動先鬼先罰以怵其心而後禮以教之賞以勸之然其末流民尊而不親信鬼神之過而至於蕩不安靜畏罰之過而至於求免無恥周人懲而救之於是尊禮善施以人道往來施報之常袪其信鬼畏罰之敝引而近之加以忠厚其賞罰用爵列以黜陟爲勸懲然其末流親而不爭趨利而巧慧文飾而不慚相賊害而昏蔽不知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强平聲

此言三代民風之異夏民質樸上人未煩瀆其辭不求備大望於民而民自親上久未厭怠殷人禮度未詳而以民風漸澆求備於民必欲使之為善矣至周人則以民無不可為聖賢禮樂詳盡使民强於為善盡其人道之當然而不瀆神以求福然而爵賞刑罰之制亦窮極無以復加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勝音升下二勝如字

此承上文而言法三代者當善損益虞夏時質民風亦少華鶩法之尚可以寡怨於民蓋民樂趨於簡易也殷周民風益繁聖人折衷而立法以歸於中不善學之則不勝其敝因言四代聖王文質皆美特虞夏質多文少殷周文多質少故效法之者當善取耳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敎親而尊安

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無私至公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亦未封以爵祿齒於丹朱也實謂財貨辨別也猶寬而栗也愚按憯怛愛之誠忠利忠厚利民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則民之所以奉舜也富而有禮以節之惠而能散以給之君子有位者尊仁畏義化於舜之仁義也恥費卽富而有禮輕實卽惠而能散忠者易於經行則犯義者主於裁制易不順文煩易不靜寬大易無分別今皆不然蓋德之美者德威不恃威而人自敬畏德明不恃明而人自莫欺非虞帝孰能如此深美之也夫二帝三王其德同則其致治亦同特舜承堯之化恭已無爲遇有獨隆又當時民情渟樸異於後世故夫子尤深歎之非以是而薄三王也勿誤會之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先資其言以言爲事君之先資也至君用其言拜命則自獻其身有死無二以見所言之信君有責於其臣委以重任死於其言矢以終身受祿不誣受罪益寡稱其職故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愚按此言事君必求有利於君民而惟恐受祿之有愧易言不家食吉正謂享君有利於民而非徒以受祿爲榮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共音恭女音汝

陳氏澔曰下達趨乎汙下是也學人有志事君往往利祿及身喪其本來遂流於小人矣不尙辭以實有勳德爲貴非其人弗自已不由匪人以進亦不以匪人事君也引詩明此爲靖共此爲正直而神亦將與之以福祿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讇亦作諂

遠君疏遠之也近君親近之不得於君而強諫嫌於諂得君而不諫則專於爲利之人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輔贊於君成君德如和五味守持久意宰冢宰大臣兼內外公卿而言慮四方天下一切政治皆預籌之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陳者直指君過諫君而恐揚君之惡傷君之意愛君之至也故引詩以明之鄭康成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易遠並去聲

難進不苟進易退不苟祿人皆不躁進則位當其才而有序亂賢不肖倒置也相見之禮主人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去不顧喻難進易退之意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竟與境通通要平聲

鄭康成曰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要君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必可以行道而後委贄既知遇則死生以之而不懈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鄭康成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音避難去聲朝直遙反處上聲孰與熟通

鄭康成曰履猶行也愚按不避難死於其事不辭賤必求盡職得志不敢自喜尤必慎慮而繼之不得志不敢厭怠更熟

慮而繼之必求終事而後告退愛君忠職之厚意然此非素無利祿之志者不能故引易以明高尚不事正深重其事不倖進所以能成其事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鶉音蕁賁音奔

上言臣事君之道此又言君當自愼唯天子代天治民無一不當體天之心合天之道士受命於君君出命順理則臣自恭順不然則不阿意曲從也引詩以戒君不可以無良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行去聲餤音談

言爲心聲亦可以觀人而不可以此盡其人之平生也蓋敦行者或納於辭天下有道人勵實行天下無道人尚虛辭枝葉者幹之餘也不能購而問其所費嫌爲虛辭也下放此水淡而可久醴甘而易壞交接尚辭而不貴實則言甘如醴亦終壞耳引詩以證甘以壞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譽平聲衣去聲食音似說音稅

口譽人口惠而實不至也問饑寒則衣食之稱善則爵之正不口譽之實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而欲其於我歸息是口如是而心亦如是者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蓄音災已音以

口飾恩惠而無實取怨蓄之道也君子寧使人責其不諾不以口惠致其後怨引詩以證口惠之義晏晏情相説且旦言相許而不思踐言此等不思踐諾之人亦復何望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不以色親人不虛爲善色以親人情疏貌親無誠心而虛詐欺人如穿窬之盜也穿音川窬羊朱反與平聲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猶心也信實也巧善也即論語忠告而善道之之義此爲諫君規友者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敬天地者必敬神明神明司天地之功化者也神明何以見無非卜筮之用凡理之當爲者無庸卜筮也惟國家大祭祀

有大事則卜筮以求神明私褻之事不敢卜筮也大事及祭祀所以必卜筮者不敢犯上帝不許之日月既卜筮後則遵行之不敢違卜筮卜筮不相襲皆所以敬神明也不相襲見曲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鄭康成曰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愚按不違龜筮雖用剛用柔有定而亦必決於卜筮也呂氏大臨曰內事外事泛言衆事耳如郊用辛社用甲自別有義難以剛柔取類剛柔見曲禮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牷音全齊音咨盛音成

御案承上不違龜筮言卜日既定而後以牲牷禮樂齊盛奉之則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愚按無害無怨神享其敬而民受其福也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易音異

后稷爲稷神祭稷禮尙質故言易富富備也承上文言事神明之事而結之以此明祭祀本於恭儉神明不尙虛文創后稷之祀以明之辭恭則心必誠欲儉則禮易備上文所謂無害於鬼神無怨於百姓者也引詩言后稷肇祀以來世有恭儉之德至今無罪悔以證上意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處上聲大音泰

鄭康成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大事皆用卜也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愚按天子適諸侯舍於廟至尊無二又大廟本吉不須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

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徐氏師曾曰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唯主人敬賓則變其常而用祭器陳氏澔曰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

附解聖人以身立教作止語默無非道也上智之資則而效焉又從事於本原之學若顏曾端木諸賢步趨恐後一有所疑必就正之既而記其要爲論語大義已無弗該矣及門之士或未深造而尊其所聞亦私輯以爲此篇而名曰表記夫聖言天曰天之理固在聖人而聖言之精微實不盡於是何爲乎言表而第以是哉蓋聖人之爲表者在乎心性倫常內而萬理渾含外而泛應曲當其或因人因事叩其兩端暢所欲言則語無不盡義無不兼此篇雜記子云初無淺深次第讀

者易以淆亂又虞夏殷周等文前人或疑其非不可不詳詁而共證之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謂夫卽一斑而窺全豹固不得謂見淺者遂難見深耳故愚詳釋本文而又明表字之義欲學者必知聖人之所以爲表乃知聖人之所以爲言明者其鑒之焉

禮記恆解卷三十二終

雙流劉　沅輯註

緇衣

此篇多言好惡而獨以緇衣名篇者惡惡亦所以勉善也

又篇首引緇衣故即以之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去聲

上以恕待下下以忠事上上下無詐虞而百度可貞刑安得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去聲上惡去聲下如字

鄭康成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欲其貴之甚巷伯惡惡欲其死亾之甚愚按人君患在好惡不明即明矣而不誠則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如緇衣巷伯之誠則不必屢以爵賞善而民自忠厚不必輕用刑罰惡而民自悅服引大雅言

文王爲萬國之儀刑亦由是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孫去聲

首六句說見論語格心遯心即所謂有恥且格免而無恥也愛之如子誠信不欺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齊之以禮也不倍與孫忠順也引甫刑言苗民不用天命制五虐之刑虐民民怙惡而行上亦絕世詳見書呂刑恆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惡並去聲

鄭康成曰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遂順而行之言遂利於仁也豈必盡仁禹一人仁臣不必盡仁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禹仁則天下自化之引詩書以證其義各詳本文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敎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好去聲長上聲說悦通梏詩作覺行去聲

章志章明己好惡之正貞敎正而不可易之道尊仁萬理皆統於仁故以之爲尊而愛民如子則所以仁之者至焉故民專致行己惟恐失上之歡樂大也直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

綍與紼通音弗

危行而行之行竝去聲僭𠎝通

比絲而合之曰綸綍長繩喻王言其端甚微其究甚大游言浮言不實之言也上人言行相顧則民亦化之不過其言行以自危引詩以證言行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道行竝去聲於音烏

理非言不明故道人以之而行則所以踐言也行端可法又以禮禁之然後不善亦歸於善慮其所終必其言之可行稽其所敝必其行之久而無弊民化而效之亦謹言愼行矣引詩證言行必愼大雅明文王亦敬其言行而已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長上聲

不貳如法而無雜倘從容有常中禮而安也壹專一蓋外莊敬則內安詳故引詩言衣服容止言行皆善則爲民望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讀作告

上下至誠相與事業光明故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疑惑者欺闇故也引書以明君臣誠一之德引詩以釋光明正大之意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癉丁但反共平聲好去聲

義天理咸宜也義無不善善必協義表章善者罰懲不善癉者勞苦懲創之使痛悔如病然罰惡亦欲其善故爲仁厚之意不貳一於爲善也引詩明正直者民之秉彝故靖共者人皆好之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

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長上聲好惡行竝去聲癉詩作癉共作恭卭音窮

上懷疑貳下懷欺詐則不相信而徒勞苦章好正身以明己之所好慎惡防微以禁民之過度民不惑信上之誠好善而惡惡也儀行以義自正其行不重辭不尚虛言所不及所不知才力智慮所限不援以爲言不強煩使聽因其所明引君當道君日遷善而不知矣鄭康成曰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卭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民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言政教之不行由爵祿不足勸而刑罰不足懲也其不足勸恥由上褻刑而輕爵引康誥敬明乃罰甫刑播刑之不迪則非褻刑輕爵者比矣甫刑原文播刑之迪此多一不字蓋古人引經多斷章取義以意折衷不拘原文播刑之不迪言政

教播於刑所不及之處非徒恃刑罰也而爵祿該其中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治平

聲比音畀道去聲毋並音無葉音攝

忠敬謂君待臣也富貴過君徒富貴之臣亦徒富貴自恣治治其職事比朋比爲非大臣爲民之表必任賢而敬之邇臣近君民以之伺君得失當慎選而道民大臣權重小臣常易忌之近臣親任遠臣嘗欲閒之外臣疏遠內臣尤易毀之使之各得其所而不偏聽則不怨不疾不蔽矣鄭康成曰葉公楚縣公葉子高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大作大臣所爲嬖御人愛妾疾惛惡之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體者嬖御士愛臣大夫卿士皆賢統名之於莊士汲冢書以葉公爲

祭公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與逑同

所賢所賤民所好惡也賢否失宜民是以不親上而教煩亦復無益夫子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卽此意焉馬氏晞孟曰詩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其好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得而反不用我君陳所言未見聖思之甚既見不從其所爲亦如君知賢而不親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終夫音扶易並音異大音泰兌作說吉作告天作先相去聲

凡人覆溺於禍患皆在其褻狎之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水之德易狎而難親也故易以溺人辭費而煩招尤府怨易出難悔君子易溺焉閉愚閉鄙卑鄙民雖無知然苟慢侮之則立畔故大人易溺焉愼修身敬事而已太甲言上人毋顚越命令以自覆敗若虞人射禽機弩已張必往省視於括合度則釋愼之意也兌命言口足以起羞甲胄足以起兵必當愼之衣裳所以命有德愼其與人干戈所以比亂當省躬以靖之於未萌若不愼之必自作孽而不可逃故又引大甲以證之國語曰忠信爲周尹誥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其輔相者亦有終能愼故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

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好竝去聲雅今書作牙資作咨陸氏曰詩無上五句餘在節南山篇而無能字或逸詩也

心與體相依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以此喻君民之不容歧視至切也先正先世正人之賢君正人不徒以言也郎其言之明且清以見其心之正不自正而百姓亦勞儆正上文心體相關之義引書言暑雨祈寒民猶不能無怨於天見君於民當敬從民欲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行去聲

壹專一於義類同類也人臣事君身正言信則專壹於義而善類相孚可以冀諫行言聽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衍有之行去聲

申言上文之意有物言皆實德有格行不踰矩志成於終身名傳於後世上文所謂義壹也多聞以下又其所以有物有格之故志記也質正也多聞多志折衷以求至是親體之也精知精而益精以致其知略約也惟知之既精故約要以行無不有物而有格此數語上文所謂行類也成王戒君陳出入與衆虞度其是非類之說也詩言淑人君子儀一而不忒壹之說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好惡並去聲好仇好如字鄉如字

毒害也鄭康成曰鄉方喻輩類君子以正自持故於正者必好之小人不正而讐忌正人有鄉同道相與也有方邪僻相容邇者親其德故不惑遠者聞其風亦不疑孔氏穎達曰詩周南關雎篇斷章云以好人爲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

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惡上去聲

賢者未必不貧賤惡者未必不富貴以此定其賢否而又輕與輕絕之則是本無解於賢與惡而好惡以勢利移也直昏亂耳鄭康成曰詩言朋友以禮儀相攝不以富貴貧賤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畱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好去聲行戶剛反

私惠以私情相惠而不合德禮之公也不自畱卻之也周行喻大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亦詩作斁

軾所憑以爲禮無軾則無以爲乘車之禮矣喻人有德則其言必善衣以彰身必至敝而後衣之事終喻人有行必觀其終服之無射言服之久也而君子言行審於始要於終可以類推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上行如字下二行去聲周田觀古文作割申勸文書作寍

言必可行行必可言中庸所謂言顧行行顧言也何可飾寡言而敏行乃成信實民則而化之皆不得夸美而飾惡矣

御案引詩大雅以證寡言小雅以證成信引書以證民皆化於善其說竝見詩書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旣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與平聲兌讀說純作煩偵作貞

南人南國之人不可以爲卜筮以其無恒不足與神相通也龜筮靈於人猶不能知其所懷而况人乎極言無恒不足信於人也引詩證龜筮取有恒爵無及惡德則民皆自立而事可正蓋人事即天道用賢以爲民則民立於善而正其事始可事神純專務也不此之務而煩瀆事神則爲不敬蓋事煩則亂以之事神必難不煩者恒其德而已故引易言不恒德者羞來於不及防第恒之義非拘守一端之謂當審其常變經權而衷於一故又引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以終之

附解 此篇與坊記表記皆彙輯聖言而上篇以坊表名此獨舉緇衣二字名篇記者其殆有深意乎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天理而已天理無不善而七情之發見於好惡者往往乖宜豈性有不善歟氣質偏而物擾甚耳孔門以爲仁教人正欲其葆此天理之正而清乎好惡之源第克己復禮功非一朝而事由實踐非賢君相持其綱明師友廣其化人亦安能樂而就之此篇首言爲上易事爲下易知而即繼以緇衣巷伯易

事者親民如子親愛之則不苟求之也易知者父事其君瞻依之則無復欺慢之也而其平日道德齊禮尤有經猷焉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其聞善若決江河惡惡等於豺虎凡所以建賢與能者無不周唐虞三代道一風同者其不在斯歟夫大學之道基於誠意而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免自欺及其心正而身修也尤必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乃可齊家至於平治天下亦不過絜矩好惡而已然則好惡之正豈易言哉此篇首言上之教民而卽承以從好不從令歸於上之好仁亦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意自修然卽治人亦然故曰尊仁以子愛百姓明乎仁外無子民之道則亦非仁無以端好惡之本記者其亦有窺於聖學之原者矣第仁有全體有

一端一端之仁愚夫婦可以與知與能全體之仁則必盡性致命而後可當自漢代誤解子罕言仁而後世又益以影響之談於是卑者以仁爲難能高者視仁爲奇妙而不知仁卽性性卽天理也無人無好惡卽無人不當循天理好惡得其正則仁失其正則非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孔子曰苟至於仁矣無惡也聖賢日以仁望人正以不仁則好惡乖而百爲謬柰何恍惚而求之邪

禮記恆解卷三十三終

禮記恒解卷三十四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奔喪

男子志在四方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記者所以記此三代無遭喪去官之文漢人乃往往去官安帝初令非父母不得去職而常義楊仁以兄憂去譙元弟憂去賈逵祖憂去亦未嘗不奔喪但去職必待君命或請之而君不許則外從公事退而私喪之如其倫今制父母之喪去職餘俱否蓋君事重於私親法至懿也詳見附解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鄭康成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不以夜行雖哀戚猶辟害也哭則遂行者不爲位也　御案行百里者痛親窮日之力也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舍音赦竟境同辟音避

見星二句申上不夜行之義未得行或君命有要政也至竟望其竟哭感念親也辟市朝鄭康成曰爲驚衆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鄉去聲踊音勇

孔氏穎達曰升自西階人子升降不由阼階今未忍異於生也括髮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纚故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乃括髮序東在堂下序牆之東非堂下之序東也前送賓畢而反位後送賓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

御案士喪禮旣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在襲絰前此奔喪無馮尸禮故襲加首絰乃繫絞帶而加要絰之散垂於其上

變於在
家也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相去聲

彭氏絲曰衆主人諸子兄弟衆兄弟鄭康成曰次倚廬也按此謂奔喪者初至家衆出門迎之也出門則衆止哭而奔喪者不止哭既入門相者卽闔門告以就次成服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康成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三日三哭之明日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拜賓成踊送賓反位皆如初居喪之禮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爲去聲

非主人非喪主也賓蓋爲奔喪者而來者故云爲之拜且主喪與喪主微別而前人多混言主喪者主辦喪事無論有子無子誼親者主之以居喪者哀痛昏瞀恐附身附棺一切有不周也喪主則爲之後者此非主人自當指齊衰以下喪而

彭氏云奔母喪奔祖父母喪皆父主之雖亦通而子以父爲主人究於詞不順且父在則卑幼奔喪亦不得如上文所言之禮也下文郎承此申言之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齊音咨衰音催免音問下俱同

孔氏穎達曰中庭北面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乃升堂無事當在堂下故奔喪者亦在堂下也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今齊衰以下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陳氏澔曰免麻加免於首加絰於要上文言襲絰於序東此言免麻於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孔氏穎達曰此男子奔喪故待之無變若婦人奔喪則待異於男子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鄉去聲

奔母之喪與父微異其必父在則然也若父已沒理當喪母如父而前人過為分別弊由誤信儀禮不經孔孟論斷致生許多傅會今故略之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髽側瓜反

鄭康成曰婦人姑姊妹女子子也陳氏澔曰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東邊之門髽說見小記鄭氏曰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不在家故哭於墓先者先主人也此奔喪者其必死者子弟故如斯哀踊而即主人位以其當盡禮如主人也故絰絞哭反位成踊告事畢在墓地之禮畢其當歸家盡禮固猶有事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相去聲

陳氏澔曰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孔氏曰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未期猶朝夕哭不止五哭也

陳氏澔曰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爲去聲

鄭康成曰壹括髮謂歸入門括時

孔氏曰及殯不及殯皆壹括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

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孔氏穎達曰齊衰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已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比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東即位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主人代之拜賓成踊奔喪者於主人拜賓時成踊　御案奔喪者為父母不及殯殺於及殯齊衰已下又殺於其子在墓又殺於在家故哭於墓則免麻而不袒惟歸入門則括髮袒而已又哭三哭之袒鄭氏以為衍文是也襲字亦當是衍字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

賔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賔如初於又哭括髪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髪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賔送賔如初

鄭康成曰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𨻶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節於是可也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陳氏澔曰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髪袒絰拜賔成踊送賔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親喪無不歸者除喪而後歸或阻兵革異國者也蓋聞喪在外亦服盡哀特不備禮耳故其後歸之禮如此若竝未聞喪今始歸則當追服三年喪也東東方主人之位遂除以前此聞喪即服特未臨尸柩今歸見墓而哭袒成踊以伸其哀遂於墓所除服也主人子之在家者喪禮已終故不踊

自齊衰已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已下除喪後歸惟首免麻哭於墓所無括髮等禮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已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相去聲

齊衰已下喪有故不得即歸聞喪先為位而哭盡哀東面免絰即位袒踊踊畢襲衣有弔賓則拜送如在家之禮其哭也三日而五哭即止以急奔喪故也既奔喪至家有賓則主人為之送賓以初至未成服也迨既成服後則亦拜賓鄭康成日五哭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

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御案若字作轉則上節乃家近無俟成服而往者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御案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服重者哀深故哭早服輕者哀淺故哭遲也雜記兄弟之喪大功已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蓋以上則該齊衰而見又較近於望彼約略之辭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 末句今本逸

鄭康成曰黨族類無服者方氏慤曰廟者神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黨寢者人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黨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愚按檀弓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寢親而廟尊義皆可也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陳氏曰無殯則在寢矣是也

凡爲位不奠

聞喪爲位而哭不久卽奔喪故不久奠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御案始死哭踊襲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士襲無踊則三凡夕哭皆不踊不數朝哭無踊亦不數天子七日而殯始死襲斂

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凡九諸侯五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凡七大夫三日而殯始死襲斂加二日朝哭踊爲五若臣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爲位而哭數亦象之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御案大夫在家聞君喪即哭有弔者不敢拜之避君嗣也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御案聘禮赴者未至哭於巷不爲位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也赴者至則襚而出於時可以爲位矣而猶不敢拜賓避爲主也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

鄭康成曰族親婚姻在異國者　御案兄弟之在他國而未仕者服斬已仕者如舊君

凡爲位者壹袒

孔氏穎達曰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若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爲去聲

陳氏澔曰所識已葬矣而弔之必先哭於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賓主雖拾踊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於家於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陳氏澔曰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矣父歿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可知親同長者主之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陳氏澔曰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聞訃在本服日月之外不稅服而猶免袒以倫屬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

手侑左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康成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孔氏穎達曰兄公於弟妻不服不爲位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亦不服尊遠之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原是緦麻既嫁兩無無服雖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弔服如麻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奔喪者爲士有大夫至先袒拜之成踊之後乃襲衣尊大夫也士來弔初亦袒襲衣後始拜

附解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葢周制天子雖宰天下而諸侯實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特禮樂征伐統於一尊巡狩述職以時考察而黜陟之故各國臣民仕於本國者多其或貢之天子而爲王朝卿士則食采畿內不似後世仕必違鄉父母有隨任在籍之殊忠孝恆不能兩全也東遷以後王政

不行諸侯侵奪士大夫乃有去此適彼臣於他國者然父母之喪不去官其居憂而又奉公所以吉凶不相妨者六經未有明文此篇所記奔喪其春秋後之事歟夫人子無故不離其親惟仕與學乃奉命而遊然遊必有方使或侍養無人應不容舍親而他適即商賈謀生不得已而客寄亦必有道以處之葢先王以孝治天下不使萬鍾之富易其菽水之情非苟也人子之年曰壯則父母之齒日衰篤於孝者即一室蕭然而左右承歡此外亦復何求況文武周公之制人各有田國各有君即困頓無聊而抱關擊柝亦可以供俯仰故奔喪之文聖王不著記者沿周末之俗而掇拾傳聞以爲此篇其講求於儀節亦至詳明然而元公未垂其制孔孟未言其儀

豈非以其爲事理之變而非人子所忍言乎人生以忠孝爲本五倫以君親爲大受爵於朝固不得復私其家而非實有忠主匡時之才亦不得藉口靖共輕違色養從古聖賢濟世之情雖殷而用世之遇恆難豈矜高尚哉上無知己下鮮明揚而苟且求榮則無益朝廷空縻禄盛世亦何取於斯人況枉己又何能復有建白也若孔孟志扶衰周而不輕仕進不知者謂其潔身太過而實則堯舜其君之懷必重其道乃成其功欲分宵旰之憂勞者固未嘗稍釋於心也若不能然而僞託於栖栖皇皇以求升斗甚或倚閭望切曳裾情殷既無以爲孝子又安能爲忠臣卽使聞喪哭踊搶地呼天亦無及矣況竝此而無之者乎是讀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禮記恆解卷三十四終

禮記恆解卷三十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問喪

吳氏澄曰此篇首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問喪禮皆約舉大意重在使人自盡其悲哀痛疾義至完善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斯讀爲笄纚笄音雞纚色買反跣悉典反扱音插乾音干飲去聲食音嗣夫音扶

鄭康成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孔氏穎達曰交手哭交手拊心而哭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御案腎主哀哀甚則腎傷無以滋木而肝乾且涸

金而焦肺也鄰里飲食之恐其以毀滅性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鄰里之義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亾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懣亾本反殷上聲壞音怪辟婢尺反上上聲後扶又反愴初亮反

動尸舉柩觸目而更哀痛故哭踊無數也志懣氣盛哀志鬱結於心胸而氣爲之塞聖人故制爲袒踊之禮使運動身體

庶志氣下降也爵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殷殷田田擊心與足踊之聲如壞牆者之聲也辟拊心也送葬時有柩可覩故曰送形反哭及日中而虞哀戀之誠精神相依而反望望汲汲如有追而弗及不忍親之去皇皇不寧惟恐親之未同反如慕如疑申言望望汲汲皇皇之心也亾亾其形喪喪其精悵悵望愴悲傷惚恍惚愾太息雖哭泣辟踊盡其哀而心之所存者不盡此也故又申之曰心絶志悲兩言而已矣非謂情盡於此正言無可如何之悲終無已時也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徼古堯反壙古晃反苫始占反枕去聲

孔氏穎達曰反哭之後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享之尊而禮之冀其神魂復反也愚按親在外不敢處於內親在土不敢安於牀哭泣無時服勤三年如親在而朝夕侍奉之此思慕之心孝子之志實凡人天良之自然而不容已故曰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匍音蒲匐蒲北反又音服衰色追反爲去聲

三日斂冀幸其復生貧富不同則所以安柩與生人居室之地必求其當益衰謂求生之心方氏慤曰未忍斂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三日而必斂者聖人之禮制以義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下同

袒衣而露肉爲肉袒袒形褻故冠者不肉袒不褻冠之尊也鄭康成曰免狀如冠而廣一寸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

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傴於縷反跛補火反錮音固稽音啟

免袒踊皆喪禮也而有疾則各廢一禮優之也而必致其哀則同曰惟哀爲主明必致其哀禮特哀之文耳又以男女哭泣不同言哀之至則同無容哀甚不必爲容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爲去聲

不冠喪禮去冠而以免代之也童子未冠不爲族人緦惟無父母而主家則有緦服有緦服則免矣既因當室而有緦則免且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苴七須反

竹桐一也言其扶病同而特父母取義稍別耳苴麻也其幹可以爲杖後人以竹與桐代之故記者云然詳見喪服小記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羸力垂反

鄭康成曰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哀謂爲母喪也愚按母喪可哀而父在則當節哀以慰父故不敢杖以動父之憂傷堂上父所處不杖不趨示不過哀促迫使父寬憂此孝子之志亦人心天理自然之實也天降地出喻言無端而有

附解周承夏商所重民食喪祭蓋養生送死人倫之大故於此尤嚴非謂他端不重也此書所記喪祭之禮爲多而沿襲繁文失之拘鑿者亦有不知其由將舍本求末流弊更不可勝言矣記者記是篇而名曰問喪特表悲哀痛疾之情豈非有道之士憂世而爲之者歟夫人爲三才之主全人道者即可

參贊天地陶成萬物而功用暨於無窮然苟非父母何以有身非親曲成卽有此身又何功業故罔極之恩昊天同量生則竭誠盡愛致其瞻依之良沒則哀痛憂思備其禮文之事固天理人心之自然而不容已也世教或衰人心或薄乃有居憂之時亦務爲觀美者孔子曰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聖賢惓以知禮望人何獨於喪而專尙哀戚誠慮天下之漓而先王之典轉滋口實耳此篇所言非凡人子之藥石乎雖然能愼終者未必皆能負荷子曰孝子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生而篤於愛敬然後沒而形神相依曾子嚙指而知痛萊公捫瘡而生哀親之於子其一氣感孚之情固未嘗以存亾殊也由是篇而讀禮始不違乎孝思之忱

學者安可不求諸本原哉

禮記恒解卷三十五終

禮記恆解卷三十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服問

此篇無問辭而云服問豈文之脫歟詳味其辭蓋好學之士與其徒問答而爲之者然無深思妙義第解喪服不同之制而已中有可疑隨文正之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傳去聲爲去聲

傳舊記禮之書蓋大傳也大傳曰服術有六此引四條而爲之證實然於義欠安凡父在爲母及生母喪殺禮恐傷父心耳非但以尊卑論也公子諸侯之妾子父母俱在服期而心喪仍三年其妻隨夫服期不得云從輕而重也妻爲夫父母

服三年而夫僅爲其父母服緦於義未允亦非從重而輕公子之妻父母與凡妻之父母同也不得云竟無服外兄弟因親妻而及其兄弟原宜有服不得云無服而有服此皆由誤信儀禮而云然實非聖人之制也孔氏穎達曰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卽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是輕也而妻爲夫之母期是重陳氏澔曰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緦麻是輕同宗直稱兄弟母黨婦黨壻黨通謂之外兄弟外兄弟不盡無服而有無服者或本應服小功緦麻而厭於所尊無服者其妻猶爲之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服緦麻而厭於其君則無服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此所謂傳蓋舊記禮之書然義亦未允己母被出而父再娶繼母如母爲其黨服宜也母死而父再娶不忘母則必仍服死母之黨其繼母之黨亦與己母之黨同也何以爲其母之黨服而不爲繼母之黨服耶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期音基

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皆當易麻帶爲葛帶矣此時兩適相遭則仍服三年之舊葛帶不新製葛帶易之嫌於以期厭三年喪也惟此時三年之首經既除重經期之麻經身則服功衰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卽麤衰也孔氏穎達曰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腰帶期之麻帶

有大功之喪亦如小功之無變也

御案設三年喪既練期喪既葬而又有大功之喪則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而首不經大功之經仍經期之經以齊重於大功不以輕變重之意也若三年練後遭小功喪則冠帶俱不變或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減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孔氏穎達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並留之合糾爲帶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　御案論服則斬齊重不可以大功變然麻重於葛故可以大功之麻變斬齊之葛而麻又有重輕有本之麻重無本之麻輕重可以變輕輕不可以變重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免音問去上聲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麻之斷本者小功之喪練無首絰故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其絰也小功以下之喪當殯斂之節可絰之時必爲之加麻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免音問稅吐外反

鄭康成曰稅亦變易也孔氏穎達曰小功以下之喪不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小功之絰而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之帶所以絰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改前重喪之葛也蓋緦與小功

麻經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上聲爲去聲

本大功之喪因其殤而降爲小功婦人則爲長殤小功爲中殤緦麻其情本親得以其麻變三年之葛帶然終其應服之月算而止還反復三年之葛非重麻也凡卒哭受麻以葛今既爲殤殤無卒哭之禮則無稅變麻帶之時故以終其月算爲節也若下殤則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不得變三年之葛也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爲去聲

鄭康成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內之民同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

陳氏澔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孔氏穎達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服如士服鄭康成曰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驂七南反 乘音剩

君母爲適夫人則羣臣爲服期非夫人則不敢以服夫人者服之尊君而謹名分也近臣朝夕從君則以親君者親君母

舊說君母非夫人君爲服緦雖非夫人君之生母也而僅服緦乎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爲去聲

孔氏穎達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以後著錫衰以居若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並將葬啟殯之事則首弁絰身錫衰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皮弁當事弁絰公於卿大夫之妻往臨其喪則錫衰不恆著之出則不服當殯斂之事亦弁絰陳氏澔曰弁絰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上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朝音潮稅吐活反

鄭康成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重絰也稅猶免也齊衰謂不杖齊衰也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音例

此所謂傳亦舊記禮之書吳氏澄曰罪雖多而不出五刑喪雖多而不出五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與喪而五刑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足矣陸氏佃曰列若今例也

附解 喪之有服也豈以爲文而已哉人子痛其親敬其事起居飲食悉違其常固天性之自然卽有其理之不得不然者也聖人本人性之良而爲之制五服之典尤其不可不愼行者然禮本所以節文天理高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幾期於不

失人心之良而可爲天下古今之則要祇人情天理而已此篇所記僅繁文縟節而其義類又多未全名曰服問無所爲問即以言服亦未盡乎五服之宜葢秦漢而下好學者爲之實未窺聖人之堂奧也末言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以上附下附爲列其文義已足以該括大凡覺前文殊嫌贅設讀者當分別而觀返求乎天性通達乎人情斯能不泥古而亦不戾古毋徒拘文牽義反致貽誤生民也

禮記恆解卷三十六終

禮記恆解卷三十七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間傳

間讀爲閒厠之間記者釋喪禮之義謙言姑厠於傳之例耳故名間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苴七余反見去聲齊音咨衰音催枲思里反

苴麻有蕡者牡麻枲也斬衰服苴衰裳絰杖竝苴也苴色蒼黑哀戚之貌似之首先也內先有此情而乃見諸外枲色亦蒼而黑淺齊衰稍輕於斬斬衰絰不用苴而用枲止止也哀戚情專無他嗜悅容貌可僅備容貌不爲歡樂之容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

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音扆說文作悠

吳氏澄曰往而不反氣絶而不續往而反氣絶而微續三曲而偯聲不質直而有餘也哀容則哀不廢禮容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但唯人之言不以辭對議議論是非此亦大概言居喪言語之異與雜記所言互參不可執一而論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矣與音預溢音逸莫音暮食音嗣

三不食一日三餐猶言一日不食也再壹一日之內廢再廢一既殯則三日矣故食粥此亦大概言之吳氏澄曰五服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禫大感反

孔氏穎達曰大祥食醯醬則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得用醯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飲食之鄭康成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卽御厚味按中月[illegible][illegible]祥已足二十一月又半月乃禫不忍遽全吉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苫始占反塊古怪反稅吐活反苄音暇

孔氏穎達曰苄蒲草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楣音眉

方氏慤曰柱楣以爲之固曰柱楣翦廬間屛蔽之草而飾之曰翦屛彭氏絲曰倚廬釋見大記小祥居堊室芐草之上有席大祥居雖復殯宮寢猶未備牀至大祥後半月而禫始有牀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上去聲

方氏慤曰八十一縷爲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其有正服降服義服故也所爲喪多而服五者此也孔氏穎達曰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鍛治其布纑縷無事其布織布旣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也

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

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爲母之爲去聲重平聲縓七戀反要平聲縞古老反纖平聲

孔氏穎達曰成布六升升者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縷既麤疏未爲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陳氏澔曰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爲一重是三重也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孔氏曰大祥之日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大祥後禫祭祭時玄冠朝服祭訖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身著吉服尋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鄭康成曰黑經白緯曰纖朱子曰縓今淺絳色　御案麻至十五升布縷皆治卽謂之朝服但朝服緇之不緇卽謂之麻衣耳詩麻衣如雪是也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麻葛重之重平聲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者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所輕者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唯有要帶婦人除要絰惟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練之故葛帶首重期之葛絰婦人絰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麻葛兼服之卽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

此謂男子也若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陳氏澔曰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卽上文重者特之說易輕者卽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緦小功之麻不變小功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孔氏曰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婦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

附解 先王制禮無不各有其義何獨喪禮爲然哉記者因時尙繁文其弊至於悲哀痛疾之情少文飾觀美之意多故爲此篇言哀誠於中斯發於外者不得不然亦可謂知道者矣然容體聲音等事固必有其禮而亦不可以鍥舟求劍蓋哀戚之際容有至情所發不能自禁者必曰某事如此則是不如此則非將講求纖悉必違乎與易寧戚之論故居喪讀禮乃恐其怠哀而騖於文非慮其至誠而或爽於度也讀者宜深

思之

禮記恊解卷三十七終

禮記恆解卷三十八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三年問

三年之喪喪之至重者此篇專論其義故設爲問答因以名篇三年喪止二十五月人多未明今特註之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稱去聲創音瘡

稱情立文稱其情之輕重而制爲禮文飾章著意羣謂親黨五服各稱其情而立文弗可損益而創鉅痛深尤莫甚於父母故制爲三年喪以其情則爲至痛之極故其文亦爲至痛之飾也鄭康成曰無易猶不易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丁亂反

人子哀痛思慕有何究竟第思死者無已時而生者之禮樂不可廢故制爲三年之喪使高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也有已謂喪禮非謂哀痛思慕復生有節者不欲生而幸生聖人原孝子之情而以禮節之言哀痛至於三年亦可已矣幸而復生則當節情以就禮其三年而斷以二十五月者因人子思親無已時而禮不得不爲之限制以再期之後又一月爲三年所以明親恩茲非三年所能報而留此不盡之思以見禮有限而思慕無窮所以教孝也二十五月而大祥有祭中月而禫有祭可見聖人教人思慕不忘之心後人因三年當三十六月不得所以二十五月之故於是曲爲之解定爲三九二十七月非禮意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

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去聲號平聲躑直亦反躅直六反踟音馳蹰音厨啁音周噍音啾知去聲

鳥獸猶知愛其類况人爲萬物之靈於其親之死也哀慕安有窮時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與平聲曾音層焉音煙

吳氏澄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患愚按人知於物而於其親乃朝死夕忘是中於邪淫之病而失其本性曾鳥獸不若也本心已亡故羣居必亂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過音戈

脩飾之君子以二十五月爲太促然而遂其心之所願則服無窮期反使不肖者得藉口而廢禮

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去聲

立中制節無太過不及定爲二十五月之制也釋謂除喪
御案相交曰文各別曰理酌人情之中制一定之節使相交
足以成文相辨足以成理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期音基下同斷丁亂反

何以至期問期而變服也答以雖至親之喪
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皆略爲變易

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期年則天地四時庶物皆更
始故象之而以期爲重服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焉語助辭猶於也鄭康成曰
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由九月以下遞降其服使知恩弗及父母也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殺色界反

孔氏穎達曰隆恩愛隆重殺情理殺薄閒隆殺之閒二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五服之節皆取法天地也莫重於父母上殺下殺旁殺皆人心愛敬厚薄自然之理爲取則於人和諧專一則情誼相孚卽服制盡備之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至文天性自然之流露凡文飾皆無以過古今所壹同此人卽同此專壹父母之心未有知其所由來極言自有天地卽有此理此心而不可解非謂不知三年喪所由來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

喪也

引孔子之言以實之達鄭康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

附解天地無窮而人生有窮仁人孝子所無如何也痛其親自不能已於哀哀其死更奚復愛其生哉然而忘親非孝毀身亦非孝也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固謂其節文適中賢者可以達其情不肖者亦將勉而企焉然而自古迄今能竭誠盡制者無多豈皆無良哉說禮者拘鑿而不達於時勢故畏其難病其迂而不覺失乎天理之正耳若三年之喪止於二十五月其義不明遂以三九為期而殯葬哭踊等文傳注紛紛尤多窒礙愚於各篇已略舉而論之矣夫禮緣情制亦以義起聖人之法所以不同而同者為其時中後世宮室衣服器

用與古葢已相懸而堅執古人不復計人情天理之正微論生今反古孔子所非且六合之遥民風土俗毋乃爲面牆之學歟君子不敢妄議禮樂而麻冕拜上斟酌權宜必有以善全其仁孝豈必斤斤而爭踽踽而行乎是篇論三年喪而亦及其餘略宣大義不事煩言可爲簡盡然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二言已足以該餘蘊而又以鳥獸相形使人自反其本心之妄否結以尼山之語凡區區分別貴賤以言服制者其失自明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禮記恆解卷三十八終

禮記恒解卷三十九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深衣

古者上衣下裳以被體而無袴故韠制最重與冕並稱深衣則衣裳相連一名長衣上別有衣則名中衣深亦長之意也俗謂長若干爲深若干前人謂其深邃故名殊强又以爲其義精深皆曲說詳見附解

古者深衣葢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毋音無見同現要平聲縫去聲

鄭康成曰毋見膚者衣取蔽形毋被土爲汙辱也　御案朝祭諸服領直左右二衽皆摺而掩於內以露裼衣至襲則出其左衽而右掩而裘與裼皆不見深衣領方交於兩衽之上先掩左衽於內次掩右衽於外故曰衽當旁也其裳與朝祭

異朝祭之裳十二幅襞績而旁無殺縫深衣止六幅裁爲十二幅朝祭之衣與裳殊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裳深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續衽言裳與衣相續在垂衽之處旣以六幅解爲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縷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謂之鉤邊孔氏穎達曰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袼音各詘音屈厭於甲反髀音俾

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按衣與人身相稱不以尺爲拘袂袖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言袂寬急之中也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正當腹間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圜圓同袷音劫踝華上聲齊音咨

敖氏繼公曰十二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身二幅左右袂各二幅裳以六幅交裂裁爲十二片其實止六幅也衣裳各六

幅象一歲之六陰六陽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孔氏穎達曰負繩謂衣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鄭康成曰踝跟也齊緝也

御案曲袷交領也以右襟之末斜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孔氏穎達曰所以袂圜應規規者欲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抱方領之方欲人直其政敎義事方正引易以證之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相去聲

方氏愨曰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愚按規矩象天地成器而不能加損故無私可以爲文武擯相軍旅言無所不宜也完法制完善弗費布爲之色僅於白善衣鄭註以爲朝祭之服孔氏曰諸

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朝元端夕深衣是朝祭之次服是也呂氏大臨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純音準繢音會緣廣並去聲

鄭康成曰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繢畫文也純謂緣之也緣袂緣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惟袷廣二寸呂氏大臨曰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陳氏祥道曰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純以青少陽以致敬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小祥純以縓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方氏慤曰襃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緣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附解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人亦蟲也若無衣服飛走何殊故上古百度未興而衣其羽皮人皆有以被體蓋羞惡之良自不能已者也後聖繼作制度更詳而夫子繫易直曰黄

帝堯舜垂裳而治葢取諸乾坤乾坤所育惟人最靈人生禮義衣服爲先言衣之重豈復有加於斯者而此篇特表深衣更爲之說意秦漢而下衣裳之制漸異惟深衣適於用便於民記者其慮人忽視而爲此歟然其言規矩繩權衡及十二幅應十二月等義夫子乾坤二字固已該之而坤二之動直以方也第以袂圜袷矩立說亦殊强爲附合夫深衣之肇雖未定何時然夫子言黃帝堯舜及虞書彰施五釆之文則自有衣裳即有此制有虞氏深衣養老取其適體而不煩費以優高年周則無貴賤皆用之良以其至爲簡便故耳後世衣裳之制甚多皆由深衣而推廣之其適於用便於民者尤不一而足必一一而區分之曰某某法某固已拘墟世事日繁

人心技巧日增雖聖人有未計及者苟利於民何必古有且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愧衣冠者固非特章身之具也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必實以君子之德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正其心而徒備章服可乎哉故此篇所記亦考古之一端而其義則止取象乾坤之緒餘前人斤斤爭辨頗類刻玉而爲楮者矣

禮記恆解卷三十九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投壺

古者燕飲有射以樂賓且習容講藝其或地狹而人不備則以投壺寓射之法比禮比樂志正體直所以觀德者在此所以節飲而教才藝者亦在此故先王重焉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奉上聲

鄭康成曰矢所以投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孔氏穎達曰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筭大夫兕中士鹿中方氏慤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旣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

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哨七笑反樂音洛般盤同還旋同辟避同

白文賓言旨酒嘉殽既賜則投壺當在數爵之後枉哨皆不正貌投壺非若射爲男子之事不可少也而有樂以節之故辭其樂以樂之意般還曰辟般還而辟其拜且明言之送送矢於賓 御案右請投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孔氏穎達曰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投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既受矢之後來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卻退反阼階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相對爲位而共投壺 御案右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度徒洛反比毗志反飲去聲

司射來賓主筵前量度置壺之處隨地廣狹使壺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投壺日中於室日晚於堂大晚於庭各隨光明故也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矢有本末投矢於壺矢本先入爲順乃名爲入爲之釋算否則不名入不爲釋算比頻也賓主更遞而投不得一己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鄭康成曰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罰爵也既行猶飽具也司射請爲勝者立馬馬制無考漢人有功馬散馬刻玉而植之可以類推蓋設馬以倚算也下文言各植其算是一馬三句祝之之辭也亦如之亦以此三言祝之故先 御案右請賓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閒閒厠之閒大音泰

鄭康成曰弦鼓瑟者貍首詩篇名今逸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賓主遞投中閒有閒時當若一以爲投之節也 御案

右作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拾音涉

拾更也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釋算於地右司射之前稍南左司射之前稍北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數上聲純音全奇居易反

賓主之黨投壺既畢司射執算請數其所釋之算二算爲純每一純則取之實於左手滿十純則委於地一算爲奇賓主左右數算畢司射執其奇算告於賓主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有奇則曰若干純有奇左右勝負均則曰鈞　御案右請投視算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奉上聲養去聲

司射命酌酒者曰請行觴謂罰爵也勝黨之弟子升酌酒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退而跪飲之奉觴曰賜飲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馬氏晞孟曰受之以禮而不怨獻之以禮而不矜是也　御案右卒投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直當也立馬當其所勝之算或倚算或實算於馬上其制皆不可考矣此一馬從二馬勝算不足三馬者則以一馬或二馬者足成三馬之數行慶爵其從也不分賓黨主黨總以足成三馬爲共慶樂之禮此與射之觀德者不同也正爵慶爵徹馬則投壺禮畢乃行無算爵　御案右三投慶多馬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孔氏穎達曰此明算及矢長短多少並言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亦人四算籌矢也扶膚同鄭康成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稍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方氏慤曰算欲其有別於矢故加二寸焉脩長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幠音呼敖去聲

上文言投壺娛賓此言尋常敎弟子習禮投壺而述魯薛令弟子之詞幠侈大敖慢也偝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所以罰人之爵浮罰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鄭康成曰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陳氏祥道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受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所以就賓

鼓○□○○□□○□○○□半○□○□○○□□○□

○魯鼓○□○○○□□○□○○□□○□○○□□○半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魯鼓○□○○□□○○半○□○○□○○○○□○□○

薛鼓○□○○○○□□○□○○○□○□○○□○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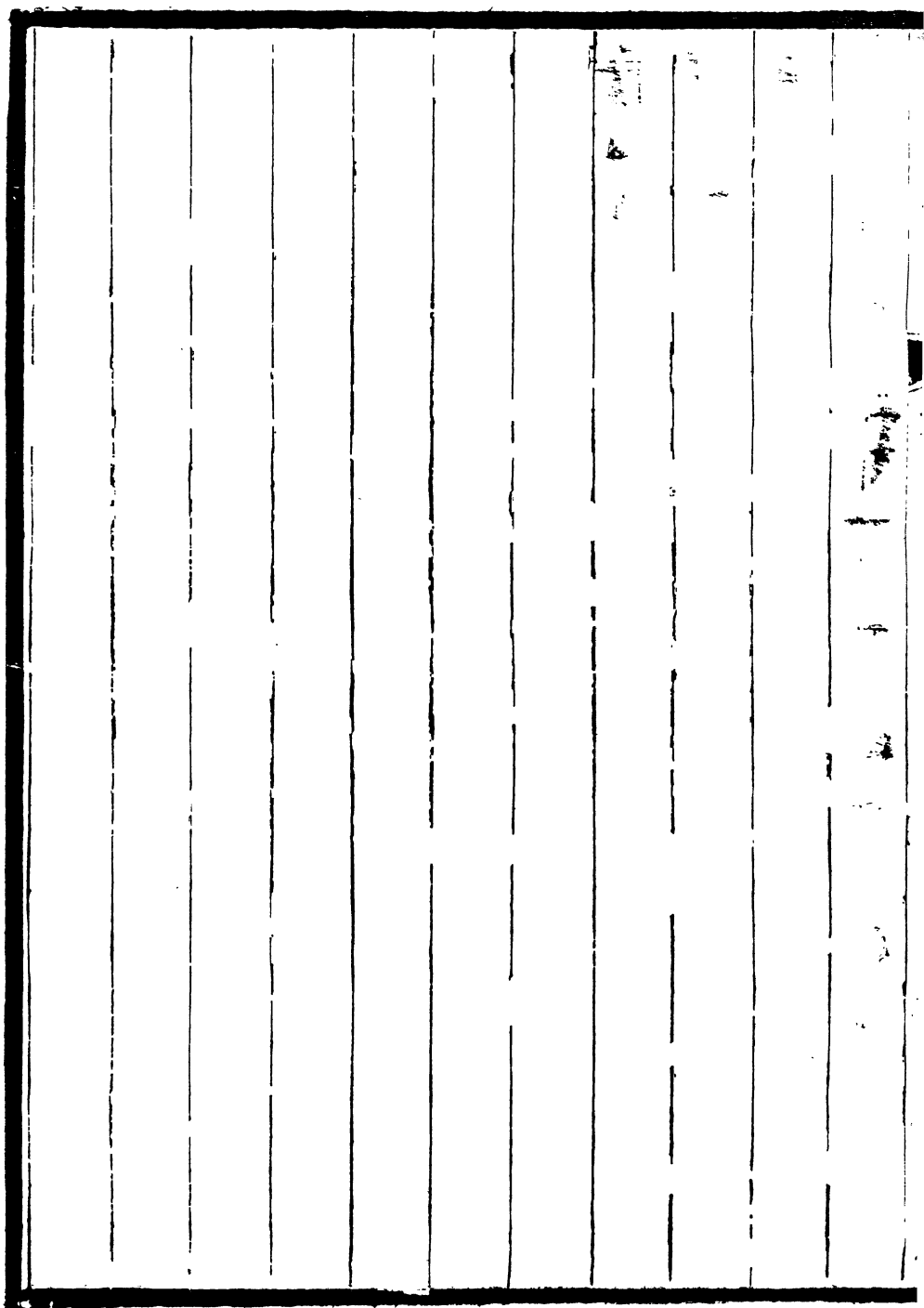
○□○□○○○○□○

鄭康成曰此魯薛擊鼓之節孔氏穎達曰每一圓點則一擊鼙每一方點則一擊鼓頻有圓點則頻擊鼙頻有方點則頻擊鼓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

御案魯薛鼓各有二者前為初投之節後為再投三投之節也鼓以君樂五聲不得不和升歌下管閒歌合樂無不用鼓者故魯鼓薛鼓總以鼓名之陸氏佃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

附解先王以禮節情防其肆而未嘗不導其和故禮樂相為經緯既達其天理之良復宣其心情之豫使民習而忘勞者豈一端哉道莫大於五倫恩義洽浹而後相維相恤於不替是

故禮至嚴也樂以和之無處非敬亦無處非所以暢其性天若投壺之禮則顯而易見者也射以觀德其禮至重匪特以儲材技之長而有其地其人不可以射者爰制爲投壺儀文較射爲略而亦有君子無爭之心或賓主言歡或庠塾燕樂成人小子皆可易爲而揖讓雍容所以養其德性者不下於射惜此篇所記儀節不全而立馬一事尤無確證然大概相沿有雅歌投壺者傳爲盛事至今尤多有之是此篇之爲功大矣夫先王遺法如麟趾鳳毛得其一二允堪珍貴況投壺與射相表裏射之爲禮諸書具詳而人罕有得其神妙者且燕會亦罕用之惟投壺尚不絕於人間苟相習而以之佐觴較諸俳優雜戲淫蕩失中者不大有裨益哉

禮記恆解卷四十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儒行 行下孟反

儒行言儒者之行也先儒多疑非孔子之言然春秋之末大道日微夫子因哀公之問而歷舉儒行厥後凌夷至於戰國猶知重士其閒守道之士如孟子輩猶得以其仁義之說與世相抗則此篇所言閒有涉於凌厲之氣者亦聖人不得已救時之苦心也若儒者樂道修身不求人知則固不可藉此篇之言挾己以驕人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

服也鄉亦不知儒服與平聲少去聲上衣去聲長上聲上冠去聲

逢猶大也大掖之衣按衣制有定夫子見君自有制服因當時多不如禮而夫子不然故哀公見而異之疑爲儒服子言儒以學得名不在衣服因言己少長平日之衣隨俗爲之逢掖魯人之衣章甫本禮冠而宋人多冠之子在其地則從之以證衣不可以知儒也宋夫子祖鄉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行去聲篇內並同數上聲

儒行非一卒遽數之則不能終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擯相者久疲必更代之極言非一時可得盡言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侍坐而言之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強如字

徐氏師曾曰席珍喻學成如珍寶可呈席上之有珍也強學非爲人問而學博則可以成人忠信非爲人舉而不欺乃可

以副所舉力行非爲人取而行脩乃無嫌於所取皆自立當然也强學自强不息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以豉反下同粥音燭

衣冠中合禮而不詭異動作愼敬以踐禮讓其大者不屑有如傲慢讓其小者謙退有如矯飾時而尊嚴自大如有威難犯時而卑遜自小如慚愧引分世或用之則難於仕進而易於引退粥粥然若無能也粥粥朴拙意所謂盛德容貌若愚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音齋難行竝去聲

陸氏佃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孔氏穎達曰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

世人所競儒者讓而不爭愛死以待明時養身爲行道德呂氏大臨曰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積子賜反易以豉反畜許六反見音現

鄭康成曰祈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爲安居難畜難以非義久畱積積聚財物非時非明時以義自處卽以義處人義者人之幹也義則相合非

遠人以爲道故曰近人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樂五教反好去聲更平聲鷙音至攫俱縛反斷音短

委全與之淹浸漬之利貨財樂好也劫脅也沮遏也守謂義也鷙蟲虎豹之屬鄭康成曰以腳取謂之攫以翼擊謂之搏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不程勇不程力言其勇力鷙蟲攫搏與引重鼎者不能及不再猶不貳不極不問所從出斷絕也威威嚴逢事則謀不豫習往者不悔不畱悔憾來者不豫不設成心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數上聲

親近者以禮劫迫者以威無禮者然後可辱淫過度溽濃厚可微辨不可面數甚言其過失之少可微辨於毫釐之間而不能面斥其瑕疵非謂不許人言過也剛毅謂德性不撓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處上聲更平聲自立家語作自守

鄭康成曰甲鎧也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孔氏穎達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戴仁行仁之盛抱義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自立作自守爲是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堵音覩篳音畢窬音豆甕焉貢反牖音酉

宮以基言室以屋言宮通地與屋而言室專言屋築土爲室曰環堵蓬戶編蓬爲戶甕牖圓如甕口或以敗甕口爲牖易衣人共一衣出則更著之鄭康成曰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答之君用其言不敢以疑竭誠也不敢以諂守道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

此者信音申思去聲

稽考也居今而與古人相考覈以古準今無悖於理者則從之否則必合於古也行於今而後世可爲楷模爲其不泥古而實不背古也適適然也偶然不遇明世上無援引下無推薦甚或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能危其身不能奪其志雖暫危其起居而志竟得伸如孔子厄於陳蔡危於桓魋終得伸其道於後世也不忘百姓之病乃其素志雖遇難而猶不改也憂思者不恤一身而憂天下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行去聲上上聲

學博則義精故不窮於用不倦行之眞且久幽居優游閒居也不淫不過乎禮法上通見用於君相不困富有經濟動必由禮而能和和忠信接物而人服是美也優游自適而有禮是法也賢則愛慕衆則包容所守者方而遇人以謙恭如毀去圭角與瓦器相合寬裕兼自處與待人言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辟同避援平聲

孔氏穎達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其子午不避怨若祁奚舉其讎解狐應氏鏞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去聲

相告相示欲其勉爲善人也相先猶相讓久相待己見用必舉賢友同升久猶待之不以其不就而遽舍之遠則必致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音早麤本又作麄七鹿反翹祁饒反治

去聲

身無過舉德求日新如澡與浴也陳言而伏入告嘉謨嘉猷順之於外靜而正之潛移默化格君心之非也麤大也翹望也以大人之道望君又不急為也臨深為高其高易不如此希功也加少為多其事誣不如此沽名也且世治則道易行而不輕進世亂則道不行而不沮喪理非雖同弗與理是雖異弗非特立獨行應氏鏞曰特立於一身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近去聲砥音脂又音旨又如字錙側其反銖音殊

不臣事天子諸侯謂非其君者也戒慎而安靜凡事尚乎寬大規為大略如此及其與人則守理不變博學古今明於事情服事也又喜親近文章益砥礪其廉隅文章詩書名象義理所在皆是廉棱也隅角也喻操節也算法十黍為絫十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分國為錙銖輕其國以相與也不臣不仕孟子所謂非義非道祿之天下弗顧規為規模大概所為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樂音洛下行竝去聲

方猶法也友以輔仁非徒苟合故其合志也必同法則而後合其營道也必同正藝而後同營竝立其或彼德與我齊則樂之或德優於我則下之不厭久而誠服也久不相見而不信流言相信篤其信謂朋友相與之行本乎方正立乎義理同此方義則進否則退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遜同施去聲

仁具於心而施之萬事無不宜爲哀公言歷舉可見者以明之本猶木幹溫良謂性質也敬慎不可須臾離如地也作猶

發動也仁主乎愛故寬裕能能事也人之賢否不齊皆能以孫接之故爲能事禮節所以成其仁如貌之飾心也言談以發其仁之華故爲文歌樂以暢其仁之天故爲和分散不特財物凡事濟物利人皆是是仁之施也不敢言仁聖不自聖尊讓猶易言謙尊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隕于敏反穫戶郭反詘音屈慁胡困反長上聲詬呼候反行去聲

陳氏澔曰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徒富貴而無德行故色厲而內荏鄭康成曰慁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晏氏曰不爲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不爲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愚按命儒以妄所謂儒者非儒者儒者既無其實而世又不識所謂儒故常以儒相詬病詬詈也病疾也加信加義言於儒者加謹也前人多疑此篇非孔子之言然細玩其義初無不合未可妄訾也

附解周官九兩繫邦國其三四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有道而後稱賢非賢安能體道何以別言之哉蓋道有淺深斯成就有大小故不容不分爲二焉耳然旣以道爲名則雖不盡賢亦必殊於流俗儒之與賢夫豈大相徑庭者故儒行之實不可以無其文也成周之盛化洽道同六德六行六藝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其時之儒非聖卽賢故山榛隰苓異世猶懷西方焉春秋之末政散民離禮樂幾如弁髦夫子身體以敎其徒所言所行皆一王之制故雖伏處草茅尊而信者亦多觀夫婦口出走君相不罪其私行而垂老歸來猶稱國老則文武周公立法之良尊賢重士之意固非末世所能幾及此篇哀公問儒於時士風漸替高者矯激淸狂有如莊列下

者卑污苟且半爲斗筲儒之爲儒其流失不大可憂乎予因
公問而欲悉數之其意固有心於維世及公命坐而乃暢所
欲言人臣告君不敢不盡而儒風已降其義尤不可不明故
詞繁不殺良非無因且其言儒泛陳梗概謂有如是之人非
稱道已長若東方朔之自譽也而呂氏乃謂其少雍容深厚
之致何耶夫聖人之道不幸作率無人則必師儒猶有授受
夫子一介布衣主宰斯文七十子遵聞行知共相傳述得孟
子而益彰經兵火而不墜秦嚴挾書之禁而漢高至魯猶有
弦歌洙泗餘裔遭秦楚昏暴師範已遙而守死善道數百載
如新倘非眞儒何能久而不替論者徒知絲竹傳音彼蒼呵
護而不知守缺抱殘鄒魯羣賢維持之功甚鉅惜師友淵源

漢興僅存大略不能盡傳姓字留遺憾於千秋耳此篇之言在子不過一時論說而門人即記而存之流傳弈禩抱道自重者多儒修賴以復明其爲世道所繫豈淺鮮哉夫儒固以道而名者者也道本人人所能何獨儒士說棲於巖呂淪於釣其時未有儒名漢南遊女兎罝野人儀型不專書籍自道德文字分途性命事功歧視而儒乃異於民民大遠於士孔子以後之士風聖人未嘗計及而於今誠欲爲儒者則必悚然自思肫然自立斯讀聖人之書即踐聖人之事方爲有用之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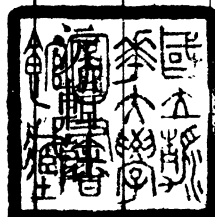
禮記恒解卷四十一終

禮記協解

禮記恆解卷四十二　晚年定本

雙流劉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

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
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
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

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

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亾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失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附解大學一書自宋以前本有專行之本故仁宗八年以大學
賜新第王拱辰等若非有專行之本何以取而賜之且自漢
以來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爲小經者
則漢唐已有專本單行可見非宋儒始標爲四子書也自宋
理宗始定爲四子書取士耳程子昆季知尊信此書而改竄
舊文啟後世擅改經文之弊自程朱後有王氏柏蔡氏淸高
氏攀龍葛氏寅亮李氏彭山豐氏石經本及李氏光地諸人
皆各紛紛變亂此書
國家因衆說互異朱子之學較醇以其書註取士流傳至今人
幾不知有古本矣然聖人之書非徒陳言固將使人身體力
行以儲爲國器學術有眞修然後治術有大猷夫子因大學

之道春秋時已不行特與門人言之而曾子又恐人不知人手要功乃爲傳五章幸而漢人輯入此書歷代誦習司馬溫公有大學廣義一卷在二程之前特二程論說頗詳耳我

朝

聖聖相承以大學陶成天下乾隆年間有彭芸楣依古本爲疏義進呈

純皇帝嘉許將頒行天下會有議者謂朱註相沿已久遂不果行然

欽定義疏仍存古本及鄭孔之註仰見

大聖人精義入神深契尼山而又不遽廢先儒之說使初學有所階梯沅本無知識何敢妄置一詞但沐浴

光華誦習已久又嘗卽身心日用體驗之覺原文殊不可易不

揣冒昧謹遵

欽定義疏古本梳櫛字句以爲家塾訓蒙因此書與中庸均同

論孟命題取士而中庸一書朱子未改原文故不具錄大學

則經朱子竄易不書原文恐後來無所印證是以錄之其愚

僭註之言已見四書恆解故弗贅焉

禮記恆解卷四十二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三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冠義

孔氏穎達曰此記冠禮成人之義按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註云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項至黃帝始有冕故世本云黃帝造冕旒但黃帝以前以羽皮爲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愚按二十爲冠葢自古皆然特天子諸侯容有不及歲而踐位者除喪則冠以便臨民禮之變也若士庶則不可行古人論冠年多迂曲不可信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

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長上聲冠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呂氏大臨曰容體顏色辭令修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自七年始教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愚按成人而後服備服備而後責以成人之禮義禮義非二十所能盡也特自此則事事必由禮義非如未成人之可以恕也故曰禮之始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於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愚按國以禮爲本禮無不敬冠爲禮之始重之故敬其事也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阼才故反　醮子笑反

阼主人接賓之處適子冠於阼以明將來代父有成之義若庶子則冠於戶外酌而無酬酢曰醮於客位待之若賓客二加鄭康成曰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蓋士禮也若天子諸侯亦可類推冠彌加而彌尊所以勸其日進於成德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所以別長幼也至冠然後字之其醮也賓醮之字亦賓字之也馬氏晞孟曰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福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惟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彌尊加有成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去聲下同　摯同贄

拜之答拜也子冠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受脯故答拜朱子曰婦人低手祗肅便是拜則此母之拜但俯手而已母無拜子之禮而因其成人答拜示以成人之禮所以敎也非尊子也玄冠玄端亦冠後一時之服寵異之以勖其成人非以爲常也孔氏穎達曰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少去聲行去聲與音餘

呂氏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親親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弟音悌

鄭康成曰嘉事嘉禮也愚按孝弟忠順之行立無愧於人然
後可推以治人成己成人人道始爲全備而其事自冠始故
爲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主必行之廟中者自爲卑
讓若以己尚不能未敢望於其子歸美於先祖焉耳

附解 黃帝始爲冒冒卽冠也但其制簡略後聖遞加文飾衣服備而後禮義修冠加元首尤爲至重故詳之焉顧年幼安能遽責以成人故自七八年後古人幼儀之學至備使之涵養學習遲之十餘年而後有冠子弟之心固已習爲恭順明長幼之節矣及其加冠行禮於廟臨之以先人重之以賓客父則親醮母則答拜三加彌尊祝以成德所以冀其承先而啟後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者豈第無愧鬚眉已哉冠禮廢而童幼不能循分芄蘭甫田詩人所爲刺譏秦漢而還成人小子冠裳莫辨於是不肖之徒居然齒於父兄長者尚安望其

恂恂修謹孝弟忠艮歟先儒憂之申明小學之法欲挽頹風而習俗相沿莫能衆喻則冠義不明所關非小矣或謂自古迄今幼慧多人何必拘於冠義槪量天下之士然聖人立法歸於中正幼而端毅俯就彌佳生而冥頑仰幾亦化混童蒙於老大以頴悟爲神奇覺已百己千困勉之功俱無用處其誤世豈淺乎夫項槖亦開尼山而孔門不著其行鄭侯早晤張說而寶劒自掩其光烏有專恃天資可以躋賢聖之域者自漢以後衣裳漸淆冠義已難如古然二十而昏冠義亦可行乎其間賢父師身爲之範二十以前詳爲化導衣冠飲食居處毋使僭於尊長而詳求六禮盆以冠儀未嘗不可存古人之意也至於冠年之說舊說棼如然天子諸侯爲敎化之

主守經亦可行權如年未及歲自當不拘常例烏有南面而臨不冠者乎周公之冠成王也未必不在妙齡何乃紛紛拘論失於支離耶

禮記恆解卷四十三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四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昏義

孔氏穎達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壻曰昏妻曰姻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始自燧皇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愚按匡衡曰夫婦之際人倫之始萬化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記者特記昏義詳見附解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昏一作昏避唐諱也好去聲

納采納鴈以爲採擇之禮問名問女之名納吉問名歸而卜之得吉復女氏也納徵納聘財呂氏大臨曰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孔氏穎達曰請期男家請女家以昏時之期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禰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醮子妙反

迎去聲先去聲巹音謹酳音引

鄭康成曰酌而無酬酢曰醮孔氏穎達曰主人女之父以敵禮待之故拜迎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戸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

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婦升車壻授婦以綏御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御之壻自乘其車以歸婦至壻之寢門壻揖婦以入則稍西遜之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也酳演也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巹半瓢以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欲使相親一體不使尊卑有殊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别後列反下同

必敬慎重正而后親之先嚴其别後篤其情禮之大體具矣無别則狎狎則無義無義則乖而父子之親亦無其本移孝可以作忠故父子親而後君臣正孔子繫易咸恒亦此義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朝直遥反

因上文言禮之大體而廣明其義冠爲成人之始昏爲人倫之本喪祭愼終追遠故重朝以敬君聘以睦隣其事尊鄉射興賢教民故曰和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見音現笲音煩段音腶

陳氏澔曰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也笲之爲器似筥以竹或葦爲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孔氏穎達曰士昏禮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祭以柶祭醴三所以成其爲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孔氏穎達曰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鄭註女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竝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南爲上也鄭康成曰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昬之又明日也按士昬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酬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賈疏舅獻姑薦脯醢設北洗為婦人不下堂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奠酬畢而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明婦代姑主內政之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

當委積藏竝去聲

承上而申明婦順之義方氏慤曰舅姑禮隆故可順不可逆室人禮殺故雖和而不必同絲以成帛麻以成布少而有所委多而有所積物在下曰蓋在內曰藏愚按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於夫宜其家人乃為婦順非徒取說於夫而已

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御案無不周浹爲和悉有處分爲理二者缺一便不順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先去聲芼音冒

孔氏穎達曰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鄭康成曰教之者女師也祖祖廟女所出之祖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婦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婉娩也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

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呂氏大臨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婦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內治者明章婦順愚按天子與后聽內治外治其本必在正心修身而其下咸得人則教順成俗非徒權也至夫人嬪御原不必廣置其人此經所言葢漢儒傳聞傅會之誤 御案九嬪世婦女御周禮雖設其職未嘗實有其人自昏義始列其數鄭康成註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穎達俱從而附會之此則註疏之背謬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音

責見音現
鄭康成曰適之言責也蕩者滌去穢惡也愚按天子人神之主而后實佐之男教不脩婦順不脩將使天下人倫乖亂故適見於天而日月之食應之雖日月之食本有常度然內治外治皆得則和氣上達陰常避陽朱子所謂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不然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衰七雷反資依註作齊音資

天子與后有父母天下之道盡其道而無愧父母則服以父母之服方氏慤曰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檀弓謂之方喪

附解天地一陰陽也陰陽和而萬物育夫婦之義所由昉歟然天地之陰陽統於太極大極渾然而氣機動靜爰有陰陽天

地之陰陽無不正也而人物之秉賦或有不正故聖人制禮以節宣陰陽而人物之正氣乃符於高厚昏禮之隆其由此乎然非聖天子持其綱凡六合率其教亦不能調陰陽之平而不失乎乾坤之正氣儀禮所載昏禮後世多不可行而六禮之節則永爲不刋葢非此無以正始亦非此無以爲人也是篇明昏禮之大要而推其義於陽教陰教其維世之意艮深凡人生而有欲即有男女而情之易流莫此爲甚契之敎以人倫也於夫婦特言有別至難別者莫如男女而夫婦則貴於和然其和也所以爲正身正家之本而必有別者誠慮其溺於欲而害於義無以端人倫之本耳昏之爲名先儒以爲禮成於昏取陽往陰來之義而猶有未盡宣者日出三商

爲旦日入三商爲昏夫婦之聚在乎昏時及其日出而各有所事則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諺所謂上牀夫妻下牀君子者也以昏言禮固猶是有別之義而承宗廟事父母訓子孫必由於正內正外之感宜夫豈徒燕好而已哉說者謂情之所同在聖人不禁夫婦固情之正者也然天地之間草木飛走下至蟲魚無弗各有陰陽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則惟禮義情正則人情邪則物烏可不明辨而愼行之也天子者萬物之父母也以子子民端父母之範以安人物無不欲其致之於太和卽無不欲其歸於中正人固物之靈者性情失其正而百怪叢生陰陽乖舛昏禮之設豈非調燮陰陽之一大端乎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而猶

必以禮節情始爲修齊之本況於縱情恣欲漁色亂倫其喪心蔑理淪於非類何可勝言故此書可以爲名教之大坊其事在閨房衽席之間而其義暨乎家國天下之大夫子繫易而戒履霜正家而言物恒人禽之界盛衰之源於茲攸繫學者不可不深思而禮節之也

禮記恒解卷四十四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鄉飲酒義

孔氏穎達曰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士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再飲州長爲主人黨則一年一飲黨正爲主人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不特四事愚按儀禮所載習射飲酒先飲酒而後射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及周官所言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記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及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

屬皆可略見此禮之梗概而其同異不可復知此篇特言

其義亦未見精當詳見附解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盥音管觶音志絜與潔通

鄭康成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孔氏穎達曰賓與主人升堂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賓飲酒既盡而拜也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遠去聲

方氏慤曰鬬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　御案尊讓絜敬道也爭慢鬬辨暴亂非道也聖人制此鄉飲酒禮以尊讓絜敬之道故無非道之禍焉

下賓主共之至象四時皆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上共字如字下共音恭

御案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孔氏穎達曰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示賓主共有此酒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素也羞出自東房主人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呂氏大臨曰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設酒皆尚元酒質之爲貴不忘本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僎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

賓尊而象天主卑而象地介輔賓僎輔主禮待之而成象陰陽之氣在日月三賓衆賓之長賓衆立三人以爲賓長統屬之象三光之昭明天地三光日月星前人因下文有日月以三光爲辰參北極迂拘矣今從白虎通夫三光豈三賓可擬哉記者極形其重耳月既望哉生魄但其魄尚微至三日則成魄盈而必虧者天道讓禮象之故三讓象成魄也四面之坐孔氏穎達曰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此亦大概取象言其禮之重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賓在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主在東南象天地溫厚之氣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方氏慤曰秋斂

冬藏義也故嚴凝爲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爲仁介僎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至也接人以仁爲盛德溫厚接人以義爲嚴凝尊嚴按天地仁義不是如此此說仁義賓主皆有亦不可如此分此曲說也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御案有事主以仁爲事賓以義爲事也有數俎豆有爵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六十三豆七十四豆也聖通明也愚按踐仁義之實而又熟於禮數則幾乎聖於理通明而將之以敬爲禮鄉飲酒之禮主於尙齒使人知長幼而循禮盡分爲實德德也者得于身也言自得其愛敬之良非由外鑠術藝也六藝皆道之緒餘學術學道皆將自得于身非徒循習故事故聖人務焉然聖字太淺看禮德等義皆未確實記者以一己之見言之耳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

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薦亦作䕷嚌才細反啐七内反爲去聲

祭薦主人獻賓賓即席祭脯醢也祭酒既祭薦又祭酒也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賓敬主人禮也嚌肺者周禮重肺嚌肺則遍嘗可知嚌味其味故曰嘗禮也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席末席西頭祭則於正席上是貴禮自飲則於席末是賤財主人酬賓賓坐而據觶卒爵之時致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席之上則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上言席之正以別於席之末同義

先即貴禮後即賤財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

見之也合諸鄉射敎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方氏慤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可知五十服官政固宜侍以聽政役六十者指使固宜坐以役人尊長在儀養老在物坐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不一所以明養老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知養老則能入孝入而孝弟于其家出而尊長養老于其國則敎成矣　御案疏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者二豆是二豆乃五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正豆者鄉飲酒禮賓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眾賓辨有脯醢是也加豆者徹俎後說屨升坐乃羞是也鄉飲固行飲禮即鄉射亦行飲禮故曰合諸鄉射敎之鄉飲酒之禮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去聲

聖王制禮無一不本人情而爲之節文世人不務其本遂以王道爲難故子言觀於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重言易易深著其不難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鄭康成曰速卽家召之別猶明也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別矣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省音眚殺去聲

鄭康成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孔氏穎達曰主人于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酬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方氏慤曰前言貴賤指其人此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隆因其賤則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閒去聲和樂樂音洛

鄭康成曰工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孔氏穎達曰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獻工也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主人獻之獻笙人也閒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合樂三終謂堂上下歌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遂出者樂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時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少去聲 弟音悌

鄭康成曰遺猶脫也忘也孔氏穎達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序以次相旅至於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是弟長無遺馬氏晞孟曰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

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音脫下朝字音潮莫音暮

孔氏穎達曰無算爵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鄭康成曰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終遂猶充備也方氏慤曰脩舉也脩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以至於節文終遂是安燕而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五者辭讓恭敬正身之要也身正然後國正國正然後天下正故曰國安而天下安重言王道易易以歎今之不然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

此覆說前文之義天尊地卑日月運行天地氣化以布介僎輔相賓主禮儀以成三賓爲行禮之主如日月星在天爲萬物所仰照又推言古人制禮皆如此然亦止大概言之勿穿鑿而求經如織之有經體也紀如絲之別條理用也參參錯竝用之意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敎民不忘本也亨京同

陳氏祥道曰狗之爲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故古人燕饗多用之愚按狗爲婁星之精而旺於戌戌九陽之地東方陽施生之地戌陽成物之地也亨狗於東方以陽畜寓順陽之意耳鄭康成曰祖猶法也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太古無酒飲水而已愚按海長於百川而左歸謙下之義也洗旣在東水又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之意以鳴謙不忘本陳氏曰思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

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鄉去聲下同愁作揫偝音佩

申言賓介位之所鄉以見尊賓之至賓位西北而南鄉以仁歸賓也介介賓主之間以輔相爲義主居東方以養爲義上文已言其方而此更言其鄉因釋四方及天子之立位明鄉飲酒之禮及一位鄉間而法天地四時之義亦具也鄭康成曰蠢動生之貌假大也愁讀爲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候物偝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爲聖施於物爲仁形於事爲義存於心爲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愚按產萬物者聖言天地之聖主人者造之謂此禮由主人設施亦象春產萬物之意故居東方耳中

言天子之立亦因西方而附言之非有錯簡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望後一日哉生魄至三日則魄成矣呂氏大臨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故禮有三讓三賓三卿愚按此明立三賓之義天一地二則三矣三生萬物謂有天地而萬物無不生耳儒者罕究其實而異端復傅會之義益淆矣

〈附解〉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比閭族黨皆有師其父兄子弟所習者無非禮樂之條由小學而大學家無異學學無異道葢周先王培植者深士皆有田民無凍餒故上之所取下之所安習爲固然人才蔚起而鄉飲酒之禮尤其作育之實功也於時道一風同六德六行六藝人皆從事而又

以其閒飲酒讀法習射習禮考之禮經黨正以禮屬民飲酒州長春秋習射飲酒鄉大夫與國中之賢飲酒此三者皆平日講求禮讓習射觀德之事而一鄉之中父兄師友率子弟而爲之者不與焉惟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之書則如今科舉由邑宰而上申其飲酒之儀與上三者同異今已不能盡詳儀禮所載鄉飲酒篇亦僅大略而此篇申明其義極爲表揚實則迂拘之說不少如天地仁義德禮與聖以之比附殊欠精深而賓主象天地三賓介僎象日月三光猶覺其言之易也夫鄉飲酒禮爲造就人材而設其必立三賓者取其德行道藝可以爲師而使子弟觀型焉其他衆賓亦必多有碩德耆年故主人獻酬揖讓致敬致誠至於或射或投壺及

讀法課士之法尤必有獎勵之方而遺籍不全第存此升降揖讓之文而已記者生周之末聞孔子之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故特爲此篇惜其所見已在末流文勝之餘而不得聖人興賢育才之實故意雖鄭重語涉張皇若象月成魄亨狗東方其膚庸爲已甚而天地嚴凝溫厚之氣云云尤害理失眞不容以不辨也蓋天地祇此一元之氣彌綸布濩陰陽互爲消長共成歲功三光四時亦非賓主坐位可以彷彿而昧其源逐其流以之取象反貽明者之口實烏乎可哉故記者維世之苦衷誠不可沒而立言之得失亦不可不明存其是而辨其非庶先王之意不謬於影響之談焉夫子曰關睢之亂洋洋則當時鄉飮酒禮猶存而射於矍相及論語鄉

人飲酒則尋常飲酒習射亦在在有之特其儀不如鄉飲酒禮之詳博考而會通之周家造士之法可知矣

禮記恆解卷四十五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六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射義

聖王以禮樂養人才才德備者乃爲君子射藝事也而必志正體直比禮比樂德性材藝卽此而儲天下無事以此觀德選士天下有事以此禦侮克敵自黃帝創爲弧矢歷代聖王莫不重之故記者特記此篇禮射有三一大射將祭擇士二賓射諸侯來朝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大夫貢賢能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

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矦張獸皮而射之二一是庶人無矦亦張皮而射之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中有遺義詳見附解

古者諸矦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長上聲

呂氏大臨曰諸矦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先行鄉飲酒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飭之以禮樂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孔氏穎達曰明君臣之義者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臣竭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明長幼之序者黨正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中行並去聲

平日服習於禮樂有以正其心脩其身然後當射而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而持弓矢審外體直而持弓矢固可期必中故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貍力之反樂音洛行去聲

陳氏皓曰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爲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騶虞仁獸古人四時講武以去害稼之物亦不傷生詩言即騶虞也書言伯益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庶物蕃則

太和翔洽可以和神人而格上下故爲樂官備也貍首言小大御於君所則燕則譽君臣一德國治民熙相說燕譽故爲樂會時也采蘋采蘩非言大夫士之事也而其詩言敬循法度敬脩職業可以爲大夫士法故斷章取義蓋循法敬職至於誠潔可以交於神明凜於在公乃爲盡善故節取之也方氏慤曰設官分職天子事也故以備官爲節制節謹度諸侯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爲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事也故以循法爲節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爲節愚按德具於心而見於行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之實以著故曰立自天子以及士各盡其事各成其功國有不安者乎故觀盛德於此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音朔行去聲

孔氏穎達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直以射選補而用之愚按諸侯卿大夫世及固已然必其才德無忝乃堪勝職則先王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賞罰必藉是行焉非

以爲文而已蓋盡禮樂在平時而驗禮樂之德行在射故聖王務焉若不能比禮比樂命中是其平日無德行可知豈仍其尸位也乎男子初生卽懸弧故曰男子之事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亾者未之有也比音畀中去聲與音預

古者諸侯雖世及卿大夫亦世官世祿而賓興取士必及草茅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人之才德非可盡於立談之間而禮樂德行則卽射可以槪見與祭者皆諸侯卿大夫也中多得與祭則新貢之士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非賞罰其射之中否賞罰其德行也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謂平日服習禮樂而期射時無

失也非謂素昧禮樂而專於射習之故曰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蓋射以覘其禮樂非但以射爲禮樂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鄭康成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陳氏澔曰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其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愚按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平日之習禮樂可知是以天子制此射禮而諸侯務焉諸侯皆自爲正習於禮樂兵何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

人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厪有存者矍音攫相去聲賁讀僨將與並去聲弟好並去聲不音否旄音耄厪僅同

矍相地名此蓋孔子平時與門人習射亦彷鄉飲酒禮行之故有司馬司射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如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之欲射者賁讀爲僨覆敗也亾國亾君之國者語告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公罔氏裘名序氏點名觀者旣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此耦也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圍密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射事方燕之時則名爲司正及射之時則名爲司馬不謂有如此者否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位爲人後謂禮不當出繼而苟且爲之者可以死而不死非忠也捨己之親而與爲人之後非孝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

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舍音捨中去聲

方氏慤曰繹若抽繹之繹言其繹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鈞又曰舍拔則獲愚按志定於平時而臨射又必比禮比樂心平體直持弓矢審固非涵養熟而德行脩者不能故先王以之選士射爲諸侯言天子以此觀德賞罰諸侯即至貴者以明射之重也君臣父子之道難盡然果禮樂節和性情內正其志外正其身亦無不可盡者以爲父鵠云云謂其射中在臨時而所以必中在平日也鵠小鳥難中故侯上畫之以射中爲雋繹之爲言使思志體之何以能正而謹于平時禮樂淑身非果偶一射中即可爲諸侯也後世無禮樂之節射遂爲武夫之事則此經所言幾爲畫餅矣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

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與音預

鄭康成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射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令先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愚按祭以交於神明尤必淸其志氣射非志正不可且比禮比樂而志正體直其爲養也素矣故中之得與於祭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音石飯上聲食音嗣

陳氏澔曰宇宙內事皆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子也飯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

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陳氏澔曰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身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時是射時升降揖讓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征夫音扶

何以射何以聽言旣欲聽樂而循其聲又欲正志而中乎鵠非平日習於禮樂臨時鮮不志亂者故唯賢者能之不肖之人素無禮樂以養其心的卽正鵠也賓射畫布曰正大射棲皮曰鵠鵠鳱鵠小鳥難中故以爲的祈爾爵求不飲女爵也

洒所以養老病射者男子之事不甘老病則必求免於爵

【附解】周以六德六行六藝取士射者六藝之一耳而天子達於庶人皆重之何哉人生强弱不同氣質之拘賴心思變化之自少至長服習於禮樂內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束其身惰慢邪僻之氣不作而莊敬日强固已習爲固然矣若夫射之爲藝雖若武技然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而後可以言中非存養有方嗜慾少而神志清何以能正非禮儀素習視聽端而內外嚴何以能直故先王以之敎人男子初生卽使懸弧澤宮選士首重斯義豈曰穿楊貫札儲有用之材已哉葢正人心修禮度馴致乎中正和平意至深而法至良也儀禮所載大射鄉射亦以至詳而比禮比樂之事未備葢漢儒採輯遺

文每遺本而就末然其大概等諸餼牢故君子猶有取焉此篇約言射義亦文字之不可無者而惜其未道精微若射中得與於祭不中不得爲諸侯讀者尤易以辭害意蓋極言射義之重不覺其言之失實耳聖王選賢與能固有灼知之理五臣十亂不以射名列辟世傳豈因射舉而以失諸正鵠定平生之優劣歟至其引矍相之事述無爭之言則固知以聖人爲依歸者要而言之習禮樂者平日之事也比禮樂者一時之儀也志正體直充其量以極於至精則誠正修齊在其中矣謹其身以至於合度則技能德行亦可觀矣後世之射僅一武夫之事而所謂比禮樂者惘然即精其詣者亦未嘗齒之於有道則又視射太輕即此篇而求之猶可以見本原

又奚容苟議而忽視之也

禮記恆解卷四十六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七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燕義

呂氏大臨曰古君臣賓主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亾矣獨燕食之禮儀禮尚存燕禮及公食大夫禮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於賓館可見一斑燕饗有別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是也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有燕賓客者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聘

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云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是也陳氏祥道曰近自九族同姓與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夷貊狄莫不有恩以見其愛有義以盡其禮故人悅而天下服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依鄭作

倅大音泰卒伍卒如字治平聲正音征

御案此必他書斷簡掇拾者見下有士庶子句遂附此耳今姑另爲一章庶子官主諸侯卿大夫士之衆子故名庶子倅副貳之名衆子副其君長襄政治故曰卒也戒禁其非令命以職教之以德治之以事位朝位雖猶未仕各以其父尊卑爲等國子卽衆子之學於國學者唯所用之任太子使用也授庶子官授之有司主將司馬弗正屬於大子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國之政事力役土功胥徒之屬國子皆不得與存游卒不征役之也使之脩德學道以儲大用中春合此諸子於大學中秋合之於射宮庶子之官考校其藝能而進退之天子諸侯之子皆入大學與人同習德行道藝而其平居日用飲食等事則不能與齊民同也慮其汰侈不謹故設庶子官治之不使等於凡民亦未嘗不嚴其賞罰此聖人立法之善後世或寬或嚴所置非人變故多端皆由未知聖人之敎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身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邇同鄉去聲適音敵御案爾卿下當有鄉西北面上爾大夫八字闕文耳

呂氏大臨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於席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君既即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進之使前愚按定位也者位以臨時而定也居主位也言君屏尊以盡禮賓之意莫敢適臣不敢以君賓之而失臣禮也陳氏澔曰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義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亢苦浪反爲疑爲去聲

賓主合歡而後成飲酒之禮宰夫膳夫也爲獻主攝主人而獻賓以臣不敢當君獻也不以公卿爲賓以公卿尊疑於太近君明其遠嫌也降等而揖之禮賓之道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陳氏澔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二者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復再拜稽首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 御案禮通於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為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

以明貴賤也差初宜反

鄭康成曰牲體俎實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孔氏穎達曰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俱南面東上遙相次大夫在小卿之西次小卿小卿獻士於西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以次就位於下也宰夫爲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於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於公媵爵者先自飲畢洗象觶酌奠於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於篚此獻君之舉旅行酬也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而后獻卿也主人洗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而后獻大夫也脫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於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與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於西階上此而后獻士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

方氏慤曰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之次如此　御案凡獻皆宰夫舉酬則君自爲之俎豆牲體薦羞等差禮文雖未詳載然云惟君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士無脀則亦略可見矣

附解燕安息之意又醼樂也人情勞則思逸倦則思安君臣父子之間義雖至嚴而必將其慈惠燕以通上下之情先王視羣臣如子弟視天下如一家制禮固不外乎人情也饗禮已亾燕食猶存其槩燕食略相近而燕主於酒食主於食故分言之然飲食必俱而後成禮特儀物多寡不同亦無容拘鑿求之矣夫先王以仁義教人仁主於愛義主於敬平日之心膂股肱聯爲一體既有以生其愛敬之良而致其忠靖之實平居無事酒食燕樂略分言情鹿鳴湛露諸詩極之於不醉無歸可謂盡歡然示我周行莫不令儀固未嘗因娛悅而怠

箴規也天保九如卷阿泮渙祝之以升恒歸之於鳳翽臣下亦美其得人以相諷諭明良相與豈如後世之荒湎哉此篇繹儀禮之文而略陳其君臣貴賤之義葢專就朝廷而言然即經傳參稽凡家人父子宗族鄉黨莫不有燕即莫不有其儀第遺文散佚不克睹其全豹耳善讀是篇者考之於詩書推廣其義類五倫之間恩明誼美敦縫綣之懷寓德行之事有情世宙浩蕩乾坤太和之氣何嘗不即在於燕好之間要無非仁義之道而已至於揖讓周旋笙簧酒醴時勢不侔禮節亦異又不可以此篇所云斤斤而求合焉

禮記恒解卷四十七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八 晩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聘義

呂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聘相久無事則相聘是也按儀禮所載聘禮特有事聘問之禮此篇亦大概言聘義非專釋儀禮也何前人誤認之耶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交於禮者也鄭康成曰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孔氏穎達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質直相當也紹相繼傳命也傳命擯傳主命出介傳賓命入皆相繼傳授不徑直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孔氏穎達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賓在大門外以主人陳擯待以大禮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讓而后升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君乃先升賓乃升也尊主人尊賓讓賓讓而不敢受

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竟同境勞去聲

鄭康成曰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其恩惠辱命來聘孔氏穎達曰賓及竟張旝君使士請事遂以入賓至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即卿也敬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總承而推言之方氏慤曰侵以此侵彼陵以下陵上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覿大歷反還音旋食音嗣下同

孔氏穎達曰上擯接迎於賓承擯承副上擯紹擯繼續承擯也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私面私以已禮見主國之卿

大夫私覿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及卿大夫以其非公聘正禮故曰私致饔餼者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牲殺曰饔生曰餼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因其還圭之時並以賄而往還圭既畢以賄贈之饗食燕者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客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比音畀
使去聲

御案周禮天子十二年巡守十二年中五服諸侯來朝各二卿大聘四大夫小聘六正得疏數之中則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諸侯事天子之正法至諸侯相聘無一定之年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非時事爲說耳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其以禮相養處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御案天子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諸侯相朝聘則執瑑玉其制視命圭而瑑刻之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異此還圭璋即八寸之瑑圭璋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后者與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愚按瑑圭亦命于天子用以行聘禮故必還之財幣帛之屬凡爭而不讓多起于輕禮重財孔氏穎達曰重者難以報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更以他物贈之是輕財重禮之義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積子賜反乘去聲食音嗣

陳氏澔曰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餼客於舍致饔餼於賓館也三牲備謂一牢孔氏穎達曰五牢之具陳於內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內之

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芻薪倍禾鄭注薪從米芻從禾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爵卿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飧少牢饔餼大牢陳氏澔曰禾藁實並列者也　御案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醴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行於朝饗行於廟以訓恭儉故有數燕行於寢時賜於館以示慈惠故無數愚按厚重從其厚而重聘禮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呂氏大臨曰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祈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於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者不敢過制貧者不敢不盡禮盡之於禮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

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幾平聲乾音干莫音暮齊音齋下齊如字解音懈長

去聲有行之行去聲治去聲

呂氏大臨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非心夷氣平强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內順治而國安也愚按記者括聘射禮之大概而言見文德卽寓武功蓋齊莊中正之德强力勇敢之氣皆由禮義而出養之平日而用之臨時禮樂兵戎非判然二致後世不然孔子所以思射不主皮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音民爲去聲與平聲

鄭康成曰碈石似玉或作玟孔氏穎達曰此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詞

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

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縝音軫知音智劌九衞反隊音墜詘音屈

鄭康成曰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呂氏大臨曰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始終如一者玉也其終詘然所謂玉振之也玉之明徹蘊於中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

出

附解古者諸侯各君其國政令刑賞惟所自爲惟禮樂征伐統於天子固有久而必敝之勢而盛時道一風同者何也皇建極而綱紀嚴巡狩述職問俗省方不遺遐邇是以德足相孚政足相維大畏小懷不虞隕越朝聘之制尤大禮也君臣誼洽而湛露彤弓形諸歌咏列邦聘問亦以隆協恭之志而聯指臂之交非徒私以言情春秋之衰也强弱不齊侵凌日甚諸侯不知有宗周而知有霸國乾綱解紐衆緒棼如固事勢之所必然乎然夫子大管仲之功表爲命之善而自爲聘擯則翼翼小心惟恐失墜豈非以時弊所趨觴酒豆肉之間即邦交離合所繫息民修好不得不兢兢歟儀禮所記祇侯國

聘問之事而此篇申言其義亦第舉大凡且後世宇內一尊

普天皆爲臣妾則此禮已不可行矣然我

朝道光六合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共球並集

寵錫頻加視唐虞三代荒服但歸羈縻者尤爲過之則知此篇

所言久歸

聖人之裁制善讀書者毋徒以几席煩文斤斤致辨於是非也

禮記恆解卷四十八終

禮記恆解卷四十九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喪服四制

鄭目錄云名喪服四制者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

御案此篇小戴本所無今按其文取之大戴本命篇者大半而因殺以爲節上與家語同必後人掇兩書以己意附益成篇故不與三年問相次而附之小戴之末鄭因存之也愚按周衰喪禮尤失記者特明其義中有微瑕詳見附解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訾音紫

此節是記者所以特記此篇之意周衰蕩棄禮法吉凶混亂故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自然之序法四時變化之情則陰陽異用之理順人情自然之理訾毀之者不知禮之所由生而至吉凶相干是亂天地之經人情之正也下文乃於五禮中特以喪禮言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知音智

喪者人倫之大事仁人孝子不忍之心於此爲重而當時不遵禮制故特言之四制恩理節權也天地陰陽之道見於四時仁義禮知之性本於生初取之四時法其意而其理則人情自具者也四時化育天地之仁也而人則得之以爲不忍四時變化天地之義也而人則得之以爲裁制四時節序天地之禮也而人則得之以爲節文四時消長天地之權也而人則得之以爲變通此記者深明乎天地人之理而言也

御案權何以曰知凡權度銖兩由此心之明精切不差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五服莫非恩制也而父恩最重故特以明恩制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治去聲

五服之等差莫非義制也而君義最重故特以明義制仁義不可偏廢也而恩之重者主乎恩義之制者主乎義遂若相揜者然實非有所揜也父非不敬君非無恩特以門內門外分言之而各言其至重者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期音基

苴七餘反爲去聲齊音咨見去聲大戴不培作不坿下有下同耶陵四字

孔氏穎達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愚按未殯不食三日而殯食粥未葬不沐三月而葬將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然後練冠練衣哀毀至於滅性反爲不孝以其傷生非父母之意也不過三年以爲節也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苴衰非以爲飾也故不補墳墓必愼爲封固故不復培鼓素琴以示哀未盡而禮有限制終禮之經也凡事久而無節則意懈故以節制者乃所以全其哀敬之心也母恩與父同而父在爲母齊衰期者家無二尊爲父屈也然猶心喪以終三年父亦必三年乃娶所以達孝子之心也事父事母其愛同特家無二尊故父在服異不可誤認鼓素琴鄭康成曰始存樂也孔氏穎達曰始存省此樂若縣而作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平聲禿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跛彼我反

此明權制也杖本為哀毀者而設而曰爵也者以庶人身自執事又或不能病禮行於貴者故先王為爵者而制杖也君之喪三日五日七日授杖異以爵之貴賤為遠近也擔任也喪主居哀任杖以治喪事不至病也輔病則為其哀瘠也孔氏曰婦人未成人之婦人是也喪事委任百官不待言而事皆可行王侯也既無他事分心得專意哀戚其病必深故須扶持乃能起立大夫士言而後事行不必極病杖而起也庶人身自執事雖有杖不必用但面有塵垢之容可也子於父母貴賤同情而為此區別者所謂權也辮髮繞髮為紒曰髽袒者露膊跛者脚蹇不髽不袒不踊所以全其疾也老病羸瘠而使脩禮或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八者不杖扶而起杖而起面垢不髽不袒不踊酒肉也權謂權其義理之輕重而制禮以適中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解音懈期音基殺色戒反

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脫絰帶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期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哀至則哭三年憂也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賢者思親無已時不肖者或不能思故爲三年之喪使過者俯就不肖者仰企是爲中庸王者常行而書獨記高宗諒闇不言以當禮衰之時能以仁心居喪故善之而載其事獨稱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孔氏曰記者引古禮是也諒闇倚廬之別名三年之喪君不言禮也然而禮書又云可言但不及於文者謂臣下非謂君也下申明之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

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呂氏大臨曰此不言謂與賓客接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孔氏穎達曰唯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相者爲之對對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議議論相問答不及樂不聽及於樂鄭康成曰言先發口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衰音催菅音姦期音基

此定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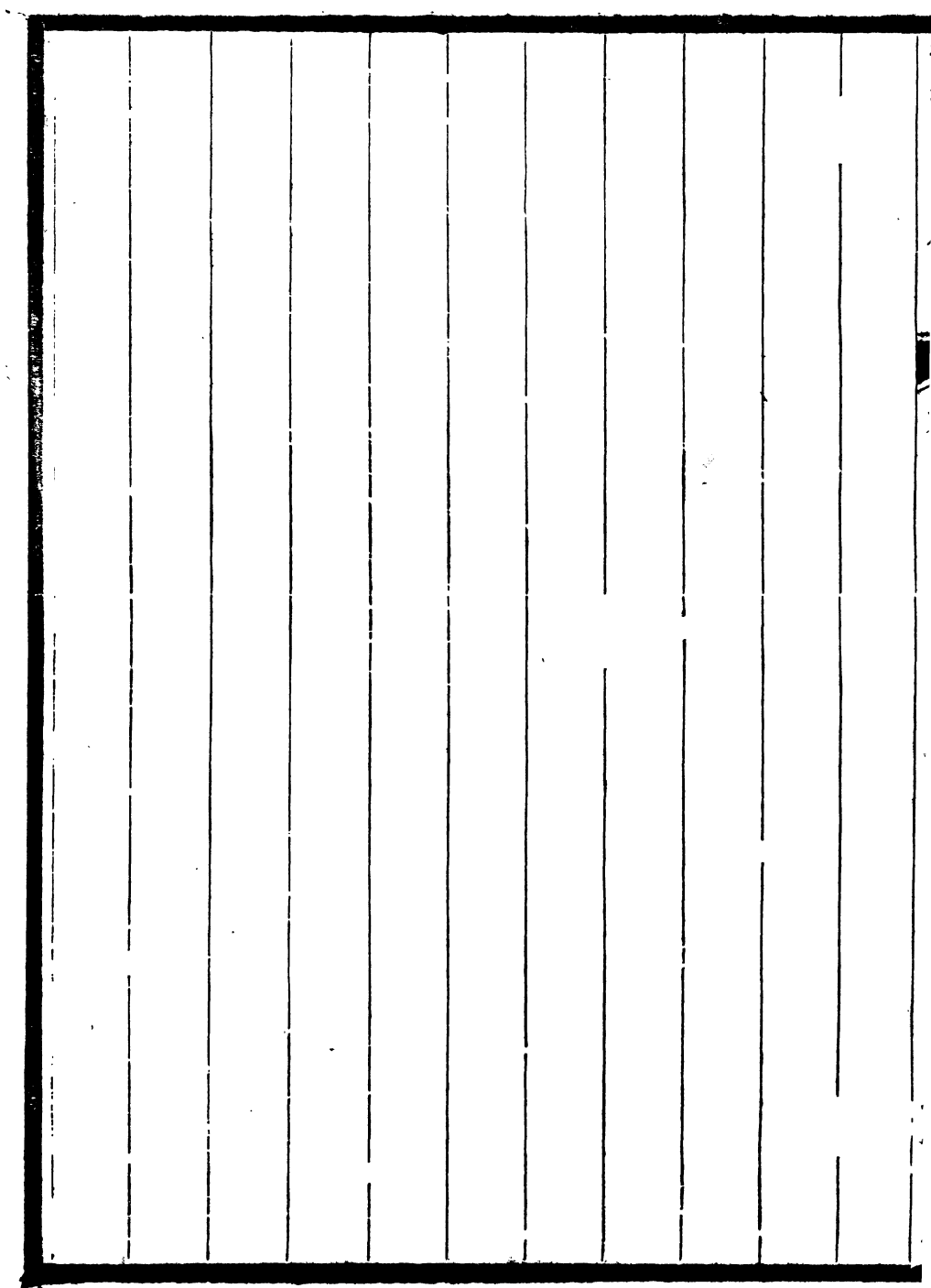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比音畀知去聲上弟音悌

孔氏穎達曰三節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呂氏大臨曰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直情徑行其知不足道也儀文皆中於禮非知者不能愚按志始終

而不變非強不能仁義禮知四制也而此獨言禮義者禮以達其仁義以制其知仁知發於性情而禮義經緯之乃能情文兼至故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也

附解周之興也百度具修而所重在民食喪祭論語亦言之蓋養生送死人情所同卽天理所肇謹其制度遂其愛敬之良而一切規爲順而推之始易踐履是故曁於衰季猶多講求此禮之人觀小戴所記可以知其概矣而此篇尤簡要分明其曰四制蓋以恩理節權四字該喪禮之全而曰取之四時人情天道固不外乎人情人情必準於天道作者其亦有窺於天人之際歟顧其分配仁義禮知殊未精當蓋仁卽天理也順理而行節文之曰禮協其宜曰義智則知此而已喪主於哀非仁者安能爲孝禮者所以達其哀而盡其敬愼義以

權之無失乎此心之良而亦不至毀以傷孝仁義禮智咸在此中非曰吾以全仁義禮智也亦行其心之不忍而情文自生焉耳何乃創爲節權等名以言仁義邪其篇首言法天地四時及則陰陽順人情則純粹無疵葢言理必求其實苟有微瑕學者惑焉更何以能率由故不得不辨而析之非必苛求索垢也

禮記恆解卷四十九終

雙流劉止唐先生全書價目

全書一百七十八卷 一百零七冊 共價十八元

書名	卷冊	價
四書恆解	四十卷十冊	二元九角
詩經恆解	六卷六冊	九角九仙
書經恆解	六卷六冊	八角八仙
易經恆解	六卷六冊	九角五仙
禮記恆解	四十九卷十冊	一元五角四仙
春秋恆解	八卷八冊	一元二角二仙
周官恆解	六卷六冊	八角二仙五星
儀禮恆解	一卷六冊	九角三仙五星
史存	三十卷廿四冊	四元
大學古本質言	一卷一冊	二角
孝經直解	一卷一冊	一角
槐軒雜著	四卷四冊	五角五仙
正譌	八卷四冊	七角
拾餘四種	四卷二冊	三角五仙
槐軒約言	一卷一冊	一角七仙六星
壎篪集	一卷四冊	五角
子問又問	三卷三冊	五角五仙
俗言	一卷一冊	一角五仙
明良志略	一卷一冊	八仙
尋常語	一卷一冊	五仙
下學梯航	一卷一冊	七仙
蒙訓	一卷一冊	七仙

附刊各書

書名	卷冊	價
經懺集成	五卷五冊	一元二角
法言會纂	五十卷五冊	一元二角
性命微言	一卷一冊	二角五仙
保身立命要言	一卷一冊	六仙
槐軒雜著外編	四卷四冊	五角

通信購書辦法

一　欲購各書可就本局書目內查看價目須將書名部數詳細註明

二　本局書價均無折扣如能代售多部可照價八折

三　凡購本局各書除該正價外概不加收郵費

四　購書人之姓名住址務須詳細注明開列清楚幸勿草書

五　書價未上十元者可用郵票代價但以二角為限污損揭不開者不收

六　滙票中須注明扶經堂字樣以免他人冒領

七　函內有滙票郵票須用堅固信封掛號寄下以免中途偷折等弊如函到後或被人盜竊等事本局祗能知照郵局追究不能認賠

八　本局寄書之責以交到郵局為止取有收包回單為憑或中途遺失無可查究雖經郵局掛號無如人力難施如盜刦水災火災等事亦不能負賠償之責本局祗能據情報告不能賠補諸希諒察

扶經堂書局發行所住成都南門純化街延慶寺廟內